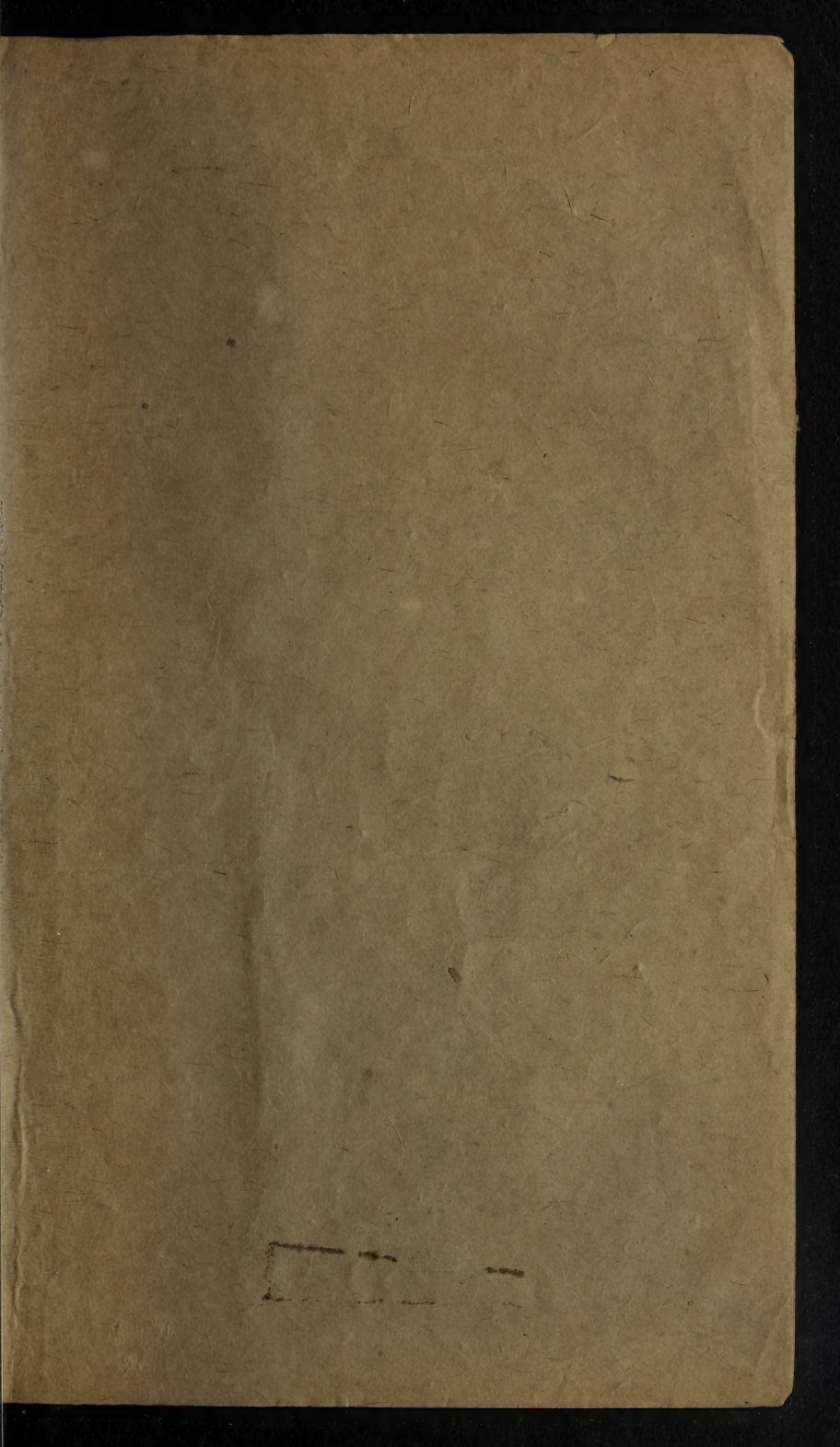


定本墨子閒詁





卷	錄	卷	墨
	一	目	子
	卷	錄	間
	後	一	詰
	語	卷	十
	二	附	五

詒澤署檢





墨	卷	七	目	一	上	海
發	書	務	印	樓	涵	芬
允	館	印	商	景	芬	海
十	卷	七	目	一	上	海
五	卷	七	目	一	上	海
五	卷	七	目	一	上	海

B  
128  
MS  
59  
v.1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一親土脩身所染法儀  
二尚賢上中下  
三尚同上中

下七患辭過  
四兼愛上下  
五非攻上下  
六節用上中  
七天志上

中八明鬼上下  
九非命上下  
十經說上下  
十一

一大取耕柱十二貴義十三公輸十四備城門  
一取備梯備水備突十五迎敵祠旗幟

備穴備蛾傳  
十五號令襍守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  
篇目考  
舊敘  
佚

後語二卷

上墨子傳略墨子年  
下墨子緒聞墨學通  
表墨學傳授攷  
論墨家諸子鉤沈

大凡十有九卷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還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與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賸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彙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槁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案曰余前補定經下篇

句讀頗自矜爲剋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采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旣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間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闕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旨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掣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



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閒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



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蕪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鉅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

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  
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  
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  
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  
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  
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  
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  
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



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  
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  
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悌於獷暴淫侈之政故  
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  
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  
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  
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  
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甚蓋然周季道術分裂  
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  
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  
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  
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  
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  
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  
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  
者殊眇故捃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  
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  
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  
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糊通涂徑多所覬正余昔  
事讎覽有據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  
寬寫本

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臧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



臧本

臧本明正統十年榮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

舛扁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厯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册端附校異文間有可用相勘覈別爲寫定

采惜所見本

殘缺僅存後數卷

用相勘覈別爲寫定

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淇州倅頤煊及年

丈俞編修樾叵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

儒以前諸篇誼恠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

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淩襍檢攬舊校疑

滯殊眾碑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

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

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

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

烈閒詁

據宋槧本淮南子及晁公武讀書志

閒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

訓釋今於字誼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  
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  
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義繙二文今本  
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  
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  
尙同篇引術合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  
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  
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庠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  
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  
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  
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  
鬼篇迂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迂卽孟子禦人於國  
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砮蒺氏之  
砮今本迂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慳貽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苾  
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苾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  
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苾斲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  
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  
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  
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  
違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  
幘爲順又爲類苾爲芸桴爲杯其跂互尤不易理  
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  
文舊校精塙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  
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愼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  
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旣  
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

推十合一為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說未端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為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為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尚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

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云慮謀思

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

出走而正天下

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為諸侯盟主故

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尚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



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為長即訓為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云正治也亦非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詒讓案呂氏春秋王之醜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尚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案畢說未允攝當與攝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義未得案俞說是也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為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能用其民也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

畢云言不冒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

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

畢云

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

眾

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

其志內究其情

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据上文增疾究同猶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

作內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

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

雖襍庸民終無怨心

畢云言遺佚不怨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

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

傷君

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偪迫也偪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諂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為文則

不當云偪臣

諂下傷上

畢云言佞人病

君必有弗弗

之臣

弗讀為弗說文口部云弗違也

上必有諮諮之下

廣雅釋訓云諮諮語也周

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譔云逆擊日諮案諮洪頤煊謂與諤

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客諮諮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



延延而支苟者諮諮畢云支苟二字疑誤洪頤煊云  
諮諮與諤諤同言分議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  
者又諤諤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諮之下  
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說俞云支苟乃積穢二  
字之段音說文禾部穢積穢也徐鍇曰積穢不伸之  
意然則積穢者諮諮殆謂在下位者或為上所凌壓  
而不得申亦必諮諮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  
上必有諮諮之下是也案洪謂苟為敬字之譌是也  
而以支為諮諮則未塙俞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  
為交形近而譌經說上篇團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  
支是其證敬讀為微交微謂交相微戒也苟即敬之  
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見申公交夾也唯焉可以  
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韋注云公交夾也唯焉可以  
長生保國言王云焉字下屬為句焉猶乃也臣下重其  
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畢云當為瘖說文云瘖不能  
暗非此義王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於金於甘二  
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詒讓案暗瘖字同尚賢  
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  
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  
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下闇則

上聾闇與暗

瘖字亦通

遠臣則喑范望太玄經注云喑猶喻也

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

注云喑古吟字畢云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

不言索隱云吟音怨結於民心蘇云暗喑諂諛在側

戶蔭反又音琴

善議障塞蘇云側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

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畢云歸讀如

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說文金部云錐銳也

也此其銛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銛者必先

挫有五刀此其錯畢云廣雅釋詁云錯磨也錯者必先

礪之段字今省作磨謂銷磨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

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為韻案畢說靈龜近灼

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為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

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畢云錯錯者必先

而畢云錯錯者必先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𠂔近字古文作𠂔



篆書作𦵏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  
句近正作先莊子山本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  
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許慎注云黑蜮神蛇也  
潛於神淵能興雲雨春秋解露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  
云抗猶孟賁之殺其勇也孟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  
抗直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  
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  
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  
注並云孟賁衛人案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  
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  
蘇云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  
隨鵲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  
書記當時事必有據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  
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  
御覽吳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  
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  
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  
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  
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

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受命為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攷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谷部注川為谷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表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非一水之源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



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  
本脫之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  
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  
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流水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  
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  
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  
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  
是也今千鎰之裘畢云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  
據補正千鎰之裘女以千鎰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  
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為溢也案貴義篇本作千溢非  
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  
益字非一狐之白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說  
粹白之裘掇之眾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  
子狐白之裘玄豹之皮其貲千金漢書匡衡傳顏注  
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  
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鳥言聖人之與土同方相  
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  
字之上已當為人己之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  
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意同  
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

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謬遂不可讀畢曲為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蓋非兼王

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曰部云昭曰明也中庸鄭注云昭昭猶耿耿小

明大水不潦潦畢云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垚

堯猶嶢嶢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彖疑

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上句者字當為若若乃連

讀為更端之詞下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

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谿山瀆無所通者

云說文云涸渴也逝淺者速竭王引之云逝淺二字

讀若孤翁之翁逝淺者速竭義不相屬逝當為遊

俗書衍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即流字也曲禮注

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流

淺與谿陝對文俞云逝當讀為溼古字通也詩有坎

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決隄楚

作溼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隄水涯

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預王逸注並曰溼水涯

溼淺與谿陝對文因段逝為堯堯者畢云堯堯當為

溼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堯堯者堯堯者



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堯塤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濇澤不出宮

中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畢云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俞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

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

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與今本不同

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不同

然有君子字即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

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

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

見家語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

六本篇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云者衍字也下

交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

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

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戚不附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多稱父母為親戚詳

戚不附

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業爾雅釋詁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

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

畢讀見毀畢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譖慝之言無人之耳之畢本為于今據道藏本正王

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慝即譖慝他得切惡

八年左傳聞執譖慝之口是也譖與譖古字通故小

雅荅伯篇取彼譖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譖慝之言也故下文

作取彼譖人無入之耳廣雅釋詁云批擊之言也故下文

曰雖有詆訐之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之言也故下文

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之言也故下文

不快批扞即批扞也畢云說文云扞枝無出之口殺

傷人之孩畢云當讀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畢云

云詆訐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無所依矣故君

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

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逾當讀為偷同聲段借字此

與力事日彊文相對禮記表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鄭設壯日盛畢云設

飾云偷苟且也此義與彼正同

莊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字當為義

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

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并并古文我字與弗

相似故譌作并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并是其明證

弄之從并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

未載古文作并故於此亦不知為并字生則見愛死

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

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

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

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眾注云訓讀為馴

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肌體

出口者皆典雅之言

即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接之肌膚小

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

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古

文挾皆作接俗作挾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

云捷養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

華髮墮顛藏

本顛作巔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  
畢云噍字當為墮詒讓案說文髟部云髻髮墮也頁  
部云顛頂也墮與髻通墮顛即秃頂新序豫事篇云  
齊宣王謂閭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

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

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擣于三豆今

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

而義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畢

同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

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者其末

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塙詰又雄而不脩者

引說文以幾為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

畢云雄猶勇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

舊从耒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名不徒生而譽

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耗正作耗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



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圖謀

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

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

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為非在身而情當為情

誤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反其路者也路當為非為務即家上務為

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

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失之善無主

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

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

伐戴穀梁作伐戴釋名釋姿容云戴載也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

尋之言重也溫也畢云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

有也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

子為墨子弟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汪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為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

山尚疑即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

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何休注云稱子冠氏上

者著其為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於蒼則蒼

廣雅釋器云蒼青也

染於黃則黃

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

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五入必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鄭注云玄其

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必讀為畢左隱元年傳同軌畢至白虎通

義崩薨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為而已則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引作五

為五色矣

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為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為



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要作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

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舜染於許由高誘云

城人堯聘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

之不至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

老子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注云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

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為天下法其遊

也得六人曰雅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

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

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

古今人表作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楊

此伯陽自是舜時賢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人高以爲老子繆仲居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

仲虺薛高誘云仲虺居所染當高誘云所從染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

天地高誘云蔽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高誘云稱美其夏桀染於干辛桀畢云呂氏春秋云夏

德以爲喻也桀染於羊辛又慎大

云樂為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  
干辛樂之諛臣說苑云樂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  
干辛崇侯與之為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論讓  
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樂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莘  
樂之勇人也抱朴子推哆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  
良規篇亦作干辛推哆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  
戲主別兇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修論讓案推  
哆晏子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修韓子  
說疑篇又作侯修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殷紂染於崇  
推移惟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與此同殷紂染於崇  
侯惡來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  
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厲王染於厲公長  
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  
父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號注云號榮二  
長卿士洪云案荀子成相篇厲王染於號公長父  
字之譌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公號君諡  
詒讓案荀子成相篇云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  
楊注引此云蠡公與孰公不同不知孰是或曰孰公  
長父即詩云皇父也孰或作郭案荀子別本作郭與  
呂覽合是也號郭古通洪以蠡為號之譌亦近是蘇  
以厲為號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號仲今  
王命號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號仲今



本紀年出於據榮夷終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拾未知足據否

云榮國名夷謚也書敘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夷公蓋榮伯之後畢云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幽王染於傅

好利近榮夷公蘇云終或榮夷公名幽王染於傅公夷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攷國語惠王時蔡公

穀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號公鼓祭公敦論讓案高誘謂號公鼓即號石父見國語晉語

鄭語未知是否蘇云蔡公穀呂覽作祭公敦竊謂當從呂覽作祭公為是祭為周畿內國周公少子所封

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為卿士於周隱元年所書祭伯來者即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唯有釐侯所事不聞

更有名穀者案蘇說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

下僂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僂辱也舉天下不義

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僂此字今據道藏本補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

當染亦同高誘云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稱其惡以為戒也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

犯高僂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王云高當

爲臺臺卽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賈子過  
秦篇據億丈之臺今本臺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  
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  
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  
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郤偃郤偃郭之譌非郤  
氏之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  
偃梁玉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引高亦可讀如郭  
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爲高偃猶  
郭門之爲楚莊染於孫叔艾獵城沂孔穎達疏引服  
皋門也楚莊染於孫叔艾獵城沂孔穎達疏引服  
虔云艾獵薦賈之子孫叔敖也洪适隸釋漢孫沈尹  
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不知何據沈尹  
畢云呂氏春秋作沈尹蒸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欲以爲令尹沈尹蒸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尹蒸皆字之誤李  
縣大夫新序作沈尹蒸案申尹蒸巫竺皆字之誤李  
惇云宣十二年左傳邲之戰孫叔敖合尹也而將中  
軍者爲沈尹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  
楚樊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  
邱子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令尹  
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蒸呂  
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筮字形並相近未孰爲  
正也至余知古渚宮舊事作沈尹華以呂氏春  
秋去宥篇攷之乃楚威王臣蓋誤并爲一也吳闔



閻染於伍員閻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

並作閻與史記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攻中篇

淮南子秦族訓吳越春秋同表文義畢云呂氏春秋

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

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

記云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大夫

音之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大夫

種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

文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太此五君者所染

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鄒郎郢之譌

當舊說者字今據治要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治

無功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氏治要長作張畢云呂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

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詒讓案左哀五年傳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此長

姓漢書藝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朔生乃范

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

子之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  
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  
大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詒讓案呂覽注荀  
子當作荀文子即寅謚也見定八年左傳吳夫差染  
於王孫雒雒畢校改雒云舊誤作雒盧文弨云今外  
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雒墨子所  
羅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雜言篇作公孫雒唯呂氏  
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駱說苑雜言篇作公孫雒唯呂氏  
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為之說曰漢改洛為雒  
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  
州其川熒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  
伊雒之戎宣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  
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子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  
則雒字是矣顧廣圻校同王云盧說是也隸書雄字  
或作雒與雒相似故雒譌為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  
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太宰嚭  
孫頡頡即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雒益明矣太宰嚭  
定四年左傳云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畢云高誘  
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嚭為吳太宰畢云高誘  
詔為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杜預  
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  
注以為州犂之子誤也國知伯搖染於智國張武畢  
語吳語章注誤與高同



搖一本作瑤論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瑤高誘注  
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  
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韋注云伯國規  
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  
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武蓋卽  
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閒訓中山尚  
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中山尚  
染於魏義偃長畢云偃呂氏春秋作偃高誘注云尚  
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爲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  
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摯至赧王二十年爲  
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尚者  
當爲最後之君案中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  
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  
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摯後摯立爲太子改封次子  
摯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  
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寇水酈道元注及  
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爲  
魏所滅則尚或卽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爲魏  
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  
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予牟高誘張  
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  
并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尙屬魏則牟

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尚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  
張湛又以子牟爲魏文侯子蓋提牟與摯爲一人其  
說尤謬則楊倞已疑之矣畢引高  
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  
不禮佃道藏本作佃非畢云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  
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王偃爲齊湣王所滅謚康見  
獻佃不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  
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  
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  
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罪盡不善者  
也罪不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善者  
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  
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蔽於欲權而  
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  
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爲李兌所殺事當宋  
康之末年或卽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  
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  
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亡相  
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  
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  
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闢  
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



殘亡

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

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

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類

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殷無類於冀州君臣離散民

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

畢云擾擾字之必稱誤經典通用此

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

廣雅釋詁

云理

行理性於染當

畢云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誤論讓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

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

高誘云論猶擇也

而佚於治官

佚治要作

逸

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

辱

逾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

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

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

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也

不知要者

所染不當也

高誘云所從染不得其人也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

以後至篇末與呂氏春秋當染篇文絕異

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

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

畢云理猶治詒讓案理亦

道也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詒讓案呂覽尊師篇又

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子夏史記老子傳集

解云段干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干木本蓋因邑

為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禽子詳公輸篇畢云呂氏

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禽子春秋云禽滑釐學于

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傳說之徒賢中篇此

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

與段干木禽子並舉似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

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也

友是與此周杜注則家曰損身日危名曰辱處官失

云比近也周密也

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蘇云春秋時子

公孫夏一為楚鬬宜申一為楚公子申茲所舉蓋鬬

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

刁非玉篇云刀丁么切亦姓俗作刁案論語憲問篇

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

曰楚令尹子西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蘇說未瑯

易牙豎刀並見公羊傳十八年傳左傳二年傳作寺

人貂杜注云寺人奄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為媿

官豎貂也貂刀字通詩曰必擇所堪字假音王云媿



訓為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為湛湛與漸漬之漸同  
 說文作灋云漬也月令湛熾必絜鄭注曰湛漬也內  
 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湛亦漬也考工記  
 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漬也玄謂湛讀  
 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染也楚辭七  
 諫曰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為漸汗變為染  
 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湛猶云必擇所  
 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為莖其漸之滄中  
 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四馬矣非蘭本美  
 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襍言篇曰今夫  
 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  
 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  
 同案王說是也必謹所湛者此之謂也  
 蘇云此蓋逸詩

法儀第四

畢云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為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幹也  
 儀與儀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詒讓案爾

雅釋詁云儀幹也與說文儀度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  
 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  
 義餘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

事能成者無有也

舊本說今據羣書治要增

雖至士之為將相者

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

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

畢云此縣挂正字詒讓案考工記與人云圖者中規

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莊子為蹄篇云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即此義無巧

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

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

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詒讓案以考工記校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挽其一與

巧者能中之

畢云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

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

以從事

畢云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

猶逾已

畢云猶勝于已

故百工從

事皆有法所度

治要無所字下同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

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畢云說文云辯治也

然則奚

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

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



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眾而仁者

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

當皆法其學奚若學謂師也天下之爲學者眾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

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

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

者莫可以爲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

此涉下句而衍案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

王說是也今據刪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

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

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

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

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

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

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以其兼而有之兼而

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有之字皆天之邑也人

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牯羊畢云當豢

犬豬也畢云說文云牯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

二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蘇云案牯乃芻牛兩字而誤合為一者文當云芻牛羊絜為酒

醴粢盛畢云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以敬事天

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

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

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

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



相愛相利

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

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而

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不欲人相惡相賊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

之百姓畢云舊脫愛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

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

廣雅釋詁云賓敬也暴

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

廣雅釋詁

云詬罵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

其賊人多

其賊舊

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詈辱也

其利人故天禍之

多故天禍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

使遂失其國家遂與隊通易震遂泥釋文云遂苟本

注云隊

身死為僂於天下

僂治要作戮大文訓高

謂刑僂也荀子非相篇云為

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

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

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

畢云當為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洪云

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故可患也

四鄰莫救二患

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

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

舊本持譌

待愛佼譌憂反羣書治要引待作持反作佼王云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

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為己而不為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

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

篇禱無愛王今本愛譌作憂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譌俞云王說是矣然以憂為愛字之誤恐未



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黜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  
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  
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  
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  
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  
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交恙  
卽養之段字古同聲通用後人不達段借之旨改其  
字作憂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案王校是也今據  
正佼卽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  
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  
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  
多其佼而不爲主用並以佼爲交此云愛佼猶管子  
云好佼務佼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荀  
子臣道篇云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  
並云持祿與此書同而養交之文則與此書微異俞  
校必欲改憂爲恙以傳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  
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  
案拂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口部云拂  
違也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橋拂楊注  
云拂違也賈子保傳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  
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咈哉僞孔  
傳云咈  
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  
戾也

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

所忠者不信

上句信字舊本譌言又無兩者字今據羣書治要補正

六患也畜

種菽粟

畜治要作蓄字通畢云菽正為未

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

事之

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詒讓案羣書治要亦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楊注云事任使也賞賜

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

無疑當為亡畢云國稷為韻

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

畢云城傾為韻七患

之所當國必有殃

畢云當殃為韻

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

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

畢云仰養為韻民無食

則不可事

畢云食事為韻

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

用不可不節也

今據道藏本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為韻案畢本譌

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

五穀盡收

則五味盡御於主

獨斷云御者進也凡飲食入於口曰御

不盡收則不



盡御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

音主在厚部御在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

早俞部則主御非韻在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

饑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饑猶饑也故襄二十四年穀

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饑謂之罕其義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

正一書食貨志云負擔饑饉師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

饑餉部晉涵云饑與置通鄭注月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

饑餉部晉涵云饑與置通鄭注月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

饑餉部晉涵云饑與置通鄭注月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

饑餉部晉涵云饑與置通鄭注月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

饑餉部晉涵云饑與置通鄭注月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

饑餉部晉涵云饑與置通鄭注月令曰饑亦饑字言須饑

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孰八字

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

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據

類聚增大侵二字誤今不從二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

說文食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土鄭注故凶饑存乎

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

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

少牢也以禮經攷之蓋羊一豕二倫膚三魚四腊五

五者各一鼎徹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鵲鵲二

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徹鵲鵲二

五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徹鵲鵲二

牲大荒不特殺則大夫徹縣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

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不入學周書羅匡篇云成年



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  
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又凡甸冠弁  
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  
以爲視朝之服是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漱不  
制朝服輕於祭服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制明矣蘇云革改也  
盛畢云雍食疑一饗字說文云饗執食也王云雍食  
當爲雍飧周官外饗凡賓客之飧饗饗食之事鄭  
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飧饗卽饗飧也  
饗雍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羅匡篇云年儉賓祭以中  
盛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徹駟駟畢云高誘注呂氏  
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徹駟駟春秋云在中曰服  
在邊塗不芸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  
日駟塗不芸不除范甯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畢  
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  
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菽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  
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  
井中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其母必從而  
也井讀如阱案阱不當云汲畢誤其母必從而  
道之蘇云道與導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  
隊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於隊當  
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疾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

者為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畢云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則民仁且良時年

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

眾則歲無豐俞云疾當為寡為之者寡食之者眾則

作為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

知其非也案俞說未塙此疑當作為者疾食者寡則

歲無凶為者緩食者眾則歲無豐此上文咸以歲善

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挽食者寡至為者緩十字

文義遂舛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

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

云先民古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

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

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

書曰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

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



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  
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  
七年旱又異詒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  
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離讀如  
是古書本有二說也其離凶餓甚矣羅詒讓案凶  
餓當作凶饑即冢上三穀四穀不收而言下云不可  
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  
餓而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  
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  
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  
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  
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要離殺吳王子慶  
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  
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

春秋闔閭內傳並以慶忌為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  
許注以為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  
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  
要離詐以負罪吳王出奔戮妻于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  
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  
春秋闔閭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 夫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禦敵謂之待魯

語帥大讎以待之章注並云待禦也楚語桀紂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公孫

丑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

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

也畢云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命訓

篇云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

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

為棺槨畢云舊作槨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為榭荀子王



霸云臺謝甚高楊偉曰謝榭同陸德明死又脩墳墓

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

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

彈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

敵則傷畢云離讀如羅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其之罪也

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

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

謂國備饑妻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

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

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傳篇文

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攷穀梁莊二十八年

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

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

胡廣百官箴敘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

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掇之

辭過第六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

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

也詒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

未知為宮室時

畢云

舊脫室字据太平御覽增詒讓案趙蕤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

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

穴上疑一

下潤濕傷民

故聖王作為宮室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人

為宮室之法

畢云太平御覽

引作

曰室高足以辟潤濕

謂堂基之高舊本挽室字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要

要

長短經並作避濕字治要無畢云辟避字假音

邊足以圉風寒

畢云邊太平御覽引作中

非圉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

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

宮牆之高

禮記儒行鄭注云宮謂牆垣也畢云

太平御覽引

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

畢云謹塵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

舊本挽凡字今據治要補畢云此下舊接

是故聖王作為役

畢云當云以其脩其城郭則民勞

宮室云云今移

常役上脫三字



而不傷以其常正

蘇云正同征

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道藏本則民作民則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

此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昭校云當在此畢據移正王云作斂與籍斂同籍古讀若昨節用上篇其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治要作使上二

籍斂厚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字誤畢云太平

御覽引作

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

作使

不以為辟怪也

畢云辟僻

故節於身誨於民是

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長短經作故天下之財用可

得而足

長短經有也字當今之主

長短經有也字

其為宮室則與此

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治要長短經並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

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畢云已

太平御覽節

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

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

振舊本作賑俗故國字今據治要正

長短經治作理  
蓋避唐諱改

惡其亂也

實治要作誠

可不節

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菱

云菱乾舞竹索也其

謂草索也  
上古云未

者繩帶也

輕而清

聖王

以爲不中人之情

清二字誤  
與下文同

舊有役

之上云  
最作四  
三細十

樂木以爲

一

to reach the following species to length in 10 years:

*(continued from page 60)*

二氣滲絲



也繒帛也畢云中讀去聲案畢說非也中卽中衣凡  
上服以內之衣通稱中衣深衣鄭目錄云大夫以上  
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卽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  
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  
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襪身有禪衫  
又有襦綺襦綺之上若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  
上服皮弁祭服之上若夏以絺綌綌綌之上則有中  
衣中衣之上祭服之上若夏以絺綌綌綌之上則有中  
或服裘或服袍襪皆有中衣中經云或衣其衷或衷其  
部云衷裏衷衣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衷或衷其  
襦范注云衷者襦在裏也是對文衷爲裏衣散文則  
通言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絺綌之衣足以爲輕且  
暖足以爲輕且煖畢云文選注引作煖詒讓案後文  
也長短經夏則絺綌之中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也  
仍作煖夏則絺綌之中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也  
加中衣此卽以絺綌爲中也足以爲輕且清舊本挽煖  
衣則內衣通得謂之中也足以爲輕且清舊本挽煖  
字畢本據比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  
夏則絺綌輕且清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  
清與冬則練帛之中足以及輕且煖對文比堂書鈔  
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  
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爲五字則與上  
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

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謹此則止故聖

絺足以為輕清亦有足以為三字人之為衣服舊本挽之字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

以適身體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長短經非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

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

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

案當為惑之誤也字治要無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其

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

然無為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府庫實滿足以

待不然蜀之土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顏注

引張揖云不然之變也治要作不兵革不頓襄四年

極蘇云不頓疑當作不時並誤兵革不頓左傳甲

云頓壞也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



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

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其為

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

輕煖治要作夏則輕清皆已

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

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

舊本作衣之俞云衣之當

案長短經正作為文彩靡曼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論讓

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嫗食顏注云靡輕

麗也文選七發李鑄金以為鉤珠玉以為珮大戴禮

注云曼輕細也

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蚬珠以納其間

琚瑀以難之珮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為佩古

無此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治要作以

此非云益煖之情也

俞云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

日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煖之實

上文曰冬則輕煖夏則輕清而此獨言煖者衣固以

煖為主耳單財勞力詳上篇也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挽

增要以此觀之以長短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

經作由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

長短經下  
有也字 是以此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

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  
治要長短經 並無好字 欲國

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  
實治要 作誠

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  
治要無 時字

素食而分處  
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

術訓云夏取果蔬秋畜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

鄭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實也 故聖人作耨稼樹藝  
畢云古只作

種也从土氣 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疆

體適腹而已矣  
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為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  
治要故字 今則不

然厚作斂於百姓  
治要無 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

蒸與烝通毛詩小雅鬴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



覽引此炙作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畢本

庖鼈作鼈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据文選注兩引改美

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方丈則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

字與上交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美前方丈者

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前方丈者

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

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

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趙岐目不能徧視手

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趙岐目不能徧視手

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目不能徧視手

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饘畢云飾

之簞是也饘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饘與凍冰

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饘當作饘饘爾雅釋器食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饘謂之饘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饘而饘孔注

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

凍餒

畢云當爲餒說文云餒饑也

雖欲無亂

畢云舊脫雖字據太平御覽增

不可

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

實治要作誠治上王校增之字

當爲

食飲

當作飲食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

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

車也全固輕利

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論讓案治要引亦作完意林同

可以任

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

令不急而行

令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

民

不勞而上足用

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論讓案治要亦作上足下治要有以字

故

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

已具

全治要亦作完具下有矣字

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

治要

作以爲飾

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



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

治要

作飢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

並至故為姦衰治要姦衰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無姦衰二字

王云舊本兩姦衰脫其一則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

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刑罰深則國亂上衍固

字畢云太平御覽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

引云而國亂矣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同字譌蘇

亦未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

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

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

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

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私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古聖王畜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

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口索左襄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也特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畢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畢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二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詒讓案此篇

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詒讓案公問於子墨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

子曰夫子曰

舊本無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



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

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鐘鼓謂金奏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琴瑟之樂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

達疏以為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

樂亦有鐘鼓攷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琴瑟有

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

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巳曲禮疏引春

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

秋緯同農夫春耕夏耘畢云說文云賴除苗間秋斂冬

藏畢云古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為領聆缶太平

各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聆字之譌

部七缶下鈔本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

墨子並作吟缶吟亦吟之譌蓋墨子書瓶字本作吟

故今本譌作吟諸類書譌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譌也

其刻本御覽作吟諸類書後人不知吟為聆之譌遂改

吟缶為吟諸耳上文云諸侯息於鐘鼓上大夫息於

琴瑟此云農夫息於聆缶鐘鼓琴瑟聆缶皆樂器也

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瓠相和而歌盆卽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部云瓠擊也似鉞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盎謂之缶爾雅釋器同郭注云盆也史記李斯傳云擊甕叩瓠眞秦之聲也瓠甕同物瓠卽缶之俗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言云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郭璞注云弓張而不弛無稅猶脫也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

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專以樂言則下文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

蘇云案列女傳云流於海死於南巢



之三  
一  
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  
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  
環天下自立

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

命曰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

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案

道藏本雖亦有稅文然尚有自作樂命曰九招七字

則未全稅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

護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

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

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公羊

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並

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護漢書禮樂志同護漢字

亦通九招卽書皋陶謨簫韶九成舜樂也史記夏本

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嚳作九招

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啟始歌武王勝殷

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磬招韶磬字並通

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

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記文王世

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武象高注云武王樂也白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為武王所作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為失攷周禮大司樂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為周之正樂象蓋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九年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杜注云象箭舞所執文王之樂杜又以象為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

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

自作樂命曰騶虞王云御覽

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御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鄒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為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命與令義同蘇云此下有闕文誤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畢說非也因當作固今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爲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未句無下似無悅字

墨子閒詁卷二

瑞安孫詒讓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書贊云尚賢者上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

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

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

今者舊本作古

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

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



以尚賢事能爲政也

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案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如涓

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訛字

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

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

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

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

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

后羣書治要作後下同

將可得而

眾也

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

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

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

之佐也

畢云佐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

亦必且富之貴之敬

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

后道藏本作後是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

舊本說也字今據治要補

言曰不義不富

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

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

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

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

治要作避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

然則

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

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

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衍不避疏

義見上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

舊本作近

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為遠不辟遠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

後人誤刪遠存近遂不可通

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

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

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

遠鄙即下四鄙謂都鄙縣鄙也書文

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

國百里為郊

門庭庶子

說文廣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眾



注云庶子宿衛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

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案士庶子即公族及

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新序雜事一云楚莊王

中庶子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蓋凡宿衛位署

皆在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間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

新序云御郎郎謂郎門郎路寢門也凡宿衛子弟已

命者謂之士未命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

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周禮鄉大夫鄭注

四鄙之萌人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毗同城郭中

切經音義云萌一作毗說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

索隱云萌一作毗說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

田民也畢云萌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

氓字之假音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

富者畢云富舊作有高牆深宮牆立既牆立既疑當

宮字涉上而說既立又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疑當為

誤作立既遂不可通謹上為鑿一門謹止辭過篇

云謹此則止謹一門不敢多為門戶也有盜人入闔

言於牆間纔開畢云自入言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

其自入而求之所從入之門

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爾

雅廣詰云列次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云

百工居肆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

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決也謂其令必行曰爵位不高則民

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

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治

無此以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

位亦釋以官服事周禮大司徒鄭眾注云以勞殿賞

殿治要作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畢讀非也論

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

定一猶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殿與淀古字通殿之與

定猶殿之與淀也詩采芣篇曰與天下之邦毛傳曰殿

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

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徹是也

奠亦定也周官司土職曰以久奠食此云量功而分

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



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終治要有能則舉之無

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畢云辟讀

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

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

問故除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此若言

鄭注曰辟讀為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管子山國軌

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

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

用此若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畢云未詳其地

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詒讓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

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

之陽疑即本此書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集解

引鄭玄云負夏衛地孟子離婁篇舜生於諸馮遷於

負夏趙注云諸馮負夏皆地名負海也案授之政天

服澤疑即負夏趙岐云負海必有所本

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畢云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蘇

成與平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史記殷本紀阿衡欲

為韻

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畢云韓非子云上古  
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  
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  
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為  
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天泰顛  
伊尹負鼎而干湯  
於閎罔之中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  
惟若統叔有若閎罔天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僞孔傳云閎罔泰氏天顛名詩周  
南免顛敘云免顛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  
好德賢人眾多也毛傳云免顛免苦也畢云事未詳  
或以詩免顛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為說恐此詩即賦  
閎天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據蘇云顛即詩  
所謂免顛當為閎天而作泰顛當即太公望也顛屬  
天則罔屬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王  
十亂以泰顛與太公為稱首書君奭篇唯以泰顛與諸臣  
諸臣自以太公為稱首書君奭篇亦然若使果為二  
並舉而不及太公逸周書克殷篇亦然若使果為二  
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顛即望無疑也案顛罔通稱蘇  
分屬二人非也太顛即太公乃宋吳仁傑之謬說攻  
詩大雅縣孔疏引鄭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  
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  
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顛又有尚授之政西土  
父尤其塙證吳說不足據蘇從之慎矣



服蘇云服與得爲韻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

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俞云畢非也施當讀爲惕

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

人莫不競勸而尙意意疑當爲惠形近而故士者所

以爲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子猶

云承嗣謂冢子也孔廣森云承弟猶使承嗣也盧辯注

讀爲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

謂除也可以子視之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

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

師保疑丞之丞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嗣承爲

四聖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欽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

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尙書大

傳承作丞此承故得士則謀不因體不勞名立而功

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

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

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則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尙與儻同案王說未確尙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將不可以不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 尙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論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尙賢之爲政本王云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何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



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

文亦當有且字是以知尙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

尙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變顏色賢者

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

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

爲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爲賢絕

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

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

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

者眾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

謂一本作爲論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尙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

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故可使

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

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

者之治國也

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論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

蚤朝晏退

畢云

蚤字

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

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者萬民親之是故上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



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

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

侯者正長也義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

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壞

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云若法為順法

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

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

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

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

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

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

詩曰告女憂郵誨女予爵舊本爵設鬱盧以意改為

之謫予則非謫字也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

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  
改予為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孰逝  
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爵盧蓋兼據彼文然王攷  
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太  
雅桑柔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  
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  
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孰能執熱鮮不  
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  
用濯詩攷引孰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則此語  
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  
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蓋善上不當有執字涉  
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  
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  
篇云故嫖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  
云街嫁不售疏弃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  
言親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爾雅釋詁  
善也

古者聖王唯母得賢人而使之

唯舊本作惟今據王校改母畢本改母云



母讀如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母語詞耳本無意  
義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  
母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母以尚  
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  
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  
以其唯母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  
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爲  
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  
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  
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  
義上之所罰則衆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  
聰耳明目爲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聖王爲  
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母興起冬  
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  
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  
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人唯母  
興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  
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雖母法執厚  
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唯母順天之意  
喪者爲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母明乎順天之意奉而  
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  
皆得煖衣飽食便盜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  
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  
母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母

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唯  
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  
聽獄治政今唯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  
能竭股肱之力直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母在乎農夫  
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菽  
粟今唯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  
寐紡績織紵多治麻絲葛緒網布練以上諸篇其字  
或作母或作無作無聲助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  
注漢書貨殖傳曰無作無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  
篇曰人君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  
視國如吾國唯母聽無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  
穴就山又養人君唯母聽無祿而賤有司人君唯母  
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母聽羣徒  
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  
則敗人君唯母諛諛過之言則敗人君唯母聽皆相爲  
請人君唯母或作無聽諂諛過之言則敗人君唯母  
爲務字之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是也洪說同蘇疑母  
假借非一般齊以貴之願賜之願裂地以封之終

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

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

畢云當爲寧經典通用此

憂惑在臣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

尚賢使能爲政

效人謂效古人之爲政也

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

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

而用我也

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蕭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衛將軍文

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

夫假藉之民

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

畢云貪舊作食一本

如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

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

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

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

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

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人則

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

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

事親則慈孝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義節度

非命上篇云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

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

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人守不固出誅

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上文云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

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即唯也古字通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

家傾覆其社稷者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曰



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已此故也

為故非命篇作失故說文故有所失也

畢云古字以已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

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

高注云宰謂膳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

使能為政也

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

蘇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詒讓案未疑

本之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

之

蘇云使能上當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

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  
篇屢見羣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塙竊疑  
故當爲攻卽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夫無故富貴  
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謂可以互證  
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  
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若使之治國家則  
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  
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其心不  
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  
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  
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  
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  
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  
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夫不能治千人  
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曰



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小爾雅廣言云脩長知也什脩謂十倍其長知

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

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

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尙賢

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詒讓案此夫對吾為

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以下賢為政而亂者下賢下當有不

使能之語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

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為

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

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下篇作豎

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案畢說未靖

輔先君韋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輔不當有聖君

君蓋亦武之譎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十爾後  
嗣與此略同詒讓案伊訓僞孔傳云布求賢智使師  
輔於爾嗣王湯誓曰書敘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陶  
言仁及後世湯誓曰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今湯誓無此文僞古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湯誥  
文據此為湯誥謬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僞孔  
傳云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以治  
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戮并力也戮勦之借字以治  
天下蘇云今書湯誥篇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  
能為政也聖下當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  
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道藏本作列案上  
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列或謂尊卑賢否皆  
得其等列無僭越也此義亦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  
故今不古者舜耕歷山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史記  
據改集解云鄭玄曰在洵東水經  
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  
井云河東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  
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  
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宜刻  
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梓樹吳越之閒名梓  
為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



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陶河瀕呂氏春秋慎人篇州歷山舜井案說各不同陶河瀕云陶於河濱高注處未詳也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五帝本紀瀕亦作濱畢云此古濱云陶作瓦器史記五帝本紀瀕亦作濱畢云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五帝本紀瀕亦作濱畢云此古濱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括地志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為強也詒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墨子以為釜丘也今檢勘全書無釜丘之文疑古本此文或漁雷澤御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作陶釜丘矣或漁雷澤御覽玉海引作濮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濮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濮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作濮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濮澤縣應劭曰有濮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濮澤郭璞曰今平陽濮澤縣是也濮水經沁水注曰濮澤水出濮澤城西北澗渠東逕濮澤墨子曰舜漁濮澤又東逕濮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

子曰舜漁于獲澤在獲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  
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  
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  
仡紀引墨子並作獲澤是墨子自作獲澤與他書作  
雷澤者不同獲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堯得之服

澤之陽上服澤詳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

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

尹名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

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閒

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即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

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婁玉篇嫪嫪

二同色孫切有妻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伊氏以伊

尹俗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伊氏女子採桑得嬰

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伊尹養之長而賢

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伊氏有伊氏不可伊尹亦欲

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伊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

高誘曰伊尹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

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

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



在陝西  
郃陽非親為庖人也  
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

也莊子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胞人籠湯呂湯得之舉  
氏春秋本味篇作燂人胞燂並庖之借字

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

索庸築乎傅巖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傭孔安國書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吳

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

縣東二十五里詒讓案賈誼傳索隱引被作衣乎作

於義並通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

諸傳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為傅氏又鄭康成

云得諸傳巖高宗因以傳命說為氏說文旻部引書

敘釋之云傳巖穴也偽古文說命云說築傳巖之

野偽孔傳云傅巖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  
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  
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  
靡之衣蒙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夢示  
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  
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號之閒傳巖之野  
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注云沙澗  
水出虞山東南逕傳巖歷傅說隱室前俗謂之武丁  
聖人窟史記殷本紀傳巖作傅險音近字通

得之舉以爲三公

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

韋注云公三公也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得與接天下

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

與接天下

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尙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尙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



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

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

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

而賊之賊舊本誦賤王云賤當為賊字之誤也尚同

下賊人非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

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為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

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

文武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

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

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

知賤為賊之誤案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

王說是也今據正

萬民賊舊本亦誦賤王云賤亦當為賊傲當為殺說

文教字本作殺殺字古文作二形相似教誤

為敖又誤為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

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賊殺萬民

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

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

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

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

知賤傲為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

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

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

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

大戴禮記五帝

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鯀項產鯀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舛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為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為鯀則又以鯀為黃帝之孫諸文錯互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墨子於鯀之世繫亦同世本說未能審校其年代  
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



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殛  
 殛於羽山晉語韋注云殛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永  
 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殛於羽  
 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案此刑亦謂放  
 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鯀於羽郊亦  
 謂鯀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  
 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臨沂縣乃熱照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乃熱照  
 無有及也耳案此似言幽囚之日月所不照畢說殊  
 繆

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  
 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  
 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云呂命穆王曰皇

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書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

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孔疏引鄭康成說亦曰羣后

以此皇帝為堯畢云孔書作逮孫星衍云說文云肆極

之肆在下陳也詒讓案肆正字作肆與逮聲類同古  
 通用此肆即逮之段字偽孔明明不常畢云孔書不  
 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

據此當作匪孫星衍云不常言非常明察案明明謂  
明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業者  
匪之段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譌孔傳云皆鰥寡不  
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非經義孫說亦非  
蓋今書羣后以下十四字在皇帝清問下德威維威  
畢云孔書作畏詒讓案維孔書作惟下同禮  
記表記引甫刑二畏字亦並作威與此同德明維  
明偽孔傳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  
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乃名三后通說  
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文口部云名自命也恤功於民偽孔傳云堯命  
畢云孔書名作命  
降典哲民維刑書釋文引馬融云折智也王引之云  
書哲作折詒讓案偽孔傳云伯夷下與禮教民而斷  
以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慙慙哲字同與此書合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偽孔傳云禹治洪水稷隆播種  
隆畢本依呂刑改為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  
字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為降喪服  
小記注以不貳降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  
隆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祲降於天曾劉本



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  
隆讀如麗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  
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  
司馬相如傳業隆於緇祿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  
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農殖嘉穀稷下降民播  
隆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農殖嘉穀稷下降民播  
種農畝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殖  
者文選藉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案孫說是也王  
念孫劉逢三后成功維假於民書畢云假一本作殷孔  
祿說同疑隸變相似而誤詒讓案偽孔傳云各成其功惟所  
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赧通土  
冠禮釋文云赧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赧大也禮記  
郊特牲云赧長也說文古部云赧大遠也維赧於民  
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  
主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  
如是今本或作殷乃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  
據孔書改非其舊也  
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  
其德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為高明下施之萬民  
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

之天下則不窳

舊本誤究畢云一本作窳非王云作窳者是也詒讓案尚同中篇亦云大

用之治天下不窳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

也不窳今本亦誤究與此正同說詳尚同中篇小用

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

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

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承也从尸从収从山山高奉承

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

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承也从尸从収从山山高奉承

之義如山之高也

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

言如山之高也

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

天地同常鄭箋云常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

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

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

句下普隔句爲韵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

句協韵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

下則首二句無韵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

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

錯誤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南

子秦族訓云勇者可令埴固

畢云埴訓黏土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



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夫親士篇

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

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彖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為問

辭傾者者當為諸之省也古與邪通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顏注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此云傾諸

民之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

而所憎屢至畢云屢即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

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今大

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

世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政上舊本挽為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

云當云不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

人民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  
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  
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母舉物示之  
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  
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  
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  
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嘗嘗試也此句爲下文  
發端書中嘗字多譌爲賞詳尙同下篇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  
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  
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  
母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母改母云母同慣下同案畢校非也母語  
詞說詳中篇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



畢云大一本作夫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

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

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畢云高誘注推

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

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

此文同一例案王說是也尚同下篇云尚用之天子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

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

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

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

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

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脫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何以知其

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不能殺同材

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

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無疑當為

中篇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

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

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

罷治要作疲下同案

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必索

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

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

注云危猶疾也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

實治要作誠

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

逮至治要作至建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

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

親疑並當作視

不若親其一危



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我以此知天下

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脫明字一本有案道藏

本季本並有 此譬猶瘡者而使為行人說文別部云聾者

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

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

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當

淺澤說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恒山之陽洪云灰當是

詳上篇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

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俞云灰疑反字之誤反者

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為主故止作反也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

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

師僕畢云僕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

說文僕送也呂不韋曰有僕氏曰伊尹僕女僕莘同

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僕作媵經傳皆作媵而僕字

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  
淮南時則篇其曲秩筓筓今本秩作撲誤與此同俞  
云師當為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  
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  
曰伊摯有莘氏女之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  
私臣案王說近是  
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  
洲畢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  
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  
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  
圜土之上畢云史記殷  
胥靡築於傳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故此云圜土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傳  
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圜土謂獄也獄  
城圜又比長注云圜土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  
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閔於出之釋名釋宮室  
云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月令孔疏  
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  
案周以圜土為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  
圜土之名不  
自周始矣  
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  
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



卷二

大

惟治要  
作唯

而猶以也  
畢云而同

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

爾雅釋器

云雕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

傳以遺後世子

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

畢云孔書作吁  
詔讓案僞孔傳

云吁歎也釋文引馬融本作于云于於也

來有國有土

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孔書國作

邦詒讓案史記  
周本紀亦作國

告女訟刑

段玉裁云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畢云孔書女作

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从詳而傳寫誤案王說是也今書又改作祥孔傳云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李注引鄭書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卽詳之誤在

今而安百姓

畢云孔書而作爾是

女何擇言人

畢云孔書無女  
字作何擇非人

王引之云言當爲否篆書否字作否言字作否二形  
相似隸書否字或作否言字或作否亦相似故否誤  
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  
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  
並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謫謂何擇非  
吉人乎豕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何  
敬不刑何度不及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  
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  
引馬融云度造謀也案以此下文推之則墨子訓不  
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慮其能擇人  
不能逮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  
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  
尙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畢云豎距  
夫聖武知人畢云睇疑當从目蘇云睇當從口作睇  
目部云睇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  
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  
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  
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



惡貧賤

之舊本謬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

之相似故之譌爲言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

賤

畢云辟同避

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

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

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

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

王引之云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

今王公

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

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子推家訓音辭

篇引葛洪字苑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愆反

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

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

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舊本挽此八字

王據上下文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補今從之

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王按能上增而字使不知辯舊本挽知字今

據道藏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本補

骨肉之親蹙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說文止部云

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蹙不能行也蹙即蹙之

或體蹙瘖聾皆癢疾不宜與暴並舉且荀子非相篇

稱桀紂長巨姤美則必無此諸疾疑聾下挽一字下

暴為桀紂自為句為又如之誤二字聾書相近蹙瘖

聾言其有惡疾暴如桀紂言其有惡行也是故以賞又案聾下或挽聾字耕柱篇亦云聾聾

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字之誤

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其所罰者亦無罪攻即功字也無功與無罪對文

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畢云攸一本作放論讓案

子脩務訓高注云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可通字

悠忽游蕩輕物也



當作舍艸書二字形近而誤尚同中篇云至平舍餘

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

分與此文意正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

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即舍餘力遺利

隱謀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

之事而相勞來也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說腐臭餘財臭云

文力部云勅勞勅也勞來即勞勅腐臭餘財臭云

省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

文之隱慝良道尚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隱即隱

謂隱慝良道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隱

惡字即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亂者不得治據舊本挽此十二字王推而上之以

王云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是故昔者堯有舜舜

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此即上文所謂伊尹為有

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莘氏女師佚也楚辭天問

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如是得王

注云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

高注云小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泰

臣謂伊尹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泰

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  
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有文德而  
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  
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  
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立玉百  
工大貝百朋立豹黃羆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  
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  
見淮南子道應訓而天下和庶民

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

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

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  
置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  
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云烝民乃粒僞孔傳  
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制  
云西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

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

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  
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



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土舊本脫上字  
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  
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尙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  
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續出

墨子閒詁卷三

瑞安孫詒讓

尙同上第十一

尙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

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尙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

道藏本刑作形字通

蓋其語人異義

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

文同可據訂

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

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

蘇云茲茲古通用是書皆作茲詒讓案說

文艸部云茲艸本多益水部云茲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茲

是以人是其義以非

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

畢云

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

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

至有餘力不能以



相勞

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腐

餘財不以相分

尚賢下作腐臭餘財臭仍亦聲近畢云舊本所俱作列非說文云所腐也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庠天

下之所以亂者

說文庠部云庠哮庠也此借為平字生於無政長畢云

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

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

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

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

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

公既以立

以已通

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

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

畢云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

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

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及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

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可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遠幽闇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足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益本此書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

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

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

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

皆以告其

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

諫之下有善則僂薦之

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僂與訪通王訓為徧非也義詳中篇

上同而不下比者

樂記鄭注云此猶同也

此上之所賞而下之

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

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僂

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

韓



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略同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甚甚明察以審信見中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為鄉之屬別與周禮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所下據下文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壹中並作一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字通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  
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  
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  
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  
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  
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  
上同於天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而字乃  
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與而相似故誤  
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尚同下篇  
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與此  
一律可證戴云依中篇夫既上同乎天子則菑猶未  
云云當如蘇說案蘇戴校是也今據正  
去也菑上依中篇當有天字畢云菑  
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  
今若天飄風



苦雨王云今若天當為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

曰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者親行之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

易為之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

鞅之為治也皆其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

遂疾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

則此天字似非諤文爾雅釋言云迴風為飄詩大雅

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釋文云疾風也左莊

四年傳云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為人所

患苦禮記月令云苦淒淒而至者御覽作臻史記三

雨數至五穀不滋

王世家云西淒月氏正義云淒音臻詒讓案淒淒言

風雨之盛也詩小雅無羊云室家淒淒毛傳云淒淒

眾也廣雅釋言云淒淒盛也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

刑請以治其民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為五刑以

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案請與譬若絲

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詳下篇俞以為衍文非

縷之有紀

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詒讓案紀本義爲

云統紀也

禮記樂記鄭注云紀總亦爲紀說文糸部

有綱

畢云說文云綱維紘繩也

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

者也

俞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

同其上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

##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

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

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

交非也

戴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

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

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



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畢云列見上天下

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

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

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畢云請當為情下同顧

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

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

情荀子成用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為情言

古文公與心字篆文公字形近故情字多為請

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

知辯慧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置以為三

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

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

分天下

俞云靡當為曆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

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

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

兩磨字皆磨字之誤曆即歷之假字也

設以為萬

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

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

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

將軍謂卿也周

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為將通謂之將軍

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即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

將軍大夫以朝水經河水酈注引竹書紀年云邯鄲

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並稱卿大夫為將軍

大以遠至乎鄉里之長

遠當為逮形近而誤後文云

下尚賢上篇云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

之眾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與此文例正同

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天子子疑

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



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  
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義祭  
云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  
人已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為訪之借字二字  
皆从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  
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  
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  
同可證傍薦之義上篇亦同王云己字義不可通已  
當為民字之誤也傍者薄也徧也說文旁薄也旁與  
傍通言民有善則眾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  
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下亦民也  
案此己字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王失檢魯問篇文  
故不得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義當作乎下文  
其解尚同乎國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  
君可證而毋有下比之心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  
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注云下與有眾者  
比而掩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  
蓋之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

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

王云己亦民之誤非

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旣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旣已治



矣

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

有

率其鄉萬民

有讀爲又並同

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

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

舊本而下

挽國字今據王校補

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

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

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

治哉

畢云下舊作子一本如此

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

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

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

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案天降二

字蓋通貫下文

王說未塙

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

道藏本作熟非六

畜不遂

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牛羊遂韋注云遂長也

疾菑戾疫

漢書食貨志顏

注云戾惡氣也

案戾疫即兼愛下篇之癘疫

飄風苦

雨荐臻而至者

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爾雅釋詁云臻仍乃也仍與重義

亦同易坎象水荐至釋文引京房荐作臻

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

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

天鬼之所憎

而舊本誤不今據道藏本正天志中篇同

以求興天下之害



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

齊道藏本作齋

潔為酒醴粢

盛

畢云本書多作絜俗从水

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

不敢不蠲潔

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絜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臨飲食必蠲絜

犧牲

不敢不腍肥

曲禮云豚曰腍肥鄭注云腍亦肥也腍充貌也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牲肥腍又

云奉牲以告

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

珪璧有度若考工記玉人

云四圭尺有

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

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

不粥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

於市

畢云幾與讞俞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

與讞訟不當

并為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為期是也

不敢失時

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

并不敢失日

故曰不敢失時幾分財不敢不均居

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

乎其為政長也

下云天鬼之所深厚則此厚上疑挽深字

下者萬民有便

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

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

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

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

若此是以謀事得

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

舉事成入守固出誅

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

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

王云自出誅勝以下

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天下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

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

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

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

畢云苗舊作量

昔者聖



王制為五刑書舜典偽孔傳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以治天下畢云文

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逮至有苗之制五刑此即下

刑以亂天下俞云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

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畢云當云道之案下文

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

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即不字靈練聲相近緇衣引作

匪用命鄭康成注禮解為政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

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為政令與靈古文多通用令靈皆

靈讀若連故轉為練也折為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

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

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

同詒讓案偽孔傳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

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

緇衣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

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

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

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

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

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

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此合於義為長戰國策魏策吳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唯作五殺之刑曰法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僞孔傳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虐孫星衍云虐殺義相同詒讓案呂刑下文云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則劓刵剕則止四刑書堯典孔疏引今文夏侯等書作曠宮割劓頭鹿刺曠一宮割二劓三頭鹿刺四亦無五刑以呂刑五刑之辟則此言善校之惟少大辟蓋即以殺戮眚大辟矣

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

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

蘇云出書大禹謨詒讓案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

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



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  
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兗命辭義相類術  
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偽古文書不悟  
乃以竄入大禹謨疏繆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  
不知其為說命佚文故為表出之偽孔傳則此言善  
云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  
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  
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  
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  
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云  
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  
之誤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罟而言是以先王  
之書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當為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  
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泰也王引之云否非也輕大夫師長  
畢云輕當為卿盧云下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  
篇作奉以卿字誤也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  
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  
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為徧未塙詳下篇詩大雅節南

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書述間據廣雅釋詁訓此辭為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使則辭義重複亦不可從

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

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即

淫佚語之轉耳畢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

此與上下文例不合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

疑當作富貧眾寡

若此戴云為下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戴云

衍政以為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僻洪云論語

為譬論以求容媚義即本此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以為左右置

以為正長戴云政以為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父兄故舊立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便譬誤

寫在宗字上以為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政政以為

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謂巧為譬喻見公

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為便嬖亦通宗讀為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為正又誤沾支旁耳案戴



說未  
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是正字衍

以皆比周隱匿比周詳前篇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

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

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

國家為民正長王云唯與雖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曰人可賞吾

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

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

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

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

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

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

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

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  
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  
以尚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據增以為正長是  
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  
故上下情請為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  
情請為通者後人旁記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今作  
涉上文以為正長而術為字耳文選東京賦注引情  
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顧校同俞云  
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術字下文曰故古者聖王之所  
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  
以尚同為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尚同為  
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  
為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尚同又云以為正  
長一句中兩用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唯以尚同為政者  
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  
也然則為正長以人言為政以事言明為正長者當  
以尚同為政也若作尚同以為正長即失其義矣下  
篇云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案俞  
校未上有隱事遺利篇隱謀遺利義同下得而利之



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  
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  
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  
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  
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子舊作  
一本如此  
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  
使人之吻助己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句  
文例校之吻上疑有唇字非命  
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  
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脣眠也眠與吻字同使人  
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  
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  
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楊注  
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助之思  
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談  
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

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眾即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

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即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即其即則古通用也今

作即舉其事誤案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

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右儲說上篇云晉文公

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曰唯能以尙同爲

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古書詩書載

來見彼王詩載見敘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云載始也鄭箋云諸侯始見君子謂見成

王也畢云一本作聿求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

載見辟王同詩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

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敎退而治國政之

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

子之敎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詩曰我馬維駉爾雅



釋畜云白馬黑鬣駱六轡沃若毛詩衛風沃然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又曰我馬維騏魯頌

駟傳云蒼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

爰咨謀毛傳云咨事即此語也王云即與則同語猶

義直買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

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

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

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即誠字案說

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中請即中情也下篇

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為情故誤刪中字耳尚賢

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

義中實亦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

即中情也

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為政之本也俞

說字此下奪為政二字當據下篇補案畢俞校是也

惟若字實非衍文當若猶言當如尚賢中篇云故當

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兼

愛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實天下

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

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

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

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言有也將不可

尊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

可不強非也皆其證俞以若為衍文失之

尚同下第十三畢云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

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

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畢云辟然

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

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



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

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据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

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

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

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

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

情蘇云賞下當脫而不可不察者也俞云而不可當

不可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

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

爲政於天下也而陳壽祺讀爲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尙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

國家君可而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王云

治其家同則也然胡不則胡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

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

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

長也百姓爲人戴云此人字讀如八偶之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

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

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

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有爭畢云薄舊作蕩

一本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二字疑當作天畢

云文選注引作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文選王元

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蓋李善所

改易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竝與此同天

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

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

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

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之猶與也卿之宰又



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

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

擇當依中篇讀為措

使助治亂刑政也

治下亂字疑衍

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

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

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

為逸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偽古文說命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偽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

舊本助治天下有助字王云

明者辯讀為徧古徧字多作辯天明明天之明道也哀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帥長者唯徧使助治天道也中篇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刪辯當訓為分王讀為徧尚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為天之明道即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于天明開施教

于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偽今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偽孔讀天明爲天民今

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

則是上下相賊也

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尙賢中篇蘇云賤當作殘或殘賊二

字各脫其偏傍非

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

黨上以若人爲善將賞之

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

若人唯使得

上之賞

唯雖字通

而辟百姓之毀

辟避字亦同後文辟避錯出

是以爲

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

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爲暴者必

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

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本

挽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又是問詞舊

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案王校是也今從之則欲同一天下之



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

家君發憲布令其家

王云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爲嘗嘗賞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賞罰

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

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

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

令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尙同於國君說

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尙

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

之義以尙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

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當使家下挽十一字使家

君三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曰

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曰

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

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

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家之人

畢云徧舊作禍一本如此

同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

善言之

畢云舊脫四字一本有

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

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旣已

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

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詒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則

此不當作天下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

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

一本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眾

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

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

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

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旣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地無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今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天撰然齊等撰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曰若見愛利天下者

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

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眾聞則譽之

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

且罰之畢云且一作則眾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

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

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

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

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畢云一本無而字非而同能天下既已治

畢云既非一作計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舊本天

天子俞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義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

之為說也同舊本作用益與下文互譌尚用之天子

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尚用云舊本用作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



蘇云當用上用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  
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案王說是也詳尚賢下篇小用之家君可而  
治其家矣王引之云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尚用之  
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窵小  
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窵小  
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窵閒也猶  
窵不滿也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以橫於天下鄭注橫  
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以  
小居大則窵以大入小則塞唯此尙同之道則大用  
之治天下而不窵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  
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窵內諸尋常之室而  
不塞又云廣雅曰窵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  
不窵杜注曰窵細不滿也呂氏春秋適音篇不詹則窵高注云窵不滿密也若道之謂也  
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  
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

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

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皆作大僞孔傳云大會以誓眾則作大是

曰小人見姦巧

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發當作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江聲云

發謂發覺也鈞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匿此言見淫

不以告比事發覺則其罪與彼姦巧者同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

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

王云差論皆擇也爾雅曰

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

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外為之人

外為二人字疑誤助之視

聽者眾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

光譽令聞先人發之

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俞云光廣古通

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問問與聞字通禮記孔子聞

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

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



語焉曰一目之視也

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

不若二目之視也

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

以下二句文例校之疑二目之視視當作

觀二耳之聽聽當作聰今本皆傳寫搃之

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

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

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

人皆未之均聞見也

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此與中篇云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

義同

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

畢云

文當有之

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

聖王為聰耳明目與

王云唯亦與雖同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

豈能一視

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

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

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

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

何也其

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

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疾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疾力也民

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致舊本譌或今據道藏本

正蘇云畋當作敬非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

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唯畢本作雖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

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曰雖或為唯說文雖字以唯為聲故雖可通作唯唯

亦可通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王云情即誠字言誠將欲為仁義則尚同之說

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

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

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知凡墨子書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

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足以副其誠漢紀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



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欲  
請即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求爲上士  
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  
之利故當尙同之說而不可不察  
舊本作而不察畢王亦  
畢云當云不可不察據補尙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治之要也

永嘉王景義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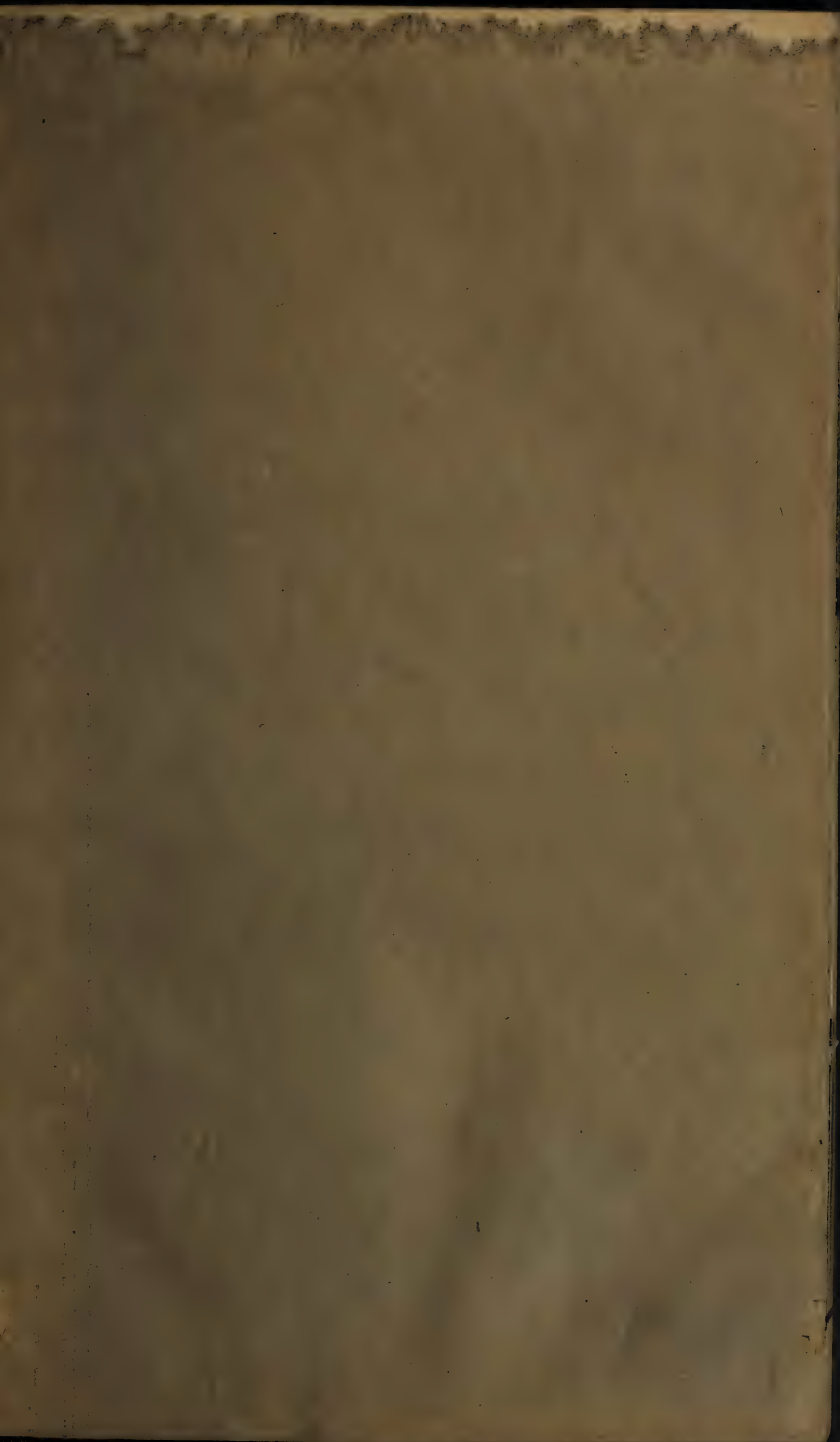
校語續出

# 琳瑯閣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十一號(娛樂戲院後面)

名稱	定本墨子閒話		
作者		定價	14-
朝代		數量	10
版別		編號	子





定本墨子閒詁





B  
128  
M6  
S9  
V2  
墨子閒詁卷四

瑞安孫詒讓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恚好之字作恚从久

者行兒經典  
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焉能

治之王引之云言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

三焉字皆下屬案王顧讀是也焉訓乃說詳親

士篇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

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焉能攻之

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

亂之所自起句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

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

當察亂何自起當讀爲嘗同聲段借字荀子君子篇



章篇是時孔子當隗說苑至公篇引當隗作嘗隗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語

此同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

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林引作欲下同弟自愛不愛兄故

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舊衍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下文凡言不

愛者不下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

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

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

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

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

皆無其字是其證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

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

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並可證人下常有身字也此何也皆起不

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

夫各愛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愛其家詒不讓案以下文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不

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舊本無其字畢云一本云利其家詒讓案以下

交校之亦當有其字今據增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

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

於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

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

君若其身舊本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

當於父下更補兄與君三字蓋墨子此文以無不孝

咳無不忠不弟猶下文以無不慈咳無不惠不和也

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

云不孝故但補父而不及兄與君則與下無不慈之



兼子弟臣言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

者不相對矣王云舊本脫故

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不慈有四字畢

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

亡有不孝不慈亡有總承上文而言下文曰故盜賊

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疑字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

賊亡有畢云二字舊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

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

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

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

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

相惡則亂舊本脫交字王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

據下二篇補

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  
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  
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  
之與家之相篡說文部云并而奪取曰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

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

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

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

逝不以濯尚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

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

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

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以

起與此同義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以

不相愛生邪俞云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

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



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  
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  
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  
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  
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此同  
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

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

家主謂卿大夫也周禮春官敘官鄭

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又大宰鄭眾而不愛人之

注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

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

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

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

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

相愛強必執弱

以下文校之此下疑

富必侮貧貴必

說眾必劫寡四字

敖賤

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

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

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

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

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

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

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

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

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

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

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

之士之下王移置於此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

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

今天下之士

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



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  
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  
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  
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  
曰王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爲一句舊本君子  
曰作子墨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曰今據改案王  
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案王  
校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  
句乃若兼則善矣王引之云乃雖然天下之難物于  
故也于舊本作於今據道藏本正俞云於故二字當  
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  
義矣案于故雖難通然非衍文也竊疑于卽迂之借  
字文王世子云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  
迂是其證故者事也迂故言迂遠難行之事尚同中  
篇云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  
無他故異物焉此云難物迂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  
故與他故異物文例正同  
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俞云辯其下脫害字下  
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  
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案害字似

不必增 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於兼相愛交相

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

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

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詩小雅苕之華云牂羊

也畢云兩雅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据太平御覽改

云羊牝牂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練帛之冠練帛詳辭

劍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練帛之冠練帛詳辭

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蓋即大帛左閔

二年傳衛文公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繒後漢書

馬皇后傳李注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於朝舊本踐下

云大練大帛也據上句補畢云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

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王云練帛之冠下



當有大布之衣且苴之屨入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  
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此但言冠而不言衣則與上文  
不合入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  
專指且苴之屨而言今本脫且苴之屨四字則踐字  
義不可通下篇曰大布之衣群羊之裘練帛之  
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是其證  
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王云為上脫能字下文  
下脫為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皆其證  
後文曰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皆其證昔者楚  
靈王好士細要畢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  
晏子春秋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詒讓案  
非子二柄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後漢  
書注疑涉彼故靈王之臣據道藏本補今皆以一飯  
二書而誤  
為節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土約  
食焉而後能立式而後能起吳師道校注引此云脇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與御覽同脇  
息然後帶改畢云脇舊作肱据太平御覽扶牆然後起  
兩然字戰國策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畢云黧非古  
校注引並作而

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  
作黎玉篇云黎亦作黎色舊本作危王引之云危與  
黎黑二字義不相屬危當為色人痿則面色是故  
何也何舊本譌是蘇云君說之故臣能之也能下王

詳上說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馴讀為訓

合之此三字無義疑當焚舟失火舟非藏寶之所御

作自焚其室疑舟當為內內謂寢室呂氏春秋用民

篇云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人水火死者千餘矣

遽擊金而卻之劉子新論閭武篇同韓非子內儲說

上篇亦云焚宮室並與此事同內舟形近而譌非攻

中篇徙大舟舟譌作內與此可互證下篇亦同黃紹

箕云御覽引作焚其室竊疑本當作焚舟室越絕外

傳記越地傳云舟室者句踐船宮也蓋即教舟師之  
地故下篇云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言或赴火  
或蹈水死者甚眾也後人不喻舟室之義則誤刪舟  
字校本書者又刪室字遂致歧互矣案黃說亦通  
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畢本

鼓云鼓擊之字从支鐘鼓之字从攴案周禮小師鄭  
注云出音曰鼓此與六鼓之鼓字同而義小異經典



凡鍾鼓與鼓擊字通如此作說文支部雖別有鼓而

字而音義殊異畢從宋毛晃說強爲分別非也

進之畢云舊此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碎疑萃之借

之謂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郭璞注云萃集也聚也蓋

凡卒徒聚集部隊謂之萃破萃亂行皆謂凌躐其曹

伍爭先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畢云太平御覽

赴火也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畢云太平御覽

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悉在此越王擊金而退之

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王

之云乃若發語詞也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

眾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

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

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

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

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

太山越河濟也

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

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為涕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流水也从齊者

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

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

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

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高注云畢疾也劫於義無取

疑當為劫之誤廣韻十八點云劫用力也或當為勁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同

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

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

下西為西河漁寶

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偽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在冀州西界

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而東至於西河千里而

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畢云西河在今山西陝以西之界漁寶疑即龍門詒讓案漁疑即渭之譌

以

泄渠孫皇之水

畢云未詳其水詒讓案此章所舉江河淮漢噤池孟諸五湖皆周禮職方

氏九州川浸澤藪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釋之一以職方攷之疑當作蒲弦澤即雍州澤藪之弦



蒲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眾云弦或為汧蒲或為浦  
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  
弦蒲戴汧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並從水旁因致  
誤弦正字作弜亦類孫字澤作皇者澤從水旁因致  
畢或掇作皋史記天官書澤字作濬封禪書澤山集  
解引徐廣云澤一作皋左襄十七年傳澤門釋文云  
澤或作皋漢孔彪碑又作皋與皇字並絕相似故傳寫  
通作皋據漢志弦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竊互矣據漢志弦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積可泄此澤之水而蒲谷鄉與弦中谷合而名澤故  
弦蒲亦可倒稱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疑北為防原派  
義弦蒲亦可倒稱蒲弦參互審校似無疑北為防原派  
說文自部云防隄也周禮稻人云以防水原亦水  
名無攷畢云孤疑即雁門派水也詒讓案說文水部  
云派水起鴈門後人戍夫山東比人海注后之邸畢  
卽派池之原此舉其原下又詳其委也海注后之邸畢  
注屬上句非此與下注五湖之處文例正同后之邸  
疑卽職方氏并州澤藪之昭余祁也爾雅釋地十藪  
燕有昭餘祁釋文引孫炎本祁作底祁底即並音近  
相通昭作后者疑省昭為召又誤作后之余音亦相  
轉漢書地理志太原郡鄆九澤在北是為昭嘒池之  
余祁并州藪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嘒池之  
竇職方氏并州藪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嘒池之  
書地理志亦作嘒池禮記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

爲呼聲之誤也。呼字同戰國策秦韓中山策並作  
呼池畢云卽亭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池字卽  
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顧云寶卽漬。洒爲底柱  
字。周禮大宗伯注四寶釋文本亦作漬。洒爲底柱  
底與下文灑同。當讀所宜反。底當作底。禹貢東至于  
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洒卽謂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云。灑。汎。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  
東。河。中。括。地。志。云。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河。東。五。十。里。三  
門。山。鑿。爲。龍。門。畢。云。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  
東。五。十。里。山。在。今。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  
北。五。十。里。山。在。今。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畢。云  
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畢。云  
攻。中。作。貉。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  
廣。莫。卽。貉。也。案。畢。說。非。也。貉。貉。之。俗。說。文。豸。部。云。貉  
在。東。北。方。豸。種。也。職。方。氏。有。九。貉。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貉  
奴。東。方。漏。之。陸。以。上。下。文。例。校。之。東。方。當。作。爲。與  
作。漏。大。陸。淮。南。子。本。經。訓。說。禹。治。水。云。鴻。水。漏。九。州  
乾。言。大。陸。之。水。漏。而。乾。也。畢。讀。漏。之。陸。防。句。云。陸。防  
疑。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防。孟。諸。之。澤。禹。貢。豫。州。導  
縣。案。畢。說。不。誤。而。讀。則。非。



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溝洫志作盟諸職方氏云  
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爾雅釋地云宋有孟諸此與爾  
雅字同漢書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畢  
云釋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  
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  
陽縣東北水北明孟諸都音相近  
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為水名案九即九  
河也詒讓案灋灋字通漢書溝洫志云禹廼灋二渠  
以引其河注孟康云灋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史記  
河渠書灋作廡索隱云灋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史記  
灋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為灋此與史漢舊本字正同  
漢書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灋沈澹災顏注云灋分  
也所宜反淮南子要略以槌東土之水槌門限則此  
云禹別河而道九岐  
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詒讓案呂氏春秋愛類篇云  
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括者千八  
百以冀州之民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說文  
國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  
土為冀州穀梁桓五年傳云冀北方州也案古通以中  
州楊士勛疏云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  
焉逸周書嘗麥篇云在大國有殷是威厥邑無類於  
冀州晏子春秋問上篇云桓公撫存冀州淮南子墜  
形訓云正中冀州曰中土高注云冀大也四海之內  
故曰中土又覽冥訓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山海經大荒北經郭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

之處玉海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

而定東海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鄭注云五湖在吳

南國語越語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此云注五湖蓋專

據江漢言之水經沔水酈注云太湖射湖貴湖淞湖也又

引虞翻說太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淞湖也又

釋五湖名多差異要不出太湖之故曰五湖案晉唐人

云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今不具論畢

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

烏程長興七縣以利荆楚于越舊作楚荆越與据文

皆瀕此湖也選注改王云畢改非也文選江賦注本作荆楚之民也

之民干古寒反今本墨子作楚荆越與南夷之民也

誤倒荆楚二字又脫干字耳若與南夷之與則不誤

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荆楚于越以南

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謂荆楚于越以南

之夷故曰荆楚于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

省文耳畢誤以楚荆越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南夷三字

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于越爲于越亦非

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

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案吳有谿名干谿荀子勸



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  
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即吳  
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越而以於為  
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  
邗溝通江淮之邗同案王劉說是也干邗之借字說  
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邗本屬吳管子內  
業篇云昔者吳干戰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與南  
後干為吳所滅遂通稱吳為干故此云干越矣與南  
夷之民畢云江淮汝在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

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下篇

引作泰誓蘇云此與泰誓略同疑有晚誤詒讓案今  
偽古文即采此書偽孔傳云言其明德齊塞四方明  
著岐周義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

互詳下篇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畢云說文云齎悲齎也从來

謂之齎夫天屑臨文王慈以上疑並出古泰誓今偽

穡與齎通漢書馬廖傳李注云屑顧也畢是以老而無子者有

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

之異也經典或作莞或

作悞皆假音王引之云無兄弟不得謂之鯁鯁然悞  
三字聲與連皆不相近畢說非連與獨文義不倫連  
疑當作連與連相似而誤連猶獨也故以連獨連文  
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  
卓乎郭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秋水篇吾以一足跨  
卓而行玉篇連敕角切蹇也蹇者獨任一足故謂之  
連連與卓通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  
篇蹕然獨立說文蹕特止徐鍇曰特止卓立也卓蹕  
蹕並與連同聲皆獨貌也洪云爾雅釋畜未成雞健  
郭璞注江東呼雞少者曰健連與健同連猶言幼  
獨也俞云連當讀為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  
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嶮列埒之門高注曰連嶮猶  
離嶮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  
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職業也然則流連即流離  
也亦其證也詒讓案連疑當讀為矜一矜苦也詩小  
雅鵲鵲云矜矜及矜人毛傳云矜憐也又何草不黃云  
何人不矜連獨猶言窮苦梵獨耳矜從令聲今經典  
並从有所雜於生人之閒成也就也言連獨之人得  
今誤有所雜於生人之閒成也就也言連獨之人得  
以成就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引子貢曰檀  
其生業則此文王之事以上下文校之此則吾今行  
吾將安放則此文王之事字下亦當有言字則吾今行



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

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禮小宗伯云將事于四

望畢云隧或為隊穆天子傳云鉞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闕案隊隧字皆說文闕字之省閭若璩云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

偽古文書武成襲此文云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孔疏云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節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六年左傳蒯瞶禱祖亦自稱曾孫大事既獲云獲得也皆是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

仁人尚作

說文人部云作起也

以祗商夏蠻夷醜貉

偽武成云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偽孔傳云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言誅紂敬承天意或以絕亂路案祗當讀為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國語周語云以振救民韋注云振拯也此謂得仁人以拯救中國及四夷之民偽書改為祗承上帝失其指矣醜貉者九貉類眾多爾雅釋詁云醜眾也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

蘇云書泰誓篇

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詒讓案僞古文泰誓即誤采此文僞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柰其土眾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則以爲文王語與墨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韓詩說苑並異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

畢云忠一

本作中舊云土富土

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

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

之謀愚貴之敖賤

畢云敖一作傲

此天下之害也

呂氏春秋侈樂

篇云故疆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語意與此同

又與爲人君者

之不惠也

又與舊本作人與王云人與當依不文作

也云云若如也此文兩言又與上文若大國之攻小國欲改下又與爲人與慎矣案王校是也蘇說同

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

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

王云今下衍人字

執其兵刃毒

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

眾害之所自生

舊說此字今依下文眾利章補

此胡自生此自愛人

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

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

畢云舊脫此字据上

文別也然卽之交別者卽則同交別猶言交相別果生天下之大

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俞云此本作是故子

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爲此爲對文可證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

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畢云一本作火救水

救水是也當據改俞云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

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

若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

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將必無可今本

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案俞說近是其

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

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

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畢云

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

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



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  
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  
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  
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  
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  
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  
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畢云鄉歸字  
省文說文云仁人之事者舊本事譌是今  
據道藏本正必務

歸不久也鄭君注  
儀禮云鄉曩也

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  
下之大利者也舊本挽今據  
道藏本補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

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

方也

樂記鄭注云方猶道也  
畢云乎舊作平以意改

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

利而取之

蘇云與當作興

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

聽乎

舊本藏本剛與下句文例正同

是以股肱畢強

畢與中篇

云畢劫有

相爲動宰乎

畢云舊動下有爲字一本無

力義同

而有道肆相教誨

爾雅釋言云肆力也

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

而

文選東京賦厥庸孔肆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教誨

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

所侍養以終其壽

俞云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達而改爲侍非是案俞校是

也詳七患及非

命下篇下並同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

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

舊本今譌令蘇云今當作

作今今

即若其利也

戴云若

不識天下之士畢云舊

據正

所以皆聞兼而非者

非下當

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

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

雖我舊本作難哉王



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哉當為雖我字之誤也言兼愛之道如其用而不可則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

正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為設言設為二字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畧相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

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

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

即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

不葬埋畢云當為葬說文云葬瘞也玉別士之言若

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

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

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舊說於字畢云一本有案有者是也

今據增

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

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

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當使若二

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

嘗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行也詒讓案當疑當為

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

野於此被甲嬰胄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將往戰

死生之權權疑當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

巴越齊荆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

為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七國

稱王巴亦稱王周愼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

滅之因取巴執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俞云



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不識將擇  
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句有脫誤也字疑  
當作託戴云也字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  
侂字誤侂即託案俞校近是據此則下文家室上當  
有脫文下云寄託則此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  
不當云託蘇戴說非  
親戚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  
孝孟子盡心篇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案錢說  
是也亦見節葬  
下非命上中篇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  
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戴云有字皆友之聲誤我以為當其於此  
也我舊本謬哉王云哉亦當為我蘇校同今據正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  
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  
兼即此言行費也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  
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猶侂也中庸君  
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侂也釋文費本又作拂同  
扶弗反是其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  
證顧說同  
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

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

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為乎字之誤也

意文義相承下文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姑嘗兩而進

之誰以為二君誰亦當依上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

一君者執別

其字舊本挽道藏本有與上句同今據補

是故別君之言曰

舊本挽今據道藏本補

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

舊本挽若

字今據道藏本補

此泰非天下之情也

畢云泰一人之生乎

人之生乎

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

三年問云若駟之過

隙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

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釋文云卻本亦作隙隙孔

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

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而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畢

本隙改卻云卻舊作隙据文選注引作卻云古隙字

却即卻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

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

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



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

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

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

後為其身然後

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

畢云舊脫其字以意增

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

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

戴云然即交三字無義當

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疑當作然即交兼交別

若之二君者今本交下

挽三字耳戴校未塙

言相

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

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為儻

疑當讀為嘗詳前

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

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

苦凍餒

畢云當作餒

轉死溝壑中者

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尸於溝壑也

之父母將轉於溝壑章注云轉入也

逸周書大聚篇云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

尸高注云轉棄也

案高說為允

既已眾矣不識將

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

愚夫愚婦雖非兼者者舊本作君王校改者云涉上

據正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畢云舊字舊

案畢校是也然以上文校之下句首仍當有即字因兩即相涉而誤說耳此言行拂也不

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

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畢云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曰兼即

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

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論讓案中篇作

非攻中篇備梯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

篇又並作大山戴云之

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字衍

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

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何知先聖六



王之親行之也

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

子墨子曰吾非與之

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

於金石琢於槃盂

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

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注云金鍾鼎也石豐碑也盤盂之器皆銘其功

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

畢云遺劉達注左思賦引作于詒讓案天志中非命下及

貴義魯問四篇皆作遺劉引非

泰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篇非命上中下篇並作大誓此作泰與

今偽孔本同

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于舊本並作於今據道藏本改畢云孔書云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孫星衍云作

古與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

雖與唯通

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

所謂兼者

雖與唯通

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

然

唯舊本作惟今

雖禹誓

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詒讓案今大

禹謨出偽古文即采此書為之惠棟云皋陶謨言苗頑勿即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即

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孔安國云濟眾盛之貌咸聽朕言畢

孔書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

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安國云稱舉也畢云孔

見湯誓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畢

惟作台蠢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動也用天之罰畢

孔書無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

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

爾眾士奉辭伐罪羣猶眾惠棟云羣猶君也周書大

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堯典言羣后蘇云羣字疑

誤或為辟辟君也案惠說近是此羣對諸羣當讀為

羣封諸君封與邦古音近通用封對形近而誤羣封

諸君言眾邦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戴云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

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且不唯禹誓為然唯

本亦作惟今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

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

墨曰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祠說於上帝鬼神  
若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論語堯曰篇集解孔安國  
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  
畧同韋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  
則已散亡矣案孔安國引此作湯誓或兼之湯曰畢云  
據國語文尚賢中篇引湯誓今書亦無之湯曰今湯  
誥惟予小子履論語堯曰篇無惟字孔注云履殷湯  
文惟予小子履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案孔以此為伐  
桀時事白虎通義三正篇及周語韋注說同然據此  
後文則是湯禱旱之辭孔說蓋誤大戴禮記少間篇  
云乃有商履代興白虎通義姓篇云湯王後更敢  
名為子孫法本名履也畢云孔書作肆台小子敢  
用玄牡告於上天后論語作敢昭告于皇天后帝孔  
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白虎通義三  
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  
之牲也與論語孔注說同書湯誥孔疏云鄭玄解論  
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  
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國語周語皇天  
嘉禹胙以天下韋注亦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又詩  
閟宮孔疏云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帝受終文祖  
宜總祭五帝也並從鄭以此為禹事與墨子尸子說  
異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載此文作告于上天曰  
后上疑此下亦脫土字畢云孔書作上天神后曰

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

如此畢云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孔

知獲戾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論語集

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解包咸

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何晏云言桀居帝臣

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放惟簡在上帝

之心孔傳云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

心故也孔疏云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

閱其善惡也畢云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皆與孔著微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

及萬方孔安國云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

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

云萬方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帝王世紀

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並與此文小異畢

云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朕身

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周語內史過引

湯誓云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

詒讓案偽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即此言湯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

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

之身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斷其手

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

呂畧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

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誓命依上文當作禹誓

注云古禹字此書多古字蓋亦作命與命相似周詩

而譌校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

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

不黨不偏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

蕩蕩無黨無偏或有據詒讓案洪範云蕩蕩言開闢平

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

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

占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

所履小人之所視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

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鄭箋

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鄭箋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微而履行之

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孟子萬章

篇引詩砥亦作底字通趙注云底平矢直視比也周

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底道藏本作

底譌說文厂部云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又广部

云底山居也下也二字迥別今經典多互譌若吾

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正與均分賞賢罰

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即此文

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

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乎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戴云中當訓為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



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

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

以說

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

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

親乎

愛利上當有以字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

俞云惡下脫賊字當

據上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

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

孝子者

之交孝子猶上云交兼交別

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

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

遇當爲愚同聲假借字畢云一

本作

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

舊本批此字今據道藏本補

先王之所書

所字疑衍尚同中篇云是以先

大雅之

所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

大雅抑毛傳云讐用也鄭箋云教合

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賈貴物惡則其售價賤蘇云大雅抑篇無兩而字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即此言愛人

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

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舊本兼作愛誤今據道藏本正意以

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昔荆靈王好

小要畢云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

據而後興畢云固一本本作握論讓案固據屬下讀說文手部云據杖持也別本蓋讀一握句非

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俞云其當作甚下二句並同甚難為

則至難為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然後為而靈王

說之後疑當作眾中篇云若苟君說之則眾能為之是其證下並同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踰當作渝下並同爾雅釋言云渝變也言世未變而民俗已為之移也非命上篇云此世

未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又中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



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即求以鄉

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

其上也鄉與向字通

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敢其士臣三年

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

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

焚舟失火

當作內詳上篇

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

廣雅釋詁云偃偃也儀禮鄉射禮鄭注云

偃猶仆也

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

王云有字文義不順有當為者字之

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

當此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

之時不鼓而退也

退上疑挽不字謂士爭進前赴越火雖止不鼓而仍不冒退也

國之士可謂顛矣

顛當讀為憚非攻下篇云以譚其眾顛譚並與憚同畢云玉篇云顛

動也言其驚畏

故焚身為其難為也

其亦當作甚

然後為之越王

說之

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為而

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

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

苴粗字通猶中篇云惡衣

當文公之

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

左閔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麤布淮南子

齊俗訓許

牂羊之裘練帛之冠

二句中篇同

且苴之屨

畢

注義同

且當為祖王云且苴即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廣

惟釋詁粗麤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云

始於麤祖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縵密不能

鹿苴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

云牂角長貌讀若麤牂

與且苴並聲近字通八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

服為其難為也

其亦當作甚

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

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

服

焚舟依上文當作焚身

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

舊本挽愛交相三字今依王校補

此其有利

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

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

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

蘇云於就當作就於案於就不誤蘇校非



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  
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  
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  
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  
友爲人弟必悌畢云當爲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  
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  
若上不當有莫字蓋涉上文  
莫若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  
當若猶言當如詳尚同  
而衍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  
中篇戴云若字疑知字  
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閒詁卷五

瑞安孫詒讓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犯論訓高注云非猶譏也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

畢云說文云園所樹果種菜曰圃

竊其桃李眾

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

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

穀梁成五年范甯注云攘盜也

其不義又甚

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

依下文當有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

茲滋古今字詳尚同上篇

罪益厚至入人欄廄

欄即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

室云欄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

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

依上文此句疑不當有

仁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

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拙其衣裳

畢云拙讀如終朝三挞之挞陸



德明易音義云魏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卽拖異文王  
云也卽拖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拖曳  
也淮南子人閒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取戈劍  
盜拖其衣被許注云拖奪也拖卽拖之俗  
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廢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  
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  
天下之君子畢云舊說此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  
至大爲攻國畢云據後文增則弗知非畢云知一本  
字據後文增案道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  
藏本季本並不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殺一人謂之不義  
必有一死罪矣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若以此  
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  
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

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為知俗音知之  
相亂故知誤為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  
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為  
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  
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誠通用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  
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辭以解說  
也畢云奚說猶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  
言何樂失之  
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字人下當有為字  
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  
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  
非舊本不知下衍而從而譽之謂之義畢云舊之謂  
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挽此字又  
謂是案道藏本可上有此字為正謂誤為畢云一本作  
作謂今據補正季本謂亦不誤  
子也疑也字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

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

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

說見尙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尙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

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

語論

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

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

徒唯母興起

徒舊本誤徙今據道藏本正唯母母語詞詳尙賢中篇

冬行恐寒

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

藝秋則廢民穫斂

此下依上文或當有此句

今唯母廢

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當計軍

上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

半竹箭羽旌幄幕畢云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从木

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帷甲盾撥劫史記孔子世

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音伐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鋤古書从缶从去之

字多互譌備蛾傳篇法譌作鋤證說文刀部云却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相往而靡

也刀把或以木為之故有靡敝腐爛之患獎賄冷不反者畢云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賄即腐字

國策秦策高注云獎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敝義微異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

劒乘車與下當依下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列

二字誤畢以意改列往蓋以往屬下為句與上文同然其列二字仍與上下文並不屬竊疑當作往則讀

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本往譌住則譌列又倒其文遂不可通耳不可勝數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王云下

上往字而衍論讓案往字似不必刪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

輟絕而不繼畢云糧俗玉篇云糧同糧論讓案周禮



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  
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  
云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

不安食飯之不時

王云食飯當為食飲之誤食飲不時見下篇

飢飽之不

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

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

后與後字通王

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絕無後為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祔字省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祔于周廟杜預注祔廟主石函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从示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从石石亦聲案洪說未瑳

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曰我

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

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

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襍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戰國策齊策云卽墨三里攻此不用  
之城七里之郭又作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攻此不用  
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  
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  
國虛數於千畢云虛墟字正文俗从土詒讓案不勝  
而入畢云舊作廣衍數於萬畢云王逸注楚不勝而  
辟畢云此闕字之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  
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今盡王  
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  
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節攻戰者言曰  
畢云舊作也南則荆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  
言一本如此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  
事爲戒不宜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  
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  
之王而北有齊晉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  
之君皆其證也



其土地之方

舊說地字今據道藏本補

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

眾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

數千里也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

可為也

命云不可為也當作不可不為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案下文云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未

塙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

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

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

畢云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

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為

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為

劍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

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

萬人食此若

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

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

行之藥 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占者封

國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聞畢云尚同上近者以目之所

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

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為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

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

其壤地國策齊策云莒恃越而滅與此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

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釋例云莒國羸

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

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

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據此則莒實為齊滅

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詒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

亡於齊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左傳魯哀

公十七年楚滅陳史記管蔡世家蔡侯齊亦以攻戰

四年楚惠王滅蔡案在貞定王二十二年雖北者且不一著何道藏本如此畢本作中山諸國



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為  
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  
直隸定州是蘇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  
夏子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  
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詒讓案中山初滅於魏後滅於  
趙詳所染篇然此中山諸國四字乃後人肥改實當  
作且不著何四字舊本作且一道藏本作且不一並  
衍一字且疑祖之借字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  
氛韋注云翟祖國名是也不著何亦北胡國周書王  
會篇云不屠何青熊孔晁注云不屠何亦東北夷也  
管子小匡篇敗胡貉破屠何尹注云屠何東胡之先  
也劉恕通鑑外紀周惠王三十三年齊桓公救燕破  
屠何屠著聲類同不著何即不屠何也又王會伊尹  
獻令正北有且貉胡胡且貉即不屠何也左傳翟祖  
胡亦即不屠何貉不胡何並一聲之轉不屠何漢為  
徒河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其所以  
縣西北相據國語為晉獻公所滅所在無考其所以  
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兼愛中篇詳亦以攻戰也是  
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亦當  
從王校作今者說見前欲安而惡危畢云欲舊作  
情與誠通詳非攻下篇故以意改故

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

彼眾是故亡我能收用我眾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

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眾子豈若

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古者吳闔閭教

七年畢云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

脫士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

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此云奉甲執兵

奔三百里而舍即多力利趾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

三百里而舍即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

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

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鞬帶劍贏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用宅今據墨子

之言則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左傳定四年吳

先有此法矣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阮釋文云阮本或作



江夏酈縣注林地無考以左傳校之疑當作淮  
注形近汭篆文作泐與林亦相近因而致誤畢云淮  
南子地近汭訓作泐高誘曰泐今宏農泐池是也  
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  
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酈縣又杜預注左傳云  
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  
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  
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  
陽州東南戰於柏舉事見春秋定四年經柏舉杜注  
九十里戰於柏舉云楚地呂氏春秋首時篇高注  
云柏舉楚南郢邑畢云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  
志云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折出  
也春秋吳楚戰於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蘇云及魯  
柏舉卽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二字誤倒  
魯字屬上句及字屬下句也案蘇校近是左傳闕閭  
時無宋魯朝吳事疑因哀七年夫差會魯於鄆徵宋  
魯百牢事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  
傅會之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  
陵見春秋哀十一年經畢云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  
艾陵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  
艾陵大敗齊人而葆之太蘇云大山卽太山篇中  
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蘇云大山卽太山篇中  
王作大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畢云史記索隱云韋  
王是也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昭云三江謂松江錢

塘江浦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  
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  
東江并松江為三江論讓案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  
吳中江在南東入海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即書禹貢周禮  
職方氏揚州之三江也國語越語云吳之與越也三  
江環之韋昭別據松江浙江浦陽江為釋即張守節  
所引是也水經沔水鄆注云松江吳越春秋稱范蠡  
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與顧夷說  
同要皆非古之三江竊謂禹貢中江北江並於吳境  
入海南江入海又兼涉越境則三江下流自足環吳  
越水經注又引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  
即據禹蹟下流言之近代胡渭金榜並援以說越語  
之三江最為塙當畢攷之而葆之會稽左傳哀元年  
未審五湖詳前兼愛中篇而葆之會稽吳王夫差敗  
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杜注  
云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葆保字通會稽山  
詳節葬下篇畢云今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  
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爾雅釋地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孔疏云九夷依東夷傳  
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日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  
曰滿飾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



曰天鄙案王制疏所云皆海外遠夷之種別此九夷與吳楚相近蓋即淮夷非海外東夷也書敘云成王伐淮夷遂踐奄韓非子說林上篇云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蓋服商益即商奄則九夷亦即淮夷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又樂成篇云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高注云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案東夷八國亦即九夷也春秋以後蓋臣屬楚吳越三國戰國時又專屬楚說苑君道篇說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九夷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與吳戰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戰國策秦策云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死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說秦伐楚包九夷制鄢郢李注云九夷屬楚夷也若然九夷實在淮泗之間北與齊魯接壤故於是論語子欲居九夷參互校覈其疆域固可攷矣於是退不能賞孤事恤孤寡鄭注云孤無父也月令立冬賞死孤寡其施舍羣萌畢云此氓字之假音詒讓案尚賢妻孥也施舍羣萌中篇云四鄙之萌人舍予聲近字通施舍猶賜予也左昭十三年傳云施舍寬自恃其民又云施舍不倦杜注云施舍猶云布恩德

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

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

韋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為

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

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

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

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詒讓案越絕以姑蘇

為闔閭所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讀如疲越王句

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

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為大舟隸書

入其郭焚其姑蘇徙其大舟草注曰大舟王舟吳越

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韋

注云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圍王宮國

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圍王宮語

吳語云越師入吳國圍而吳國以亡左傳哀二十年

王宮韋注云王宮姑蘇而吳國以亡十一月越圍吳

二十二年十昔者晉有六將軍六將軍即六卿為軍

一月越滅吳

軍將為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為將軍

是也淮南子道應訓云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



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閒訓云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

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

皆列其舟車之眾王云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同案王

說是也又舊本列下挽其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

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

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

伯瑤祖文子驪事此及魯問篇並通舉不復析別淮

南子人閒訓亦謂張武爲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

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若此則韓魏亦相

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子人閒訓並以此

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穀梁僖二年傳虞宮趙氏之奇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左僖五年傳語作諺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畢云我舊作詩吾一本如此

曰魚水不務務疑當讀為驚東魏嵩陽寺碑朝野傾

而驚高注云驚疾也又陸將何及乎王云陸將何及

或當作游即游之省字蓋淺人所加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畢云戮戮

蘇云此蓋逸詩辟門除道蘇云辟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

智伯大敗之畢云事俱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

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

人則知吉與凶蘇云書酒誥篇云古人有言曰人無

武王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二

書所云與此合蓋古語也詒讓案國語吳語云申胥

曰王蓋亦鑑於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

之事乎畢云蓋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舊本



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以亂者其說將何哉今據補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據下改與是

也今從之蘇云下意亡非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

譽當作與讀平聲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

也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雖使下愚之

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

人畢云舊愚之二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

畢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

免攻伐并兼俞云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字可證

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

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

是故古之知者之為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為

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

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案戴

說未塙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疑當作遠邇咸得其所欲

者之道也

畢云知讀智

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

國之說

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相說下文云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

交效字通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

句焉率天下之百姓

戴云焉猶乃也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

洪云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

事其上管子大匡篇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廣雅釋詁農勉也利人多功故又大

戴云故即功之衍文蓋功一本是以天賞之鬼富之

作攻因誤為故而寫者合之耳是以天賞之鬼富之

畢云鬼舊作人譽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

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

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

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

皆亦當作此詳上篇於此



為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說文鳥部云敗城曰墮

之變體左傳傳三十二年杜以湮其溝池畢云湮

注云墮毀也畢云墮一本作墜以湮其溝池塞之字

當為攘殺其牲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

聖牛馬羊豕犬雞牲體以共祭祀之牲牲鄭注云六牲謂

完具鄭眾云牲純色燔潰其祖廟王引之云燔與潰

為燔燎隸書寮字或作寮與貴字相似故字之從寮

者或誤從貴史記仲尼弟子篇作申績趙策魏殺呂遠下

今本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作申績趙策魏殺呂遠下

文又作呂遺皆其類也寮與貴隸相似故燎誤為燔

又誤為潰耳此篇云攘殺其牲牲燔燎其祖廟天

志篇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牲文異而義同也劉

殺其萬民左傳定四年杜注云郭璞注云劉取其首史記陳涉

云刺殺天民與此義覆其老弱孔注云覆滅也遷其

同畢云劉字从刀重器孟注云寶重之器卒進而柱乎鬪

書極與柱相似乎曰死命為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為

字衍極亟字之借

下又況失列北撓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先赦作

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

義亦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殺

畢本撓作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

行謂逗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

國語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以譚其眾說文

成二年傳師徒撓敗杜注云撓曲也

玉篇無譚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案畢說是也國

語周語韋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

賈子新書解縣篇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

云陛下威憚大信

案無與唯無辭意同

蘇云無疑當作務非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

云緒意將以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

業也

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王云

振義不相屬振當為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

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

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為句今本作剝振神

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

犧牲其字亦涉上文

攘殺其牲牲而衍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



爲利鬼乎夫殺之人

畢云舊作神据後文改戴云殺下脫天字

滅鬼神之

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

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戴

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

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云王

周字義不可通周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

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

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

畢云同忿詒讓案分疑奮聲近段借字

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率不利

和俞云率讀爲將率之率威不圍

圍與疆圍義同逸和利卽和字之誤而衍者

德剛武曰圍孔

害之不久

害疑當作圍形近而誤

爭之不疾孫

之不强

注孫無義疑當作係國語吳語韋注云係縛也蓋謂係繫民人

植心不堅與

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

物畢云偏當爲偏王云古多以偏爲偏不煩改字非

編之借字益象傳莫益之編辭也本或作偏擅弓二

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

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偏

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偏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

以偏封張湯傳偏見貴人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

雨四海亦以偏爲偏然則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

卒畢云一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

國若使中興師君子此下有說字疑庶人也必且數

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

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

婦人不暇紡績織紆畢云說文云紆網絲也績緝也

紆或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

字



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廣雅釋器云幔帳也幕帷詳中篇

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為序疏矣

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為厚餘皆形之誤厚餘言

多餘也孫子作戰篇國之貧於師者力屈財殫中原

丙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

甲胄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

略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疑衍道路二字

遠糧食不繼係食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係住

也糧食不繼係食飲之時也楚人名住曰係王云係

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為不時食飲不

時與糧食不繼對文俞云際即際字張遷碑瞻正之

係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

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

糧食不際不際即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

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際字之義據中篇改為不

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

繼係耳案王俞說近是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

而轉死溝壑中者王云廁役二字義無所取當為廩

役之誤宜十二年公羊傳廩役廩

養死者數百不可勝計也此其為不利於人也天下

人是其證

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眾而未

能食其地也

食謂治田以耕者周禮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民不

能盡耕

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

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

重舊本作譌動道藏本作重

與中篇合

今選夫好攻伐之君

舊本選作還洪云明鬼下篇逮至昔三代

文與此同還當是選之譌選逮古字通用戴云還當是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假佞也則假夫猶佞人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下文

云則且夫好攻伐之君可證

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

曰以攻伐之爲不義

畢云以攻伐之据後文當云子以攻伐

非利物與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



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彼非所謂攻謂

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類謂比類彼非所謂攻謂

誅也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言部云昔者三

苗大亂舊本者下有有字王云即者字之誤而天命

殛之曰妖宵出日妖不可通日疑當為有之誘下云

巢子設豕紀年云三苗將亡日雨血三朝開元占經

夜出晝日不出則疑妖是衍文

金匱云有苗時龍生於廟犬哭乎市舊本挽於字又

天雨血沾衣

生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太平御覽禮儀

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

為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犬占引

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于市太平御覽獸部十七引

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于市皆其證

案王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

云青龍夏水地圻及泉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云三

生於廟

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高陽乃命玄宮畢云舜高陽

云王云此當作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

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鑣宮與此文同

一 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論讓案執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訛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禹親把天之瑞令瑞以玉為信也論讓案令文選朝禹親把天之瑞令瑞以玉為信也論讓案令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未詳疑當說文手部云把握也振雷壞字為田又誤為四諄誘振祇形並相近諄勃振震字通書無逸云治民祇懼史記魯世家祇作震是其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鬼人面鳥身之謠也其有句芒也若瑾以待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瑾之句芒也若瑾以待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瑾之鐘鼎古文作若瑾以待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瑾之誤儀禮觀禮記方明六玉云東方圭周禮大宗伯禮四方玉云東方以青圭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圭位在東方是圭於方位屬東句芒亦東方之神故奉圭猶國語晉語說西方之神募收執鉞矣或云瑾當作璜於形亦近但於四方之神募收執鉞矣或云瑾當作璜隨巢子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民不天疑即指此事搃矢有苗之祥疑當作將將或近而諷玉篇手部云將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後道藏本今作將同搃矢未詳



說文𠂔部云幾微也言禹既已克有三苗句焉磨為

山川別物上下王云焉字下屬為句焉猶於是也乃

湯之緒義並與此同又云磨字義不可通磨當為磨

磨與歷通周官遂師注曰磨者適歷中山經歷石之

山郭注或作磨史記高祖功臣侯表磨簡侯程黑漢

表作歷春申君傳濮磨之北新序善謀篇作歷樂毅

傳故鼎反乎磨室燕策作歷歷之言離也大戴五帝

德篇曰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淮南精神篇

曰別為陰陽離為八極然則磨為山川亦謂離為山

川也離與磨皆分別之義故曰磨為山川別物上下

世人多見磨少見磨故書傳中磨字多謬作磨史記

及山海經注磨字今本皆偽作磨又逸周書世俘篇

伐磨楚策遠自棄於磨山之中今本亦謬作磨顏氏

家訓勉學篇曰太山羊肅讀世本容成造磨以磨為

確磨之磨則以磨卿制大極讓案疑當為卿制四極

為磨自古已然矣卿制大極讓案疑當為卿制四極

鄉與卿形近四篆文作𠂔與大篆文亦近故互謬鄉

即饗之省爾雅釋地云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

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而神民不違天下乃

極郭注云皆四方極遠之國而神民不違天下乃

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畢云文

選注引

作夏桀時選舊本作還王云還字義不可通或曰還  
即旋字案禹桀相去甚遠不得言旋至乎桀還當為  
選還與逮同逮及也還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  
至乎商王紂同又云選之誤為還猶鰥之誤為鰥漢  
書律麻志丙午選師今本誤作還中庸所以逮賤也  
釋文逮作選哀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  
經逮作選案王說是  
也洪說同今據正  
天有韜命畢云韜當是誥字誥  
嚴命也說文告部云譽急告之甚也白虎通義號篇  
云譽者極也譽酷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酷古交倍  
譽焙  
三形日月不時寒暑雜至謂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恒  
節  
五穀焦死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天數枯旱鬼呼  
國王云呼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句法詒讓案  
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紀亦云鬼呼於國  
十夕餘鶴舊本作鶴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鶴與鶴同  
字唐姚元景造象記作鶴楚金禪師碑作鶴並俗書  
譌變通鑑外紀夏紀云鶴鳴於國十日十夕不止即  
本此文通志夏  
紀鶴作鶴疑誤  
天乃命湯於鑣宮畢云舊脫天字据  
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鑣王紹蘭云鑣宮即孟子牧  
宮天乃命湯於鑣宮往而誅之即天誅造攻自牧宮



也案孟子萬章篇趙注云牧宮  
築宮似與此鑣宮異王說未塙  
用受夏之大命夏德

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畢

文選注載文類聚引作戡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  
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案夏德大亂以下四句文義與

下文重複疑校書者附記異同遂與正文淆混文選  
篇命論褚淵碑文注兩引亦無此數語畢所校乃下

文之異  
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王引之

乃也言湯既受天命乃敢伐夏  
也王紹蘭云焉之爲言於是也帝乃使陰暴毀有夏

之城陰疑降  
之誤  
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

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畢云隆

言命祝融降火王云降與隆通不煩改字詳尙賢中  
篇論讓案國語周語內史過說夏亡回祿信於聆隧

章注云回祿火神聆隧地名左昭十八年傳鄭災禳  
火於玄冥回祿孔疏云楚之先吳回爲祝融或云回

祿卽吳回也是融卽回祿  
此與周語所云卽一事也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城

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礮考工記匠人城隅  
之制九雉鄭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詩邶風靜女篇

俟我于湯奉桀眾以克有蘇云有下屬諸侯於薄禮

城隅經解鄭注云屬猶合也畢云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

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

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瀉呂氏春秋云湯

嘗約于鄆薄皆作薄地理志云河南偃師戶鄉殷湯

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

穀孰為南毫卽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

三十五里南毫故城卽南毫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

大蒙城為景毫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

西毫帝譽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淮孟子

作毫非正字也毫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毫王號

湯在今陝西三薦章天命爾雅釋詁云薦進也儀禮

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土冠禮鄭注云章明也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

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選舊本亦作還今依王校正

紂時太平御天不序其德主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

覽作紂之時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

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法言問

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

順序亦順也逸周書序曰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

俞云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



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  
誤作序不可通矣案俞說是也尚賢中篇云則天鄉  
其德鄉亦祀用失時史記龜策傳說桀紂云逆亂四  
與享通時失百鬼嘗蓋言祭祀不以時

也兼夜中有挽十日雨土于薄畢云太平御覽引作  
也薄假音字詒讓案李

溘風乙巳占亦引墨子曰商紂不德十日  
雨土於亳今本紀年帝辛五年雨土于亳九鼎遷止

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文選蘇子卿古詩李注  
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有女為

男天雨肉呂氏春秋慎大篇說  
殷亡之妖云天雨血棘生乎國道國道謂  
道中九

經九緯之涂也王兄自縱也王云兄與況同況益也言紂益  
自放縱也小雅常棣篇況也永

嘆毛傳曰況茲也茲與滋同滋益也晉語眾況厚之  
韋注曰況益也無逸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作兄王

肅本作況云況滋益用敬德大雅桑柔篇倉兄填兮  
召閔篇職兄斯引傳並曰兄茲也案王說是也顧說

同蘇謂即微子赤鳥銜珪畢云鳥太平御覽引作雀  
珪初學記引作書詒讓案

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尚書中候云周文王為西伯季  
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王乃拜稽

首受取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也宋書符瑞志同  
史記周本紀集解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

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豐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云云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丹書文同與此異以上諸書並作銜書與初學記同呂氏春秋應同篇云文王之時赤鳥銜丹書集之周社亦與此書降岐社事同疑皆一事而降周之岐社今本紀年帝辛傳聞緣飾不免詭異耳

烏集于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畢云太平御覽云周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畢云太平御覽云事類賦云泰顛來賓之濱聞文王作與曰蓋歸乎來命伐殷也

即來賓之事也案泰顛與河出綠圖北堂書鈔地部太公非一人詳尚賢上篇

氏之興河出綠圖呂氏春秋觀表篇云綠圖嶠薄從此生矣淮南子俶真訓云至德之世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易緯乾鑿度云昌以西伯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綠錄通地出乘黃周書王會篇云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山海經海外西經同宋書符瑞志云帝舜即位地出乘黃之馬劉賡稽瑞引孫氏瑞應圖云王者德御四方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業則地出乘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飛黃服武王踐功踐功疑踐夢見三神卑高注云飛黃乘黃

曰畢云舊脫此字据文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書選注藝文類聚增



子我用沈醑于酒孔疏云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

蹴酒為沈也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詩小雅釋文

云漬淹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

水浸曰漬畢云漬藝文類聚引作漬往攻之予必使

汝大堪之畢云堪藝文類聚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

周攻狂夫疑當作往攻之上文屢見往狂之夫形近

而誤攻字又誤移著乃下遂不可通耳戴云狂夫

疑獨夫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畢云賜太平御覽引作

之誤非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

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疑即周禮中車之大赤亦即司

旗詒讓案黃鳥之旗疑即周禮中車之大赤亦即司

常之鳥隼為旟考工記輶人云鳥旗七旂以象鷩火

也國語吳語謂之赤旗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

朱雀即指鳥旗言之黃與朱色近故赤旗謂之黃鳥

之旗大赤為周正色之旗流俗緣飾遂以為天錫之

祥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惟周書商誓篇云武王曰予

帝之來革紂之口口予亦無敢違大分主諸神祀紂

命與此文意略同畢云來當為賁分主諸神祀紂

先王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

分其祭日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是其事

也通維四夷維當作于上文說而天下莫不賓句焉

也通維四夷湯云通于四方而天下莫不賓句焉

襲湯之緒

詩魯頌閟宮云纘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

此

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

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

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

麗

畢云史記楚世家云麗熊子始討此睢山之閒畢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始討此睢山之閒畢

討字當爲封世家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

熊繹於楚蠻是始封楚者爲熊麗之孫繹與此書不

同梁玉繩云麗是繹祖睢爲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

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越王緊廬云卽無餘也

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越王緊廬舊作緊非以

意改案畢本亦依廬校今從之史記周本紀共王名

緊扈與此相類無餘見越絕書外傳記地篇吳越春

秋越王無余外傳字作余同依廬校緊廬卽無餘疑

無餘本名無虧左傳僖十七年齊有公子無虧越王

名或與彼同古語無長言之或曰緊無周禮職方氏

幽州鎮山醫無閭醫亦與緊音同續漢書郡國志遼

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閭山是醫無閭短言之又可云緊

慮則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緊無虧短言之又可云緊



虧虧餘亦聲相轉也但無餘遠在夏世而史記越世家則謂句踐始為越王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案允常為句踐父漢書古今人表亦云越王允常並與史記不同此越王或當是允常亦未能決定也又案國語世本並以越王為半姓則疑繫虧或即執疵詳後

出自有遠史記越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水經漸江水注云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為越則與帝杼同名疑誤水經注又云秦望山南有嶠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則酈氏亦兼據趙說矣但此云出自有遠古籍無徵國語鄭語云半姓夔越與史記不同吳語韋注云越王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半姓也又引世本亦云越半姓也漢書地理志顏注引臣瓚亦據世本明越非禹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陸終產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為半姓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于渠婁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熊康為句賣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威章王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賣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孔廣森云婁繇或當為夔越越即越章也威章字形之誤詒讓案

以世水帝繫證之則國語之說不爲無徵左僖二十六年傳夔子曰我先生熊摯漢書古今人表及史記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並謂熊摯亦熊渠子竊疑夔越同出孔說似可通若然此出自有遠或當云出自熊渠猶帝繫云婁鯨出自熊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渠也渠遠聲近古通用

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

有之

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越方強盛而晉尙未亡故以荆越齊晉爲四大國不數秦者時秦方

衰亂故也此可徵墨子在孔子後而未及戰國也凡書中涉戰國時事者皆其徒爲之爾

是故何

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

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

畢云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

於湯而三千餘國戴云

當補國字文義始足

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

滅

戴云萬國有餘

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

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

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



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也

畢云求一本子作來下同

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

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

子之爲馬然

畢傳本改傳云傳子言傳舍之人王云畢說非也傳當爲僮字之誤也僮今童

字也說文僮未冠也魯語曰使僮子備官史記樂書

曰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宋世家曰彼狡僮兮玉

篇曰僮今爲童耕柱篇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

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

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

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

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是其證洪云傳子當是

僮子之譌方言燕齊之間養馬者謂之僮後漢書杜

篤傳李注引方言僮養馬人也案道藏本季本作傳

王說近是蘇校同傳或當爲孺孺俗作獮與傳形近

孺子僮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同聲段借

字義同

字信交謂相交以信周禮大行人云凡諸

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

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

王云之絕二字不詞

當是之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輪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解薄注委謂委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

畢云

供

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

効亦讀為交此云交大國則不宜云小國

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為大國上文云是故古人勞我之仁人有天下者必交大國之說是其證

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

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

則民移之高注云移猶歸也

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

攻當為功之借字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

爭舊本作諍王云涉下文諸字從言而誤

今改蘇云諍義與征同案王校是也說文犬部云斃

頓仆也或作斃从死左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

侯釋文引服虔作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

王引之云序利當為

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厚見漢荊州刺史度尚碑又作

厚兄三公山碑形與序厚相似而誤詩序厚人倫釋文

厚本或作序非荀子王霸篇桀紂即厚於有天下之

執鹽鐵論國病篇無德厚於民今本厚字並譌作序



此言量我興師之費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序則義不可通俞云序亦享字之誤案俞說是也詳前督以正雅釋詁云督正也郭注云督謂義其名即上文云我以義必務寬吾眾信吾御正

師以此授諸侯之師授字無義疑當為援禮記儒行鄭注云援猶引也取也則

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蘇云句有脫字當作其為利天下不可勝也

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

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畢云巨舊作臣以意改是故案顧校季氏本正作巨

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王引之云今且今夫

也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

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

欲中聖王之道尚上字通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

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此也畢云舊脫下不字以意增王云

不可不察者此也本作不可不察此者也此字指非  
攻之說而言言欲爲仁義則不可不察此非攻之說  
也今本此者二字倒轉則與上文今欲二字義不相  
屬矣節葬篇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  
也者此亦此者之設尚賢篇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  
不察此者也明鬼篇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  
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  
也此者二字皆不誤



永嘉王景義校  
續出校語

墨子閒詁卷六

瑞安孫詒讓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

畢云言利可倍

大之爲政天下

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

用之費

舊本掇用之費三字王據下文及中篇補

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

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

使舊本作便王云便民二字與下句文意不合便民當爲

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爲之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無不加用而爲者是

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

德與得通下同

其興利多矣其爲衣

裘何以爲冬以圍寒夏以圍暑

圍禦字通詳辭過篇

凡爲衣裳

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鉏不加者去之

畢云芋鉏二字凡四

見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



不加猶云無益洪云篇中言為宮室甲盾五兵舟車  
芊組字凡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  
室句證之芊組當是則止二字之譌則譌為鮮止譌  
為且傳寫者又割裂譌為芊組俞云芊組二字凡四  
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  
耳且讀為醢鮮且者鮮醢也說文部醢合五采鮮  
色從苒讀為醢詩曰衣裳醢醢鮮色謂之醢故合而  
之曰鮮醢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  
醢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為華美而無益於  
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醢從虛聲虛從且聲故  
醢得以及為之如籀文遣小篆作追或作徂而詩漆  
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也則即以及為之是其  
例矣案俞說近是公孟篇云楚莊王鮮冠組纓芊組  
鮮組並鮮醢之異文又疑當為華組晏子春秋諫下  
篇云今君之服組華不可以導眾又云聖人之服中  
悅而不駟此組字从魚且聲舊本並同俞正燮謂羊  
乃善挽組乃但誤則誤仍為从旦又讀羊其為宮室  
屬上為句並謬蘇云或作鮮有二字亦非其為宮室  
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  
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掌五  
車之五兵鄭眾注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  
成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爵

篇云弓矢圍發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十五年范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以爲以圍楊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盾皆非也以爲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畢云者舊作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鋸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鋸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舊無不字俞云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據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文補矣字有疑者字之誤者上脫今字去字乃王公二字之誤案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



爲又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  
既去其茅組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  
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  
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  
文義似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  
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明吳寬鈔  
毋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家周禮女子年十五  
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女子年十五  
吳鈔本作毋敢不事人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  
論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此聖王之  
法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於民曰丈夫  
子此說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  
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  
本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次讀爲愆言其欲蚤處  
之法與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愆民之所欲其欲蚤處  
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

處家

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  
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以其

蚤與其晚相踐

玉藻鄭注云踐當為翦聲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

踐讀如邊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  
兒行列有比校之義案戴說未允

後聖王之法十

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

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

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  
人蓋聖王之法二十而處家今後十年彼早處家者  
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虞氏注易屯卦此不惟使民蚤

處家

惟吳鈔本作唯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

此文未足必有  
此不惟使民蚤

云且不惟此為然此且不  
下疑亦稅惟此為三字

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

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歛厚

王引之云籍歛稅歛也大雅韓奕篇實畝

實籍箋曰籍稅也正義引宣  
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

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

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母興師以攻伐鄰國

惟母吳鈔本作唯無

畢本母改母云母同貫案畢校非  
也唯母母語詞說詳尚賢中篇

久者終年速者數



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

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援橐

有讀爲又侵就未詳橐以

舉火攻城之具見備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于城距

衝不若堙穴伏橐疑此援亦當爲伏之訛畢云援卽

援字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

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

畢云令當爲今戴云不猶非也

聖人爲政特

無此

此字疑當重誤稅其一

不聖人爲政其所以眾人之道亦

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

王云舊本脫費字中篇曰

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今據補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

彼其愛民謹忠

說文言部云謹慎也此蓋與信義近

利民謹厚忠信相

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

吳鈔本作厭

歿世而不卷

歿吳鈔本作沒世舊本作二十一二字盧云二字疑當  
 爲世今據正蘇云卷當爲倦詒讓案正字當作券說  
 文力部云券勞也考工記輶人鄭注云券今倦字也卷卽券之段字古者明王聖人其  
 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正長也詳親土篇是故古者聖

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

正長也詳  
親士篇

是故古者聖

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鞮。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王梓匠爲攻木之工。陶爲搏埴之工。治爲攻金之工。然則鞮匏卽鞮鞞爲攻皮之工也。凡文吻問與脂旨至古音多互相轉。故鞮字或作鞮。鞮之爲匏亦借字耳。故攷工記又借作鞮。案王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鞮攻皮治鼓工也。或从韋作鞮。又云：鞮柔革工也。周禮曰：柔皮之工，鞮氏。鞮卽鞮也。此段鞮匏字爲之非。儒篇有鞮函車匠字，亦作鞮，或云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繡鞮卽鞮之借字，亦通。陶治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

畢云：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卽用此義。



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

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

和畢云芬不致遠國珍怪異物怪舊本作恢畢云恢

引同說文云恢大也亦通詒讓案一作怪是也今據正

恢篆文相近而譌公羊昭三十一年傳有珍怪之食

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大

牢而備珍怪淮南子精神訓云珍怪奇異人之所美

也而堯纁粢之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

飯藜藿之羹

阻吳鈔本作趾案趾之段字大戴禮記少閒篇韓

非子十過篇淮南子脩務訓並作趾高注云交趾

南方之國荀子楊注引尸子及賈子北降幽都降字

新書並作趾案交趾即今越南國

義不可通降字當為際爾雅際接捷也郭注曰捷謂相

接續也際降字形相似故傳寫易譌周易集解豐象

傳天降祥也王弼本降祥作際翔案王校是也淮南

子脩務訓高注云陰氣所在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

是莊子在宥篇云堯疏共工於幽都釋文東西至日

引李頤云卽幽州也尚書作幽州北裔也東西至日

所出入畢云謂陽谷味谷詒讓案荀子王霸篇楊注

引尸子云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

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  
賓服文並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  
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  
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通交趾賈誼新  
書脩政語上云堯撫交趾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  
小異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臠不重  
云臠大羹也詩魯頌閟宮毛魚臠羹臠毛傳云臠肉也  
羹大羹鉶羹也管子弟子職羹臠中別尹注云臠謂  
肉而細切案不重謂飯於土埴飯舊本譌飲王云土  
止一品不多重也飯於土埴乃飯器非飲器飲  
乃飯字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甗當為溜太  
平御覽引此云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  
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甗飯土甗徐廣  
曰甗一作溜說文無甗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  
詒讓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甗索隱本甗作埴  
云如字一音鏤一作簋又敘傳云食土甗集解徐廣  
云一作埴與此字並同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  
簋飲於土甗即李斯所本韓詩外傳三又云舜飯平  
土簋啜乎土甗畢云太平御覽引作銅飯乎  
文並大同小異啜於土形畢云周禮云銅羹器也後  
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采椽不斲飲土簋歡土甗橋梁之飯藜藿之羹夏日



葛衣冬曰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為此文案出  
韓非子顧云秦本紀正作土形並鋼之段字史記敘  
讓案說文口部云啜嘗也形刑並鋼之段字史記敘  
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  
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  
簠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曰葛衣冬日鹿裘  
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  
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秦始皇本  
紀作啜土刑集解引如淳云土刑飯器之屬瓦器也  
李斯傳作銅韓非子十過篇同韓詩外傳又作型  
斗以酌王云斗上脫一字此與下文義不相屬酌下  
以大斗說文木部云料勺也勺部云勺挹取也俛仰  
此斗酌即料勺之段借字謂以料挹酒漿也俛仰  
周旋威儀之禮畢云說文云頽低聖王弗為此句上  
文例校之當亦有諸加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  
費不加於民利者九字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  
冬服紺緹之衣輕且暖畢云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  
字當為纁考工記云五入為纁鄭君注云今禮俗文  
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纁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纁義  
合說文無纁字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  
是知當為纁

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

人害民

廣雅釋詁云狡健也呂氏春秋恃君篇服狡蟲高注云狡蟲蟲之狡害者此狡獸與彼狡

蟲義

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劒爲刺則入

日疑當擊

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劒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

則兵且從

兵字無義疑當作弁與兵形近而誤弁者變之段字書堯典於變時雍漢孔宙碑作

於元時靡元卽弁之隸變是其證也考工記函人爲甲衣之無斷則變也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此變且

從之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

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

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

王云利字義不通利當爲制

隸書制字或作利與利相似而誤

足以將之則止

廣雅釋詁云將行也止舊譌上今據

道藏雖上者三公諸侯至

舊云上舊作

舟楫不易津

人不飾

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津人蓋掌渡之吏士左傳云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列子黃帝篇云津人操舟若神劉向列女傳辯通篇趙津女媚者趙河津吏之女

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

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故以領言足以朽

肉棺三寸意林作三寸之棺足以朽骸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為

故不掘也說詳節葬下篇蓋戰國時相傳有是語不獨墨家言也

掘穴深不通於泉意林不作則誤掘吳鈔本作掘下

假音案畢說非也說文土部別有掘字訓突也此竈字

曰蟬堀堀闕段玉裁注本校改堀篆作堀而剛堀免

策云堀穴窮巷漢書鄒陽傳則土有伏死堀穴巖藪

之中耳顏注流不發洩則止畢云流疑當為氣据下

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

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

冬可以辟風寒畢云辟同避言堀穴但速夏畢云速

舊作建

改息以息下潤溼上熏蒸熏道藏本吳鈔本作重誤恐傷民之氣于是

作為宮室而利干吳鈔本作重誤戴云下有脫文然則為宮室之法將

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

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蠲潔詳尙同中篇宮牆足以為

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有疑

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畢云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經典借為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為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



子之爲親度也

畢云辟同譬

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

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

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

智不智

此字與知通下同畢云一本作知

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

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

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尚同上篇云隱匿良道

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

若三務者舊脫

此字據後文增

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

下度

畢云舊脫爲字一本有

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

之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眾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

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

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

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

句首此字據上文不當有既畢云舊脫也字據上文增

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為文亦

見下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為仁

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為非仁義非

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畢云則字据下當為即詒讓案二字

古通行即相反即吳鈔本作則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

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

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

然則姑嘗傳而為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傳道藏本吳鈔本並

同畢本作傳王云傳字義不可通當依舊本作傳傳

與轉通呂氏春秋必己篇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

高注曰傳猶轉莊子天運篇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

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傳相汲引傳並與轉同淮

南主術篇生無乏用从無轉尸逸周書大聚篇轉作

傳襄二十五年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本作轉



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

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畢

舊脫此字据 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畢云此下舊有

前後文增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 仁者將興

下文復出今刪案吳鈔本亦衍霸作伯 仁者將興

之天下將下當依俞 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賈

義不可通當爲設置之誤兼愛下篇設以二士設今

本亦譌作誰可證置與賈亦形近而譌畢校一本作

霸尤譌謬不可據也下文云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相

廢而使非之與除置與廢譽與非文並相對也

俞云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

云云畢氏刪之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

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

對文可證也此當云仁者將求興天下之利而使民

譽之終身勿廢也案將下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

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理亂乎畢云理前

案唐人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避諱改

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

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正與

上文仁者將興之

相廢而使人非之

相廢義難通相疑當為措與廢

義同書微子之命敘云殷既錯

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母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

不亦可錯乎措錯字通

終身勿為

將求除天下之害

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為也案句

且故興天下之利

末當依俞校補也字餘並非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

且故二字文義不順當為是故之誤興利除害正承

且即也字

之誤失之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

及今未嘗之有也

嘗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

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為中是非利

害也

穆天子傳郭璞注云中猶合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

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

毋語詞畢改世非詳尚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

蘇云雖字誤當從下以為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



人有喪者口棺槨必重畢云槨舊作槨以意改詒讓  
槨以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  
重士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楊注云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  
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為十重也諸侯以下與  
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葬埋必厚衣  
述喪禮作天子棺槨七重餘與荀子同篇葬埋必厚衣  
衾必多一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綈衾士緇衾皆  
稱士三衣文繡必繁文繡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縫  
十稱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巨隴必巨說文士部  
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巨隴必巨說文士部  
也禮記曲禮鄭注云上塋也塋冢也隴塋之段字淮  
南子說林訓云世俗謂冢或謂隴名異實同也呂氏春  
秋安死篇云世俗之為塋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也其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存乎匹夫賤人死者舊  
本譌作正畢云正同征王云畢說非也正當為匹白  
虎通義曰庶人稱匹夫上文王公大人為一類此文  
匹夫賤人為一類無取於征夫也隸書匹字或作正  
與正相似而誤禮器匹士大夫而祭謂之壞釋文匹  
本或作正緇衣唯君子能好其正殆竭家室莊子養  
注正當為匹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殆竭家室生主釋

文引向秀云  
殆疲困也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云存乎  
虛車府然後金

乎諸侯死者

畢云乎當  
云存乎

虛車府然後金

玉珠璣比乎身

比舊本調北今依道藏本吳鉉本正  
俞云車乃庫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

古注曰周也。比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曠。淮南子齊俗訓云古

者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珠璣節綸組節束

又必多爲屋幕吳鈔本作幄模案屋非攻中篇

雅抑尚不愧于屋漏鄭箋云屋小帳也史記周本紀

云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並以屋爲幬幬俗幕  
字與枝山延重監榧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擬从手談

鼎鼓乃槌壺溫畢云槌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一云  
 盥高秀曰以水置水漿於其中爲盥盥取其命也盥

文昭云壺蓋器名高注似臆說呂覽慎勢篇云功

名著乎鑑集韻鑑或從水案盧梁說是也  
戈劍羽

鹿齒草 呂氏春秋喪篇云國弼大家弼富弼厚  
含珠鱗 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鑑舉馬衣被

戈劍不可勝其數諸寢而埋之後交云扶而埋之扶王引之較改夾此寢

字疑亦挾  
滿意  
滿意義同  
說文  
若送從  
篇作送死  
古

字之誤。滄心部二。意滿也。云字作篇作。遠列若

一



徙荀子禮論篇云其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此挽曰

天子殺殉

畢云古只為約詒讓案天子疑當有諸侯二字

眾者數百寡者

數十將軍大夫殺殉

將軍大夫即卿大夫詳尚同中篇

眾者數十寡

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

兩雅

云秩常也儀禮士喪記云哭晝夜無時襍記云中路

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畢云言聲無次第翁義

未詳洪云畢讀作翁縗經句案翁字屬聲為句聲翁

當是聲縗之謫說文嗔咽也籀文作赫與翁字形相

近案洪縗經畢云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

說是也縗經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說

文云經喪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出禮喪服傳及士喪

首戴也枕塊鄭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又

稟塊塤也釋文塊本又作出案由本字塊或體相率強不食而為飢閒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

再不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隕畢云當為廬之訓

食盧云玉篇有殯字先外切云瘦病也則當為殯詒讓

案莊子天地篇云卑陬失色釋文云李云卑陬愧懼

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疑亦與顏色黧黑之俗

中篇詳兼愛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

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

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以

此其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使王公大人

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俞云蚤朝下脫宴退二字蚤朝

對文若無宴退二字文義未完尚賢中篇非樂上篇

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

寐相對是其證也案俞說是也但此處說文尚不止

此二字今五官六府此當作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

未敢恥補五官六府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卿

指天子諸侯言此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指卿

大夫言也非樂上篇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

政此其分事也土君子內治官外收斂關市山林



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千  
乘之國列其五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乃命國家五  
官而後行鄭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管子大匡篇  
云乃令五官行事商子君臣篇云地廣民眾故分五  
官而守之戰國策齊策云五官之計不可不曰聽也  
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寇典司貨  
五眾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水司木司草司器司貨  
典司六職鄭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府主藏六物之稅  
者周禮大宰說邦國官制云設其參傳其伍鄭注云  
伍謂大夫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小宰小司  
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也蓋諸侯雖止三卿然  
亦備五官但其二官無卿耳戰國時諸侯蓋猶沿其  
制至淮南子天文訓云何謂五官東方為都春秋繁露五  
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春秋繁露五  
行相生篇云司馬者火也司空者土也司徒者金也  
司寇者水也司農者木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五行  
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  
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並古五官之別制與  
周侯國五官之名不甚合也六府古籍無明文曲禮  
六府鄭君以為殷制則非周法左傳文七年大戴禮  
記四代篇並以水為火金木土穀為六府亦非官府  
書食貨志說太公為周立九府圉法顏注謂即周官  
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或亦諸侯制與  
等官若然天子有九府六府或亦諸侯制與

辟草

木畢云辟同闢草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

出夜入畢云夜一本作晚耕稼樹藝說文訊部云執種也藝即執之俗使百

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婦

作鈔本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紉畢云紉紉二字皆通細計

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蘇云之字衍俞云細字無義蓋即上句紉字之誤而

衍者紉本作紉因誤為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

當作賦相玉篇貝部賦作即切藏也是埋賦即埋藏也

賦為賦則非此當云計厚葬為多埋賦財者也與下

文云計久喪為久禁計久喪為久禁從事者也財以

成者畢云以扶而埋之王引之云扶字義不可通扶

之也隸書挾字或作扶與扶相似而誤俞云扶乃挾

字之誤廣雅釋詁挾穿也挾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

也說文穴部突穿也又曰窵深挾後得生者而久禁

也義並與挾相近案王說近是畢云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

之案此謂死者之親屬得生而禁其從事耳非謂財



也畢失其義 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

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畢云舊求以二字倒据後文改而既已不可

矣欲以眾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

厚葬久喪者為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下文亦作唯唯無唯母義同畢本並改

無為毋非詳前吳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鈔本喪下無者字喪服經為父斬衰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說苑修

文篇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

年則戰國時非儒者妻與後子死者孔廣森云後子

益不盡持三年服也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大子申為後子荀子謂

丹朱為堯後子其義並同畢云後子嗣子適也五皆

喪之三年畢云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

妻齊衰期畢據左昭十五年傳證此文是也彼叔向

語指景王有穆后太子壽之喪而云有三年之喪二

是妻亦有三年之義杜注云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

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孔疏云喪服傳曰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

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

之喪孔廣森云禭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當為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為五五疑二字之然後伯父叔父兄誤案王俞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然弟孺子其篇畢云其同期論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昆弟孺子並齊衰期說文子部云孺庶族人也孺子即眾子對前後子為豕孺也族人五月服經為從祖父母母從祖父母母報從祖昆弟並小功五月王云族人當為戚族人謂族人近者也非儒篇正義不可通公孟篇戚族人五月今本亦脫戚字則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喪服為姑姊姪在室期適人大功九為數月公孟篇正作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則毀亦見喪服今本數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



杖而能行以此其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

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畢云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

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

以此求眾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負伏通左傳襄三年魏絳

將伏劍孔疏云謂仰劍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眾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

眾人民而既以不可矣畢云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

乎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唯舊本作

惟今從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

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

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畢云不舊有

衍字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

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

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

是據下文疑當作且

為人臣者求

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

之民

僻淫吳鈔本作淫辟

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

俞云

四字不可解疑當為內積奚后皆字之誤也奚

后即誤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誤恥也重文謨曰誤或

從隹又曰詬誤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從句荀子非

十二子篇作誤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隹詬隹

即謨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即誤之省后即詬之省古

文以聲為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誤詬者內積恥辱

也蓋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並為淫暴而不可

恥辱故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勝禁也是故盜賊眾而治者寡夫眾盜賊而寡治者

王云

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謨作先今改正

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農而

毋負己也

王引之云農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

而向己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毋

背己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農而毋

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負亦背也明堂位

天子負斧依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



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  
偃傳南面負展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  
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劍篇說趙文王治之  
宰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環義同治之

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

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國語吳語云以力征一

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

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

此皆砥礪其卒伍畢云礪當為厲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

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云積聚也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城郭修吳鈔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本注

脩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漢書景帝紀顏注云耆讀曰嗜畢云

之舊作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  
据後文改

耆攻之

畢云耆舊作耆者据上文改

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無

舊本作惟母今

據吳鈔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

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

云王

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字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若

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

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

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

唯舊本作

惟今據吳鈔本改

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

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

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

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

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



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降之罪厲之禍罰而

棄之王云之禍罰之猶與也謂罪厲則豈不亦乃其

所哉乃其畢本作反云舊作乃以意改王云畢改非也

禍固其宜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若上帝鬼神而獲

亦為之乃其所也是其一證文二年傳若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若改為反其所則義不可通故古

則亨固其所也若改為反其所則義不可通故古

聖王畢云後漢書趙咨傳注引古者聖人制為葬

埋之法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引畢云初學記

亦多棺三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

作曰棺三寸棺上當有桐字左傳哀二年云桐棺三

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堪為棺故以爲罰墨子尚儉

有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說刑餘罪人之喪棺厚三

寸衣衾三領呂氏春秋高義篇云楚子囊死為之桐

棺三寸是皆示罰之法墨子制為恒典則太儉矣檀

弓云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注云為

民作制荀子楊注引墨子曰桐棺三寸之椁葛以爲緘蓋

兼用下文孟子公孫丑篇云古者棺槨無度中足以

古棺七寸樽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並與此異足以

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

畢云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

以及其葬

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參耕之畝謂三耦耕之畝

也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畝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

之其壟中曰畝畝土曰伐今之耜歧頭兩金象古之

耦也說文耒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與考工

說同若然一耦之畝其廣一則止矣死則旣以葬矣

尺則三耦之畝其廣三尺也

生者必無久哭

王云久哭當爲久喪喪字從哭亡聲墨子原文蓋本作喪見玉篇廣韻而

傳寫脫去亡字耳節用篇曰死者旣葬生者毋久喪

用哀是其證久喪二字見於本篇及它篇者多矣若

作久哭則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

語不該備

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

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

畢云

之舊作也以二

字据後文改

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

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舜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北狄案畢據



書鈔九十二引校然書鈔二十五又引仍作八狄爾  
雅釋地有八狄詩小雅蓼蕭孔疏引李巡本爾雅云  
五狄在北方周禮職方氏又云六狄禮記王制孔疏  
引李巡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  
單于五道死葬蛩山之陰畢云蛩初學記引作蛩一  
曰白屋道死葬蛩山之陰本亦作蛩北堂書鈔後漢  
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蛩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於  
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  
論讓案後漢書趙咨傳注作堯葬成陽之山經水經  
河注引帝王世紀云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鞏山  
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教八狄道死葬鞏山  
以爲成陽近是堯葬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云皇覽  
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巖皆小呂  
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堯葬濟陰丘巖皆小呂  
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義云  
述征記云城陽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衣衾  
三領穀木之棺傳說文木部云穀楮也毛詩小雅鶴鳴  
用穀尚儉畢葛以絨之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  
云穀字从木葛以絨之函也古者棺不釘也喪大記  
云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鄭注  
云咸讀爲絨凡柩車及廣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  
緘今齊人謂棺束爲絨繩又檀弓云棺束紼二衡三  
案禮棺束用皮此用葛亦尚儉也漢書楊王孫傳云

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圜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煖既祀而後哭畢云祀  
窾字之滿炤無封畢云古無炤字當為坎北堂書鈔  
假音也篇云炤苦感切亦與坎同封後漢書注引作窾封  
聲相近俞云上云既祀畢云祀當為犯窾字之假音  
也則此不當云無窾矣且窾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  
亦必下棺而云無窾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  
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古也墓而不墳已葬而  
無封言不為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已葬而  
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畢云北堂書鈔太平御覽  
釋地有七戎詩蓼蕭孔疏引李本爾雅云六戎在西  
方周禮職方氏又云五戎王制孔疏引李注云六戎  
一曰僂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道死葬南己之市鈔書  
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道死葬南己之市鈔書  
九十二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云舜南征崩於鳴  
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  
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孟子離婁篇云舜卒於鳴  
條史記五帝本紀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  
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覽曰舜  
冢在零陵營補縣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  
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  
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



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已  
 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  
 疑古南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  
 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已王  
 云南已後漢書王符傳注引作南巴巴即己之誤畢  
 以作巴者為是且云九疑古巴地案北堂書鈔及初  
 學記禮部下引墨子並作南已後漢書趙咨傳注及  
 太平御覽並引作南紀呂氏春秋安死篇舜葬於紀  
 市即所謂南紀之市則已非誤字也若是巴字則不  
 得與紀通矣墨子稱舜所葬地本不與諸書同不必  
 牽合舜葬九疑之文也至謂九疑為古巴地以牽合  
 南巴則顯與上文西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案  
 王說是也舜葬古文西教乎七戎不合此無庸辯也案  
 與此云葬南已並不相涉因學紀聞引薛季宣謂蒼  
 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羅泌路史注又謂紀即  
 冀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  
 近斯並欲傳合諸說為一實不可通近何秋濤又謂  
 周書王會篇正西枳己即此南已云紀市與枳己聲  
 近蓋即一地尤枳說不足據劉廣稽瑞引墨子曰舜  
 葬於蒼梧之野象為之耕與此不同疑誤以他書之  
 文改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畢引穀云後漢書注葛以緘之  
 此書

已葬而市人乘之淮南子齊俗訓云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東教乎

九夷者以夷詳非攻中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

此並作於越非作御覽者以意改也今本作九夷者

後人因上文七戎八狄而改之不知此說堯舜禹所

葬會稽之山會稽正在越地則當以作於越者為是

道死葬會稽之山稽瑞引墨子云禹葬會稽鳥為之

禹會諸侯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

也集解云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

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云禹到大越上苗

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

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

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正義括地志云禹陵在越

州會稽縣南十三里案越傳即越絕書衣衾三領畢

今本越絕記地傳文與裴駢所引略同

史記集解引衾作裘非譚案周禮職方氏賈疏引

亦作裘與夏本紀集解同七患篇云死又厚為棺槨

多為衣裘則桐棺三寸之葬法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

葬有用裘者桐棺三寸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

於釋者葬於禹治水為喪法三日詒讓案宋書禮

志引尸子云禹治水為喪法三日詒讓案宋書禮

死於釋者葬於禹治水為喪法三日詒讓案宋書禮

外傳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並云禹葬會稽葦槨



棺葛以緘之緘當作繡說文糸部云繡束也引墨子文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亦云禹葬會稽葛以繡之二部音轉最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  
覽引緘古蒸侵二部音轉最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  
合通之不罔道藏本吳鈔土地之深王云土地二字當為掘地寫者脫其右半耳下文曰掘地之深下無  
其下毋及泉毋與鈔本上節用篇曰掘穴深不通於泉皆證下毋及泉作無下同  
上無遺臭書鈔無作既葬收餘壤其上說文土部云不餘並與李引同  
章算術商功篇穿地四為壤五為堅謂息土堅謂築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當云為其上壟論讓案以上文  
校之壟不得屬上為句畢說非壟若參耕之畝藝類聚十一御覽三十七引帝王世紀文略同蓋即本  
此書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墳我三土階三等葬之後田無改畝即其事也畢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  
云壟前漢則止矣畢云則舊作取若以此若三聖王書注作隴

者觀之

此若若亦即此也詳尚賢上篇後同

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

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王云北堂書

鈔初學記亦如是於義為長

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

大棺中棺

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上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

六寸屬四寸土棺六寸鄭注云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也

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棺再重也

諸侯無革棺再重也此大夫無棺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

也庶人之棺四寸案此云大棺中棺即大棺與屬下謂水兕革棺被之也

革闔三操畢音字闔同鞞操同纁云鞞革繡也國語齊語鞞盾章注云綴革有文如纁

也若然革棺或亦有文飾與操畢讀為纁義亦難通疑當為襍准南子詮言訓高璧玉即具

注云襍市也襍操形近而誤璧玉即具王云即字文為既言璧玉既具而戈劍鼎鼓壺濫前

戈劍等物又皆具也戈劍鼎鼓壺濫前詳文繡素練



大鞅萬領說文革部云鞅頸鞅也釋名釋車云鞅嬰

之一無大小之分此大字疑

誤又不當云萬領所未詳也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

垓吳鈔本無必字畢云捶當為垓說文云堅上也垓

當讀為捶除內則鄭注云無垓字言築除使堅詒讓案疑

一曰築也則捶亦有堅築之義垓除聲義亦通謂除

道差通壟雖凡山陵差通疑當作義道周禮冢人鄭

也篇云今有羨除劉注云羨除隧羨道也九章算術商功

下邪史記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云羨墓

道也竊疑此當讀必捶垓羨道為句即九章所謂羨

除也壟雖凡山陵為句大意思謂巨壟之高如山陵

耳然雖凡二字必誤無以正之今姑從舊讀戴云疑

當作雖凡山陵差通為壟脫為字又倒其文耳案戴

校義仍不可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

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畢云鄉者吾本

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畢云舊脫法用其謀句計厚葬

久喪請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畢本請改作誠

云舊作請一本

如此王云古者誠與請通不煩改字尙同篇今天下  
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  
其刑政定其社稷請卽誠字也墨子  
書情請二字並與誠通說見尙同篇則仁也義也孝  
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  
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  
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  
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  
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  
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  
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政正下通  
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  
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  
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畢云



何說操而不擇哉畢云擇同釋詁讓案淮南子墨子

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習吳鈔本作事下

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庠惡釋文曰尚書作

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案義當讀為宜俞說

未堉昔者越之東有軼沐之國者畢云軼舊作軼不成

軼音善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軼才新論作

軼沐顧云世德堂列子作木影宋本本作沐詒讓案意

林引列子及道藏本劉子風俗篇並作軼沐傳物志

五引作駭沐宋本列子作軼沐注云又休道藏本殷

敬順釋文及盧重元注本並作軼沐注云又休道藏本

取諸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儋耳之類是也諸家本

作軼沐者誤耳案諸文舛互此無文義可校集韻十

九代云軼沐國名在越東是比宋本實作軼沐依殷

說則軼當作軼後魯問篇以食子為啖人國俗與此

復不同後漢書南蠻傳說噉人國在交趾西交趾即

南越而國名及方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問作鮮與

域並異未知孰是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問作鮮與

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顧云此列

子釋文之謬說詒讓案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杜說而

釋之云謂少也即盧說所本盧校列子則謂鮮析一

聲之轉引析支亦作鮮支為證說較此為長蓋解鮮

析義並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

母而棄之

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作其大父死即負其母而棄之案此不必

定為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

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

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

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

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詒讓案魯問篇亦作啖人新論同博物志引作炎

道藏本列子釋文作啖人云談去聲本

作炎後漢書亦作啖人國疑當從啖為是詳魯問篇其親

戚死

親戚謂父母也詳兼愛下篇

朽其肉而棄之

畢云列子朽作死同太平廣記

引作列詒讓案御覽七百九十引博物志亦作列列子釋文云朽本作音寡剔肉也又音朽殷作音蓋

肉置之謫說文凡部云凡剔人肉置其骨也新論作圻尤誤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

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畢云渠舊作秉据列子及太平廣記改史記正義括

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詒讓案



渠吳鈔本作秉不成字博物志引作義渠新論同宋  
本列子渠下注云又康康與秉並渠之形誤周書王  
會篇云義渠以茲白孔晁注云義渠西戎國後漢書  
西羌傳云涇北有義渠之戎俞云史記秦本紀厲共  
公三十三年伐義渠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  
虜其王卽此國也  
謂之登遐畢云燠卽熏字俗寫太平廣記引作熏其  
煙上謂之登遐煙上謂之登煙霞詒讓案列子亦作燠則  
作勲之卽煙上謂之登遐煙上燠天謂之昇霞博物志  
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焚也荀子大  
略篇說同義渠在秦西亦氏羌之屬登遐者禮記曲  
禮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注云登上也禮已  
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釋文云假音遐漢書郊祀志  
云世有僊人登遐去云耳顏注云遐亦遠也案依廣  
記所引及新論似皆以遐爲霞之段字非古義也然  
後成爲孝子本成爲吳鈔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畢云  
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詒讓案博物志引有  
中國未足爲非也七字列子作而未足爲異也爲  
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  
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

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

舊本挽以字王據上文補則亦猶厚

矣

王云爾雅猶已也言亦已薄亦已厚也

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

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

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

吳鈔本無者字

夫何獨無節於此

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

領足以朽肉

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掘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

地之深下無菹漏

菹與沮通廣雅釋詁云沮涇也

氣無發洩於上壟

足以期其所

畢云言期會

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

食之財俾乎祭祀

畢云說文俾飲也飲訓便利案俾者次比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

以致孝於親

於吳鈔本作乎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

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

欲爲仁義

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卽請之譌請與誠通畢徑改爲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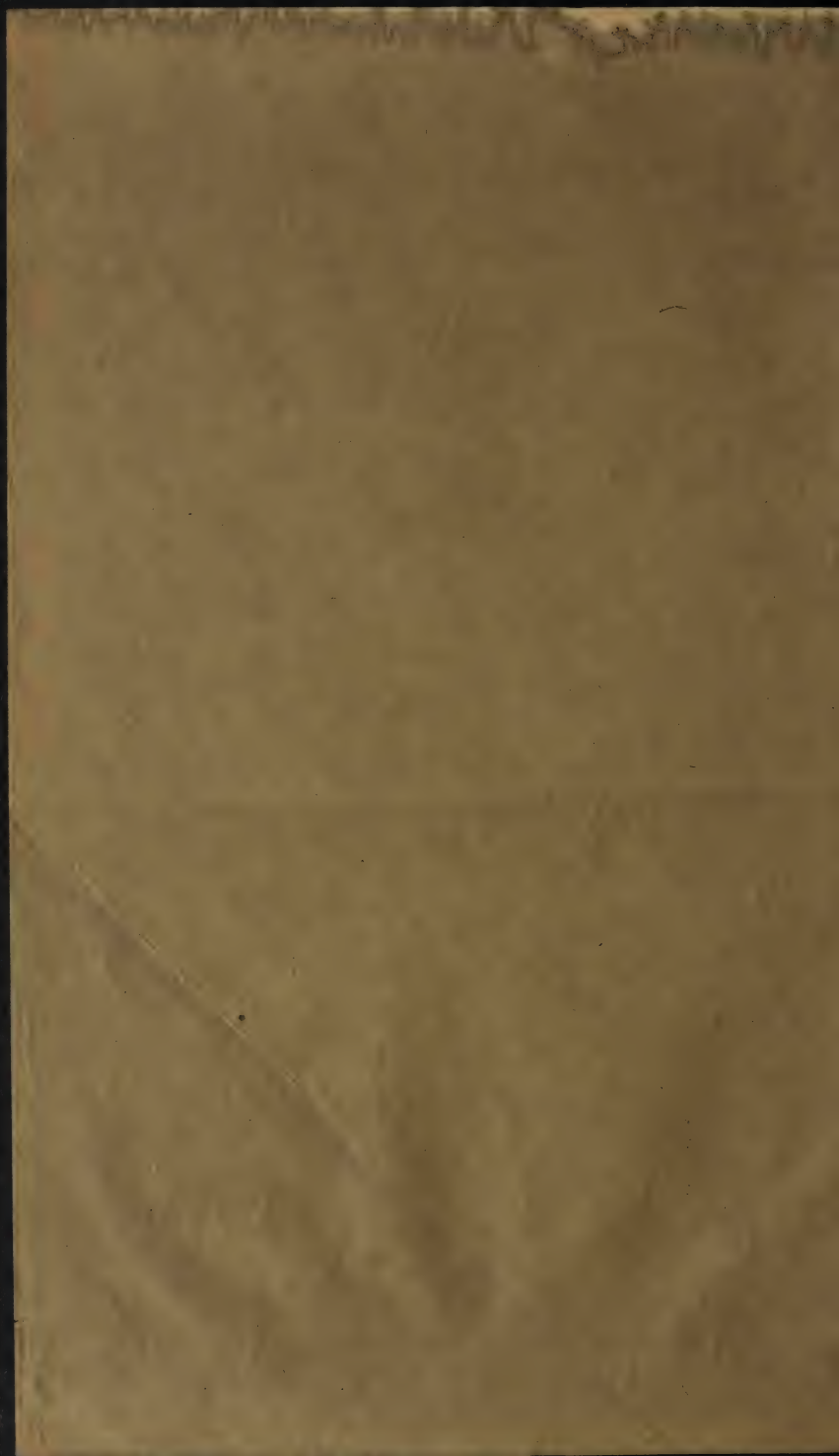


未達假借之旨案王校是也顧說同今據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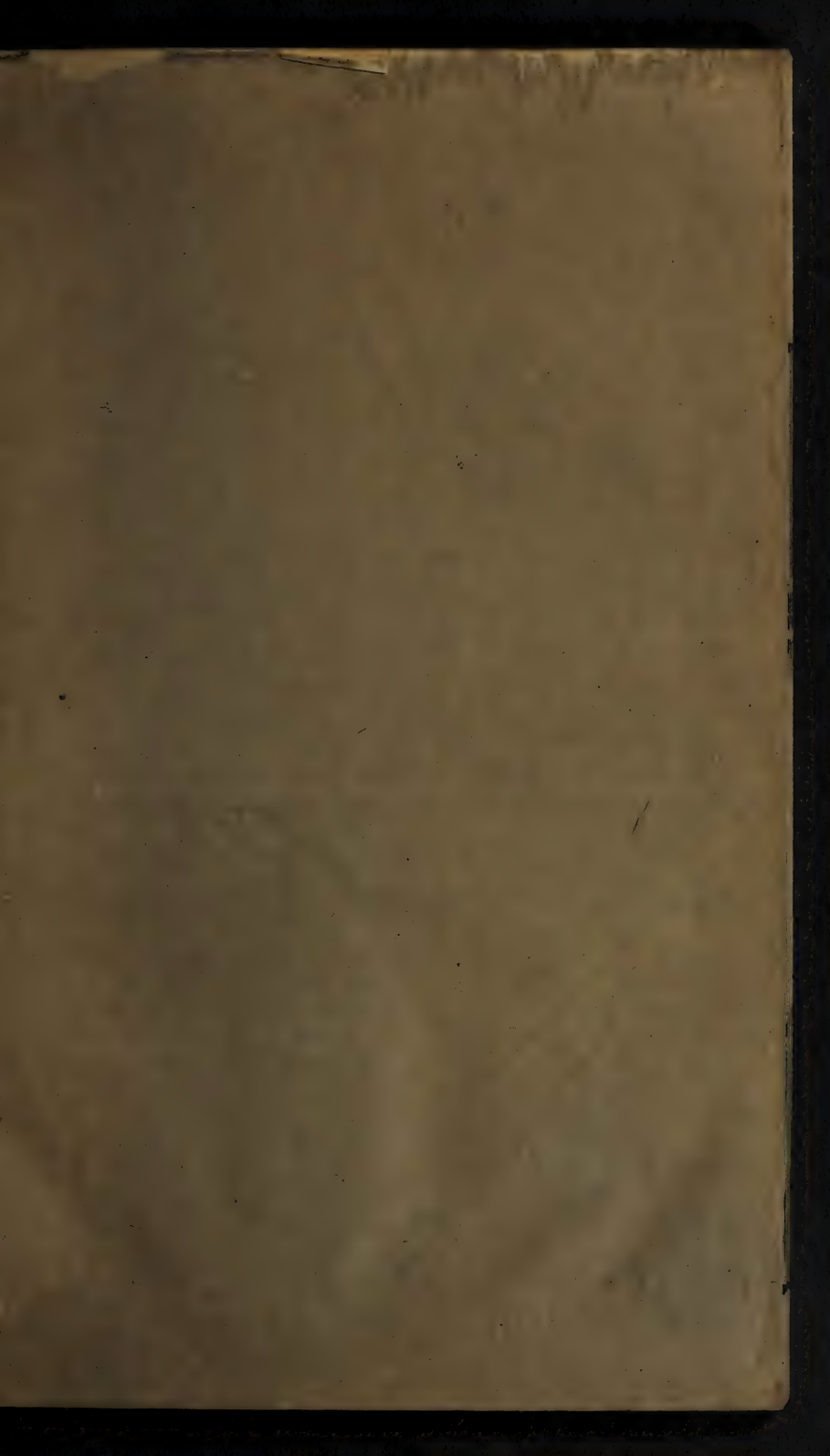
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  
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  
不察此者也

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永嘉王景義校校語  
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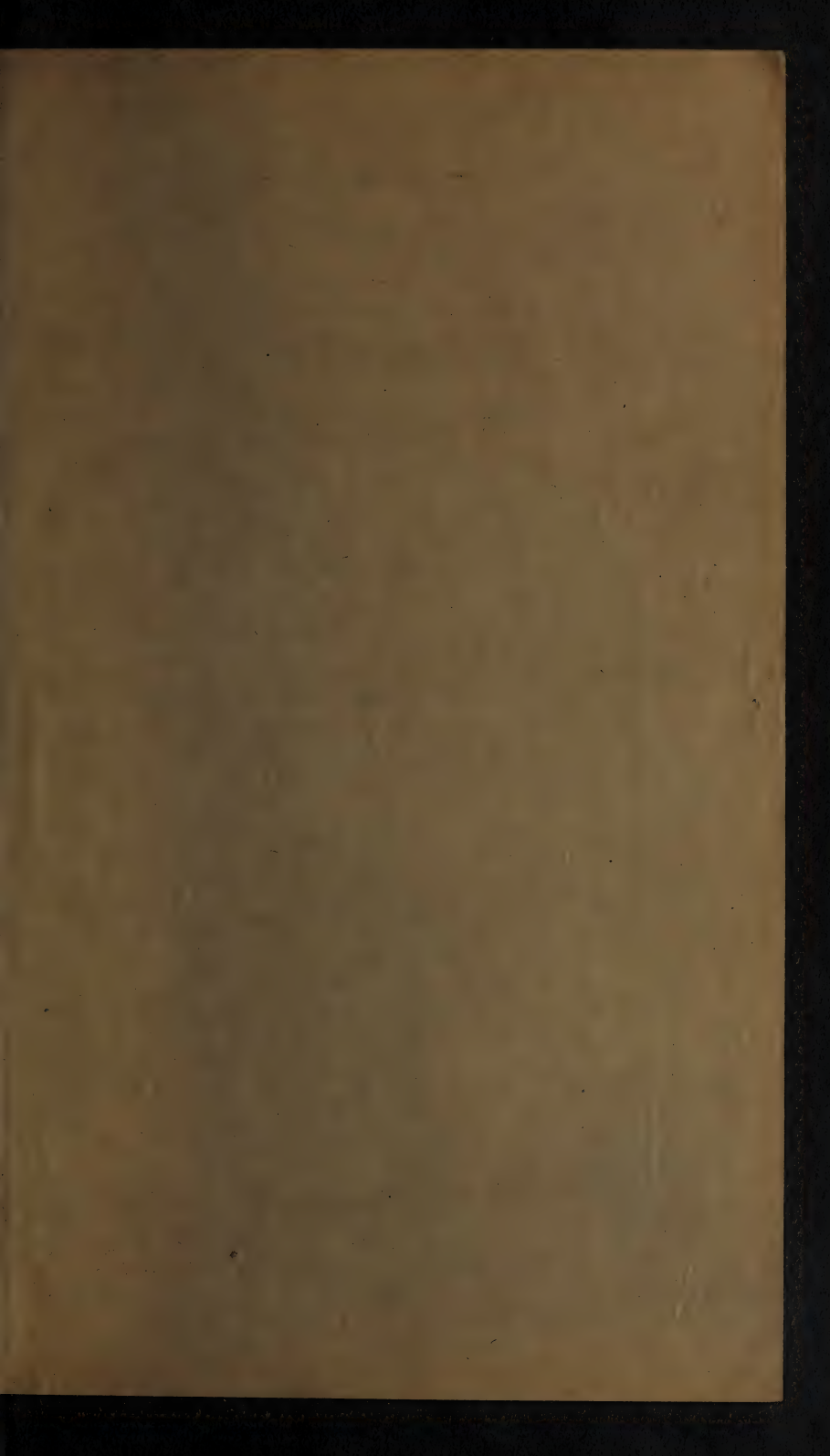






定本墨子閒詁





B  
128  
.M6  
S9  
V.3

墨子閒詁卷七

瑞安孫詒讓



天志上第二十六

春秋麟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儀志事父者承意事天亦然此

天志之義也畢云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篇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

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

家所避逃之

畢云廣雅云所居也玉篇云處所王云所猶可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同

畢引廣雅所居也失之案此當從畢說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即承此文然

且親戚兄弟所知識親戚即父母也下篇云其相儆

戒

畢云其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

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

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



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  
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  
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  
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  
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  
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日舊本作日畢校并  
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日以意改俞云畢改兩  
日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蓋述古  
語也言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  
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  
子本作日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  
者清也明也說文口部晏天清也小爾雅廣言晏明  
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清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日  
知晏陰蟠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  
有可以避逃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共覩無所逃避矣  
下文曰夫大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  
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避逃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  
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

晏晚之義而忘天清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案俞說晏日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日焉而得罪  
八字爲句上焉與於同義焉而猶言於而言於此晴  
晏之日焉而得罪也俞以上焉而二字爲衍文則尚  
未得其義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  
其義當爲澗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閒  
門當爲澗王云畢據明鬼篇文也余謂門當爲閒  
讀若閑言天監甚明雖林谷幽閒無人之處天必見  
之也賈子耳痺篇曰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  
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淮南覽冥  
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  
室門爲幽閒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閒  
幽門爲幽閒之誤明矣明鬼篇雖有深谿博林幽閒  
毋入之所得其義閒亦幽閒之誤案王校是也但讀閒爲  
閑向未得其義閒當讀爲閒隙之閒荀子王制篇云  
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楊注云幽深  
也閒也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  
隔也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於天也  
字及之於二字王據上下文補士  
字又以意補之於二字今從之  
忽然不知以相儆  
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  
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



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以欲也我爲天之所

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

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崇若我不爲天之

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舊本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

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崇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

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

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

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

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我舊作義以意改顧云季本我曰

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論讓案意林引下篇止皆作政二字互通義

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

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

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卽也下文諸次字並同  
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卽已而爲正有士  
正之也次卽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  
封荀子致士有坐二篇並作勿庸以卽女家語始誅  
篇作勿庸以卽女心皆其證說文空古文作望亦其  
例也案意林引下篇次並作恣則畢說亦通節用上  
篇云聖王旣設于民次也恣亦作次可證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  
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卽卿大夫也詳尙同中篇將軍  
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  
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  
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  
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  
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天字上  
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  
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  
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  
之爲政也案固明知下當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



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

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

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牝牛羊豢犬

彘潔爲粢盛酒醴

畢云爲案二字舊脫据後文增

以祭祀上帝鬼神

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

者也

顧云据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同戴云案中篇云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則此文衍下字

及所求二字

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

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

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

於富且貴者

於吳鈔本作欲

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

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

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

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

得賞也

畢云賞下當有者字

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

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

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

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

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

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業謂子孫纂業也左昭元年傳

又疑當為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

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詛楚文云葉萬子

孫毋相為不利檀弓云世世萬子方施天下猶云方

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陶謨方施象刑

當為專字之壞詒讓案方有古通皋陶謨方施象刑

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說文上部云旁薄也方施

言施薄編於天下也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

罰何以也依上文當作其得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

天中詬鬼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中詬鬼大戴禮記本

通畢云据上命篇云詬鬼神者罪及二世則作詬義亦

富有神字下賊人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故天意曰



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

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賤亦賊之誤此並家上文則相惡交相賊

而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歿吳鈔本作歿至今毀之謂

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

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

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

之內粒食之民大戴禮記少閒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莫不嚮牛羊

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

人畢云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

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

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

百姓也

此我下吳鈔本有之字

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

政也

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力相制義詳節葬下篇

然義政將柰何哉

畢云舊脫

政字一

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

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

中篇及兼

愛中篇下篇文並略同皆無多字此疑衍

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

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

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

畢云非猶背

行反此猶倖馳也

畢云倖一本本作僭

論議案倖疑僭之誤玉篇人部云淮南子分流僭馳僭相背也與倖同今淮南子說山

訓作外又犯論訓高注云倖乖也僭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僭義亦同處大國攻小

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

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

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



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

之爲善政也

王云舊本脫兩爲字下篇曰何以知義之爲政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

以此知義之爲正也今據補向云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靈臺碑孫叔敖碑與

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

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

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

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

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夫愚且

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

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畢云當脫貴然後得爲

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

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

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

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倘明知之畢

倘當爲稿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倘明當作

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

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



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  
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崇必齋戒沐浴潔爲  
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  
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  
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駟天明不解之道  
也知之畢云駟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臨  
君下土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義不可通  
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詩言明明  
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土若敷省作敷貴  
省作賣敷省作款之類形與土相似故土講爲出案  
王說是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  
今據正知夫天者乎夫吳鈔本作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  
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  
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慎與順同上文既以天之意以為不可不慎已然

屢云順天意下同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子墨子曰天之意不

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

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舊本

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

字畢校改上為止今並據正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

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有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

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

有以潔為酒醴粢盛傑吳鈔本作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

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冤不興矣

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冤怨二形邊境兵甲不作矣內

今作怨同蘇云冤當讀如怨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

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



篇

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

天之意

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毋語詞詳尚賢中篇

奉而光施之天下

尤與

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

衣飽食便寧無憂

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舊本作寧今據吳鈔本改

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

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慎亦讀為順

且夫天子之有

天下也

戴云子字衍

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

之內也

吳鈔本辟作譬畢云辟同譬

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

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為不利哉

命云臣國當為國臣正對

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創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若處大國則攻小

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

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

畢云已今若同以

處大國則攻小國

畢云舊脫則字据下句增

處大都則伐小都

吳鈔

本二句並無則字

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崇

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欲矣人之

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崇也

畢云舊脫禍崇字据下文增

若已不

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

從事乎禍崇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

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

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

孰

道藏本吳鈔本本作熟俗字

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

戾厲字通

詳尚同中篇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

道利民

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

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



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  
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  
不祥者

王云故猶則也畢云與同舉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

萬物以利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擎有義不可通  
義不可通擊也但未詳擎遂之義俞云擎遂二字  
為邀邀而邀又誤為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是交邀古通用  
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  
之同義交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  
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荆王者曰臣能邀鹿莊子至樂  
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闕體邀以馬箠成立英疏云邀  
打擊也依韓子邀鹿義推之疑當為馭御之義遂或  
當為逐之譌然下文云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  
財利之則遂字又似若豪之末豪吳鈔本作毫下同  
非誤末能質定也畢云豪鈔本作毫字  
正交經典非天之所為也為舊本作謂今據吳鈔本  
或从毛非正蘇云非上常有莫字下  
同謂當從下文作為俞云非上脫無字下而民得而  
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為也

利之則可謂否矣

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為

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

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厚本從后聲故

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為也而

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

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並可為證案俞說是也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

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

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

以字舊說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

成造曆以曆為確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為曆磨為日

月星長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長也案

王校是也詳

以昭道之

說文曰部

制為四時春秋冬

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

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益賁字之義

賁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以長

隕作賁爾雅隕降落也故曰賁降雪霜雨露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



百事

畢云播市

以臨司民之善否

畢云司讀如

為王公侯

伯

侯伯舊本

本作諸侯審校文義吳鈔本較長今據正

侯伯道藏

使之賞賢

而罰暴

畢本賢舊作焉一本如此顧云藏

賊金木鳥

賊當為賦形近而誤言賦

獸斂金木鳥獸而用之也

從事乎五穀麻絲

吳鈔本作

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

人於此驩若愛其子

一初經音義引三篇云驩古歡字

竭力單務以

利之

蘇云單同碑案見七患篇

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蘇云當云其子長而

無報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

畢云與今夫

天兼天下而愛之撒遂萬物以利之

以吳鈔本作而若豪之

朱非天之所為

非上亦當有無字畢

而民得而利之

則可謂否矣

否亦當作厚詳前

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

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

吳鈔

本無君子二字

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

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

不亦當有殺字

曰人

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

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

夫舊本亦作天王云天胡說之天當為夫

此涉上下文天字而誤夫發聲也言若天非愛民之厚則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者果何說哉節葬篇

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是其證

此吾之所

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

舊本說之所二字今據吳鈔本增

且吾所以

知天之愛民之厚者

吳鈔本吾下有之字天下無之字

不止此而已

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

人

畢云二字舊脫據下文增

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

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

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



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  
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  
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  
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  
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

已書於竹帛

畢云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蘇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

作書於竹帛者後人

據兼愛下篇刪之

鑄之金石琢之槃孟吳鈔本槃作盤下同

畢云後漢書注引槃作盤

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

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

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

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

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

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帝善其道尚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

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

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

既可得留而已

畢云據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

而智已智卽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

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

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

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

當作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辯

而自明下篇亦云夫憎人賊人賊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

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

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



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孟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

誓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明莊述祖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竊爲譌字蓋誓省爲折明即隸古折字之譌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書湯誓誓字作斷山并鼎七經孟子考文截古文甘誓誓字作斷蓋皆斷斷二字傳曰紂越厥夷寫譌外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曰紂越厥夷居江聲云夷居偃嫗也

祀說文尸部云居躡也

祀據舊本譌祀今乃曰吾有命無廖俾務畢云此句無俾匪扁非命中作毋廖其務據引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廖皆懲字之譌俾則其字

之為務音同每雖孔書偽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善  
本故足据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勗力其  
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毋僇  
其務云僇讀為戮力之勗言己有命不畏鬼神毋僇  
勗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占者聖王必與鬼神為  
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  
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  
論讓案無當讀為侮詳非命之篇書太誓偽孔傳云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自兆  
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  
墨子 天下 畢云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重文莊讀  
義 案莊說難 無僇鼻務天下為句云僇且也鼻當為肩  
通不足據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畢云孔書泰誓云紂  
祗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 祭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  
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賊人賊人賊人賊人賊人  
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 得舊本誤謂今據吳  
墨子之有天之 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  
規 辟人人當作之上文云辟之無以異乎 匠人之有



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

也

量度吳鈔本到下同

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

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

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

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

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

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

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

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通作之說見號合篇後

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反天之意故於

天之下加

意字耳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刑政也

吳鈔本

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觀

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

行

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

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

疑當作惠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善刑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塙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姓正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



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

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畢云揭下文當有矣字王引之云所以可以也

案此所當從畢訓為處所王說非詳上篇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

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

有疑當為可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

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

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

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王

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為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繼戒三字凡五見俞云極戒即儆戒也極通作亟

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為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為敬故亦為謹矣

亟又與荷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荷是可知其義之通說交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日謹

重貌謹重之義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

亦與儆相近

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以欲而去天之所以惡

曰天之所以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

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

正猶言正人詳上篇

何以

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

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

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

意林引次並作恣正並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爲

恣王訓爲卽似未端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

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

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

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

依上下文亦當作正

有天

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

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

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正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

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

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為禍崇下者降也言降之以疾病禍崇也疾病禍崇見

中篇霜露不時天子必且饗豢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

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

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吾以此知天之重

且貴於天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

知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

誰為知天為知俞云此上脫誰為貴天為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

天為知而已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

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

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

而食之也

食謂享食其賦稅物產

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

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

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靈疑當作雱雱說文以爲

遙方也詒讓案靈疑虛之誤北魏孝文帝祭比干文

虛作靈南唐本業寺記作靈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

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杜篇評靈亦墟虛之誤

與此正同皆櫛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

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

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

譬吳鈔本作辟

今是楚王食於

楚之四境之內

王引之云今是與今夫義同

故愛楚之人越王食

於越

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

故愛越

之人

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

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

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

物而止矣

王云物字義不可通物當爲此此字指上文而言中篇曰不止此而已矣又曰不止



此而已皆其證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

不祥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殺一下脫曰誰殺

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低上文當曰天也若天之

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

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王引之

為偏言天徧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為徧樂記其治辯

者其禮具鄭注辯徧也史記樂書篇作辨集解一作

別其證也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

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

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吳本三代之聖王故昔

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下

字吳鈔本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

山川鬼神天以為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

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云

以法疑當作以為儀法脫二字耳以為儀法見下文也當為世之誤世名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

處脫文甚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僅存者戴說未塙今以此下文及尚賢中篇補之疑當作以為民

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譽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即廢也之誤鐘鼎款識皆

以為廢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證  
畢云舊脫知字据下文增

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

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

天畢云一本有鬼神天三字案以為不從其所愛而

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

離散國家滅亡云失社稷畢云說文云云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拉子尋矣玉篇

云拉子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

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業萬世詳上篇王

云賁當為者隸書



者字或作錯見漢衛尉卿衡方館陽令曹全碑與賁  
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  
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致之者猶不止也尚賢篇云  
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者譌作  
賁下文又衍之名之曰失王蘇云失字誤今本篇皆暴王以此知其  
字則文不成義上篇皆暴王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  
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  
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也力正正上篇並作政字  
通力正義詳明鬼  
下篇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  
賊寡也許不欺愚也貴不做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  
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  
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  
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  
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  
弱也眾則賊寡也許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  
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  
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  
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  
文中篇正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  
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  
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  
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  
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圓  
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圓與不圖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是故子墨  
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

道藏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

何以知天下之士

君子之去義遠也

吳鈔本義下有之字

今知氏大國之君

俞云

衍文蓋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

之土君子兩句並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為是禮記曲

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為氏儀禮觀禮篇大史是

右注曰古文是為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

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即今是也今是即今夫也禮

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

荀子有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

作今是並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

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寬者然曰寬者

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

下當有闕文蓋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

作轉語案疑當作寬然曰者乃衍文寬當為寬之借

字聲義並與謹同說文器部云器呼也讀若謹寬器

同從寬聲古通用言今大國之君皆器然爭特政國

之論也

俞說非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

差論蚤牙之士

蚤吳鈔本作爪非攻

比列其舟車之

卒

俞云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

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即比列

以攻罰無

罪之國

罰當從非攻下篇作伐

人其溝境

王云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

此說下文溝

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史記樊

池而設也

傳集解引張晏以御其溝池王引之云御字義不可

云殘有所毀也

也謂壞其城郭以塞其溝池若周語所云墮高埋庫

也史記河渠書禹抑鴻水索隱曰抑漢書溝洫志作

堙堙柳皆塞之也是抑與堙同義非政篇作堙其溝

池堙亦堙也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

作御見帝堯碑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吳鈔本民

二形相似而誤

之格者則勁拔之畢云勁舊作勁从力非勁拔即劉

之誤非攻下篇云勁殺其萬

民殺與拔篆文相近而誤

係一本本作繫王引之云民可係而歸不可操而歸古

亦無以係操二字連文者操當為繫即孟子所謂係

累其子弟也繫誤為累後人因改為操耳案王丈夫

校是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係累猶縛結也丈夫

以為僕圉又舊譌大顧云當為丈王引之宋翔鳳校

也周禮夏官鄭注云養馬曰胥靡史記賈誼傳云傳

圉畢云圉舊作圉以意改



廣云胥靡腐刑也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  
坐輕刑之名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  
刑徒人也崔譔云腐刑也荀子儒效篇楊注云胥靡  
刑徒人也胥相靡繫也謂鑱相聯相繫漢書所謂銀  
鑱者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  
以鑱連枷也案尚賢中篇說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  
傅巖即史記所謂胥靡則當婦人以爲春酋吳鈔本  
爲刑徒役作之名徐崔說誤婦人以爲春酋婦作嬭  
春作囚誤畢云周禮云其男子入于臯隸女子入于  
春臺又說文云酋釋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  
婦人爲酋之義酋與酋聲形相近說文云杼曰也亦  
春臺義與王云畢以酋爲或春或酋之酋非也說文  
酋釋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酋者以其掌酒也月  
令注酒孰曰酋據此則酒官謂之酋矣周官酒人女酒  
然則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謂之酋矣周官酒人女酒  
三十人奚之三百人卿注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  
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  
士奇禮說曰酒官爲奴其少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  
爲之即墨子所謂婦人以爲春酋也宋翔鳳云呂氏  
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爲生臣之母  
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言春酋者或爲春或爲酒  
也案畢說是也周官春人杼曰也說文酋或作杼云女  
春杼女奴能春與杼者抗杼曰也說文酋或作杼云女  
以春酋連文則酋即杼之段字可知墨呂二書義本

不同王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

宋說非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

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有與又發其總

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總字詒讓案總與鈔本作

字作總耳遠處或作徒與與糸相似止與心相似遂謂

傳注云徒步也遠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遽若今時乘

國必起發卒徒車馬以從行也或云總當為縱之謁

處即從使人饗賀焉饗當讀為聘高之周則夫好

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

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後子即嗣子必且欲順其先

君之行曰何不不當發吾府庫舊本視吾先君

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義不相屬美當為儀案美乃義



字之誤義卽古儀字法義卽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卽  
儀法當讀爲嘗荀子性惡篇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  
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  
而相亾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戎寇當至當並  
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  
作當嘗試也言試發吾府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  
庫視吾先君之法儀也

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  
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  
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  
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  
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  
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  
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  
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以下文校之於字疑衍拒格人之子

**持**蘇云掎說文云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櫺格舉也爾雅釋訓云路格舉也俞云掎字無義

文益卽垣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友與下

金玉蚤案竊人之牛馬一律曰格曰竊以

文也下文踰人之<sub>也</sub>囷<sub>且</sub>吝<sub>人</sub>之<sub>子</sub>文<sub>者</sub>皆<sub>以</sub>

又下文此爲喻人之墻垣時格人

可澄上兩處之距  
方一里半  
城內  
之  
子  
女  
者  
正

子可文謂向之徒矣畢反詰其腕扭字非也

女子詩抄卷之六 後漢書鍾離意傳注

也是其義案担𪔐字通方言云担𪔐取也

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掬或謂之撻釋名釋

又也五指具角之并俞云角字無義

取也俞說非與魚凡之府庫乃能六字之誤義

內角隸書作

人之金玉蚤索者乎

不可通之也

通蚤當爲布果隸書布字作布蚤字

刑相似故布譴爲蚤荀子儒效篇必蚤正以

新序雜事篇蚤作布杲其皀皀之昔字布杲即

又縹帛如紺色或曰笑增續古今異字

相通凡書傳中從果從參之字多與果同音

治麻絲葛者，市行果合本，年可參，而相爾，故非。

也。燥。專。喜。絛。有。絛。參。本。作。有。絛。而。檀。弓。之。

也終幕魯也今本亦作終幕其它從巢之字

而從參。書參字作參與衆相似。因譌爲衆。

藜乃罪多在馬融讀參爲衆亦以其

相似金玉布縵皆府庫所藏故曰角人之府

卷之七

年



庫竊人之與踰人之欄牢欄吳鈔本作闌下同義詳金玉布杲與踰人之欄牢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

云牢閑也說文牛部云半閑養牛馬圈也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

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爲政也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作夫季本

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担格

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道藏

本吳鈔本下並有乎字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畢云舊

據上與入人之場園毛詩幽風七月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箋云場圃同地自

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爲種菜茹王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王竊人之桃李瓜薑者引

之云舊脫者與入人之場園王竊人之十字當據上下文補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

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

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

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畢

据上格上  
當脫担字  
與角人府庫竊入金玉蚤蚤者數千萬矣

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

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

是贊我者贊畢本並改責云舊作贊下同以意改顧

說也是也勢亦與紛同尙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

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薰脂粉膏澤篇

芬皇象本作贊此以則豈有以異是贊黑白甘苦之

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

下刪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

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畢云能少當爲少而据上文

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

相近政義亦相通戴說同謂甘多嘗謂苦多嘗王氏釋詞

之甘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

政也戴云政上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



誤

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

王云文義二字義不可通

文當為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以

為不義反以為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為非則知而非

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之謂

也案王據非攻篇證此是也而改文為大則非是此

當作因以為之義為與謂通文此豈有異贊白黑甘

即之之謂言因以稱之曰義也

苦之別者哉別辯聲近字通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畢

之當志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王云志字亦後

字也案說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俞云大夏即

詳中篇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

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

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

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

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本懷

下有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

而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二毋字作不詒讓案

中篇引毋並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義並詳此詰文王

作不與詩同

之以天志為法也吳鈔本詰作告畢云詰字据上而

文當為語詒讓案也字疑衍

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  
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兩字王校亦刪詳前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

墨子閒詁卷八

瑞安孫詒讓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汜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

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衍神字明謂明鬼神之神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

力正

畢云正同征詒讓案節葬下篇作征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周

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

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

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

爲淫暴寇亂盜賊

畢云舊脫亂字据下文增

以兵刃毒藥水火退



無罪人乎道路率徑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

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

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為衍文案二說皆非也此語兩

為迂字之誤迂與禦通書牧誓弗迂克奔釋文引馬

融本迂作禦云禁也史記周本紀弗迂作不禦集解

引鄭注云禦疆禦謂疆暴也孟子萬章篇云今有禦

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云禦人兵禦人而奪之貨

即其義也率徑當讀為術徑屬上道路為句率聲與

亦聲古音相近廣雅釋詁云率述也白虎通義五行

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周禮典同鄭注云

律述氣者也述氣即率氣是其證說文行部云術邑

中道也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杜臺卿玉燭寶典

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術車道也徑步道也鄭蔡說並

通漢書刑法志亦云術路如瘠注云術大道也俞以

文亦誤衍奪人車馬衣裘以目利者並作由此始是

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

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

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舊本偕

作偕畢

云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王云上言若使則下  
不得又言借若余謂若字涉上文而衍借乃借字之  
誤借與皆通湯誓予及女皆囚孟子梁惠王篇皆作  
偕周頌豐年篇降福孔皆皆書樂志皆作偕言使天  
下之人皆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則天下則夫天  
必不亂也舊本罰暴二字倒轉據上文改則夫天  
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  
教誨乎天下舊本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字王云  
畢補非也此文本作旦暮以爲教誨乎  
天下今本天下有之字畢又以意增人字王云  
畢不解其故而於之下補人字誤矣下文天下之眾而衍  
王說也是也今據刪疑天下之眾使天下之眾皆疑惑  
乎鬼神有無之別吳鈔本無惑字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  
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  
可以不明察此者也舊本明上挽不字今從王校補  
俞云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  
無之別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  
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



卽涉下文而衍明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  
不察正承此而言故知此文無明字也蘇云下以字  
當作不案俞說是也今從之  
此字不當刪詳非攻下篇 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

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

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

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以吳鈔本作無古無字

篇中諸有無字疑古本並作亾請惑聞之見之請當讀爲誠墨子書

爲誠故此亦以請爲誠詳尙同中下二則必以爲有篇惑與或通戴云請諸字之誤失之

莫聞莫見則必以爲無舊挽則必以爲有非命篇補今從王據下文及

之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

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

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何可鑑出義兩通不

知孰爲正字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

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為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

墨子言曰若以眾之所同見與眾之所同聞則若昔

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

不以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

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

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韋昭注國語引三

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三年俞云必使吾君知之絕

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卓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

誤後為二年而後字固在皆可為證文選劉孝標重答

劉楨陵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則誤其為期而屬

上讀且誤使為死又脫知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案

宋尤袤本文選注惟其作期餘並與今本同國語韋

注宋明道本亦正作三年畢俞並誤據俗本疏矣史

記周本紀正義引周春秋亦作後三年據史記宣王

殺杜伯於四十六年非也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四

叔出奔晉則不數所殺年亦通周宣王合諸侯而田



於圃田車數百乘田於圃吳鈔本作舍於圃畢云田

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又案韋昭注國

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

俞云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南草鴛

言行狩鄭箋以鄭有南田說之爾雅擇地作鄭有圃

田即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詒議案周語云杜

伯射王於鄆韋注云鄆縣東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

徐廣云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周禮職方氏鄭

注云圃田在中牟以周地理言之鄆在西都圃田在

東都相去殊遠又韋引周春秋宣之鄆在會諸侯田於圃

明道本圃作圃史記封禪書索隱周本紀正義所引

並與韋同論衡死偽篇云宣王將田荀子王霸篇楊

讀重於圃字斷句皆不以圃為圃田荀子王霸篇楊

注引臨巢子云杜伯射宣王於圃田畝與牧聲轉字

通疑即鄆京遠郊之牧田亦與圃田異但隨巢子以

圃田而謂國語鄆即放鄆鄭康章以爲鄆京之誤其說

亦可通姑兩存之俟通學詳定焉田車者考工記云

田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鄭注云田車木從數千人滿

路也駕田馬畢引左傳中佃非此義從數千人滿

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俞云從乃徒

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

引作車徒滿野是其為案命校近是但此當以徒物

千為句人屬下滿野為句非以徒與車為對文也

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朱衣冠蓋韋弁服也

弁服鄭注云韋弁以韠韋為弁周禮司服凡兵事韋

又以為衣裳也韠朱色近通稱執朱弓挾朱矢追周

宣王射之車上舊本射之論讓案之字是也今據改中

心折脊殪車中後漢書光武紀伏弋而死平細覽引

作義一引作伏李注云義同詒讓案史記索隱文選引

引並作弋弋與今本同論衡死偽篇亦作弋說文弓部

云弋弋衣也左成十六年傳楚共王使養由基射呂

錡中項伏弋畢又云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

鄆韋昭注曰杜國伯裔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

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

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周為唐杜氏

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

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當是之時周人從者

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國語晉語司馬

舌脣習於春秋韋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日以

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



語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以

感勸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

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管

子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者有殺其父

者矣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

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

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為君

目為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為君

者以教其臣為父者以教其子畢云說文云警曰戒

之慎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畢云舊作

改若此之惜懃也懃速義同玉篇手部云懃側林切

文云懃鄭云速也李作懃淮南子本經訓云兵莫懃

於志而莫邪為下高注云懃猶利也並與此義相近

道藏本與鈔本並無也字畢云說以若書之說觀之

文云趙籀文蘇云懃與威義同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道藏

鈔本並無也字昔者鄭穆公史記鄭世家穆公蘭文公子然

引穆作繆詒讓案郭引作秦穆是也玉燭寶典引墨子

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  
即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  
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  
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  
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  
文公夫諡者行之迹也猶生時行以爲死諡穆公  
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  
惠之美於穆公天不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遇晉文之  
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又無形篇云獨賜穆公以年是  
德亦云帝賜之十九年北齊書樊遜傳遜對問禍福報  
應亦云秦穆有道句芒錫祚以諸書證之則不當作  
鄭明矣下文凡當書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作有神  
鄭字並當作秦當書日中處乎廟當吳鈔本作有神  
入門而左鳥身畢云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  
人面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三純與  
二字素服三絕三絕無義疑當作玄純玄與三純與  
蓋即深衣采純明與凶服異也畢面狀正平方畢云太  
引說文云絕刀斷絲也非此義面狀正平方畢云太  
引作而狀方正戴云面乃而字之誤案鄭穆公見之  
山海經郭注引作方面則面字非誤鄭穆公見之  
乃恐懼神曰無懼畢云舊脫此四字据太平廣記



作神曰

帝享女明德

女吳鈔本作汝

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

錫吳鈔

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母失鄭亦當穆公再

本作享

拜稽首曰敢問神名

畢本名作明云舊脫此字太平

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王云鈔本御覽神

鬼部二正作敢問神名刻本名作明誤也明古讀若

芒不得與名通案王校是也楚辭遠曰子爲句芒句

遊洪興祖補注引亦作名今據補正曰子爲句芒芒

地示五祀之木神月令春其神句芒是也左傳昭二

十九年蔡墨說少昊氏之子重爲句芒此人鬼爲木

官配食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

者非地示也

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畢

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煇王十六年公元年也詒讓

案論衡書虛篇說此事作趙簡子死篇篇作趙簡公

前誤惟訂鬼篇作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顧云論衡

燕簡公與此同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尚

死篇作

莊子義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簡公時燕尚

字疑後

死人毋知亦已毋吳鈔死人有知不出三年

人所加

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畢云祖道王云畢說

篇作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據此

則祖是澤名故又以雲夢比之下文燕簡公方將馳

於祖塗亦謂祖澤之塗也然則此祖非祖道之謂案王

說近是顏之推還冤記又作燕之祖疏引何胤隱義

祖與沮菹字通王制云山川沮澤孔疏引何胤隱義

云沮澤下涇地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菹澤生草

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菹也俞正燮據說苑臣

術云魏程璜乘軒車載華蓋時以閒暇祖之於野蓋

所謂馳祖者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王引之云當猶

也未知是否

校增有字詒讓案國語魯語云莊公如齊觀社曹闕

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又曰今齊社而往

觀旅非先王之訓也章注云旅眾也襄二十四年左

傳云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宋之有桑林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

南子脩務訓云陽旱以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

山之林能為雲雨故禱之呂氏春秋蠲大篇云武王

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注云桑山之林

湯所禱也故所奉也莊子養生主篇云台於桑林之

舞釋文引司馬彪云桑林湯樂名案杜預司馬彪並

以桑林為湯樂左傳孔疏引皇甫謐說又以桑林為



大獲別名以此書及淮南書證之桑林蓋大林之名  
陽禱早於彼故宋亦立其祀左昭二十一年傳云宋  
城舊鄆及桑林之門當即望祀桑林之處因湯以  
盛樂禱早於桑林後世沿襲遂有桑林之樂矣  
楚

之有雲夢也

爾雅釋地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

荊州其澤

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屬猶合也聚也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

殪之車上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燕簡公在位十二年

子儀事當在簡公十一年也但依左傳昭二年則殺莊  
伯款即簡公史表則以為惠公其元年當周景王元  
年在位九年卒歷悼其平三世而後至簡公與左傳  
殊不合未知孰是論衡死僞篇云簡公將入於桓門  
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與此小  
異疑兼采它書桓古與和通桓門當即周禮大司馬  
中冬符日之和門與此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

云馳於祖塗不同也

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

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

語吳錢本作言

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惜邈也以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

說為然也

惟吳鈔本作唯

昔者宋文君鮑之時

君吳鈔本作公論衡祀義

篇云宋公鮑

有臣曰祜觀辜

顧云論衡訂鬼作宋夜姑詒讓案字書無祜字

論衡祀義篇

云祝曰夜姑則

詎當即祝之謬左傳昭二十五年

禮大小祝也

觀辜疑亦夜姑

之謬左傳昭二十五年

魯有申夜姑

釋文夜姑本或作姑

射又文六年晉狐射姑

穀梁作狐夜姑

春秋桓九年經有曹世子射姑

左傳

定二年又有知大夫夷射姑

固嘗從事於厲

義論衡祀

是古人多以射姑為名之證

固嘗從事於厲

義論衡祀

掌將事於厲者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

統謂之後世

祜子杖揖出與言曰

異文祜子即祝史也玉篇云祜之俞切呪詛也畢云祜祝字

杖揖出與言曰

類篇示部引廣雅云

注言神馮於祝子而言也蘇云祜下言舉揖而臺之則

杖揖出與言曰

則

何物疑此文本作祜子

杖揖出與言曰

杖揖出與言曰

而臺之尚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

杖揖出與言曰

杖揖出與言曰

改下文之舉杖為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臺之猶定

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臺即敲之段音案祜疑

二年左傳云奪之杖以敲之臺即敲之段音案祜疑



禘之異文說文示部云禘禘牲馬祭也周禮甸祝禘牲馬鄭注云禘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畢以  
祿為祝異文說無所據上觀幸已是祝則祿子不當  
復為祝竊疑當是巫巫能接神故厲神降於其身謂  
之誅子猶楚辭謂巫為靈子也蘇校謂揖當作揖近  
是論衡祀義篇作厲鬼杖檝而與之言又云舉檝而  
倍之檝即揖之俗然說文木部云揖舟擢也於義無  
取竊疑揖實當作投篆文形近而誤說文發部云投  
軍中士所持及也與及音義同淮南子齊俗訓云搢  
笏杖及許慎注云及木杖也但漢人引已作揖未敢  
輒改觀幸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  
也犧牲之不全肥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全無虧春  
秋冬夏選失時蓋言祭厲失其常時畢云選同算詒  
必先祭器則選下疑說非詳後豈女為之與意鮑為  
當讀為饌具之饌畢說非詳後豈女為之與意鮑為  
之與王引之云意與抑同論語學而篇觀幸曰鮑幼  
弱在荷繼之中畢云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繼絡  
今之小兒繻也居丈反詒讓案繼吳鈔本作繼繼正  
字繼借字說文衣部云繼負兒衣也論語子路篇繼

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包咸云負者以器曰襁呂氏春秋明理篇云道多襁強高注云縲小兒被也襁褓格上繩也孫奭孟子音義引博物志云襁褓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縲之中則強葆之中鮑何與識焉非春秋時宋文公也案宋世家無兩文公且不當名謚并同此蓋墨子官臣觀傳聞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鮑也盧說非官臣觀享特為之左襄十八年傳中行獻子禱于祿子舉揖而橐之掛疑亦當為投蘇校改揖亦通俞校改杖未下此橐疑當讀為嚴同聲假借字左定二年傳云奪之杖以敲之釋文云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擊頭也字林同又一曰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卓反訓從敲云橫搥也案今本說文支部搥作搥畢云橐同殪之壇上當是時畢云舊脫此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畢云舊脫者字一本有詒讓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惜邀也道藏本吳鈔本無也字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



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

齊莊君之臣畢云君事類賦引作公舊脫有所謂王

里國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中里徵者畢云太平御覽事類

賦引作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注云公羊宣元年何

後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畢云古者疑獄

也作王云由猶皆欲也謙與兼同言欲兼殺之兼釋之

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隱猶犯令者大戴記朝恐

事篇猶作欲是猶即欲也猶由古字亦通蘇說同恐

失有罪乃使之入其一羊畢云太平御覽事盟齊之

神社畢云事類賦無神字詒讓案周禮司盟云有獄

其牲而致焉鄭注云使其邑二子許諾畢云太平御覽事類

賦引作於是洙洙畢云說文云洙水兒讀若窟洙

於字形亦遠竊謂此當作洙血洙洙不辭洪謂洙盟之譌

字或作兩與出形近故誤  
血又涉油字而誤加水也  
臠羊而澆其血畢云太平  
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  
臠社則澆當為澆字之誤  
臠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  
臠字云臠搖也烏可烏  
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臠即  
到也吳語自到於客前賈逵  
耳此文本作臠羊出而澆其  
其血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  
者省文耳今本出則義不可  
又誤在臠羊之上則義不可  
未塙而讀臠為到讀王里國  
則是也洪說同  
賦作已讀中里微之辭未半  
盡二字  
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折其腳  
云跳神之社案羊跳安能而  
敲人使殪畢說不合事情而  
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  
類賦引云齊人以著在齊之  
為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  
引之云畢謂品當作盟是也  
畢云品當為盟下請當為情  
畢云品當為盟是也



請字當為諸先當為其隸書先字或作失與其相似  
而誤共字當在盟字上其盟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  
凡也言凡共盟而不以其情者必受鬼神之誅也上  
文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  
是其證今本諸譌作請共譌作先盟譌作品又升品  
字於先字上則義不可通下請字即情字也墨子書  
通以請為情不煩改字俞云先字之義尚不可曉王  
氏改為其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字  
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即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夫  
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先見北海相景君碑兩形  
相似而誤案鬼神之誅至若此其僭邀也以若書之  
俞說是也

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

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王云深谿博林幽澗毋人

閒無人也幽澗亦幽閒之誤幽閒毋人正指施行不

深谿博林言之若作幽澗則與深谿相複施行之訛俞

可以不董顧云兩雅董正也蘇云董疑謹字之訛俞

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豎水士以待乎天董尹

知章注曰董誠也訓董為誠即讀董為謹也說文董

古文作董形與董相似故誤案俞說是也禮記內見

則塗之以謹塗玉篇引作董除亦謹董通用之證

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眾人耳目之請畢云

情下同案請即情之段借不必改字非命中篇作情豈足以斷疑哉柰何其欲

為高君子於天下高君子無義高疑當作尚下又挽

所以為君子之道也又云此非所而有復信眾之耳

以為上士之道也即遙家此文目之請哉有讀為又眾之疑當子墨子曰畢云舊脫

以意若以眾之耳目之請以為不足信也不以斷疑

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為法

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

以為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

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

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謂武王克殷分命諸侯使主

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是也受內祀謂

同姓之國得立祖王廟也郊特牲孔疏引五經異義



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祖  
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  
祖厲王猶疏者受外祀之屬祭統說周錫魯重祭云  
上祖也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故武王必  
外祭則郊祀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故武王必  
大祀非凡諸侯所得祀蓋不在所受之列故武王必  
以鬼神為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  
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祭吳鈔本作祀非惟武王之事為然  
也故聖王故當為古下文古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  
僂也必於社詳後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  
者何也告聽之中也在聲云分之均謂頒賞也非惟  
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  
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考工記匠  
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呂氏春秋慎勢  
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  
宮擇宮之中面立廟劉逢祿必擇木之脩茂者  
云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鈔本

作立以為蕞位畢云蕞字假音說文云蕞朝會束  
修昭曰蕞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劉云蕞位社也  
韋昭曰蕞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劉云蕞位社也  
王云畢說非也蕞與蕞同位當為社字之誤也隸書  
社字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作社史晨祠孔廟  
奏銘作社因譌而為位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  
一本作蕞顏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  
即此所謂蕞顏師古曰叢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祠  
有神叢高注曰神祠叢樹也莊子人閒世篇曰見櫟  
社樹其大蔽牛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問其叢社大祠  
民之所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聚次四曰牽羊示  
于叢社皆其證也置以為宗廟承上賞於祖而言立  
以為叢社承上僂於社而言則位為社字之誤明矣  
史記陳涉世家又開令吳廣之次近所為叢祠中索  
隱引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則所  
見本社字已誤作位而蕞字作叢則不誤也又耕柱  
篇曰季孫紹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  
禁社禁社乃蕞社之誤蕞亦與叢同洪云史記陳涉  
世家索隱引墨子作叢位蕞即叢字叢位謂叢社之  
位案王說是也六韜略地篇云冢樹社叢勿伐社叢  
即叢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劉云祝  
社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劉云祝  
宗伯也必擇六畜之勝順肥倅  
也畢讀倅毛為句云倅字



勝字讀與畢同顧云倅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

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注云粹毛色

之純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此畢所本

依其讀則勝當為衍文但以文例校之似顧讀為長

毛以為犧牲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

毛之注云毛之取純毛也山海經南珪璧琮璜畢云

山經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珪璧琮璜畢云

作璜本如此案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

醴黍盛故酒醴黍盛與歲上下也逸周書羅匡篇云

盛年饒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祭以薄資即與歲上下之法故古聖王治天下也

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讀故曰官府選効讀

為假說文人部云假具也廣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

雅釋詁云效具也効俗效字

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畢云昔之

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

案此言祭牲當持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

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

也畢說非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

為神王云為下當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必以鬼其務鬼

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

後世子孫畢云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

字咸恐其腐蠹絕滅王引之云咸字文義不順當是

絕滅故又琢之盤孟鏤之金石也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孟

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有吳鈔本作又字

不能敬著以取羊畢云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

石多以羊為祥故先王之書聖人王云此下脫二字一尺之

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吳鈔本有

有與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

又同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為



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

尺之帛一篇之書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

一尺之帛一篇之書是其證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重下

畢云重有重下舊有亦何書之有哉吳鈔本之子墨

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古者詩書多互稱吳大雅曰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大雅文王篇文毛傳云在上在民

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毛傳云乃新在文王也鄭箋云文王聿來胥

而受命言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

者美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云有周周也

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毛傳云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云在

案依墨子說謂文王既死神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問

在帝之左右則與毛鄭義異

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聲聲聞作聞毛傳云聲聲也鄭箋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無止時也

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

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淮南子

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蛟蹕貞蟲高注貞蟲細腰之屬也又說山訓云貞蟲之動以毒螫注云貞蟲細腰蜂螺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案貞當爲征之段字乃動物之通稱高說未咳說詳非樂上篇

允及飛鳥王引之云允猶以也言百獸貞蟲以及飛鳥也以與用同義故允可訓爲用亦可訓

爲以說文曰允從儿弓聲弓用允一聲之轉耳莫不比方莊子田子方篇云

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案比方猶言順道也易比彖傳云比下順從也樂記樂行而民鄉方鄭注云方猶道

也矧隹人面畢云隹古惟字舊誤作佳江聲說同王

作隹石鼓文亦然又夏鍊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惟字作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矧惟者





文微有不同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  
類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詒讓  
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柏啟與有扈戰於甘澤  
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啟皆有伐扈之事故古  
書或以甘誓為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與有扈  
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大戰于甘尚書釋  
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  
融云甘有扈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  
鄠縣西畢云其地在今陝西鄠縣  
王乃命左右六  
人下聽誓于中軍鄭孔書云乃召六卿詩棫樸正義引  
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  
司馬云天子六軍其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  
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曰有扈氏史記  
子親征王為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  
一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  
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威  
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  
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  
正天地人之正道偽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



取法有屬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  
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書及  
此威字並當為威之誤天用勦絕其命傳云勦  
威者蔑之段借字亦通讓案勦當从刀舊本从力誤  
唐石經尚書亦謫勦說文刀部云勦絕也引書作剿  
水部灑字有曰為又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  
注引作勦有曰為又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

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書孔

無此三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

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云小城曰保

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士無義士疑玉

字之誤葆一作寶王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王徐

廣曰葆一作寶王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王徐

例也案俞說近是予其行天之罰也其吳鈔本作

予惟恭行天之罰為孔傳云恭奉也史記夏本紀恭

亦作共與此同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引書作龔孫

云恭當作龔說文龔左不其于左右不其于右史記

慤也言謹行天罰左不其于左右不其于右集解

引鄭康成云左車左右車右其孔書並作攻又首句

下多汝不恭命四字史記夏本紀亦無孔傳云左車

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若不其命孔書亦作

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若不其命汝不恭命

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女也段玉裁云墨子作御非爾

其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

馬之政若不其命傳孔書作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不奉我命史記夏本紀正亦作政是以賞于祖而僂于社于舊本並

吳鈔本改同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于社者

何也史記夏本紀亦作僂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

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

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

主殺親祖言聽獄之事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

嚴社之義言聽獄之中也者平也與均字對文上文

曰僂於社者何也言聽之中也是其證論故古聖王

讓案事疑當為表篆文二字形近中衷通

必以鬼神為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僂必於

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者夏書尙者舊本

云尙書夏書文不成義尙與上同書當為者言上者

則夏書其次則商周之書也此涉上下文書字而誤

案王說是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

也今據正



之有亦讀

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

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

疑有

吉日丁卯

子卯為忌日疑此卯當為卯二字形近而誤漢書翼

奉傳云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

者惡子卯也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周代祝社

酉主之是以王吉午酉也是吉卯之義

方云謂秋祭四方地示后土句芒等也詩小雅甫田

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此周代祝歲

社方疑當為用代祀社方周用祀祝並形近而誤歲

於社者考歲土疑有祝文於吳鈔本作于又無者字

於祖及考也少牢饋食禮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

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

如罰暴也嘗若當作當若此書文例多如是詳尚同

故字書而即須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

國家利萬民之道也吳鈔本治利若以為不然王云

二字互易

此五

字隔斷上下文義蓋涉是以吏治官府之不絜廉舊

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並同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

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

退亦當為逐下同說詳前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

畢云見舊作現非論讓案吳鈔本作見不誤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絜廉

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

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

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

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戴云是以莫放幽閒至畏上誅

而衍者當刪去案戴說是也上文云民之為淫暴寇

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

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與

此文略同由此止與由此始天下治與天下亂文正

相對中不當問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為

此二十一字明矣



幽閒廣澤畢云閒當為淵案閒字不誤詳上文及天志上篇山林深谷鬼神

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為畢本作

此字一本有王云不可下一字乃為字非情字也下

文曰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

武堅甲利兵者此也文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上文曰

鬼神之神明不可為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神明必

見之與此文同一例不可為富貴眾強云云猶孔子

言仁不可為眾也其一本作不可恃特字乃後人以

意補之與上下文不合案王說是也今據補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

罰必勝之若以為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王云殃傲二字義不相屬

是殃殺之誤下文殷王紂殃傲天下之萬民同案王說是也此書殺字多譌為傲詳尚賢中篇祥上

帝伐元山帝行伐吳鈔本作代山帝疑亦故於此乎

天乃使湯至明罰焉畢云至湯以車九兩周禮夏官敘官云二

十五人為兩古者兵車一兩卒二十五人九兩止二

百二十五人於數太少殆非也此九兩疑當作九十二

兩呂氏春秋云良車  
七十乘數略相近  
鳥陳鴈行六韜鳥雲澤兵篇有

雲者鳥散而雲合  
湯乘大贊畢云疑  
變化無窮者也  
謂升自隔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隔出其不意是也呂

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白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問  
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即

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  
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隔登鳴條皆以地言則犯遂下

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以地言則犯遂下  
眾人之螭遂畢云疑有誤字詒讓案疑當作犯遂夏

王乎禽推哆大戲畢云乎禽當為手禽或云乎同呼  
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

云架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  
移此書所染云夏架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

移此下又云推哆大戲生列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  
大戲是人名無疑詒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

呂氏春秋誤詒讓案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  
移大犧高蓋故昔夏王桀昔下當貴為天子富有天

本彼而誤故昔夏王桀昔下當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推哆大戲晏子春

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推哆大戲晏子春  
字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秋內篇

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推哆大戲晏子春  
字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秋內篇

下有勇力之人畢云舊脫力字人推哆大戲晏子春  
字据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秋內篇



諫上云推侈大戲足生列兕虎生列舊本作主別畢

走千里手裂兕虎作生捕王云主別兕虎本作生列兕虎列即今裂字

也說文列分解也裂綴餘也義各不同艮九三列其

黃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割列禳瘞管子五輔篇博帶

黎大秩列皆是古分列字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

為行列字矣鈔本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墨子作生

裂兕虎故知今本主別為生列之譌刻本作生捕者

殘人以意改之耳案指畫殺人人民之眾兆億侯盈

王說是也今據正然不能以此圍鬼神之神誅圍

厥澤陵傳云侯維也武毛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

字通詩大雅桑柔篇孔棘我圍鄭箋云圍當作禦

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

為然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上訴天侮鬼

畢云詬太平御覽引作下殃傲天下之萬民傲亦當

河鬼下御覽引有神字殺播棄黎老偽古文書泰誓云播棄黎老孔傳云貽

孟子考文引古本書犁作黎與此同孔疏云孫炎曰

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方言  
云黎老也燕代之北鄙曰黎國語吳語云今王播棄  
黎老韋注云鮐背之耆稱黎老王引之云黎老者耆  
老也古字黎與耆近尚書西伯戡黎釋文大傳黎作  
耆是其賊誅孩子誅吳鈔本作殺說文口部云咳小  
例也云刻子論衡本性篇引刻子亦楚毒無罪王云楚毒  
作孩子此謂紂誅殺小兒也楚毒無罪本作焚炙  
此因焚誤為楚則楚炙二字義不可通後人不得其  
解遂以意改為楚則楚炙二字義即所謂炮烙之刑也焚  
炙判剔皆實有其可指之刑若改作楚毒則不知為  
何刑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五出焚炙無罪甚明偽古  
曰墨子云殷紂則墨子之本作焚炙無罪而小變其文  
文泰誓焚炙忠良判剔孕婦即良無罪焚炙之孔疏  
案王說是也泰誓偽孔傳云忠良無罪是紂焚炙之事也  
云焚炙俱燒也般本紀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  
判剔孕婦視之古文書泰誓同孔傳云懷子之婦判剔  
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剗之義也皇甫  
謐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判  
剔孕婦也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楚辭離世王注云號咷  
婦也號咷憂聲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



車百兩擇車猶呂氏春秋云簡車選虎賁之卒四百

人逸周書克殷篇云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

乘則士卒三萬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孔往云戎車三百五十

野敘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

三千人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

人甲士四萬五千人風俗通義三王篇引尚書武王

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禽紂于牧之野呂氏春秋

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

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貴因篇作選車三百乘

千案諸書所言數是先庶國節窺戎畢云未詳洪云史

並差異未知名孰是先庶國節窺戎畢云未詳洪云史

馬司徒司空諸節集解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與

庶節即諸節窺戎即觀兵此當本於尚書泰誓篇與

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本紀紂用費中為政

正義云費姓仲名惡來見所眾畔百走叛王引之云

也畢云中讀如仲惡來眾畔百走畔吳鈔本作

百字義不可通百走蓋皆走之誤武王逐奔入宮畢

蘇云百字誤當作而案王說近是武王逐奔入宮畢

逐太平御萬年梓株未折紂而繫之赤環畢云太平

覽引作遂折紂而繫之赤環畢云太平

折紂而出環作轅是言繫之朱輪案此無攻荀子解  
蔽篇云紂縣於赤旆正論篇云縣之赤旆並與此異  
畢說載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  
未塙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而自燔于火武王入適  
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以為天下諸侯僂故

昔者殷王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見所  
畫畢云寡畫字假音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

不能以此困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為

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

之曰翟灝云逸周書世俘解有艾得璣無小畢云此即

云禽艾蓋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

幾無小者也德璣與德幾古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

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即本滅宗  
此今書偽古文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非是

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



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

孝子乎蘇云忠當作中非攻篇言上中天之利子墨

子曰古之今之為鬼疑當作古今之為非他也有天

鬼疑當有神字周禮大宗伯天神地示人鬼此則天神地示總曰鬼神散文得通也亦有山

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

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畢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使

之今從然而天下之陳物謂陳說事故文選古曰先生

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妯也爾雅

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妯後生為娣長婦謂稚婦今

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妯婦王引之云而猶則也今

絜為酒醴粢盛潔即絜之本俗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

請有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案道是得其父母妯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

神請亡

請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作請今據改亡無通

是乃費其所為酒

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自當為且舊本無非字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

直音近故特亦作猶蘇云特字上當有非字俞云一

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持固得通用而非字則必當

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合驩聚眾也今

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補案蘇俞校是也今據補內者宗

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此謂祭祀與兄弟賓

湛露孔疏引尚書大傳云燕私者祭已而與族人飲

亦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于龍桃家于是乎嘗祀

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令其州

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是祭祀并燕州鄉朋友

等即所云宗雖使鬼神請亡請畢本作誠今依此猶

族鄉里也雖使鬼神請亡道藏本吳鈔本改此猶

可以合驩聚眾驩吳鈔本作歡下同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

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請畢本作誠今依是以不共

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



牲之財乎

吳鈔本脫非字又今在乃上以文義校之疑當在吾上今吾語前後屢見其所

得者臣將何哉

臣字誤畢云一本無此字

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

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

之道也

舊本脫之字也字王云上文曰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據補是

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

也上以交鬼之福

蘇云鬼下當有神字

下以合驪聚眾取親乎

鄉里若神有

畢云若神當云若鬼神詒讓案以是上文校之疑當云若鬼神誠有

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俞云弟兄當作兄似義見上文則此豈非

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

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

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

尊明謂尊事而明著之以示人也即明鬼

義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

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詒

議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下文

云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可證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

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

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

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

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

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鐃說文金部云鐃大鍾涓子之屬

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

畢云一本無華字以爲

不美也非以撈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

物吳鈔本作芻說文

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

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

居以爲不安也

王引之云野卽字字也古讀野如字故與宇通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大



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字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字

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鹽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字

廣厦洞房易林恒之剝曰深堂邃字君安其所皆其

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棚不倫

下與之居二字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

義不相屬矣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

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

人雖無造為樂器王云雖與唯同無語以為事乎國

家非直培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折舊本謬拆今據

王校正坦畢本改作垣云舊作坦以意改俞云畢改

坦為垣是也壤疑壞字之誤培者說文手部云杷也

今鹽官入水取鹽為培拆者說文廣部云庠卻屋也

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

耳行潦之水而培取之毀壞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為

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為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

培潦水拆壤垣而為之也案畢俞說並非也此折當

讀為牆耕梓篇云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川此義

與彼正同說詳彼注壞謂土壞垣讀為壇聲近段借

字韓詩外傳閔子曰出見羽蓋龍旂旂裘相隨視之

如壇土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  
義並同壤坦猶言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  
器非措斂之於水槌取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即言  
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  
指將必厚措斂乎萬民王云措字以昔爲聲措斂與  
節用篇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  
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以成矣以王校作已曰吾將  
惡許用之畢云惡許猶言何許王引之云言吾將何  
許猶所也許所聲近而義同說文所伐木曰舟用之  
聲也詩曰伐木所所今詩作許許洪說同曰舟用之  
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休吳鈔本  
作息言小人休息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予吳鈔本作與周禮  
其負荷之勞也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  
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  
橐人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注云齎給市財不  
用之直此謂萬民出財齎以給爲舟車之費也財不  
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

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譬吳鈔本

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卽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

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等笙之聲之下今移

置於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

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王引之云

當與儻同詒讓案當嘗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擊鳴

篇下同文選東京賦李注云撞擊也巨大義同擊鳴

鼓彈琴瑟吹竽笙畢引云文選注而揚干戚小爾雅廣

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荀子勸學篇揚注云安

得下補而其二字云安猶於是也卽我以爲未必然

言衣食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俞云此三字乃

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

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它事也上文言樂之無益於飢

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

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喻云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唯舊本作惟今鍾據吳鈔本改猶是延鼎也延鼎蓋謂偃覆之鼎王藻鄭注云延晁相反虛縣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璧羨之義周禮玉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瑞注云羨不圖之貌延鼎謂如鼎而橢不正圖弗撞擊將何樂得鳧氏賈疏云古鍾如今之鈴不圖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毋唯無蘇云勿



當作母書中多用母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讀字蓋與務通非是

廣雅遲穉晚也故穉通作遲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

股肱不畢強畢疾也義詳兼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

朴疑卧正字玉篇云卧補目切目骨俞云明下文作

眉疑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

誤也朴當作朴亦以形似故誤朴者變之段字尚書

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也上

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將必使

矣案俞以朴爲朴近是明卽謂目也似不誤將必使

當年王云當年壯年也當有盛壯之義晏子外篇曰

愛類篇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當年而不績者

淮南子齊俗篇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婦人當年而不

織管子揆度篇曰老者譙之當壯者遣因其耳目之

之邊戍當壯卽丁壯也丁當一聲之轉因其耳目之

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畢云眉一本

字通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卽名也使丈夫

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也

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

績織組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母為樂唯舊本作惟今

虧奪民衣食之財舊本譌時今以拊樂如此多也廣

釋詁云拊擊也書舜典予擊石拊石僞孔傳云拊亦擊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

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畢云據上

公二大人鏞然奏而獨聽之畢云鏞字說又玉篇俱無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王云此本作必將

文與君子聽之與賤人聽之即承此文而言今本作

不與君子不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案此疑

當作不與賤人必與君子謂所與共與君子聽之畢

舊脫首三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

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昔者齊康公畢

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安王時詒讓案齊康

公與田和同時墨子容及見其事但康公衰弱屬於



田氏卒為所遷廢恐未必能興樂如此之興樂萬俞  
盛竊疑其為景公之誤惜無可校論也  
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與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  
也欲也尚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眾功皆  
興揚雄勸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  
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即本篇非樂之  
樂萬謂萬舞也蘇云此亦見太平御覽興樂萬萬  
作有樂工萬人思謂正文當以興樂萬為句而萬人  
當屬下為句蓋萬人思謂正文當以興樂萬為句而  
猶舞人也興樂萬猶興樂舞也斯於事義為協若以  
數言則樂至萬萬人雖傾國之力不足以供之雖至  
無道之君不聞有此審爾則墨子當先以為譏而篇  
中尚無此意則萬非人數曉然矣案蘇說是也周禮  
鄉大夫舞師並云興舞鄭注云興猶作也即此興樂  
萬之萬人不可衣短褐部云短褐即短衣也魯問公  
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謂之短褕又云復襦江湘之閒  
謂之襜褕即短衣之俗墨子書此及魯問公輪三篇  
並作短褕非子說林上篇賈子新書過秦下篇戰國  
策宋策史記孟嘗君傳文選班彪王命論並同史記  
秦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  
云蓋謂褐布暨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  
褐亦曰暨褐列子力命篇云云楚人謂袍為短又有  
云短音暨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短又有

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楊注云豎  
褐僅豎之褐亦短褐也案短豎並短之同聲段借字  
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為不可食糠糟畢云糠  
字誤或釋豎為僅豎皆非也蘇云御覽食面目顏色  
俗寫誤从米蘇曰食飲不美飲作飲酒面目顏色  
云御覽作糟糠曰食飲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  
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  
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  
足觀也王云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廣  
雅釋訓曰從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為從容身體從容  
不足觀謂衣服不美則身體之一舉一動皆無足觀  
也後人乃加入醜羸二字夫衣服不美何致羸其身  
體且身體從容不足觀與面目顏色不足觀對文加  
醜羸二字則與上文不對矣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引此作身體從容不足觀無醜羸二字太平御覽  
服章部十飲食部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  
部七所引並同是以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此掌不從  
事乎衣食之財畢云掌一本作常詒而掌食乎人者  
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母為樂虧奪民衣  
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母道藏本吳鈔本並作無  
字通舊本為下視樂字今



據王校補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

蜚鳥貞蟲異者也蜚與飛通貞蟲詳明鬼下篇宋翔鳳云貞通征此言蜚鳥征蟲即三

朝記所謂蜚征也案宋說是也莊子在宥篇云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引崔譔本作正蟲亦即貞蟲也

征正字貞正並聲近段借字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

以為衣裳因其蹄蚤畢云蹄即躡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為絝屨吳鈔本絝

作袴畢云絝即袴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

不耕稼樹藝唯舊本作惟今從吳鈔本改雌亦不紡

績織紉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

力者生史記高帝紀以臣無賴集解晉灼云不賴其賴利也畢云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

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

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

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蘇云即與王公大人蚤則通用

朝晏退聽獄治政

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李注引退作罷聽作斷此其

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宣其思慮之智

蘇云非命篇宣

作彈詒讓案宣彈聲近字通太玄經范望注云宣盡也

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

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

出暮人耕稼樹藝多聚叔粟

叔舊本作升王云升當為叔叔與菽同大雅生

民篇菽之在菽檀弓啜菽飲水在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菽釋文竝作叔管子戒篇出冬菽與戎叔莊子

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竝與菽同尚賢篇云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其證

也草書叔升二形相似晏子諫篇合升則之微以滿倉廩說苑正諫篇升則作菽齊策先生王斗文選

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王叔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升後漢書周章字次叔叔或作升文選左思

魏都賦注引張升反論陳琳答東阿王箋注作張叔及論昭七年左傳正義作張叔皮論皆以字形相似

而誤非命篇多聚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

升粟誤與此同

織紵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縵畢云細舊作細盧云當為細與摑同非命下正



作捆繆鄭君注禮記云繆也繆讀如綃王云繆當爲  
綃凡書傳中從果之字多變而從參收繆誤爲繆集  
韻細織也細布線猶言細布帛說文繆帛如紺色或  
曰深繆從系果聲讀若果王篇子老切廣雅曰繆謂  
之繆檀弓布幕衛也繆幕魯也鄭注曰繆繆也繆讀  
如綃今本檀弓亦譌作繆又說文繆旌旗之游也從  
糸繆聲王篇所銜切兩字判然不同案王說是也前  
辭過篇作捆布絹絹即綃之誤細捆捆並捆之俗詳  
非命此其分事也今惟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  
下篇

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

稷危矣今惟母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吳鈔本惟母作唯無

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賣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

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

府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惟吳鈔本作唯下同

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

不足多聚叔粟叔舊本作升今據王校正又今惟母舊本稅是故叔粟四字王據上下文補

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夙興夜寐畢云舊脫能字

以意增詰讓案依上文當作必不能紡績織絰吳鈔本作

緒細布縵今依盧校正是故布縵不興曰孰為大

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俞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

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為而廢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

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

是其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

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竹書紀年祖甲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曰

其恒舞于宮畢云其孔書云敢有詒讓案舞吳鈔本作武字通伊訓偽孔傳云常舞則荒淫

是謂巫風偽孔傳云事鬼神曰巫畢其刑君子出絲云是孔書作時文見伊訓

二衛畢云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案緯非絲數量之名畢說未允衛疑當為術術與遂古



通月令徑術鄭注讀為遂是其例西京雜記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云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緘倍緘  
為紀倍紀為綴倍綴為縶遂即縶也小人否似言小  
刑此官刑故嚴於君子而寬於小人又疑否當為吝  
即倍之省猶書呂刑云其罰惟倍言小人之罰倍於  
君子也似二伯黃徑此文有說誤偽古文伊訓采此而  
本已不可讀故置不取非命下篇節引下文作大誓  
疑此下文自是周書與湯刑本不相冢因有說誤遂  
滑提莫辨也蘇云伯黃乃言曰後數句非命下篇別  
二字或伊尹之訛亦非  
誓鳴乎道藏本吳鈔舞佯佯吳鈔本作洋洋畢云舞  
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顧云  
此正是舞字故用之以非樂二十五篇書何足據耶  
案顧說是也此猶詩魯頌閟宮云黃言孔章畢云黃  
萬舞洋洋毛傳云洋洋眾多也黃言孔章孔書作  
嘉是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  
常九有以亡即下文之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用弗  
式也此承上文言耽於樂者必亡其國故下文云聖  
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節樂也東晉人改其文曰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則與墨子非樂之意  
了不相涉而畢反據之以改原文僞矣案王說是也

黃疑當作其其篆文作算黃古文作莢二字形近非  
命下篇引大誓云其行甚章與此語意略同下文上  
帝弗常四句彼上帝弗常王引之云常讀大雅抑篇  
引大誓亦有之上帝弗常曰肆皇天弗尚之尚謂天  
弗右也爾雅釋詁尚右也尚古通作常晚出古文尚  
書咸有一德篇襲墨子而改之曰厥德非常九有以  
亡蓋未知尚為九有以亡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冊  
常之借字也九有以亡傳云九有九州也文選冊  
魏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上帝不順畢云孔書降之  
作九域有城一聲之轉上帝不順畢云孔書降之  
百殍音祥玉篇舊作曰非殍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  
作日殍孔書作惟上帝徐羊切女鬼也詒讓案吳鈔本  
降之百殍孔傳云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  
常在其家必壞喪壞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懷字亦通  
伊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國語  
云啟有五觀韋注云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  
之邑其名為觀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觀國今頓丘衛  
縣畢云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  
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  
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夏有五觀韋昭云



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惠棟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敘之五子也周書當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章昭注國啟乃淫濫康樂惠云語王符撰潛夫論皆依以爲說啟乃淫濫康樂啟乃當作啟子濫與洸同江聲說同江又云啟子五觀也啟是賢王何至淫濫據楚語士麇比五觀于朱均管蔡則五觀是淫亂之人故知此文當爲啟子乃字誤也案此卽指啟晚年失德之事乃非子之誤也竹書紀年及山海經皆盛言啟作樂楚辭離騷亦云啟九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竝古書言啟淫濫康樂之事淫濫康樂卽離騷所謂康娛自縱也王逸楚辭注云夏康啟子太康也亦野于飲食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孫星衍說同失之野于飲食孫又云于往也俞云畢說非此本以啟乃淫濫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卽下文所謂淪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將將銘覓磬以力畢云句未詳覓疑筦字之誤形同將將銘覓磬以力畢云句近孫說同孫又云將將上疑有脫文作樂也樂聲銘銘力於磬管江云覓當爲覓覓喜說也胡官反俞云將將銘覓磬以力疑





夏康卽此云淫盜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案楚辭夏康娛夏當從王引之讀爲下戴震謂康娛卽康樂非太康說亦致謫畢謂書序太康亦非夏帝則謬說不足據也故上者天鬼弗戒戒當爲式此卽冢上引書天用弗式之文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請畢本改誠云舊作請一本如此案請誠字通詳前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閒詁卷九

瑞安孫詒讓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漢書藝文志注蘇林云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

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舊云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祭法孔疏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義壽命篇及王充論衡命義篇說三命略同墨子所非者卽三命之說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



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裸於民間者

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

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

命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雖強勁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

以駟百姓之從事畢云駟阻字假音說文云駟从馬且聲劉達注左思賦引說文于助

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

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

吳鈔本無曰字案疑當作言必立儀今本曰言二字

涉上誤倒管子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尹注云

儀謂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畢云

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案隱云韋昭曰鈞木

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

不可立表以測景讓案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則

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尹注云均陶者

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運百里山海經西山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謂度東西也周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司儀云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考工記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春秋緜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北辰

三表表儀義同左文六年傳云引之表儀洪云非命

中篇非命下篇此段文義大略相同皆作言有

古文法說文作禮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

者本謂考其本始下有原之者廣雅釋詁云謙度也

傳頌小序云原度天道此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

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

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王

中篇作發而為刑政下篇作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



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有

句

蓋嘗尚觀於瞽王之事

蓋上舊本有蓋字王云或以命

為有絕句

下文云豈可謂有命哉蓋諷作蓋史記楚世家字俗書作蓋形與益相近故蓋諷作蓋史記楚世家

還蓋長城

以為防徐廣曰蓋一作益今云蓋蓋者一本作益一本作蓋而後人誤合之耳蓋與益同益何

不也

檀弓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孟子梁惠王篇蓋亦反其本矣嘗試也尚與上同言今天下之士君

子或以命為有

則何不試上觀於瞽王之事乎下文

曰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

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益亦蓋字之譌

案王校是也

今據刪

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

爾雅釋言云淪變也

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淪

爾雅釋言

在於桀紂則天下亂

畢云舊脫在字據下文增

在於湯武則天下

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

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

蓋舊本亦譌益王據上文改

先王之書

所以出國家

畢云舊脫以字據下文增

布施百姓者

畢云舊脫此字據下文增

憲也

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有布憲管子立政篇云布憲於國國語周語云布憲施舍于百

姓章

注

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

同爾雅

諱當讀為違同聲段借字禮記緇衣太甲曰敬無益

天作孽猶可違也鄭注云違猶辟也下同

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

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

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

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

言曰吾當未鹽數

當疑尙之謬畢云鹽盡字之謬

天下之良書不可

盡計數大方論數

大方即大較也後漢書郎顗傳李注云方法也史記律書索隱云大

較大

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為三即上先法也王之憲之刑之誓是

今雖毋求

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

雖唯通毋語詞詳尙賢中篇

不亦可錯乎

錯與廢義同詳節葬下篇

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



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

者畢云爾雅云諄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

俞云諄讀為悴說文心部悴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

故曰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釋非是案

俞說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義在

未備據下文當作義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

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為幹此管字假音

云幹主也或曰古管字漢書食貨志顏注云幹讀為

管同謂主領也漢隸幹幹皆作幹經典多通用但此

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本也幹者本幹對

枝言之也荀子儒效篇云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楊注

云枝枝子若然豕適謂之幹支萬民被其大利何以

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

畢云當為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

高省毛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

隱云秦宣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

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

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

多作薄惟孟子作毫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星之謬是以不狂爲也  
絕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短將五十里也戰國策秦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地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此云  
絕長繼短猶國策云斷長續短也  
地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  
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  
率其百姓羨也移古通作侈字侈亦是有餘之義

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

賢士歸之未歿其世作歿吳鈔本下同而王天下政諸侯正政

通正猶長也  
詳親土篇  
昔者文王封於岐周  
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於岐周趙注

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邠

岐王作豐畢云  
岐山周周原  
絕長繼短方地百里  
舊本作地方今  
從道藏本乙與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卽利字



之誤而衍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  
 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上皆無則字俞云則上脫移字  
 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  
 是其證也王氏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  
 近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  
 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  
 罷者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章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處而願  
 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蘇云我字  
 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  
 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殳其  
 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政舊本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  
 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政諸鄉者言曰畢云鄉  
 義人  
 侯謂長諸侯也詳親士篇  
 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  
 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

賞罰以勸賢

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云原文是勸賢

暴

二字勸賢承賞而言沮暴承罰而言尚賢篇曰賞

不當賢

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

沮

矣尚同篇曰賞譽不足以勸是以入則孝慈於親

善而刑

罰不可以沮暴皆其證是以入則孝慈於親

戚

親戚即父母也詳兼愛下篇尚賢中篇云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弟長於鄉里

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

辨別同尚賢中篇云男女無別是故

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

崩叛字尚賢為倍之段

守城

則倍畔猶此下文云守城則崩叛也倍與背同

逸

周書時訓篇云遠人背叛倍與崩一聲之轉古字

通用

說文人部側讀若陪位邑君有難則死出亡則

部

側讀若陪即崩倍相通之例

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

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

罰不暴故罰也

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俞云

三字當為衍

文說詳下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



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命云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居然可見矣

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良爲兄義不甚

切疑良當爲長逸周書謚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即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亦即家上云出則弟長於鄉里爲文尚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鄉里國語齊語亦云不長弟於鄉里謚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教幼爲長幼事長爲弟淺人不解長字之義而改爲良遂與上弟長之文不相應矣而強執

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舊本作者道藏本作

昔畢据下文改特舊本謬持王云持字義不可通持當為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

文同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

之財不足

畢云舊脫食字据上文增

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

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

昔舊本謬作若王據上文改昔今從之道藏本吳鈔本竝作苦則當屬上讀

不忍其耳目

之淫心涂之辟

畢云涂猶術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竝

見中篇下篇作心

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

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

於仲虺之告

書敘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日鄭注云吉當為告告

古文誥字

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偽孔傳云言託



天以行虐於天下乃桀之大罪畢云孔

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畢

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龔喪厥師偽孔傳云天用桀

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無道故不善之式

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為主也畢云孔

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

江聲云師眾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此言湯之

之用喪其眾孫星衍云用為龔聲相近

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

夷不肖事上帝鬼神

居不肖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

禍厥先神禋不祀天志中篇禍作棄禋作祗畢云孔

讓案說文示部云禋安也易曰禋既平今易坎九五

作祗既平釋文云祗京作禋是祗禋聲近古通用之

證乃曰吾民有命天志中篇無民字無廖排漏道藏

扁案此當從中篇作毋廖其務義詳彼注天志中篇

作無廖僂務亦誤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

懲其天亦縱棄之而弗葆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

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

葆天志篇作天亦縱棄紂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是

也今據乙葆吳鈔本作保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畢云紂下据上

文當有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

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

供粢盛酒醴供吳鈔本作共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

下賢可之士舊本說下無以三字王據上外無以應

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俞謂將養為持

養之誤詳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

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譌持依王校改而

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

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畢云忠下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

由爲義相近下篇云

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

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

畢云義上篇作儀義

儀

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

本譬吳鈔本作辟

員上篇作運聲義相近

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

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

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

柰何發而爲刑

畢云據上篇有政字

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

士君子

盧云此下當有或字

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

之有與亡者以眾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

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

百姓之情

畢云舊脫不字据下文增詰讓案然與則義同然胡不亦見尙同下篇此下文繁言

之則云然則胡不則胡不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

以下文校之亦嘗下當有有字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

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

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

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

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

明賞罰以勸沮舊本挽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又勸

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

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

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長短其在湯

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安危上長短在上



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

長短經無則字

夫曰有命云者

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

有命上疑挽執字

我非作之後

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畢

未詳生當為王案顧校季本吳鈔本並作王俞云此

子墨子託為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

當為王非是案疑當作今胡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

先生非之諸校並未得其義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

三代之聖善人與畢云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即識字

云不知禮記哀公問鄭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

注云志讀為識識知也意與抑同意亡語詞詳非攻下何以知之畢云言有

篇畢云亡同無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命之說不

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初之列士桀大

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意妄言初之列士桀大

夫通苑臣衛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桀與傑字

文人部云傑執也材過萬人也呂氏春秋孟秋紀高

注云才過萬人曰傑毛詩衛風邦之桀兮傳云桀特

立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

百姓畢云順同訓詁案舊本此下有故上有以規

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二句盧云此已

上十七字衍文案盧校是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

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

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見字吳鈔本說

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我是故昔者三

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糾其繆詒不

慎其心志之辟治要作僻畢云僻同外之毆騁田獵畢弋畢云

云古文驅从支案騁畢本作聘諷孟子盡心篇云驅

騁田獵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韋注云畢掩雉兔之

網也弋雉之借內沈於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

字詳備高臨篇誤入下文身在刑繆之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

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厲公

問二篇並作戾字通畢云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繆



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誤

上又衍一字王據下篇刪不有曰三字舊本移置於此舊本不顧

我罷不肖本增顧校季本有我為刑政不善必曰

我命故且亡故下文雖昔也三代之窮民治要窮作

亦由此也蘇云由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畢云事一

讓案親戚謂父外不能善事其君長外下疑惡恭儉

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

有饑寒凍餒之憂饑上下篇並作必不能曰畢云必

以意改案顧校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

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

眾愚樸人久矣治要無樸人二字王云愚樸下衍人

言篇民敦而俗樸王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

蕭注云樸慤愿貌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

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師

孫星衍云厥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

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冒事

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

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示而不祀也示祇同傳寫

誤作示校者不憚因此書其字多作示遂又改爲其

復誤移著先神上不知闕卽厥字不當更云其也天

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祇不祀可證非儒下篇其道不

可以期世期晏子春秋作示亦示曰我民有命毋僂

其務畢云言毋勦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從此孔書

文詁讓案母僂當爲侮僂二字平列言紂惟陵侮僂

辱民是務也苟子彊國篇云無僂乎族黨而抑卑其

後世無母僂古通無僂與抑卑文相僂與此天不亦

母僂義亦正同楊注釋爲無刑戮之恥失之天不亦

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

孟子滕文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



亦不非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

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為又蘇云所引蓋古逸書不字疑誤詒讓案不疑當作

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女母崇天之有

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疑當作今於召

公之執令於然此有挽誤疑當作於召公之非執命

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字誤上篇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又云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

也是且畢云當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

大司徒有造言之刑鄭注云造言訛言惑眾不自降天之哉得之

降自我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

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辯作辨當天有

命者畢云天當為夫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云疾力也執有

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非下當有之字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畢云

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儀而言必字誤上而字衍俞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若不先立儀而

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豈有朝

夕之辯

吳鈔本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

畢云舊脫有

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

畢云舊脫有

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

眾之耳目之請

畢云據前篇當爲情誼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

惡乎用之

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

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

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



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

可得而治也

國語魯語韋注云屬適也

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

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

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

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

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

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

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

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

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

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

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

羣書治要問作問尚

同下篇亦云光譽令問問通

夫豈可以爲命哉

據下文命上當有其字

故以

爲其力也

故固通

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治要

蓄畢云一

本無功字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

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

力也

力上亦當有其字

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

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意亡詳非攻下篇蘇云也字衍

意讀如抑亡當作亦案蘇說非

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

也

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

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

而矯其耳目之欲

畢云而讀如能非案畢讀是也陳壽祺說同

而從

其心意之辟

王據中篇以心意爲心志之義同似非謬字

外之歐騁

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

畢云中篇湛作沈

而不顧其國家百

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

遂與隊通法儀篇云

遂失其

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

國家



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  
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  
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  
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

又當依上文改作必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

人術之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術同述詒讓案樂記

史記樂此皆疑眾遲畢云言沮樸實之文者能述述

書作術也遇與愚同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聲樂以淫

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莊子則陽篇愚為物而愚

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韓子南面篇愚竊情之民

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

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眾愚

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愚樸是其證畢說  
非案遲疑當為穉管子重令篇云菽粟不足未生不  
禁民必有飢餓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穉也謂之  
逆尹注云穉驕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  
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驕

而釋莊子也案莊子稱與管子同李說未埒此遲樠  
似亦即駢釋恩樸之意與中篇文自不同不必改爲  
愚也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

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

遺吳鈔本作示案此

中貴義魯問諸篇並

作遺則吳本非是

曰何書焉存王云焉猶於也案

猶云存

於何書禹之總德有之曰

蘇云總德蓋

允不著當爲

若允不若

信不順也惟天民不而葆

吳鈔本惟作唯畢

云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

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

有夏人矯天命

當依上中二篇

于下帝式是增

畢云

惡或憎字江聲

云式用也增讀當爲

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伐之字誤當从式是

孟子盡心下篇云

十憎茲多口趙岐注

之增則增憎字通顧云增即憎字明道本晉語懼子

之應且增也今本作

憎易林渙之靈

獨宿增夜道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爽土

喪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

晉侯爽

二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彼用無爲有故謂



矯公羊僖三十三年  
何注云許稱曰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為矯哉  
為吳

作謂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

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三字之誤莊述

伐為太誓上篇俞云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

鼓文小魚作魚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字是也此文大

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

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

王舟王跪取出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

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

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

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為太子發以別

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案曰

孫莊俞說近是陳喬縱云去字疑是告之謬非

惡乎君子惡莊校天有顯德其行甚章莊云有當為

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蘇云書泰誓曰為鑑不遠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鑑吳鈔本作監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

莊云鑑當為監

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詩大雅蕩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  
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謂人有命  
以不用為戒此詩與彼詩文異而意則同謂人有命  
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蘇云此四句今書  
泰誓在厥鑑惟不  
遠之上上二句作謂己有上帝不常九有以亡蘇云  
天命謂敬不足行下同  
今泰誓無之上句見伊訓下句見咸有一德諡讓案  
常當讀為尚尚右也詳非樂上篇篇偏古文書咸有一  
德云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偽孔傳云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並襲  
此文而上帝不順祝降其喪蘇云今泰誓弗作不其  
失其惜  
將斷棄其身詒讓案泰誓偽孔傳云祝斷也言天  
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其樂上篇引湯官  
刑亦有此四語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畢云文略見  
句作降之百殍  
云今泰誓下句作誕受多方莊校改帝為商云言天  
改殷之命而周受之陳喬樞校同云商字作帝非是  
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昔紂執有命而行昔  
文叶今訂正之案莊陳校是也  
吳鈔本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亦當為太子  
有者字



周公旦告發以非  
之肌說不足據  
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

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  
蘇云尙當作上古字通

命爲無也  
無之謂皆以  
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  
吳鈔本天下  
非將勤勞其

惟舌  
畢云惟一本作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頰者後人

以意改之耳  
惟舌當爲喉舌以爲誤爲唯因誤爲惟耳

潛夫論斷訟篇慎已喉舌  
以爲誤爲唯因誤爲惟耳

誤正與此同  
凡從侯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誤爲惟耳

侯字作侯佳字作佳  
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

氏南一曰緌氏緌與雍形相近  
晏子諫篇昔夏之衰

也有推侈大戲  
韓子說疑篇推侈作侯侈淮南兵略

篇疾如鏃矢高注曰鏃金鏃翦羽之矢也  
今本鏃作

雖後漢書臧宮傳妖巫維泥維或作繳方言雞維徐  
侯子皆以字形相似而誤  
而利其脣眠也  
畢云眠

文說文云吻口邊也  
又有脣  
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  
字云或从月从昏此省日耳

萬民刑政者也  
此句有挽字吳鈔  
今也王公大人之

所以蚤朝晏退

蚤舊本作早今據吳鈔本改

聽獄治政終朝均分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

舊本敢下有息字卽怠之衍文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今據刪

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

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

之知

吳鈔本作智

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

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

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

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

叔舊本誤升今據王校正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

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

夜寐

畢云舊脫以字據上文增案吳鈔本不脫

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統

葛緒

畢校統作統云說文云統絲曼延也緒紵字假音王云畢說非也統當爲絲非樂篇作多治麻



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統  
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若統爲絲曼延則不得與  
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絲與絲相似故絲譌爲統  
非說文之統字也蘇云統絲蓋形近而誤緒蓋與絮  
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讀作紵說文糸部云緒絲  
端也紵絲屬細者爲銓布白而細曰紵重文紵云紵  
或从緒省此與說文或捆布紵畢云說文云捆紵束  
體聲同蘇謂絮通非是捆布紵也此俗寫案孟子滕  
文公篇云捆屨織席趙注云捆猶叩搥也織屨欲使  
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捆織也从木  
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捆纂組高注云捆叩搥此  
文本書凡三見辭過篇作捆非樂上篇作捆惟此作  
捆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捆網捆三字說文並無之  
惟禾部有捆字故畢以爲卽捆之俗蓋以困从困聲  
形並相近故展轉譌變錯異如是要皆捆而不敢怠  
之俗別矣繆當依王校作縲詳非樂上篇

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

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

命而致行之

畢讀蕢字句斷云此蕢字假音俞云蕢

屢見案俞說

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

近是畢讀非

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

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織績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為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邢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下以持養百姓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王說是也下以持養百姓義持舊本作待王云待字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之而待養當為持為持天志篇曰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土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

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



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其

其國家

畢云抃失王云其字義不可通當是失字之誤隸書失字或作失與共相似說文抃有所

失也

尚賢篇云失損其國家傾覆其社稷抃損古字

通天志篇云國家滅亡抃失社稷齊策云守齊國唯

恐失抃之

皆其證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

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

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

舊本此十三字

若不可不強非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

言士君子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

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

今本言上脫之字也上脫不可不強非曰命者暴王

所作窮人所術

術與述通見上非仁者之言也

舊本仁作人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畢云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

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  
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  
翟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  
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去逢衣淺帶解  
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  
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  
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  
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  
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  
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  
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周季俗儒信有  
如此所非者但并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誣誣增加  
之辭儒墨不同術亦不足異  
也畢氏強爲之辯理不可通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

王引之云此卽中庸所

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  
從殳弑聲而無弑字五經文字曰弑古殺字今案弑  
字蓋從又弑聲說文又芟艸也從人八相交或從刀  
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艾殺其民艾與又刈  
同是又卽殺也故弑字從又而以弑爲聲又字篆文  
作𠂔今在尤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又其實一字



也說文無义部故杀字無所附而不收杀與術並從  
肅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遂聲亦  
相近故墨子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孔穎達禮記正義云五服之節降殺  
書以術為殺子言親疏尊卑之異也云五服之節降殺  
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  
等案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  
佐其兼愛節其禮曰喪父母三年舊本下有其字畢  
葬之說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云其與期同言父  
在為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  
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  
畢讀其為暑而以喪父母三年其為句大妻畢云舊  
誤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禮蓋卽指喪服經妻脫此字  
据下後子三年後子詳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  
文增同詒讓案公戚族人五月並詳節葬篇若以親疏為  
孟篇正作期戚族人五月以上述喪服若以親疏為  
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  
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  
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宗兄見曾子問言適長為宗  
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  
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讀為如言卑其伯

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  
本卑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  
親當為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卑也視親字相  
似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  
今本視譌作親俞云王氏引之謂而讀為如當從之  
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為可據今按視  
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即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僖  
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  
聲者並有小義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  
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  
裨王裨將一律矣案俞說近是卑子疑  
當為婢子見左文元年傳卑即婢之省逆孰大焉吳鈔  
本逆其親死列尸弗斂小爾雅廣言云列陳也舊本  
孰到其親死列尸弗斂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  
喪禮無祔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  
列尸弗斂列者陳也鈔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登屋窺  
引此正作列尸弗斂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此非喪禮之復也土  
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  
部云滌洒也滌器洒濯之器若槃匱之屬窺井以下  
並喪禮所無以爲實在則贛愚甚矣書鈔地部引實  
蓋謾語也



云贛愚也愚贛也玉篇贛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

求焉偽亦大矣王引之云如其亡也二句與偽字義不相屬如當為知言既知其亡而必

求之則偽而取妻身迎祗禴為僕畢云說文云祗敬已矣蘇說同取妻身迎祗禴為僕也祗衣正幅則禴

亦正意與端同王校作祗云畢說非也祗當為祗隸書祗字作祗與祗相似故祗誤為祗祗禴即玄端也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鄭注曰端者取其正也服虔注昭元年左傳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端

與禴同故說文以禴為衣正幅也玉篇禴黑衣也淮南齊俗篇尸祝禴禴大夫端冕高注曰約純服禴黑

齋衣也即周官所云齊服玄端也莊子達生篇祝宗人玄端即淮南所云尸祝禴禴也詒讓案士昏禮親

迎主人齊弁纁裳緇袖郊特牲說諸侯則玄秉轡授冕此云玄端者蓋據庶人攝盛之服言之

綏士昏禮云婿御婦車授綏鄭注云婿御者親而下綏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必授人綏此上云為僕

即指親如仰嚴親俞云仰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御之事如仰嚴親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

為抑隸書抑御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詒讓案此非昏禮之親迎也若然墨氏之昏禮無親迎

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

畢云言為妻子法則案此疑當重父母二字父母下  
則妻子言喪父母下同妻子也今本涉上文脫父母  
二字遂與下句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  
例不合畢說失之  
者畢云儒舊作傳据下文改當云儒者曰王云晏子  
春秋外篇行之難者在內而儒者無其外儒亦誤  
作迎妻妻之奉祭祀之奉祭本妻不重疑當作迎妻與  
最與妻篆文形近又涉上而誤禮記哀公問公曰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  
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子將守宗廟故  
謂已重乎墨子所非與哀公言相類  
重之哀公問孔子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敬與應之曰此  
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應之曰此  
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畢云  
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為服盧云常則喪妻子三  
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守下據上文當夫憂妻子以  
大負紵也國策趙策云夫人優愛孺子說文父部云  
憂和之行也引詩曰布政憂憂今詩商頌長發作優  
案古無優字優厚字止作憂今別作優而以憂為惠



愁字墨子書多古字此亦其一也以與已同言偏厚

妻子已為大負愆案乃又飾辭文過託之奉祭祀守

宗廟故下云又有曰有當讀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

至私畢云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

命以說議曰上有字亦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

命不可損益莊子至樂篇孔子曰命有所成窮達賞

罰幸否畢云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幸有極廣雅

云極中也逸周書命訓篇云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

德正之禍福宜明王以順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

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人之知力吳鈔本

至于極此古說有命之遺言也

不能為焉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

從事吏不治則亂王據上文補農事緩則貧貧且亂

政之本王云此句有脫文詒讓案疑當作倍而儒者

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王蘇校正詳尚賢中

篇

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

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

下文晏子曰好樂而淫人可證今據補

久喪偽哀以謾親

畢云說文云謾欺也玉篇

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

立命緩貧而高洁居

畢云同傲

周禮說文云居蹲也案畢據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

倍本棄事而安怠傲

畢云舊作

微以貪於飲食

舊本作酒今據吳鈔本

情於作務

荀

非十二子篇云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奢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

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

禮記緇衣鄭注

是若

人氣

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案人氣疑當作乞人此冢上飢寒凍餒而言氣與乞通古乞作乞即

雲氣字下交云夏乞麥禾是其證

糗鼠藏

畢云爾雅有糗鼠陸德明音義云爾雅有糗鼠陸德明

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鼯鼠也說文云鼯也郭云以類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鼯鼠也說文云鼯

鼯也玉篇云鼯胡章切田鼠也鼯舊作親誤詒讓案

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噉鼠也噉糗字

羊視

畢云爾雅云羊牡粉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羝羊也



然則越粉畢云易大畜云積豕之牙崔憬曰

并皆壯羊畢云說文獺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

案說文作獺音崔以意改之狹與狹義君子笑之怒

同劇者音崔以意改之狹與狹義君子笑之怒

曰散人焉知良儒畢云漢書云亢食注曰文穎曰亢

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亢人案莊

子人閒世篇匠石夢櫟社曰而幾死之散人此述儒

者誦君子之語畢夫夏乞麥禾疑祝春乞云云夫似

氏讀散人句斷誤

存五穀既收大喪是隨言秋冬無可乞則為子姓皆

從祭者特牲饋食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

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云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

言生也國語楚語帥其子姓章注云眾子姓同姓也

列子說符篇張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疑有

升云種姓也

文因人之家翠畢云廣雅驛肥也此古字王引之云

玉篇醉思醉切廣韻云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

子說疑篇破家殘醉是也古無醉字故借翠為之

為畢云疑有脫字案以文例校之因人之家與下恃

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為翠翠當

為

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為翠翠當

為

為

為

為

依畢訓為肥此特文  
誤到耳無祝字也  
侍人之野以為尊  
畢云言禾富

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此與荀子所謂得委積足以揜

其口則揚揚  
如也者相類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王云服

字又義不順當依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  
古言三

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  
脫上古字公孟篇

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  
應之曰所謂古之

言古服脫下古字案王說是也  
增謂古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

言服者皆嘗新矣  
舊本說言服二字今依王引之校

積久乃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然則必服非

成古也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  
服之說言之二

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  
舊本古人言之

字則非君子也  
說非字服非君子之

服上服字為作法並依王引之校增  
又曰君子循而

不作  
顧云廣雅釋言循述也  
應之曰古者羿作弓

春秋勿躬篇云夷羿作弓畢云羿羿省文說文云羿

古諸侯也一日射師詒讓案說文弓部云弩帝弩射

者自是古射官非夏少康所滅者  
仔作甲史記夏本



崩子帝子立索隱云子音宁系本云季杼作甲者也  
國語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韋注云杼  
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畢云伊即杼少康子盧  
云世本作輿詒讓案史記索隱及費誓正義引世本  
並作杼盧據王奚仲作車云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  
海所引未塙  
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說文車部云車夏后時奚仲  
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始以木  
爲車郭注云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始以木  
其創作意以是互稱之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古史  
考云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  
仲駕馬依譙周說奚仲駕馬車非其所作司馬彪劉  
昭並從之巧垂作舟畢云北堂書鈔引作倭太平御  
於義爲長  
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俞云巧垂當作倭太平  
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  
垂即工垂也莊子胠篋篇攬工倭之指釋文曰倭音  
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  
官垂其名案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始爲巧倭是  
始作下民百巧楚辭九章亦云巧倭又見七諫俞說  
水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畢云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  
輶蒼頡篇有輶靈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輶  
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

鮑也即皆君子也而羿伊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

循人必或作之言所述之事其始然則其所循皆小

人道也也邪古通吳又曰畢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

奔穀梁隱五年傳云伐不踰時戰不逐奔司馬法仁

者逐奔不遠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穀梁同揜函弗

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揜函弗

射函疑亟之形誤下同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注云

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此揜亟亦奄卒之意謂敵

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宋襄公

曰寡人聞君子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即此義

又疑函當為白之誤說文曰部云白小阱也今經典

通作陷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施則助之胥車畢

中而不辭漢紀函作陷於義亦通施則助之胥車畢

施舊作強據下文改案畢因下文施字兩見故據改

然施強義並未詳似言軍敗而走則助之挽重車而

文有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句仁人以

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



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

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

義不可通相與謂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襄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誰能懼我哀九年傳宋方吉不可

與也越語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與字並與敵同義言既為仁人則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兩相敵也上

文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是其明證矣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

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

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

聖下疑挽人字興師誅

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

舊本儒作傳王云傳術二字義不可通傳術當

為儒術毋逐奔云云皆儒者之言也故曰用儒術令士卒隸書儒或作儒傳或作傳二形相似而誤上文

儒者迎妻儒誤作傳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毋逐奔拞函勿射施則助之胥

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

王云也字涉上下文而衍此言暴亂

之人為天下害聖人與師誅罰將以除害也若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云云則暴亂之人得活而天下

之害不除矣是暴亂之人下本無也字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

戴云

賤乃賊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字之誤

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

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

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

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

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

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

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之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

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

語相魯篇孔子為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

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

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讀固誤俞釋豫為儲

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

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合篇



豫當如周禮司市注誑豫之義家語  
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  
恬漠待問而後

對爾雅釋言云漠清也漢書賈誼傳顏注云漠靜也  
惟南子詮言訓云故中心常恬漠泰族訓云靜莫

恬漠宋本莫作通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

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  
畢云辟同闢案畢

遊篇云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  
也又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罟羅機辟之患鹽鐵論

刑德篇云罟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則機  
辟蓋掩取鳥獸之物辟字又作臂楚辭哀時命云外

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繳王注云機臂弩身也  
案爾雅釋器云繫謂之置司馬彪釋辟為罔蓋卽以

為繫之借字王說與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  
司馬義異未知孰是

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

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之疑友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

言之朝物執後不言謂拘執居後不見利使已雖恐

後言通也蓋言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

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  
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  
己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君若言而未有利焉

則高拱下視說文手部云會噎為深單云說文云噎

飯室也會與噲曰唯其未之學也唯舊本作惟據吳

同不言之意誰當作雖蓋言事急則退避而

用誰急句遺行遠矣遠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

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夫一道術學業

于夏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

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周偏舊本皆譌

並從王校正偏吳鈔本作偏畢本同王近以脩身本

云與偏同畢本改為偏非詳非攻下篇近以脩身本

脩作循王云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

周偏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

任官遠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

周作用脩作循則義不可通隸書脩循相亂案王說

是也今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

並據正

旋利則止俞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

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此君子之

利人乎即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此君子之

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畢云某字舊作孔則本與此

相反謬也謬吳鈔本作繆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

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吳鈔本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

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以下當據孔叢子詰墨篇增為字今寡人

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

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

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迎孔子至楚

事在哀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白公楚平王孫名勝其與石乞

公六年作亂事見哀十六年左傳此事不可信列子說符篇

呂氏春秋精通篇淮南子道應訓並載白公與孔子

問答或因彼君身幾滅而白公繆白公亂在哀公十

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句蘇云此誣罔之辭殊不足

辨唯據白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之卒

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

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俞云此本作教行於下必

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為文教行於下必

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是以言

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舊本作行易而從也王

當作行明而易從與上句文同一例下文口行義可明乎民又曰行義不可明於民皆其證案王說是也

正今據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

同謀以奉賊俞云同乃周字之誤深慮周謀相

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畢云孔叢非賢人

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

忠趣之為亂畢云趣非仁義之也畢云逃人而後謀

避人而後言言上後字舊本作行義不可明於民明

鈔本作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



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

道藏本吳鈔本作呼 賦寡人者

眾矣

儀禮士昏禮記云吾子有賦命鄭注云賦賜非也此賦與賦命義同畢云賦當為況此俗寫

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

見景公

史記孔子世家以此為昭公二十年魯亂孔子適齊以後事

景公說欲封

之以尼谿

史記孔子世家同晏子春秋外篇作爾稽孫星衍云尼爾稽谿聲皆相近詒讓案尼

谿地無攷呂氏春秋高義篇又作景公致廩丘以為養

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

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

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裾畢云案史記作倨

傲自順顧云漢書酷吏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也讀作倨詒讓案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鄭注云浩猶饒也居裾並倨之段字家語三怨篇云浩裾者則不親王肅注云浩裾簡略不恭之貌大戴

禮記文王官人篇云自順而不讓又云不可以教下有道而自順孔廣森云自順謂順非也

好樂而淫人

晏子作好樂緩於民 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

可使守職宗喪循哀

畢云孔叢史記宗作崇詒讓案宗崇字通詩周頌烈文鄭箋云

崇厚也書盤庚偽孔傳云崇重也循史記孔業作遂  
晏子作久喪道哀王云循遂一聲之轉遂哀謂哀而  
不止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不可使慈  
畢若細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民晏子作子民慈子字通禮記緇衣云故君民者子  
以子愛之則民親之又云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  
語云慈保百姓國語周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  
禮記本命篇盧注云機危也危服蓋猶言危冠勉  
之借字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唐石經俛作勉是其  
證也機服勉容言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蠱  
其冠高而容俛也  
世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盛聲樂以修弦歌鼓舞以  
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趨吳鈔本  
作趨觀舊本作勸吳鈔本作博學不可使議世博舊  
觀與晏子外篇合今據正  
儒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王云作博者是此言孔  
子博學而不可以為法於世非議其儒學也今本作  
儒學者博誤為傳又誤為儒耳隸書傳儒相似  
說見上文儀議古字通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勞思  
不可以補民畢云三字舊脫索壽不能盡其學當年



不能行其禮

當年壯年也詳非樂上篇抱朴子外篇

不能究其事

與史記略同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

畢云說文云營惑也

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管與胸音相近盛為聲

樂以淫遇民

晏子作以淫愚其民案遇與愚通詳非命下篇畢云當為愚民其道不

可以期世

世此云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

見集韻示誤為元因誤為期矣

其學不可以導眾畢云孔叢今君封

之以利齊俗

晏子作今欲封之以以移齊國之俗畢云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

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

畢云二字舊脫據孔叢增善無此字又於

是厚其禮

畢云厚其二字舊脫盧据晏子增

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

道問吳鈔本

孔某乃恚

舊本作孔乃志道藏本孔下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

孔子諱今據增某字

恚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

子乃樹鵠夷子皮

畢云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鵠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

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名湯  
姓適齊為鴟夷子皮蘇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  
易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  
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  
氏之門乎此與莊周所言孔子見盜跖無異齊簡公  
野人之語也詒讓案淮南子范論訓云昔者齊簡公  
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說苑指武篇又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  
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鴟於田常之門田常即  
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即此春秋哀十四年經公羊  
傳作常莊子盜跖篇云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  
受幣蓋戰國時有此誣妄之語錢大昕云田常弑君  
之年越未滅吳范蠡何由入齊此淮南之誤也告南  
郭惠子以所欲為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  
貢楊注云郭子綦案見齊物論篇南郭惠子尚書大  
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史記  
索隱引世本陳成子弟有惠子得或即此人朱彝尊  
孔子弟子攻謂即衛惠叔蘭謬歸於魯有頃閒齊  
將伐魯畢云言伺其閒蘇云聞案蘇校亦通告子貢  
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  
惠子以見



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

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史記孔子弟子

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

之使子貢至齊說田常伐吳又說吳救魯伐齊與齊

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越王聞之襲破吳越絕書陳

成恆內傳所載尤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

晉霸越伏尸以言術數吳鈔本無言字蘇云當云不

即其事二字案蘇校未埽依吳本則術當讀為遂月合審端

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此當為隧之段字謂伏尸

之多以隧數計猶言以澤量也或云當作以意術數

意言篆文相近即億之省術率通詳明鬼下篇廣雅

釋言云率計校也猶孔某之誅也畢云言孔子之責

言以十萬計亦通孔某為魯司寇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

季孫畢云奉舊作季孫相魯君而走亦經傳無此事

孫與邑人爭門關說文門部云關以決植決植上疑

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

義引三蒼云戶旁柱曰植畢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

國門之關而不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  
勁舉國門之關而不可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  
以縱之詒讓案左傳襄十年偃陽人啟門諸侯之主  
門焉縣門發軔人紇挾之以出門者孔疏服虔云挾  
攬也謂以木橛挾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決疑挾  
之借字又疑流俗傳譌以鄆大夫事為孔子也淮南  
子道應訓云孔子勁扞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  
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孔某窮於蔡陳之閒畢云  
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  
窮作黎羹不堪屑內則鄭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  
戾北堂書鈔作不糝太平御覽云藪文類聚引作藪蒸不  
糝七曰不火食藪羹不糝太平御覽云藪文類聚引作藪蒸不  
文云藪以米和羹也一日粒也十日子路為享豚吳  
古文藪從參則藪糝古今字  
鈔本作亨畢云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  
即烹字王云為字後人所加享郎今之烹字也經典  
省作亨後人誤讀為燕享之享故又加為字耳孔叢  
子詰墨篇藝文類聚獸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  
十七飲食部十一獸部十五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  
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為字  
而食問肉所從來即食之不號人衣畢云號齷字之  
誤孔叢作割詒



讓案說文衣部云襦奪衣也非以酤酒酤吳鈔本作

攻上篇云地其衣裘地襦字同沽畢云孔叢

酤作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窮於

沽同陳蔡之閒在哀公六年十一年季

康子迎孔子自衛反魯即其時也席不端弗坐

作不下句仍作弗論語鄉黨篇云席不正不坐皇侃

義疏云舊說云鋪之不正則不坐之也故范甯云

正席所以割不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

恭敬也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則不割之故不食也

江熙云殺不以道為不正也案此當從皇說江說非

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

來吾語女舊本作與女畢云當為語女案道藏本

與女為苟生季本並作語女吳鈔本作語汝今據正

羊省從勺口勺口猶慎言也與苟且之苟從艸者不

同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者曩謂在陳蔡時

也今謂哀公賜食時也苟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為急

今時則以義為急也若以苟為苟且之苟則苟義二

字義不可通矣文選石崇王昭君辭注引此亦誤以

為苟且之苟案苟字不見經典唯爾雅亟速也釋文

曰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釋文中僅見之字釋文而外則唯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良可貴也俞云王氏以苟爲說文自急救之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並有賓爲苟敬之交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謦也又曰苟敬也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蓋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繆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案俞說亦通今與女爲苟義畢云舊云曩與女爲苟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舊本辭下有忘字畢云此字衍案贏飽則僞行以自飾舊本贏作贏又悅則字王云贏飽僞行以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我曲楚直其眾素飽杜注曰直氣盈飽盈飽即贏飽正對上交飢約而言今本飽下脫則字贏飽又僞作贏飽則義不汙邪詐僞吳鈔本可通案吳鈔本正作贏今據補正汙邪詐僞吳鈔本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孰



然畢云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  
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焉孔  
蹙造三音皆相近詒讓案禮記曲禮足蹙釋文云蹙  
本又作蹴然易容新序襟事篇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胎教  
篇作威然易容新序襟事篇篇靈公蹙然易容此書  
以就為蹙為造猶新序以蹙為威為造也孟子趙注  
云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又公孫丑篇曾西蹙然注  
云蹙然猶此時天下岌乎畢云岌舊作坡以意改孟  
蹙蹙也此時天下岌乎畢云岌舊作坡以意改孟  
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  
趙注云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  
殆哉莊子天地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  
管乎小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  
岌乎義周公旦非其人也邪非其人疑當作其非人  
並同周公旦非其人也邪非其人疑當作其非人  
足為仁即指下舍其家室而言三國志魏志裴松之  
注及長短經懼誠篇並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  
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民也非仁  
與不聖之論略同蓋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案詩小  
雅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人亦即仁字言先祖  
於我其不仁乎彼匪人與此非人文意字例並同鄭  
詩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話人何為舍亦家室而託  
如字失其情趣此可以證其誤

寓也

舍亦舊本作舍亦盧校改爲亦舍畢本從之王

書其字多作方說見公孟篇耕杜篇曰周公旦辭三

公東處於商奄蓋卽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

改舍亦爲亦舍非是案王說是也今孔某所行心術

據正以上並謂孔子誣舜與周公也孔某所行心術

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兼舉陽貨佛肸言之

呂氏春秋有度篇云孔墨子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

畢云舊脫亂字据孔叢云以亂衛增論讓案莊子盜

跖篇跖曰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

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案子貢未聞與孔悝之難亦

謾語也鹽鐵論殊路篇云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

救君出亡身蒞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陽貨亂乎齊

能死其難然則時子貢或適在衛與陽貨亂乎齊

畢云孔叢作魯論讓案此當從孔叢作魯左傳定九

年陽貨奔齊又奔晉無亂齊之事論語皇疏引古史

考謂陽貨亦孔子弟子佛肸以中牟叛論語陽貨篇

蓋卽本此書而誤也佛肸以中牟叛論語陽貨篇

欲往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

孔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史記孔子世家佛

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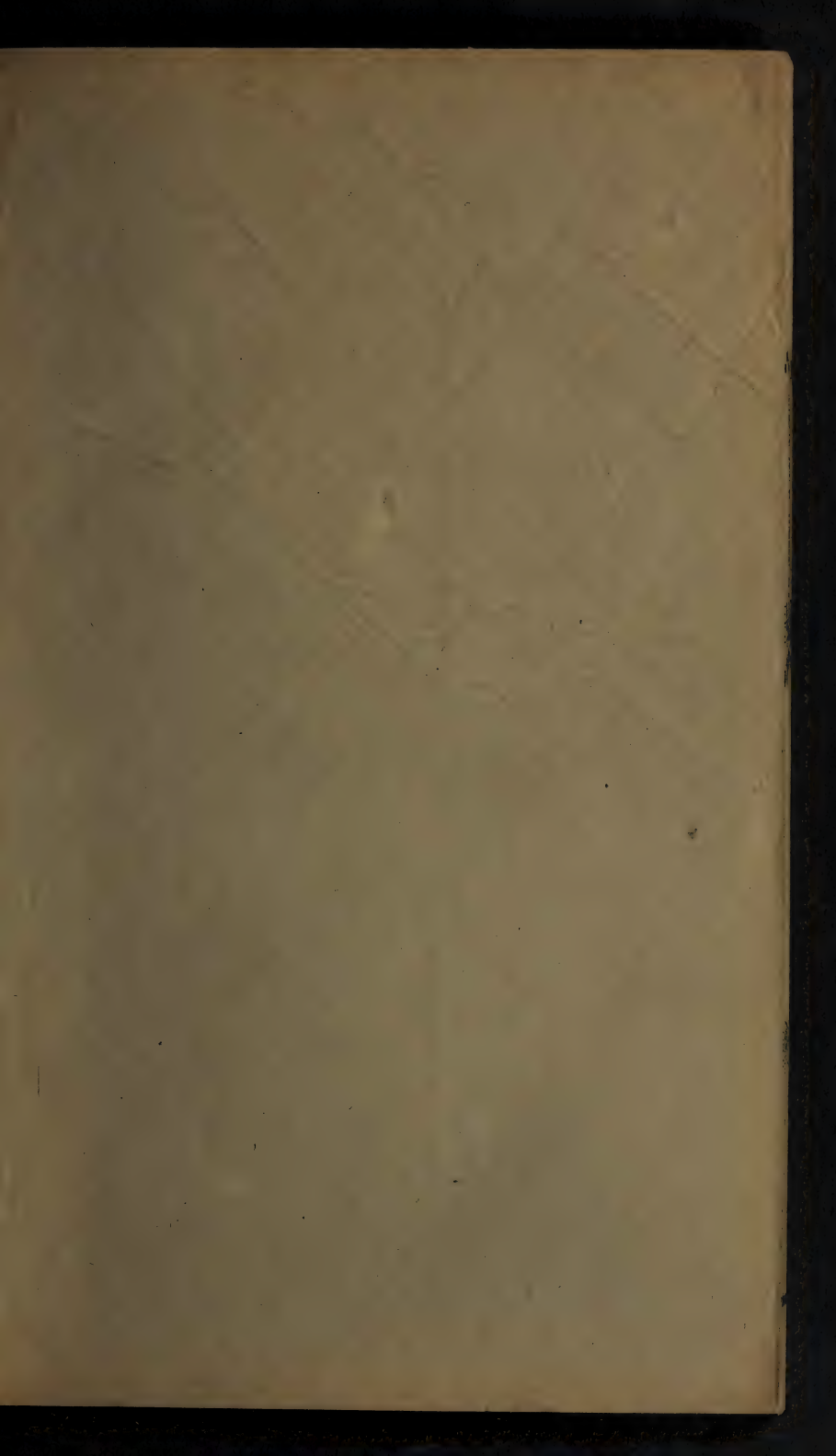
召孔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



中牟卽其時也醉蓋范中行之秦雕刑殘秦正字經  
黨孔安國以爲趙氏邑宰誤也爲之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  
曰非行己之致詒讓案孔子弟子列傳尙有漆雕哆  
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子顯學篇說  
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議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達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此亦非漆雕開明甚孔叢僞託不足據也俞正燮謂  
卽漆雕馮攸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篇說苑權謀篇又  
作漆雕馬人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據刑形  
字通淮南子墜形訓西方有莫大焉畢云莫上夫爲  
形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莫大焉當脫一字夫爲  
弟子後生後生亦弟子也耕杜篇耕杜子遺十金於  
弟子而反者並其師其上有必脩其言脩吳鈔法其行  
弟子之稱其上有必脩其言本作修法其行  
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  
以疑矣







定本墨子閒詁





墨子閒詁卷十

瑞安孫詒讓

經上第四十

畢云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



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  
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  
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  
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案以下四篇皆名家  
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眇簡與未易宣  
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  
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里勤之弟  
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  
辯相訾以觴偶不作之辭相應莊子所言即指此  
經晉書魯勝傳注墨辯敘云墨辯有上下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亦即此四  
篇也莊子駢拇篇又云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跲譽無用之言非乎  
而楊墨是已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之時墨家別  
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畢謂翟所自著攷之未  
審凡經與說舊並有行兩截分讀今本誤合并寫  
之遂提消譌說挽益不可通今別攷定附著於後而



篇中則  
仍其舊

卷一

故所得而後成也畢云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  
故之爲辭凡事因得此而張惠言云謂墨子說與許義  
正同畢疑或與固同失之張惠言云故者非性所生  
得尤誤乃止謂事歷以久也畢云以同已張云止體  
成尤誤乃止久則止以久也畢云以同已張云止體  
分於兼也周禮天官敘官鄭注云體猶分也說文稱  
體畢云孟子云必說文八部云不已也畢云言知材  
有聖人之一體必說文八部云不已也畢云言知材  
也此言智之體也畢云言材知張云知讀智俞云經  
子主術篇任人之才難以知也所以知者即智也淮南  
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平同高也  
詩小雅伐木鄭箋云平齊等也畢云言上平陳澧云  
此即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幾何原本云兩  
平行綫內有兩平行方行形有兩三角形若底等則形  
亦等其理亦賅於此案陳說是也洪願煊謂高當是  
亭之慮說文心部云求也畢云謀同長以舌相盡也  
焉非慮慮謀思也求也慮有求同長以舌相盡也  
盧文弨云正古文正亦作舌畢云舌即正字唐大周  
石刻投心舌覺如此詣讓案集韻四十五勁云正唐

武后作亦見唐岱岳觀碑張云以與也長與正相  
盡是較之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  
短求於長線減去短線之度其法以兩線同轆圍心  
以短線為界作圖與長線相交即與短線等此即所  
謂以正相盡也云以正者圍線知接也張云知讀如  
與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也知接也字案張說是  
也此言知覺之知淮南子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  
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  
畢云知以接物楊葆彝云中同長也畢云孔四量  
莊子庚桑篇知者接也中同長也如一張云從中  
央量四角長必如一俞云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  
齊同義故以同長釋之陳云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  
按幾何原本云圍界恕明也恕舊本譌恕畢云推已  
至中心作直線俱等恕明也及人故曰明張云明於  
人已並非是今從道藏本吳鈔本作恕顧云恕即智  
字案顧說是也此言知之用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知  
明於厚有所大也張云大乃厚陳云說云厚惟無所  
事廣蓋面無厚薄言厚必先有面之長廣故云有所大  
也其說云無所大者謂但言厚則無以見其長廣也  
案陳說非是此云有所大者謂萬物始於有形既有  
而積之其厚不可極說云無所大者言無為有之本  
有因無生則因無而積之其厚亦不可極此皆比擬  
推極之語說與經辭若相反而意實相成也莊子天



下篇惠施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釋文引司馬  
 彪云物言形為有厚不可積之外為無厚與有同形相為表  
 裏故形物之厚盡於無厚無厚與有同形一體也其有  
 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  
 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于仁體愛也國語周語  
 里平惠子語亦與此經略同仁體愛也云博愛於  
 人為仁說苑修文篇云積日中句 丑南也經說上無  
 愛為仁張云以愛為體日中句 丑南也說亦正  
 字中國處赤道北故日中為義利也左昭十年傳云  
 正南張云日中則景正表南義利也義利之本也孝  
 經唐明皇注云利物為義直參也亦無說畢云說文  
 畢云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云直正見也論語  
 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陳云此即海禮敬也樂記云  
 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禮敬也禮者殊  
 事合敬 圍句 一中同長也畢云一中言孔也量之四  
 者也 圍句 一中同長也面同長張云立一為中而  
 量之四面同長則圍矣鄒伯奇云即幾何言圍面惟  
 一心圍界距心皆等之意陳云幾何原本云圍之中  
 處為圍心一圍惟一心無二心故云一中也同長義  
 見前劉嶽雲云此謂圍體自中心出徑綫至周等長  
 也 行爲也 經說上云方句 柱隅四謹也謹吳鈔本作  
 誤呂氏春秋論人篇云圍周復雜高注云雜猶匝淮  
 南子詮言訓云以數雜之壽高注云雜而也周髀算

經云圓出於方趙爽注云方周匝也周易乾鑿度鄭  
康成注云方者徑一而匝四也此釋方形為柱隅四  
雜者謂方柱隅角四出而方冪則四圍周而亦即算  
術方一周四之義方周謂之雜猶呂覽謂圓周為雜  
矣雜守篇云塹再雜與此四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彼  
云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彼  
云矩三雜疑當作矩四雜古書三四字積畫多互譌  
畢云謹疑維字張云謹亦合也劉嶽雲云此謂方體  
四維皆有隅等面等邊等角也案畢張劉說似並未  
塹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四角為維若作維則與柱  
隅義複不若實榮也則名榮至倍為二也是為二倍之  
四雜之切也

云即加一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畢云言以利人為志  
倍算法

作氏氏根也詩曰維周之氏案畢張說並非也低疑  
當為君君與氏篆書相似因而致誤氏復誤為低耳  
忠為利君與下文孝為利親文義正相對荀子臣道  
篇云逆命而利君謂之忠又云有能比智力率羣臣  
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之忠又云有能比智力率羣臣  
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案此  
云強君與荀子義同以為利即解端體之無序而最  
大患除大害尊君安國之事也

前者也畢云序言次序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張  
云無序謂無與為次序王引之云序當為厚



經說上云端此兩有端而后可次無厚而后見其  
證也無厚者不厚也訓端以無厚者凡物之見端其  
形皆甚微也厚與序隸書相似而誤說見非攻下篇  
陳云說西端是厚與序無同也按端即西法所謂點也  
無序即西法所謂線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  
旁也幾何原本云線有長無廣無廣是最前也又云直線  
止有兩端兩端是點點是線之盡處是一點是無同也  
說不同王說義據最精而與說不甚相應經說下此  
兩有端而后可二句則非此經之說無從應說定依畢  
張說則序當為敘之段字謂端最在前無與相次敘  
者故說云端是無同也似與說義尤合魯勝墨辯蓋即  
云名必有分明莫如似與說義尤合魯勝墨辯蓋即  
指此文是晉時所傳墨子亦有無故有無序之辯蓋即  
姑並存之陳以點釋端甚精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  
而訓序為旁則亦未得其義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  
謂之有閒中也畢云閒陳是二者之中陳云說云有  
孝之本云直線相遇作角為直線角又云在多信言合  
界之閒為形皆是閒也線與界夾之也  
於意也言言與意相合無偽閒不及旁也閒謂中空  
閒中也之義張云不欺其志閒不及旁也閒謂中空  
閒謂隙中畢云言閒僕誤何自作也畢云說文云何

未詳也俞云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俱貳也佐與  
貳義相近作此經說上有此字即比之借字故誤耳案  
作疑當作此經說上有此字即比之借字故誤耳案  
次言自相次比是謂之俱說云與人遇人眾偕即相  
祭祀亦次比之義俞說未塙乎  
王引之云盧說非也  
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則其字當作盧  
經音義卷一引三倉云盧柱上方木也盧以木爲之  
兩櫨之閒則無木故曰櫨閒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  
無木者也陳云按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  
謂之冪即此所謂櫨也又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  
閒李淳風云此所謂櫨也又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  
無木者案王陳二說不同王說近是櫨柱上枅也禮記  
字文選魏都賦李注引說文云構櫨柱上枅也禮記  
明堂位鄭注作構櫨釋名釋宮室云構櫨柱上枅也  
盧貢屋之重也構櫨單舉之則曰櫨淮  
南子主術訓云短者以爲朱儒枅櫨  
讓案孟子謂明胥讒孫奭音義云作  
明一作謂明胥並同聲假借字作  
與涓字同義說文涓小流也故此  
字案謂當爲環之借字字又作狷  
不爲也故經說上云爲是之詒彼  
作環同作嫌者國策魏策高注云



己心自快足謙讀為嫌嫌之言厭也洪以謂為涓非讀嫌為嫌則  
於義可通然非厭足之本字也盈莫不有也廣雅釋詁廉作非也畢  
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同案廉作非與上文謂  
作嫌文例同則不當如畢讀廉疑當作嫌嫌恨也作  
非謂所為不必無非故說堅白不相外也此即公孫  
云己惟為之知其罣也體也詳經說上令不為所作也畢云言使人櫻相  
得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崔譔云櫻有所繫著也畢  
線相遇也案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畢云謂任俠說  
楊說亦通輔謂輕財者為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似當依說  
粵粵與任同而誤此與比通言相合比者有相櫻相次比勇志之  
者不相櫻故下文云次無聞而不相櫻也所以敢也賈子道術篇云持節不恐謂之次無閒而  
不櫻櫻也張云櫻當作相櫻非衍文言兩物相次則中  
無閒隙然不相櫻也合故云不相櫻也力刑之所以奮也奮身是強力張

生刑與知處也畢云刑同形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識張云形體有知是生也

案此言形體與知識合并所然也畢云然猶順旨

之言貳或爲尔字假音說文云尔必然也案爾雅釋言云尔貳也郭注云尔次爲副貳次貳與順義近畢

假音則非之臥知無知也畢云踞而夢似知也而不知處

無知也畢謂夢知則失之說所以明也說文言部云

所以明其意義畢云解說夢臥而以為然也

寢而有覺也夢中所以爲實然  
寢而無覺也夢中所知以爲通然  
寢畢云言夢中易知以爲實然  
爲寢而有覺也夢中所以爲實然

案張校是也下文辯爭彼也彼今本亦或作攸是其

兩不可也言既有彼此之不可即有此之不可是彼此兩皆不可也平句知無

欲惡也也謂欲惡兩忘辯爭彼也本彼吳鉞辯勝二云

讀如當也畢云讀利所得而喜也畢云讀夢爲句窮



知而縣於欲也畢云言知之所到而欲為縣同懸張

於欲案此言為否決於知而人為欲所縣係害所得

而惡也已句成亡張云已治求得也畢云言事既使

句謂故謂吳鈔本作為非張云使有二譽明美也國

也言箸人之善名句達類私有三義誹明惡也謂

句移舉加張云謂舉擬實也說文手部云擬度也謂

以名知句聞說親畢云聞舊作聞據經說名實合為

四者言異而義相因張并上為一經云知有三言出

舉也謂舉實而出之口聞句傳親並誤作博張云聞

有且畢云舊衍一言然也見句體盡張云見有二鈕

體為句君臣萌畢云疑同名或同鈕云萌即字

篇通約也謂尊卑上下等差不一通而約之不過此

三名故說云君以若名者也張云君所以

約臣民疑非合句丑宜必張云合有三功利民也欲丑權利且

惡丑權害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

存中取小也且字疑衍擊利之中取大害之賞上報下之功也為句存亡易

蕩治化張云有六為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張云同罰

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不體不合不類舊本體上挽

校補吳鈔本亦不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言是一猶

謂合眾同異交得謂言語同異放有無張云放疑於

相交則得同異案張說非是放疑當為知久句彌異

說云恕有無恕當為恕之譌知恕字同

時也王云彌徧也畢云言字句彌異所也舊本字誤

不移其所故曰守王引之云畢說非是案守當為字

字形相似而誤彌徧也字者徧乎異所之稱也經說

上解此云字東西南北東西南北可謂異所矣而徧

手東西南北則謂之字故曰字蔡邕注典引云四表聞

南原道篇云四方上下曰字蔡邕注典引云四表聞



耳之聰也疑經說上無說窮句或有前不容尺也謂有前

端也經說上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蓋以布幅為

循所聞而得其意畢云循心之察也無說畢云之舊

盡句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說無始當時也執所言而

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說文言化句徵易也楊云驗

也張云徵之諾不一利用謂辭氣不同於用各有損

言轉未塙畢云言損服執說二字舊注未詳

說文手部偏去也畢云言損服執說二字舊注未詳

其義詒讓案說文音部云說言相說伺也唐韻音女

加切與利音絕遠集韻六至利組下亦不收此字惟

十二霽有說字音研計切伺也類篇言部又引埤倉

云詰說言不同也居佳切並與利音不相應攷說釋

此文云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以相推校

疑音利當作言利二字本是正文誤作小注說九或

即說之壞字求執即說文所謂言相說伺也傳寫舛

誤改言利二字為小注校者不憐又改言為音纏性

地謬遂不可究詰矣服謂言相從而不執執謂言相

持而不服說則不服不執而相伺若鬼谷子所謂抵

巖者三者辭義不同而皆利於用上文云言口之利也又云諾不一利用此以服執說為言之利與彼義蓋略巧轉則求其故轉當為傳聲同字通說云觀巧語齊語云工相語以事相示以巧考工記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傳法求故即所謂述也此與下文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句法正同說亦并為一條釋之畢張讀巧轉為句則求其故大益為句並繆大益無說未詳其義此與前云損偏去也損益義似其故句上錯著於此而又佚其說耳環稊稊作祗畢云稊經說上作昀治讓案當為環俱稊皆聲之誤稊說作昀音亦相近祗說作民當為環氏即稊之省爾雅釋言云根本也毛詩節南山傳云氏本是二字義同凡物有端則有本環之為物旋轉無端若互相為本故曰法同則觀其同工禮記少儀云庫障同見下文俱祗法同則觀其同工依於法庫障同見下文易也從洪云易當是物字之譌庫者物所藏也案此當無易義未詳洪說法異則觀其宜句動句或從也從緣誤為訓不足據法異則觀其宜句動句或從也從本作徙經下篇云字或徙此與彼文義正同彼徙字今本亦譌為從可證說文是部云徙迻也或當為域之



正字或徒言人物侈其故所處止句因以別道謂道  
 之地域是動之理也詳經下止句因以別道謂道  
 止者有不宣止者因事以別也與經下止類以行之  
 義亦略同張云此句文法特與下篇首句相偶疑下  
 篇錯簡案讀此書旁行張云此舉例下无無非畢云  
 張說未塙讀此書旁行篇讀亦旁行无無非說文  
 云非違也从飛下被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  
 即正讀亦無背於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  
 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楊云无無非三字經文  
 案楊說是也畢釋无無非為无無非之義非是无無非謂  
 聖人以正道有所非與無所非同說云若聖人有非  
 而不非即釋此經可證惟讀此書旁行五字為後人  
 校書者附記篇末傳寫者誤羈入正文又移箸於无  
 無非三字之上而其義遂莫能通矣又案此經云正  
 無非說則云聖人不非義雖可通而正聖二文究不  
 甚合竊疑此正亦當作聖集韻四十五勁云聖唐武  
 后作聖今所見唐岱岳觀碑則作聖蓋從長从正从  
 王缶即正也集韻字形微譌此書正字皆用武后所  
 製作缶此聖字或亦本作聖壞挽僅存缶形耳惟  
 說語簡略無可質證附識於此俟通學詳定焉

經下第四十一

止句類以行人說云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  
 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則是

言辭相執拒之意不當言行人疑人當作之類以行  
之謂以然不定其是非可以類推所謂同也楊云小  
取篇夫辭以說在同此亦取類推之義經說所存與  
類行者也說在同上云有以同類同也  
者張云與下脫存字案張校是也於存與孰存下有  
說云室堂所存也某子存者也  
駟異說脫張云當云駟術異說下脫疑當云說在案依  
顧張說則此當屬上所未知孰是但此經不必與說在  
爲下經發端語三說未知孰是但此經不必與說在  
同對文顧校恐非依說似楊讀近是駟疑當爲四足  
牛馬四字譌挽合并爲一字說云謂四足獸與牛馬  
與謂與推類之難言四足獸爲總名而獸各說在之  
說義同推類之難言四足獸爲總名而獸各說在之  
大小爲上疑挽名字凡總名爲大散名非五行毋常勝  
張云毋說在宜言視其生物盡同名異而辭同張讀  
無也  
物盡屬二與鬪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吳鈔本麗與  
上誤  
顧云據說似夫與履此十者案當云十一者義詳經  
當有暴字  
說一句偏棄之下文及經上合去棄義同謂凡物或



分析一體爲二或彙比兩一爲二皆可謂而固是也  
去其一偏對下不可偏去而二爲文  
說在因說無因義因蓋與固是義同公孫龍子堅白  
齊物論篇云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云固是猶言因  
是矣或固當爲因之誤畢讀固字句斷云言固陋失  
之不可偏去而二凡物有二斯有偏有偏必可去其  
偏去若下說在見與俱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  
所云是也說在見與俱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又經說  
上釋俱爲合同並與此義合言所見者爲一所含而  
不見者又爲一此皆名有二而不可偏去者也即說  
堅白見不一與二色性同體者一堅二廣與脩脩舊誤作  
見之義一與二色性同體者一堅二廣與脩脩舊誤作  
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爲文隸書脩與脩相似  
經說下篇廣脩堅白脩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  
字平列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此言若平方之幕有無  
廣有脩二者異名而數度相函則二而仍一也無  
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釋以上云平知無欲惡也說  
愛憎於人已或益或損隨宜無定或疑爲益損當作  
無益損張云欲惡去之有益有損視其所宜亦通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經說下有說而義多難通大意  
似謂凡事有說而義多難通大意

足為損而不害說在餘說文食部云餘饒也謂異類

不叱吳鈔本作叱此當與經說上篇叱字聲義同畢

引玉篇說在量理量調量度其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詳未偏去莫加少去猶言柏離謂均分一體為二是為

說在故言如故即說必熱依說疑當作火不熱火必

亦有此文篇說在頓說無頓義疑當作觀說文目部云

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大假必詩說文

云假非真也又言部說在不然非說云假必非也詩與

假者為非非即不然也張云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

名取張云名所知而取於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

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傷說云物或

病與傷無不必待有句說在所謂言所謂不同張云



無視其疑可謂不說在逢句循句遇句過此言疑含擢慮  
所謂疑擢當作推形近而誤亦作權廣雅釋訓云揚權  
不疑婢權無慮都凡也凡古書言大略計算者重言  
之曰揚權婢權無慮單言之則曰權荀子議兵篇云慮  
魏都賦云權惟庸蜀與鵠同巢荀子議兵篇云慮  
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注云慮大說在有無  
凡也此又合兩文言之曰推慮其義一也說在有無  
謂約計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或不可合而一當  
拒其不合以為合案依張說則相拒即不合所謂否  
也或云拒當為矩後文云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  
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矩與方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  
義同亦通說無疑有闕佚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  
用工而與功古字通用工猶言從事也且然者將然  
從事故不害用工孟子公孫丑篇云必有事焉而勿  
正勿正猶此云不可正有事猶此云用工孟子語意  
與此正同趙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為正  
岐注殊不了說在宜歐張云且然之事不可以為正  
兩章說皆無宜歐義張楊讀一體也為句楊讀同今攷  
歐以字形校之與後文寡區頗相近然義亦難通且  
彼論鑒景與此文亦不相應也竊疑此當作害區害

與蓋通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引舍人本蓋作害  
是其證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  
書儒林傳云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注云丘蓋不言不  
知之意也案丘區古音相近見曲禮鄭注區蓋者當  
為疑信相參疏略不盡之謂韓詩外傳云殖盡於已  
而區略於人區蓋猶區略也此釋且然為害區者即  
荀子之區蓋亦即不可正之義經典凡言姑且苟且  
者並謂粗略不精詩邶風泉水鄭箋亦云聊且略之  
辭物一體也張讀則疑當為數物之誤說有數牛數  
馬數指之文說在俱一惟是而俱於之一也唯是者  
或其義與說在俱一惟是而俱於之一也唯是者  
謂物名類相符則此呼彼應而是也說云唯是當牛  
馬即此義詳經說下張云知俱則物一體矣俱一分  
也惟是合也案俱一為均之絕不吳鈔本作說在所  
合惟是為分張說失之均之絕不吳鈔本作說在所  
均謂均其縣則將絕而不絕也說云均其絕也莫絕  
引千鈞勢字或徙畢云舊作從以意改詒讓案說文  
至等也勢字或徙畢云舊作從以意改詒讓案說文  
邦域正字亦此書古字之一也徙者言字之方位轉  
徙不常屢遷而無窮也經說下云或知是之非此也  
又知是之不在是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為然之義  
為然此云徙即不在是及過而以已為然之義說在



長字久

謂字長行之必久後文堯之義也生於今而

處於古

誤說云舉友富商也是以名示人也任與舉

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下又云在堯而異時古今

善治自今

在諸古也在疑亦任之誤以此字屬上說

說在所義

實說云所義之二謂二人在所義為句云二名實疑

非臨鑑而立

句景到畢云謂霍鏡也案畢鄒說是也說

文日部云景光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故火日

外景而金水內景蓋凡發光含明及光所照物蔽而

成陰三者通謂之景古無玻璃凡鑑皆以金為之此

所論即內景也到者所謂格術沈括夢溪筆談云陽

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

礙故也如人搖鰲鼻為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

術鄭復光鏡鏡論癡云光線自闕而狹名約行線約

行線愈引愈狹必交合為一而成交角約行線約

相射約而行線自此至彼若中有物隔則約行線約

隔之物而止設隔處有孔則射線穿孔約行線約

物不止如彼物甚遠則約行必交穿交而過則此之

上邊必反射彼下邊此之左邊必反射彼右邊者勢

也能無成倒影乎塔多而若少張云若如也劉嶽雲

影倒垂此其理也

गान्धारी ।



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外內景舊本謂量張屬上

易衰也中之內正臨鑑景起中也中之外側臨鑑景

起外也一之言或也王引之云量當作景字相臨鑑而

誤也經說下言鑑言景言易言正並與此同是其證

俞云易讀為施詩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

詩作施戰國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

川是易與施古字通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

直施高注曰施邪也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

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池說文是部池表

行也是也正字施段字此作易者又其段字也一小

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缶相對為文經說下

篇木施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施與正對即其例也

案王俞說是也今據正張讀非是經說下此條之說

在下文景之小大說在地正遠近之後使殷美殷說

與此敘次亦不合蓋傳寫移易非其舊使殷美殷說

說在使美若軍後曰殿也在使之異案張說迂曲恐

非鑑團景一則無說說文口部云團團也蓋謂鑑正圖

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為一點著物火發此

與下文不堅白文義不相屬當自為一經亦似尚有

闕不堅白說在一張云此有脫案張并上鑑團景一為

白說在因章釋之下文荆之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  
大別為一經與此不相冢也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  
具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伯啟曰吾地不淺高  
注云淺福也言荆地廣大而其國所有之沆澤則不  
害其福淺故云說在有莊子天下篇辯者曰郢有夭  
下與此意異而辭可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說無久  
相證義互詳經說下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說無久  
義未詳張移著前宇或徙說在長字久後以檻為搏  
又云無久者與長久者相為堅白恐非以檻為搏  
楊云經說作檻論讓案檻當為檻搏道藏本作傳吳  
鈔本作博並非以義攷之搏蓋謂束木備城門篇云  
疏束樹木令足以為柴搏檻一大木所成搏則合眾  
小本為之今以檻之大為搏之小其類不相當故云  
無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不識檻與搏之大小不相  
知是為在諸其所以然未者然說云在堯善治自今在  
無知不能治也在疑當作任所然謂所已然即謂自今  
堯不能治也在疑當作任所然謂所已然即謂自今  
任諸古也末者然疑當作任所然謂所已然即謂自今  
今也古書諸或作者聲之省也者說在於是推之說  
未然上亦尚有說字今無從校補諸未然又疑當屬  
推義末二字或當在上文作推之諸未然又疑當屬  
下讀則推為椎之誤下章說云段椎錐俱事於履可



用也是也但惟之意義亦意未可知此與下文不相  
難通疑未能明不取凡定意未可知此與下文不相  
或當別為一經而挽其半下經說在可用過作畢云  
又挽其發端語遂并為一與說在可用過作畢云  
字異文玉篇云作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案過當為  
遇形近而誤莊子天下篇觸偶不件釋文作音誤徐  
音五同也集韻十姥云件偶也此件當即悟之異文  
說文午部云午悟也悟逆也廣雅釋言云午件也漢  
書天文志云遇布於午件悟與選義並同遇件猶言  
遇選也可用遇件並見說義詳彼畢孫王楊皆讀過  
件屬下景不徙為句景不徙說在改為徙舊本為徙  
與說不合不可從景不徙說在改為徙舊本為徙  
當為徙徙移也列子仲尼篇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  
湛注云景改而更生非向之景引墨子曰景不移說  
在改為也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此景謂日光  
所照光蔽成陰莊子天下篇是也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釋文引司馬彪云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  
來墨子曰影不徙也正作徙可以據校以此經及莊  
列張馬諸說綜合論之大意蓋謂景必亡而更生始  
有更改若其不亡則景常在後景即前景無所改易  
故說云光至景亡若在盡一少於二而多於五俞云  
古息息即不徙之義也一少於二而多於五數至  
於十則復為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有五者一  
一有五焉五有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

十一百說在建張云建一為端則一為十是多於五

之二十五進住景二住疑當作位與說在重也張云住止

二景以鑑之重也案張說未塙說云二光夾一光則

當為回光之義或謂重指二景重累即光學家所謂

光復淺深義亦通而非半弗斷畢云玉篇云新知略

與說不相應恐非此當與斫斫義同斫案斫斫字異文耳楊云斫同

從斤作斫此斫即斫之變體舊本作斫斫斫斫則不

同詰與斫音義亦略同而字則異畢說未審

動說在端終古不能斫也故云不可言是景到在午有端

與景長說在端說云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

故景障內也此即光學所謂約行線由侈而斂交聚

成點端即點也張云午交午也劉云古者橫直交互

謂之午儀禮度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是也其形

為X者光線之交點案張劉訓午為交點是也凡

約行線中有物隔則光線必交穿交而過則成倒景

在午有端與景長謂線對端為點而行故穿交而景到

交聚成點之時則有碍於光線之行故穿交而景到

也鄒伯奇格術補云密室小孔漏光必成倒景雲鳥



東飛其影西逝又云日無數光點俱射入小孔中是  
為光線交過孔則修而至地遂成日體之影皆可證  
此書可無也言凡有者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嘗  
之義今雖無而實為昔之所有故云不可景迎日說在  
去張云本可無也嘗有之則不可去景迎日說在  
搏說云景日之光反燭人則景在日與人之間迎日  
此義異搏道藏本作博吳鈔本作博亦並難通以形  
聲校之疑當作轉謂鑑受日之光轉以射人成景亦  
即反燭之義也今 缶而不可擔說在搏禮當作擔周  
本涉下而誤耳 搖之釋文云搖本又作搖搖即搖之變體漢隸凡以  
搖之字或變从咎漢書天文志亦云元光中天星盡  
搖搖與擔形近而誤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千鍾  
侯劉搖漢書王子侯表作劉擔是其證說文手部云  
搏圓也圓者隨所置而正故云不可搖義詳經 景之  
說下道藏本搏作搏吳鈔本作搏並形之誤 小大  
說在地缶遠近地當為他他即迤之段字他正  
亦云遠近他正是其證張云遠則小近則大劉云謂  
人與鑑相去遠近也依光學理發光點與受光處距  
遠其景必小較近其景 宇進無近說在數說云進  
必巨書與此款合也

後敷遠說文支部云敷敷也寸部云專布也敷即敷  
之俗義則與專近蓋分布履步之謂書禹貢云禹敷  
土義亦同言宇宙雖大而行履步由近天而必舌  
可以及遠張云敷至也以近敷遠亦通  
天依說當作大即上說在得義未詳行循以久楊云  
文一大而正之義  
說作脩張云循當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楊  
爲脩案張校是也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楊  
貞經說作負詒讓案當爲負說云招負衡木一法者  
是也說文木部云撓曲木也撓即撓之俗  
之相與也盡畢同誤說云一字屬上句非案張讀亦與  
類若方之相合也合舊本謬召王盡類則此盡下當挽  
字若方之相合也經說下云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  
相台也台亦合之誤說一同也一法同法也廣雅與如  
也盡猶皆也言同法者之彼此相如也皆若物之方  
者之彼此相合也案說在方句契與枝板說在薄張  
王校是也今據正  
契當爲挈枝當爲收板字亦誤案張說是也說云挈  
有力也又云挈上者愈得下者愈亡收上者愈喪下  
者愈得可證契挈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挈縣持  
也挈與提義同板疑當作飯飯反同謂挈與收二力  
相反也或云涉上收字而衍亦狂舉不可以知異張  
通又說無薄義疑當爲權之誤



狂妄也案張說是也狂舉猶言說在有不可張云如妄說亦見公孫龍子詳經說下

類之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云牛馬非牛則不可兼則可也詒讓案兼謂兼舉牛馬也荀子正

名篇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即其義可則非牛亦非馬即不可承上經為文言兼舉牛馬倚者不

可正當說云邪倚則不正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說在剝說云車梯則剝當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說無循義張云兩循字皆衍此此之此也彼此彼說之此也各此其此同也其所以彼此異案張說未知

是推之必往樁柱之則住而不動說云方石蓋謂凡物關石於其下縣絲於其上使適至說在廢材也謂置

方石不下柱也住即不下之義唱和同患言唱而不材於地若說所云方石說下又唱和同患和而不

云廢石於平地此義與彼同買無貴則羅不貴說詳經說下說在功張云不唱不買無貴則羅不貴說

在飯其賈畢云飯反字異文下仿此詒讓案集韻二十阮反或作飯說文是部返重文作飯云

春秋傳返从千假蓋彼之異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

文段借爲反字張云反變也

知之說在告張云不知者賈宜則讐謂議其賈直所

宜貴賤也畢云售字古只作讐後省前漢書高帝說

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如滄曰讐亦售也說

在盡盡猶適足以言爲盡詩句序謂人言有是非槩

說在其言在其二字舊本到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張云弗心不自信案張說非是

云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唯吾謂句非名也

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是其證

則不可說在佞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正說文口

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孔疏云唯恭於諾也呂氏春

秋圖道篇云唯而聽唯止唯吾謂言吾謂而彼應之

若非其正名則吾謂而彼將不唯故不可也與上文

唯是文義正相對佞亦與反同反謂卻之不應也莊

子寓言篇云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孟子公孫

丑篇云惡聲至必反之趙注云以惡聲加己己必惡

聲報之亦此或過名也說在實或域正字過名謂過

義詳經說下



而成南過南而成北說云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此  
爲然是也實謂方域有定與方名無定文相對莊子  
庚桑楚篇說字爲有實而無乎處無窮不害兼張云  
域與字同故經下又云字或徙無窮不害兼人雖  
無窮愛說在盈否知張云說人盈無窮不盈無窮之義  
害兼愛說在盈否知張云說人之盈與否盈多也否  
不盈也知之否之足用也諄張云諄宜爲詩知之否之  
少也爲足用說在無以也吳鈔本以作已案不知其數  
是詩也說在無以也說作以已以字同不知其數  
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張云不知天下人之數而可  
說未塙此明疑當作問說云盡謂辯無勝必不當張  
問人則盡愛其所問即其義云盡謂辯無勝必不當張  
辯必有勝謂辯無勝者必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  
辯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  
害愛之說在喪子者吳鈔本作有非經說下無說張  
云不知天下民之所處而愛可  
及之喪失也失子者不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辯張云  
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辯張云  
必讓當審其始案說無辯義張說仁義之爲內外也  
不足據始疑當作殆詳經說下  
內內外舊本到今據吳鈔本乙末內字誤疑說在作  
當爲非張云此與告子之徒辯義外也

顏說無此義畢讀在作句絕云此亦未詳其義張云

件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民頓許百疾高注云頓猶

大辟逆也件許字通詳前頓顏形近而誤傳寫又到

其文遂不可通耳頓件即說所云狂舉也又疑此當

作件觥即莊子天下篇所謂觥偶不作也觥誤作顏

經說下篇觥倍之觥作顛與此於一有知焉有不知

正相類件觥亦抵牾不合之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

焉說在存說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此云存

白而不知其堅拊之知其堅而不知其白義具公孫

龍子堅白論篇說詳經說下或云存疑當作石亦通

學之益也說在誹者誹張云誹非也誹學之人案說無

無益也說在諄者言廣學為無益於論為諄也此有

指於二而不可逃謂指一得二說在以二案畢云說

增也从公从糸案十黍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案音

累蠡師古曰案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累細之

案張說是也二參即二三廣雅釋言云參三也說云

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誹之可否不以



眾寡

即說云多  
誹少誹

說在可非句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

也逃臣狗犬貴者

春字誤說同未詳楊云貴經說作  
遺張云貴當為遺案張校是也當

據

正非誹者諄說在弗非

張云諄當為諄誹皆當則非  
誹者諄案張說是也弗非即

當理

之謂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

過也說在重亦即重同

張云

知而又知是謂重知俞云畢讀說在重物為句  
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

義與

此相近然則此文物甚不甚  
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甚不甚舊本作物箕不甚

俞云

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  
又誤為箕耳案俞說是也楊校同今據正吳鈔本甚

作順

尤誤說在若是說云莫長於通意後對張云先通彼  
是莫短於是通意後乃對之

說在不知其誰謂也

張云否則不  
知其何謂

取下以求上也說

在澤

顧云澤字句案顧讀是也說云取  
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澤

是是與是同

說在不州

此有譌字說亦難通畢云疑云不同張云  
州說作文楊云疑文之譌案說不文似非

即此字

張楊說非莊子寓言篇  
云同於己為是是或即此義

云同於己為是是或即此義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此目下文小故句有之不必然吳鈔本誤無之必不然

體也若有端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張校移箸下

校近大故句有之必無然此疑當作大故有之必然

正相對小故大故謂同一言故而語有輕重事有

見之成見也義亦難通張云若者指事之詞目之見

見之亦不成見是見之所以成其見者乃故也案張

說亦迂曲以經校之疑上見字當為得之誤得正字

作尋壞挽僅存上半遂成見字故古書多互譌下見

字當為是字之誤言得彼乃能成此也顧云此釋經

而後成也體句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幅中分之端謂於尺

為端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此後文亦云

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皆其義也此端與小爾雅廣



智言知生於智荀子正名篇云所以知而必知張云

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必若明管子宙合篇云見察謂之明此段目喻知也

矣此以明下文以明況智則所見尤審煒取譬不慮此亦目下

同而義並相貫畢云此釋經上知材也慮文也與下

文知知並述經而後釋其義畢張皆誤屬慮也者以

上讀俞又謂皆涉下而衍並未達其義

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言以知求索而若睨說文

云睨表視也謂有求而不必得若睨而視之見不見

未可必也楊云莊子庚桑楚篇知者之所不知猶睨

也畢云此釋知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

經上慮求也知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貌

鈔本作兒過疑當為遇與經云接同義說文兒部云

兒頌儀也籀文作貌能貌之謂能知物之形容與經

說下貌能異若見畢云此釋經上知接也

下知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句若明與上

同知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句若明與上

材也義同而體用則微別畢云仁句愛己者非為用

此釋經上知明也案恕當作恕仁句愛己者非為用

己也不若愛馬張云愛已非為用已也愛馬為用馬

也愛所不用則非已無愛也未足明

愛愛所用則非己亦愛也愛足明也言當觀仁於兼  
愛案張說是也但疑己或當為民民唐人避諱闕筆  
與己形近因而致誤淮南子精神訓云聖王著若明  
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此義或與彼同著若明  
三字無義疑著當為者屬上讀涉上文而誤作著又  
并衍若明二字畢云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  
於愛義句志以天下為勞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此畢云

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為美而施之又忘其勞張云芬  
美也而能才也俞云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  
疊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為  
芬而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  
誤與此同案畢張俞說並非此下能字當讀如詩書  
柔遠能邇之能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能善如詩  
能利之言能善利之也志字亦不誤惟芬義不可通  
疑當為志之誤芬篆文作勞與蒍形近不必用言不  
必人之用禮句貴者公賤者名言賤者稱貴者為公  
其義也禮句貴者公賤者名而自名也張云公君  
也名當作民古字而俱有敬慢焉言貴賤之中復有  
通用案張說非是而俱有敬慢焉敬慢之別荀子不  
苟篇云君子寬而不慢楊注云慢與慢同急惰也畢  
云慢同急惰也畢云慢慢字異文等異論也禮有貴  
等差之異張云論讀為倫行句所為不善名句行也  
畢云此釋經上禮敬也



所為善名句巧也若為盜王引之云善疑當為著形

不著名是躬行也所為之事著名是巧於盜名者也

畢云此釋經上行為也言所為之事無善名是躬行

也有善名是巧如盜名也張云善名求善其名也所

為求善名其巧如盜案畢張說近是巧疑當為竊

竊與盜文義正相貫竊俗書作窃下半與巧相似故

謬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

日巧名者也逸周實句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待言

書巧作竊是其證實云不若金聲玉服作必玉服

人以實與己身無異張云見其外而知其內亦通

即佩服之玉周禮玉府共王之服玉鄭眾注云服玉

冠飾十二玉禮記月令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土

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鄭注云凡所服玉謂冠

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服

佩也並此玉服之義言其實充美則見於外者若金

聲玉服之昭著即所謂榮也文選西都賦李注引尚

書大傳云皆莫不馨折玉音金聲玉色玉服與玉色

義亦相近張云金聲玉服宣於外也畢云此釋經上

實榮忠句不利弱子亥小兒笑也古文作孩明鬼下

也篇云賊誅孩子子亥猶云孩子弱子孩謂小主也言

忠臣之強君其迹若不利於小主即書金滕管叔流

言謂周公將不足將入止容止疑當為正此言雖強

利於孺子之意所以為忠也畢云此釋經上忠君而事君必以敬此其

所以為利而強低也案此釋經上忠孝句以親為芬而能

能利親不必得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為

患之誤能利親亦謂能善而利之也不必得者案芬疑亦

必中親之意莊子外物篇云人親莫不欲予之孝而

孝未必愛信句不以其言之當也不亦當為使人視

畢張說非信告人以城上有金視而果得之明言耳句

城得金必信也畢云此釋經上信言合於意也耳句

與人遇人眾漢書司馬遷傳云僕又耳之蠶室如

與飲之訓正合言人相與相遇皆相飲比之意眾未詳疑循當為循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循摩也

言人眾相摩切畢云此釋經上耳自謂說詳讀為獨為

作也字書無循字案經作疑此之誤謂說詳讀為獨為

是為是之台彼也畢云台一本作治顧說是也說文言

部云詒相欺詒也謂獨者不為弗為也畢云此釋經

欺人之言下為是二字蓋誤衍弗為也上謂作賺也

廉疑當已惟為之惟當作雖同知其罍也舊本罍上

為慊聲段借字



云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詒讓  
案經廉亦疑當為慊禮記坊記注云慊恨不滿之貌  
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慊何慊乎哉趙注云慊少也淮南  
子齊俗訓高注云慊恨也謂上別本無也字是今據  
刪字書無明字別本作思耳顧校季本同亦非以文  
義校之當為認慊之謬荀子彊國篇云雖然則有其認  
矣楊注云認慊也此其認即荀子之其認與論語慎  
而無禮則慊之慊聲義亦相近此豕上為文言狷者  
則有所不為慊者己雖或為所令非身弗行弗吳鈔  
非而心常自恨猶知懼也  
疑當依經作所行言使他人作之非身所任句為身  
親行也畢云此釋經上令不為所作也  
之所惡即經所以成人之所急即經所謂益所為畢  
己而益所為也勇句以其敢於是也命之言猶名也  
言任俠輕財  
名張云人有敢亦有不敬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  
就其敢於此則命之勇矣  
畢云此釋經上勇志力句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與  
之所以敢也言勇敢力句  
當作舉言凡重者必就下有力則能舉重以奮也楊  
云以重力激之使其下奮出而至高遠故曰下與重  
舊案楊讀非是畢云此釋經上生句楹之生楹吳鈔  
力刑之所以奮也案刑形同生句楹之生本作盈

畢云楹商不可必也畢云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

當為形商不可必也畢云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

商疑當為常聲近而誤言生無常形與以句夢張云

知合則生離則死也經刑亦與形同以句夢張云

夢說臥或有闕文案此疑以臥夢義易明故述而不

說依張說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為然也

平句惔然張云惔疑當為惔案張說是也揚說同集

安也即經所謂無欲惡依張利句得是而喜則是利

說此釋經上平知無欲惡也利句得是而喜則是利

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句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

非是也畢云此釋經上利所得治句吾事治矣人有

治南北有疑當讀為又或當作人治有南北言吾事

得之意畢云此釋譽之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說文

經上治求得也

云忻闔也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使人督之

之惡即此義張云若是者其言可忻悅也使人督之

督篤之借字書微子之命云曰篤不忘左僖十二年

傳云謂督不忘督即篤也爾雅釋詁云篤厚也言使

人厚於為善行張以此句屬下說誹云督正也人誹

有惡使人自正之恐非畢云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



句必其行也其言之忻誹譽義相反說不宜同疑皆

此釋經上舉道藏本吳鈔本誹明惡也作譽涉上而誤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春秋

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傳云司

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何休注云皆以官名舉

言之荀子儒效篇亦云繆學禖舉案此舉與公羊荀

子義正同文名亦當作之名之猶言是名與故言也

為文此文名亦當作之名之猶言是名與故言也

彼實文相對亦通畢云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

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王引之云當作故言也者出

在下能下又挽一字能與而通謂言出諸口而加之

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案王說移易太多

似未瑯竊疑口能即謂口之所能猶經上云言口之

利也民當為名之誤後文云聲出口俱有名出言亦

謂言出而有名民若畫僂也與實不同字書無僂字

猶經云出舉也

太玄經止次七車纍其僂范望注云言也謂言猶石

僂輪也案非此義畢云僂虎字異文

致也此義難通言也下疑當有者字畢云石當為實

誤猶與由通謂且句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

言因名以致之

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云且將也俞云此當讀且句  
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句方然亦且句蓋凡事從事  
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  
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  
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若石者也畢云此釋  
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若石者也經上且言  
然也俞云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  
誤名爲石耳詒讓案若石者也疑當作臣民也者乃  
約述經語以起下文今本譌君句以若名者也謂云  
舛不可通遂誤屬之上章耳君句以若名者也謂云  
臣萌名畢云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  
誤案經云萌卽氓字不誤此言君之名對臣民而立  
故云以若名若卽功不待時若衣裘不疑當爲必言  
指臣民也畢說非功不待時若衣裘不疑當爲必言  
時宜若夏衣而冬裘也張云冬資葛夏資裘不待時  
而利案張說亦通舊本重此七字畢云疑衍張說同  
案吳鈔本亦無今據刪畢賞疑當在下文罪不在禁  
云此釋經上功利民也賞疑當在下文罪不在禁  
惟害無罪殆姑及也姑當爲隸之段字說文隸部云隸  
無罪則上報下之功也此句上當罰句上報下之罪  
及罪也上報下之功也此句上當罰句上報下之罪  
也上報下之功也六字當在罪不在禁上乃述經語  
而未著說今本賈亂不可通畢云此釋經上賞上



報下之功也。罪犯禁。同。說文。人部。云。侗。大兒。又言部。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侗。云。調。其。也。引。周。書。云。在。夏。后。之。詞。今。書。顧。命。詞。作。侗。釋。文。引。馬。融。本。字。義。並。與。許。同。禮。記。祭。統。云。同。之。言。詞。也。是。同。侗。調。三。字。並。通。故。此。經。作。同。說。作。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楹。疑。亦。形。之。也。張。云。侗。當。為。同。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誤。張。云。一。楹。也。二。人。俱。見。俱。謂。之。楹。若。事。君。藏。本。吳。鈔。本。正。似。言。是。同。也。案。張。說。亦。通。猶。眾。人。同。事。一。君。此。釋。經。久。句。古。今。旦。莫。鈔。本。久。上。上。同。異。而。俱。於。之。一。也。謫。且。王。引。之。云。上。今。字。因。下。今。字。而。衍。且。當。為。旦。言。古。今。異。時。旦。莫。故。經。上。云。久。彌。歷。古。今。旦。莫。則。久。矣。故。曰。久。古。今。旦。莫。故。經。上。云。久。彌。歷。古。今。旦。莫。則。久。矣。故。曰。王。校。是。也。顧。張。校。亦。以。且。為。旦。今。並。據。刪。正。案。字。句。東。西。家。南。北。顧。云。家。字。衍。王。校。同。案。家。猶。中。也。四。方。名。之。閒。非。衍。文。也。今。不。據。刪。畢。云。此。釋。經。窮。句。或。不。上。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案。守。宇。之。誤。窮。句。或。不。容。尺。有。窮。之。外。即。為。盡。處。是。有。窮。也。張。云。不。容。尺。虛。也。雖。實。也。雖。未。莫。不。容。尺。無。窮。也。窮。而。無。窮。畢。云。此。釋。經。窮。而。有。窮。莫。不。容。尺。無。窮。也。窮。而。無。窮。畢。云。此。釋。經。上。窮。或。有。前。盡。吳。鈔。本。但。止。動。俱。疑。當。作。俱。謂。盡。與。不。容。尺。也。盡。吳。鈔。本。但。止。動。俱。疑。當。作。俱。謂。盡。與。

無動靜皆然即經所謂莫不然始句時或有久或無也畢云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始句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張云時有久之始也案張說是也此言始者或時已歷久而追溯其本或時未歷久而甫發其端二者皆謂之始但始必當無久時若已有久則不得為始也列子釋文引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句若鼃為鵠無並作无畢云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句若鼃為鵠列子天瑞篇亦有此文釋文引此未有也字畢云此釋經上化微易也孫星衍云淮南齊俗訓云夫蝦蟆為鵠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詒讓案說文鼃部云鼃蝦蟆屬淮南書即本此荀子正名篇云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實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舊本無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無去字今依王校補兼之體即上文之一尺之端之義兼者合眾體偏去言於眾體中損去其一體也經上云體分於兼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存上舊本也亦即此義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引之云經上云損偏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去者損寫者脫誤耳張云一物兼二體體一去一存就其存者言則損矣案王校增或字是也今據補謂其存者損當如張說存字非誤今不據改畢云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儼詳經上 昞民也畢云昞經作稭此釋



經上僣棋祗詒讓案胸當為俱民當庫當作庫當作庫詳經上區穴

若句斯貌常貌吳鈔本作兒管子宙合篇云區者虛

文偶到耳斯貌常疑當作所視庫備城門篇時令人

行視封視今本亦誤作貌可證常庫音近而誤言雖

有區穴視之則庫而不見也畢云動句偏祭從者此

此釋經上庫易也案庫亦庫之誤動句偏祭從者此

難通從亦當作徙經云動或徙與經下字或徙二文

正同則是遷地之義疑偏祭當作偏際謂動則周偏

所接之域經說下云區字不可戶樞免瑟盡數篇云

偏舉偏偏字亦通詳非攻下篇戶樞免瑟盡數篇云

戶樞免瑟謂免於蠹義未塙竊疑免瑟當作它蠹依

張說免瑟謂免於蠹義未塙竊疑免瑟當作它蠹依

即蛇正字說文它部云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

問無它乎或作蛇从虫干祿字書蠹俗作蝨它蝨與

免瑟形近而譌下文免蝨免亦即它字耕柱篇白若

之龜龜今本譌作龜龜亦从它也皆可以互證戶樞

與它蠹皆常動之物畢云此釋止句無久之不止當

經上動或從也案從亦徙之誤止句無久之不止當

牛非馬淮南子齊俗訓云從牛非馬疑即謂是者勝也

無久之不止以不止為不止也若矢過楹矢舊本謄

其理易見故當牛非馬亦通

亦當爲人王引之云夫當作矢矢之過楹久則止而不行故曰無久之不止若矢過楹鄉射禮記曰射自楹閒故以矢過楹爲喻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莊子天下篇云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疑此義與彼略同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莊子齊物論篇云以馬喻馬之非馬也疑卽此義或謂當作當馬非牛亦無義可說此與上云當牛非馬二句並與上下文不相冢而與後彼凡牛樞非牛章文相近或有錯誤張云有久之不止以不止爲止也其理難見故當馬非馬亦通若人過梁梁謂橋梁若人過橋梁不止也畢云此釋經上止以必句謂臺執者也執道藏本吳鈔本作執非久也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案畢說是也握古文又見淮南子詮言訓今本亦誤臺又倣真訓云臺簡以游太清高注云臺猶持也莊子庚桑楚釋宮室云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莊子庚桑楚釋宮室云臺持也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釋文云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則臺似本有持訓不破字亦可通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張云一然一不然是必不能必者也若是者非必也言同必者是絕無不然者也畢云此釋經上必不已也



句捷與狂之同長也捷吳鈔本作捷畢云一心自

是往相若也捷讀為插詩云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儀

禮鄉射禮注云插插也釋文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儀

往之誤所插者即重差之立表亦即考工記匠人之

置槲是也謂插表於地同長即同高也插一表於中

以測日出入之景而規畫其端更於景東西南北端

各立一表而以中一表為心外四表為邊規畫其邊

周匝成圓形則自圓邊為多綫以往湊中點其長諸

綫必正相等此即同長相若之義亦詳經上畢云厚

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厚

句惟無所大畢云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

積無成有其厚不可極是所謂大也案畢說未允此謂

經文相反而實相成詳經下圖句規寫支也畫其象

周髀算經云筮以寫天趙爽注云寫猶象也支吳鈔

本作支下同支支義並未詳疑當為交之誤後備城

入既則為規則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  
 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梟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  
 寫交之義張云說文支小擊也疑支為法度之義或  
 支為及字之誤下同案張說並非是畢云此釋經上  
 圍一也方句矩見支也者以矩寫方形其邊綫周而  
 同長也隅綫相貫亦皆謂之交也張云見寫大為同  
 相湊及隅綫相貫亦皆謂之交也張云見寫大為同  
 非是畢云此釋經上方柱隅四謹也案謹當為襍之  
 誤倍句二尺與尺但去一張云二尺與一尺但相較  
 二端句是無同也張云若有一端體之無序而最前畢云此  
 有閒作聞俱以意改舊謂夾之者也謂有物夾之畢  
 閒中閒句謂夾者也張云就其夾之而言則謂有尺  
 也前於區穴而後於端謂凡物上文前不為尺之義同  
 尺為尺更後盡處則為區穴前盡處為端後距端一  
 削之縫際皆是也此蓋以方制布幅謂空際若布帛裁  
 皆廣二尺二寸為衣則制其邊各一寸縫之儀禮喪  
 服賈公彥疏云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  
 侯皆去邊縫各一寸則幅止二尺中半適一尺矣  
 等去邊縫各一寸則幅止二尺中半適一尺矣



於端與區內畢云內疑穴字張云如有物尺前有區  
是區穴之內但與區穴相及故云不及旁案張讀內  
如字不如畢校改穴之允此似謂前不端後有區穴  
尺雖在其中然與前後幅相連屬不絕則及謂之及  
不得為二者所夾也或云不當為必亦通及謂之及  
及非齊之及也張云齊等也此申說及字之義若論  
閒穴內宜為旁惟不論齊等之及與端之所夾為中  
相及也案張說亦未析此似言所謂不及旁者但與區內  
齊旁之謂及止謂彼此相次齊則盡其邊際纔閒虛  
二者同而異也畢云此釋經上閒不及旁也纔閒虛  
也者舊本挽閒字王據經增今兩木之閒謂其無木  
者也櫨為柱上小方木兩櫨之閒空虛之處則無木  
之纔案張依舊本為釋恐非盈句無盈無厚有盈其  
畢云此釋經上體無於尺無所往而不得雖多云尺  
中者乃成厚之體無於尺無所往而不得雖多云尺  
所盈則不成厚也於尺無所往而不得雖多云尺  
然此尺字實當作石形近而誤經說下廢石於平地  
石亦譌尺可證此與下文並以堅白石為釋言堅白  
在石同體相盈則彌滿全體隨在皆有堅亦隨在皆  
有白故云無所往而不得亦即所謂相盈也畢云此

釋經上盈得二二即謂堅白也公孫龍子堅白論篇  
莫不有也此云得二云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  
舉也二此云得二亦謂堅異處不相盈有白字當相非  
得白得堅分爲二也堅白爲二而異處則堅非白亦非  
是相外也蓋離堅白爲二而異處則堅非白亦非  
堅是爲不相盈亦即爲相外若合而同體則堅白亦非  
有白內亦含有堅是爲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  
子互詳經說下畢云此攬句尺與尺俱不盡言尺與  
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攬句尺與尺俱不盡言尺與  
則前尚有餘地端與端俱盡舊本與譌無俱譌但張  
故兩俱不盡地端與端俱盡云無疑當作與但當作  
俱是也今據改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尺與或  
者也是端前更無餘地故相攬則兩俱盡尺與或  
盡或不盡尺與下張云疑脫尺字案張校與上文歧  
相攬則端堅白之攬相盡此言堅白雖殊而同託於  
盡尺不盡堅白之攬相盡石性色相含彌滿無閒故  
其攬爲相盡即經說體攬不相盡言凡物兩體相攬  
下堅白相盈之義體攬不相盡雖攬而各自爲體  
不能相含是端此與上下文不相屬疑即上尺與端  
即不相盡也端句之挽字誤錯著於此畢張楊並讀  
端屬上爲句張云尺與尺俱不盡則體相攬端與端  
俱盡則端相攬尺與尺或盡或不盡則端體並相攬



體之櫻可盡而端之櫻不可盡案此讀恐非張說亦  
未析王讀端此為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櫻相得也  
此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通比者並  
近也案王說是也畢云有一本此目此釋經上似有  
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以相櫻有一本不相櫻也案顧校季本  
後經似亦即此之誤本作次句無厚而后可後吳鈔本作  
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比或疑當作無序  
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其體終不合并也  
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云此釋經法句意  
上次無閒而不櫻櫻也案櫻櫻當作相櫻經法句意  
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說文貝部云員物數也禮記  
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張云意若  
規而為員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  
俚然也者民若法也釋經上俚所然也此彼凡牛樞非  
牛此義難通張云可彼可此謂之樞案張說肥定不  
山有蘆今之刺榆木名爾雅釋木云蘆莖郭注云詩曰  
榆之大者古艸木大者多以牛為名若爾雅菱牛斲  
終牛棘之屬是也牛樞段牛兩也無以非也與牛兩  
為名則非真牛故曰非牛

者實不同則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疑當作辯者或謂之牛或謂之

非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有必上畢本

據道藏本吳鈔本刪言兩辯相非不若當犬當犬若

牛當馬言辯牛之是非而不當不若謂狗為犬之當

也經說下云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

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辯也即此章之義畢云此

釋經上是或謂之非不當也者勝也即此章之義畢云此

也辯勝當也案經攸即彼之誤為句欲難其指畢

難即難異文張從之案字書無難字畢說不知何據

此云難指難脯義亦並不可通竊疑並當為新之謬

耕柱篇備穴篇新並謬作難經下篇新舊本或謬以

着故又謬从養也新與斫義同亦詳經下篇新指謂

斫手指斫脯也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

也文當為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難之則離之史記

世家索隱云離即離離被也案離俗作離同詩王風

兔爰逢此百罹釋文云罹本亦作離離之謂因欲而

離患也或疑離亦新之誤上欲是猶食脯也騷之利



害未可知也

畢云騷躁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

張云味之

欲而騷

騷上疑

美否也

外之利害未可知也

畢云牆字牆俗寫詒讓案左傳

文牆

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

俞云力字無義疑人字

作牆

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

篆書之誤趨之而得為

句人則弗趨也

為句案力疑當為刀經說下亦云王

刀皆謂泉刀也

趨之而得刀句言若有人言牆外有

泉刀趨之即得而不信者則弗趨也

前說信云不以

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趨牆外得刀與視城

得金語意正是以所疑止所欲也俞云蓋趨之則得

同俞說未塙

是以所疑止所欲也俞云蓋趨之則得

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俞云蓋趨之則得

則弗趨所疑同而止不觀為窮知而縣於欲之理

張

止異則不在於知明矣

觀為窮知而縣於欲之理

指說經也畢云縣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詒讓案

縣與莊子寓言篇無所縣其罪之縣義同郭象注云

縣係也言所為為欲所

難

牽係則知或有時而窮

難

此字張云即智字誤耳

案張說是也詳經

上爾雅釋器云魚曰斲之即此斲脯之義

難指而非

愚也所為與不讀為所與為相疑也張讀作所為與

云不所疑當作所不非謀也謂不暇審計而為之所

與疑衍案張校亦通經上為窮知而憊於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已

為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於欲不以疑而自止

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張云為衣以成為已治

猶言無病也漢書郊祀志云病良已注孟使句令謂

康云已謂病愈也畢云此釋經上已成亡使句令謂

句謂也不必成濕張云以令謂人是之謂謂方謂之

晉之問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

謂之溼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

合反案方言雖有此義然古書罕見盧援以釋此畢

張楊並從之似不甚腐荀子不苟篇云窮則棄而憊

楊注引方言濕為釋韓詩外傳憊作累洪頤煊謂荀

子之憊即說文人部云憊垂兒一曰懶解乘覆也案

洪說甚是說文人部又有憊字云相敗也老子憊憊

兮其不足以說文無所歸釋文云憊一本作憊敗也欺也

淮南子倣真訓云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於世而不免於憊其身蓋憊憊聲義並相近此書之

濕當作灑荀子之憊當作憊經典凡从晶累與从黑

字多相提灑即說文憊憊之段字不必成憊言雖使



爲之而其事之成敗則未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故

可必溫與成義正相對也故也必待所爲之成也故

下當有者字此與經上故所得而後成義同言因此

故而致彼如是必所爲已成乃可爲使也張讀濕屬

此句云志而不得而故使之是之謂故其事名物

必欲成案張說未端畢云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

句達也雖言物爲萬物之通名荀子正名篇云故萬物

其名也其義有實必待文多也張云物有是實名以文之

即此義有實必待文多也張云物有是實名以文之

張說則經名達下當有多字恐非竊疑多當作名言

名爲實之文也上文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可證

或謂此文多與前文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

名並當作之名亦通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

是名也張云馬而命之馬是類也凡馬之實皆得名

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命之臧句私也臧即臧獲

也者大別名也即此義命之臧句私也臧即臧獲

大取篇言於人之賤者而命爲臧則臧非人是名也

之通名故曰私張云人而名之臧是私也是名也

止於是實也張云名止於是實聲出口俱有名若姓

字吳鈔本作與畢云疑字張云當爲字物之有名如

人之姓字案畢張校是也姓字亦一人之私與臧

相似依張說此釋經上名達類灑謂狗犬命也灑吳  
私畢以若姓字三字屬下說非灑謂狗犬命也鈔本  
作洒義並難通命也亦與經不相應張云灑即移意  
移狗而謂之犬是猶其命也案張說未塙以經推之  
疑當作鹿謂狗犬移也灑鹿形近而誤言移他名以  
謂此物猶言指鹿為馬楊讀灑屬上若姓字句非是  
狗犬句舉也實謂正舉物名上文云舉告以文名舉彼  
謂也叱狗說文言部云叱訶也漢書儒林傳王式曰  
未塙叱狗何狗曲也顏注云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  
輕賤之加也謂以惡語相加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  
甚也此釋經上加也論語集解引馬融云加陵也畢云  
謂移舉上加知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章集韻四十漾  
說也身觀焉句親也畢云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  
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見也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  
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為也畢云此釋經聞句或  
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畢云此釋經見句時者  
體也二者盡也體即經上體分於兼之義時疑當為  
特特者奇也二者耦也特者止見其



一體二者盡見其眾體特二文此與下文為目楊

正相對畢云此釋經上見體盡古依經校云疑合之

訛兵立力吳鈔本作反中疑當作反也反與志工疑

功之省大取篇云志功為辯又正也志功相合藏之

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是其證未藏奉主命無非彼必

為臧疑當宜也張云臧人臣也臧奉主命無非彼必

不有句必也聖者用而勿必疑經上正無非說亦作聖

可必也者可勿疑依楊說此釋經仗者兩而勿偏張

此申言兵立反中言仗兵者皆兩比而無獨立故以

解合也案張以仗為兵杖楊說亦然皆穿鑿不足馮

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權艸書形近而譌經說下右

權交繩權今本誤校與此相類言兩權利害無所偏

主依楊說此釋經上欲為句早臺張云早古只作早

正權利且惡正權害為句早臺張云早古只作早

甲後文劍甲字亦譌早可證說詳後臺謂城臺門臺

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云閭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

子諸侯存也言為甲以備戰於城及宮門為臺以備

臺門侯存也言為甲以備戰於城及宮門為臺以備

病句亡也言治病之為求其亡左成十年傳晉侯有

疾秦伯使醫緩為之呂氏春秋至忠篇文

摯治齊王疾曰請以死為王高注云為治也此即買

上文已為衣成也治病亡也之義張云以為而亡買

翬俞云說文貝部賣衛也讀若育今易也霄盡霄與

消同詒讓案爾雅釋天雨霓蕩也張云莫之順長句

為霄雪釋文霄本亦作消蕩也為而為順長句

治也張云有鼃買句化也張云鼃買未詳或即鼃鶉

為存亡易蕩治化俞云上上文雖有化若鼃為鶉之文

然買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鼃疑賣字之誤上文

云買鶉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案俞改鼃

為賣則與上文義復不足據買疑當為鼠列子天瑞

篇云田鼠之為鶉蓋古說鼃鼠二者皆能化為鶉故

上文既以鼃鼠釋化此又兼舉鼃鼠二者皆能以盡其義

兩文雖異而義實同也鼠漢隸或作冒見仙人唐公

房碑與買形極相似因而致誤或云買當為辜即鶉

之省亦可同句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

衛一義同句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

同也亦與經云體分於兼義同分體統俱處於室句

同也舍於兼體之內故云不外於兼類同也說文犬部云種

合同也說文人部有以同句類同也類相似唯犬為

甚楊云大取篇云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

同正同鮒同是之同同然之同同根之同畢云此



釋經上同異句二必異必讀為畢古通用張二也謂

重體合類異句二必異云名二而實又異

實俱異是較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

然為二物也畢云此釋經上異二不體

有同句不類也畢云此釋經上異二不體

交吳鈔本誤於言同異各得於福家良疑當作於富

其義若下文有無多少之類於福家良疑當作於富

當經文之恕有無也恕當作恕比云周禮小胥鄭注

放非是恕有無也與知通比云周禮小胥鄭注

多少也免蚘還園免當作它即蛇之正字前它蠶謫

下字書所無楊云前文免瑟此正同蚘字亦見經說

云蚘疑蠶字之訛如韓咎與幾瑟爭立太子戰國策

去就也彼此相背為鳥折用桐此義難通竊疑鳥當

字書云象通作鳥北齊南陽寺碑象作鳥並與鳥形

相近梗折偏旁亦略相類象謂象人即偶人也說文

人部云偶桐人也越絕書記吳王占夢云桐不為器

用但為俑當與俱葬淮南子繆王占夢云魯以偶人

葬而孔子歎宋本許注云偶人桐人也周禮冢人言

驚車象人鄭注引孔子謂為俑者不仁論衡感虛篇

云廚中木象生肉足史記刺客傳索隱引象作鳥與

此可互證梗者戰國策齊策云有上偶人與桃梗相

與語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趙策

又云土梗木梗史記孟嘗君傳桃梗作木偶人是木

偶人謂之象人或謂之俑亦謂之梗堅柔也此謂象

以桐為之亦曰桐人故云象梗用桐堅柔也人與生

人不同者一堅一柔也老子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

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即此堅柔

之劍尤早吳鈔本作蚤此義未詳以意求之疑當作

義甲譌作早言劍戈以殺形近而譌篆文早作昂从甲

生故下云死生也此與孟子告子矢函韓子矛盾之喻語

意略死生也處室子孟子告子趙注云處子處女也

同女子母長少也言子則有母長兩絕勝言二色白黑



也中央句旁也謂有四旁乃有中央此與經上論行

行行學實衍字是非也實言人之論說行爲學問名難

宿未詳成未也謂成與兄弟句俱適也合俱相耦敵言相

與上文若兄弟一然身處志往句存亡也志往爲亡

亡與忘通此與經上生霍爲姓故也霍疑當爲虎

形與知處也義略同霍爲姓故也霍疑當爲虎

四見並同說詳彼故疑當爲段段與假同此與經說

下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義略同張云姓疑當爲性非

是賈宜句貴賤也楊云經下有賈宜則讐語詒讓案

異交得句超城員止也超城二字誤員止疑當爲

放有無諾超城員止也負正九章算術方程篇有

正負員即下云正五諾若相從謂彼謂而相去說文

云去人相違也謂先知知之是句可相從一相去二

口諾而意不從先知知之是句可相從一相去二

五說文言部云諾誓也言人之誓諾五色疑當作五

其辭氣不同隨所用而異有此五者五色也也色形

近而誤即所謂五諾也下文長短前後輕重援楊云

正五諾云云似當箸此下

篇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詒讓案此疑  
亦論諾之不同張讀援屬下句恐非畢云此釋經上  
諾不一執服難成之執謂人各執持一說服謂服從人  
利用難成謂平議其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此義難通經  
是非難論定也壞字說文說訓言相說伺求執即法  
見疑九即說之壞字說文說訓言相說伺求執即法  
相說伺之意此釋經上服執說音利音疑言之誤法  
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節葬下篇言取此法則  
捨彼問故觀宜畢云此釋經上巧轉則求其故法同  
法也問故觀宜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案轉傳字  
通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  
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張校兩心字云疑  
也此言因人有不黑者而禁其席人之黑因人有不  
愛者而禁其愛人二者皆不宜禁者也皆釋經止字  
之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經  
義下釋止云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  
然也疑是其然也義正同依張楊說此釋經上止因  
以別若聖人有非而非非於人雖有所非而非其所  
道



當非則與無所非同  
此釋經上正無非  
正五諾  
自此至篇末似皆釋五

當屬上文五也之下而傳寫  
於未也楊以此下並說經上正無非非是皆人於判

有說皆疑當為若知也  
有說上五諾之先知也  
過五諾句  
若負舊本譌員

龍說云其負類反倫有如此者  
本正負者不正之謂列子仲尼篇樂正子與庠公孫

無直無說  
直疑當為知聲轉而誤上正五諾云知此

通其大意似謂正者或已知或  
未知或無說五諾即上經所  
謂上經所  
若自然矣  
言所應出於自然顧云此說五

謂利用  
即上經所  
若自然矣  
言所應出於自然顧云此說五

但有五路亦與五  
諾不同顧說未塙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闕佚畢

今並依張氏別為改正畢本句讀亦多舛誤今不  
悉論篇中論景鑒及升重轉重諸法與今泰西光

重學說略同筆涉  
未深以俟達者

止句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

疑是其然也張云彼以為然而說之是一然也我以

故宜以類案張說未塙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止執

也謂彼此然不各執一辭即經所謂類行也依張楊

說此釋經下止類以行謂四足獸爾雅釋鳥云四足

獸為四足毛與生鳥與畢張並讀與生鳥句義不可

物之大名與生鳥與通疑當作與牛馬異下三字

並形誤此謂牛馬為四足獸物盡與句大小也與亦

之種別下云若牛馬四足

異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

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此云物盡異即

謂萬物畢異也猶荀子正名篇以萬物為大其名為獸

專名小也猶荀子正名篇以萬物為大其名為獸為

大別名是也然牛馬復為獸類之種別是又獸為四

足之大名牛馬為四足之小名明大小無定隨所言

而物盡異也此與經下文物盡同名亦正相對畢讀

物盡句張云與疑衍或三與字並音餘皆非是此釋

經下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下蓋挽名字此然是必

異說當作四足牛馬異說在下蓋挽名字此然是必

然則俱謂同物同名即莊子所謂小同為麋同名為

當為如艸書相似而誤麋舊本誤麋今據道藏本吳

鈔本正謂若是麋則其名盡同又疑為當為馬馬麋



同為四足獸也亦足備一義此釋經下物盡同名張

楊讀則俱為糜句張云糜靡同楊云謂糜爛也並非

俱鬪顧讀不俱二張云有二人然後鬪然二與鬪也

二舊本誤三顧改為二云三字誤案顧校是也張校

同今據正以下並廣推物同名之說經說上云俱處

於室合同也言二人相合斯謂之俱若俱鬪雖是二

人然是不相合之俱故云不俱二與下文云俱一義

略同此釋經包疑當肝句肺句子句愛也張云四者

而所以橘茅吳鈔本作色食與招也張云茅亦可食而巫

愛者異橘茅作荂食與招也以茅招神不與橘同

食周禮司巫云旁招以茅案張說亦通但此文與同

名不相應竊疑此橘當為櫛爾雅釋木云櫛木瓜毛

詩衛風木瓜傳云木瓜櫛木也可食之木說文櫛从

林矛聲與橘上半形相近聲類與茅同此謂二字同

音而一以食一以招同言異實也招道藏白馬多白

本作拾誤畢云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

句視馬不多視視馬益言馬之善視者此謂白馬視

馬小取篇云之馬之目盼則為白與視也畢云已上

之馬盼案張說非是詳小取篇白與視也釋經下白

與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此文難通麗與暴也

云暴惡也為麗者不必麗也雖不必麗然非暴也案  
張讀下為非二字屬此非是其說亦恐未瑯楊云公  
孫龍子通變論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  
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  
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案楊據公孫龍書  
證此與暴之義亦未知當否若然麗亦或即驪之謬  
文但彼書與類與暴義並難通而此上下文並以某  
與某相對為文則與彼書又似不相應疑未能明姑  
從蓋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履以  
買衣為履吳鈔本首履字上無為字誤此疑當作若  
非以人是不為非者凡已為非理之事為非議人所  
為之非亦為非今庠人之非則非其自為非經下云  
非誹者諄即此非字之義若為夫以勇不為夫者上  
夫為勇夫之夫下夫為夫婦之夫言以勇偶夫則非  
為夫婦之夫為履以買不為履者言為履而買之於  
人則非其所自為也此並論異意同辭三句文例略  
同可以互校今本為夫下挽一以字不為履不又譌  
衣遂不可通楊云韓非子詭使篇而輕刑法不避刑  
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張云勇當為男夫與履  
若名為夫則凡男子不得為夫案張說非是夫與履  
也畢云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履履二與一亡句不  
也同履詒讓案經麗與下疑挽暴字



與一在

此言分一體為二一既化二即為無一公孫龍子通變篇云日二有一乎日二無一即此

義偏去

去疑挽之字言分一體為二偏棄之則可未疑此字

似即上句之字之譌

或云當屬上句云偏去未謂或去或未去也經說上云難宿成未也亦通有文

實也

張云文實猶名實案張說是也經說上云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是其證或謂文並當為之

猶此也

而後謂之句無文實也則無謂也始有所謂

無名實則無所謂大悖與公

不若敷與美張讀不若孫龍子名實篇所謂論略同

數與汜與也

經所謂因案張說亦難通不字疑衍敷與美疑當作假與義經下云使殷美亦似當作使假

義也

漢衡方碑假作倣魏高湛碑假作倣與敷殷並相似此言有名實可謂則與類相比附是謂之義無

名實可謂則當假借他物以謂之

是謂之假即後文假必非也之義謂是句則是固美

也

美疑亦謂也疑當讀則是非美疑亦當作義非無義之誤謂也為他

謂則報也

報與美文相偶疑即上文之敷亦當為假之譌或云報與反義同經下云唯吾謂非

名也則不可說在飯是也又疑報或當作執言我無

謂則彼將堅執其說經說上云臺執又云執服難成

三說並通未知孰是此釋  
經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脩堅白見修舊本譌循今據俞校正此言若堅白在石  
者離則不能相盈相盈猶相函含也若離者合之則  
無不相盈如廣脩本爲二而從衡相函則爲一堅白  
亦爲二而色性相舍則爲一此皆二而一者也此釋  
經下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循  
卽脩之譌公孫龍子堅白篇云堅白石三可乎曰不  
可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  
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  
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  
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也曰天下無堅也拊不得其  
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堅也拊不得其  
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  
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盈  
其自藏柰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  
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  
二與三若廣脩而相盈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  
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日  
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  
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  
與藏藏故孰謂之義舉不重不言無重不與箴畢云  
不離卽此書之義舉不重不言無重不與箴畢云疑當



詒讓案箴即鍼之段字一切經音義引字詁云鍼又針箴二形今作針說文金部云鍼所以縫也非

力之任也言箴之舉與不舉於力無與即下文為握

者之顛倍非智之任也俞云字書無顛字疑解字之

案俞說非是顛當為騎形近而誤其讀當為奇周禮

大小杜子春注云騎讀為奇偶之奇說文角部云騎

角一俛一仰也莊子天下篇云騎偶不倅經上云倍

為二也騎倍者騎為一倍為二與騎偶義同或云倍

即偶之譌亦通此言握物而使人射其奇偶之若耳

數雖或億中不足以為智故云非智之任也

目異此謂視聽殊用各有不能不害說在害木與夜孰長

張云木長此釋經下不能而不害說在害智與粟孰多張云智多爵謂貴親貴其所

非夜長張云木長行之德行賈之賈直四者孰貴吳鈔本說此字非麋與霍

孰高霍吳鈔本作藿此字篇中四見此與麋同舉下

作虎俗書虎霍二字上半形相近旗幟篇虎旗譌作

雩旗可以互證史記楚世家西周武公曰若使澤中

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張云霍疑麋

當為霍麋獸之高者霍鳥之高者案張說亦通

與霍孰霍此句疑涉 蚘與瑟孰瑟張云蚘蓋蟲名瑟

為霍蚘不可以為瑟各異類案張說未塙蚘即蚘之

異文第一瑟字疑當作蠶並詳經說上篇第二瑟字

疑當為長涉上篇云龜長於蛇於義得通但經說上云

長莊子天下篇云龜長於蛇於義得通但經說上云

免瑟又云免蚘以文義校之免當為它則蚘不得又

為蛇字或說不可通於彼也此皆言輕重多少長短

貴賤之迥異者不足相比依張說此偏句俱一無變

釋經下異類不吡說在量吡此同

偏者一之分分則偏合之則一所謂俱一也然分

合雖不同而一全體二半體無增減故云無變即經

云無加少也張云俱一各有其一也無變故也案張

未僚俱一之義說詳後依張說此釋經下偏去莫加

少說假字不重 假必非也而後假說文人部云假

在故假字不重 假必非也而後假說文人部云假

云假者今 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疑亦並當為虎張云

不然也 狗假虎名猶以虎為氏也古名禽獸草木亦通謂之

氏大戴禮記勸學篇云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是也依

張說此釋經下假物或傷之句然也即經云物之見

必諄說在不然 物或傷之句然也即經云物之見

之句智也即經云智所以知之告之句使智也即經云



人知也告舊本譌吉王引之云吉當為告智與知  
同欲使知之故告之也下文曰告我則我智之案王  
校是也張校同今據正物或傷之即經所謂病也見  
之則知其病告之則使人知其病依張說此釋經下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疑逢此述經與下為  
以使人人知之不必同說在病疑逢目畢云舊作蓬  
下同以為務則士此語難通以意求之疑務當讀為  
意改訓務作鑒是其例說文盧部云鑒土釜也金部  
汎論鑒屬也禮記內則孔疏引隱義云鑒土釜也金部  
鑒字通土當為土形近而譌史記殷本紀相土釜也  
校人注引世本作相土言土壤至賤而為鑒者或用  
土為之明物無貴為牛廬者夏寒也說文廣部云廬寄  
賤逢所便利也為牛廬者夏寒也說文廣部云廬寄  
此牛廬蓋以養牛若馬之房周禮圉師夏房馬鄭注  
云房廡也廡所以庇馬涼吳子治兵篇云夏則涼廡  
蓋牧馬牛者並有之凡為廬者欲其暖逢也舉之則  
而房則取其夏寒此即經逢字之義逢也舉之則  
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者廢其無聲者何注云廢置  
也此與前舉沛從削非巧也張云沛當作桃木之見  
箴之喻同沛從削非巧也張云沛當作桃木之見  
說文木部云桃削木札樸也隸變若石羽說莊子天  
作柿言木柿從所削不足為巧也

下篇云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此循也循舊本譌楮或與彼同蓋亦循從自然之義今依經下改

說文子部云循行順此亦當鬪者之敝也以飲酒若

詰為順與柿從削之從義同鬪者之敝也以飲酒若

以日中日中謂市也易繫辭云日中為市市以日中

故因謂市為日中猶嫁娶之禮用昏因謂之昏也古

市朝或謂之日中之朝晏子春秋外篇云刑死之罪

赦是其證也凡飲酒及市皆易改爭鬪故下云不可

知是不可智也智知通愚也愚遇聲之誤也智與句下同

以已為然也與句愚也依經當作遇也蓋過涉上文

過而以已為然可證過謂已過之事言或固知之抑

或本不知而以已然之事推之此釋經下疑說在逢

循遇過張以舉之則輕以下至此為俱句俱一經上

釋經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非是若牛馬四足牛馬

處於室合同也言合者則為一俱若牛馬四足者散

名而兼言之也四足者大名而通言之也兼與通言

皆為一上文云謂四足獸與牛馬異即其義張云牛

馬四足足各惟是句當牛馬惟經同亦當作唯謝希



辭也案唯是言應者則為是或牛或馬名實相符則此呼而彼應是名當其物也經說上云當牛非馬又

云當馬非馬公孫龍子名實篇數牛數馬句則牛馬

亦有唯當之論與此義同詳後數牛數馬句則牛馬

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

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也若數指句指五而

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為句失之也若數指句指五而

五一張云指有五五而俱為指五還為一案張說非

也亦俱一與牛馬二一之義依張說長字此述經文

此釋經下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長字畢讀長屬

上句徙而有處字莊子庚桑楚篇云有實而無乎處

非自然篇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

宇淮南子齊俗訓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尸子又庚桑

楚釋文引三蒼說並同宇者彌互諸方其位不定各

視身所處而為名若處中者本以南為南段令徙而

處北則復以中為南更益向北則鄉所為北者亦轉

宇南北在旦有在莫字徙久經說上云宇東西南北

此不當言南北而不及東西蓋有脫文且當為旦有  
讀為又此言字徒則自南而北自東而西歷時必久  
屢更旦莫故云字徒久又云在旦又在莫經說上云  
久古今旦莫是也畢云已上釋經下字或徒說在長  
字久案王說是也但此云字南北乃約舉之詞王疑  
其不當不及東西非也後文說或云然而謂此南北  
與此文無堅得白必相盈也此即堅白石之論謂視  
例正同無堅之性自含於白之中故云必相盈也又疑  
之堅而堅之堅上堅白異處不相盈之義亦通此疑  
必當為不即說上堅白論篇並詳上篇此釋經下不堅  
皆見公孫龍子堅白論篇在因經及說似皆未全  
白說在無久與字堅白說在因經及說似皆未全  
在堯善治舉在疑當作任下同任猶自今在諸古也自  
古在之今則堯不能治也言堯不能治今世之天下  
於今所義之實處於古亦即此義云堯之義也是聲也  
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在疑亦任之誤未者然  
三字疑當作諸未景俞讀光至景亡俞讀若在俞讀  
然文亦有說誤景俞讀光至景亡俞讀若在俞讀  
盡古息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蔽下光故  
成景於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  
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



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  
登陬也莊子大宗師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為古人恒  
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  
皆誤案若在盡古息當訓為止即經不徒之義亦  
即莊子天下篇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司馬彪亦  
據此釋之大意蓋謂有光則景亡有景則光蔽若其  
景在則後景即前景盡古常息止於是形雖動而景  
若止而無改也畢讀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張云光  
之所至謂之景並誤俞說得之而以息為亡則與經  
不合殷家偶云光至謂光複過物徑也至極也影止  
漸不見也案殷訓至為極亦非景句二光夾一光一  
是此釋經下景不徒說在改為景句二光夾一光一  
光者景也謂若日在東而西縣鑒鑒受日光反射人  
與鑒之間是即二光共夾之也張云二光日景光之  
與人也夾之光為景案張說似失其義景光之  
人煦若射之猶與也言景光與人參相射說文火部  
也楊謂煦煦通近是蓋謂如日出時之光四射也張  
云景者光所為之人也煦然而至若射案張說未塢  
此釋經下住景二說在下者之人也高張云高猶上  
重住疑當作位讀為立下者之人也高張云高猶上  
其人高者之人也下張云景在上足敝下光張云敝  
在上高者之人也下者其人在下足敝下光讀曰敝

故成景於上首徹上光故成景於下

陳體云此解窪

故也劉嶽雲云即西法所謂射光角與回光角等

由交點射景入壁故令景倒也詒讓案此即塔影倒

垂之義詳經下此釋經下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

少說在寡區寡疑空之誤即謂窪鏡中為圓空也但

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此條在前宇或徒說在長

宇久條後與說敘次不合竊疑此當並屬下條以下

經亦有景到之文也而二臨鑑景到一經說在遠近

或已不存此篇文本多脫譌疑未定也

有端與於光

此疑即格術之義端即沈括鱗臬之故

景庫內也

畢云庫舊作庫虛以意改案盧校是也謂

不見物是也殷氏謂景庫謂聚光點非是景句日之

此釋經下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

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

張云所謂二光夾

光之理如人依鑑立日射鑑上若人與日之間有壁

其距鑑與日距鑑交角等則人必成景於上若其間

無壁則回光綫成景極長而射於無量遠空界中凡

海與沙漠恒見樓臺人物之象即此理然雖無量遠

空界中仍為景在人與日之間也詒讓案日照於東

則人景在西今以西鑒之光反燭人成景則景又在



東矣故云在日與人之閒此釋經景句木柁柁迤之

下景迎日說在搏搏疑轉之誤景短大陰景濃光不內

經下道藏本作柁畢云猶言景短大斜近地故景短

木斜殷云本即謂立柱也景短大陰景濃光不內

者雖長而視之如短不清故也短淡也大光復多也淡

從不可木正句景長小不正遠地故景長光復映射景界

清也小光復大小於木疑當作光則景大於木鄭復

小也亦非是大小於木疑當作光則景大於木鄭復

光與物大小則景漸遠漸大而無量非獨小也疑

盡物大光小則景漸遠漸大而無量非獨小也疑

當作猶言景不與木同張云承上言大小非與景為

大小乃於木為大小言景有時大於木非獨小於木

也亦通畢云遠近臨正鑒疑當作臨鑒而立前景寡疑

已上以表言遠近臨正鑒疑當作臨鑒而立前景寡疑

作景多寡屬下讀張云正臨鑑者景則貌能白黑貌

寡遠近皆然寡亦小義案張說未塙則貌能白黑貌

鈔本作兒張云能態字案張說是也備城門篇態遠

作能此又能之省劉云此論因光見色之理也所照

近柁正句異於光鑒此家上多寡以下言光之異張云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此言非獨長短大小即貌態白黑亦遠近柁正則光

鑒各異案張說未允此釋經下景之小大說在地也

遠近地即景當俱就疑當作景就當俱與下去當俱

施之誤去亦當俱為修行之也畢云亦疑亦字俱用北

約行也疑當作由比言鑒者之臭張云臭字未詳義當作道

俱之義猶比也鑒者之臭字解殷云臭之為言蓄也

案張殷說並不塙臭疑並當作於鑒無所不鑒景之

具與俱通大取篇亦云具同於鑒無所不鑒景之

臭無數而必過正此言鑒者不一則景亦無數必過

正則當限之內體正而明也過正則影倒而線修故

行矣案殷說亦通劉云言光綫必正行也恐非然鑒分

同處一處其體俱同也張云物體又同然鑒分

謂中內外景遠近大小正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句

易不同張云然而鑒有分鑒中之內句則所鑒小句

則所鑒大本有者字景亦大句遠中句則所鑒小句

景亦小陳云此謂突鏡也案陳說近是凡突鏡邊容

謂平面之內也劉云近中遠中指人距鏡中心言據

此仍當為凹面鏡也亦通殷云中謂交於中綫恐非

是而必正張云大小起於中緣正而長其直也謂中



其景必起於中心緣其正而外射為長直綫也張云  
所以正者由其景起於中景緣鑒之正而長與人相  
直故也案張訓直為參直之義恐非楊云長進也直  
者準直謂光綫也謂遠物象起於前限緣正影透鏡  
而進其光綫交合於後限所謂斂行者是也案楊訓  
長為進尤誤所說光理亦未必與此合姑存以備攷  
中之外謂突鏡平面之處鑒者近中亦以中為節外則  
所鑒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句則所鑒小句景亦小句  
近大遠小與而必易鏡側邪面既不平則光綫邪射  
中之內同而必易其景亦易即邪也張云大小  
皆斜不正楊云易變也是合於中而長其直也舊本合  
正之反也案楊說非是合於中而長其直也於下無  
中字王引之云於下蓋脫中字上文云必正起於中  
緣正而長其直也此亦當云易合於中案王校是也  
今據補楊校增中緣易三字亦近是此謂突鏡當中  
之外其景雖邪而仍與中相應緣其邪而旁射為長  
直綫也張云而長所長也中之外得景必斜然合於  
正之長者亦以直對故也案張說未塙般云凡以  
一凸窺物收光限內之影為正象限外之影為變象  
即此至以又一凸窺前凸象兩限相入者兩凸限內  
之影同兩限相切與相離者兩凸限內之影異其理  
亦猶是也楊云謂斂行綫合於後限緣變影直進而

散其光綫淺至於無窮所謂修行者是也案殷楊說  
略同所釋光理於此亦未必合姑存以備考此釋經  
下鑑位景一小而易一大而丑說在中之外內經此  
後有鑑團景一一條無說又此二條並在前不堅白  
說在無久與字說在因之前與鑒鑒者近則所鑒大  
說敘次亦不合並傳寫之誤  
景亦大劉云近遠指方遠之云亦遠當作亦遠亦古  
其字與亦相似又因上下文亦字而誤案所鑒小景  
王校是也今據正此對上文文鑒者近言之  
亦小而必正即發光點與受光處距遠景  
與上文略同張以下故字屬此義詳經下  
天而必正說在得天即大之誤畢云已上以鏡言故  
招負衡木說張云招直木也親土篇曰招木近伐案張  
亦當為喬木曲禮云奉席如橋聲近字通親土篇招木  
棹衡上低昂孔疏云衡橫也說苑文質篇云為機重  
其前輕其後命曰橋莊子天地篇云鑿木為機後重  
前輕其名為棹釋文云棹本又作橋吳越春秋句踐  
陰謀外傳作頡橋淮南子主術訓云今夫橋直植立  
而不動俛仰取制焉彼以橋為直明與衡橫別高注  
云橋桔皋上衡也植柱權加重焉畢云加舊作而不  
衡者高并橋與衡為一非



撓言平而極勝重也畢云極謂權也張云勝重之至

足據張訓極為至亦非極當即上文之衡木說文木

部云極棟也屋棟為橫木引申之凡橫木通謂之極

漢書枚乘傳云單極之統斷幹顏注引孟康云西方

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

綆索久鏃斷井幹也枚云單極與此極正同謂桔皋

上之一衡木也汲綆繫於其上故久鏃而斷井幹孟

說以為井鹿盧未塙而以屋梁況極則不誤極勝重

者言加重於一偏而不撓者因衡木前重能勝之也

右校交繩張云徐錯說文繫傳曰校連木也交繩連

則不校謂以右手末詳或者校為急疾考工記云繩之

之譌艸書相近交繩疑謂繫權之繩與他繩相交結

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

畢云此鍾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權重相若

直僞反劉直危反張云衡稱也捶偏下也權重相若

也相衡則本短標長畢云標猶杪末也楊云管子大

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此即下文長重者不之

雖相若而標得權也張云以其長故偏得其權之重此釋

標必下

經下貞而不撓說挈有力也說文手部云挈縣持也  
在勝貞即負之誤挈有力也提挈也張云挈自上挈

之引無力也張云引自不正畢云舊作所挈之止於

施也疑當作正於施也於猶如也如猶與也見王引

於施猶言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疑礙繩挈謂上

正與邪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直之形挈謂上

此與下云收並長重者下句短輕者上張云挈衡上

述經而釋之衡者將過長則重者將下過短則上者愈得句下下者

衡者將過長則重者將下過短則上者愈得句下下者

愈亡張云次下衡也上得物重也下權也下亡

力愈增則下繩直權重相若則正矣畢云正舊作

低之力愈失繩直權重相若則正矣畢云正舊作

云當其權收張云收權之繩也詒讓案廣上者愈喪

下者愈得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是為下得上者權重

盡則遂挈張云上者權重盡謂全無物遂挈者權將

有力遂隊通見法儀篇蓋謂權重盡則標仰隊其所

挈畢云已上以權衡言鄒伯奇云此一段升重法也



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契與枝板兩輪高當云兩輪為  
說在薄案當作挈與收說在權兩輪高當云兩輪為  
輦四輪高卑不同故車成梯形也畢云云輦記云載以  
輦輪也又鄭注云輦讀為輦或作輦重說有車梯也古乘  
輦曰輪無輻曰輦張云輦高而輦卑有車梯也古乘  
皆假為輪而平此四輪之用據史記集解引服虔說以軒  
蓋假為梯則人升重其前力其一端繫於所升之物  
車為雲梯則人升重其前力其一端繫於所升之物  
高或亦用之矣畢云弦直也案畢說難通於所升之物  
之所以挈弦其前畢云弦直也案畢說難通於所升之物  
作也引廣韻十六軫云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前別以繩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自斜而漸進而上  
也或云當作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自斜而漸進而上  
其後文義較遜載弦其前此申言之或涉載弦其軛  
弦亦當作引云云繩之引軛可證畢云王篇云軛古  
胡切廣雅云軛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軛音相  
相近疑軛字異文案畢說未塙軛以字形校之頗與軛  
相人而聲類求之則疑當為前胡之段字周禮大  
行下垂伯立當前侯注鄭司農云前與此上文正合義為  
胡也此與下句亦申言而縣重於其前句是梯畢云  
重其前引其前之義

梯据上文 挈且挈則行疑當作挈且引則行謂重

也凡重句上弗挈說文所下弗收旁弗劫劫疑挾之

釋言云挾挾也則下直張云其著於下也必直詒讓

與引義略同則下直案直與正義同言其重心必

就下地句或害之也張云地與地同不直也或害之

而正地句或害之也乃不直案張說是也地即前木

施之地言重物不挈之收之劫之則下必沛重勢偏

正其不正者必或挈或收或劫害之也沛重勢偏

下而流不得止也畢云公羊傳桓十梯者不得沛畢

年有云沛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沛畢

舊作沛据上改案吳鈔本正直也言梯雖邪而重物

作沛不誤張云當作下非直也言梯雖邪而重物

引之而無今也廢尺於平地張云廢置也置一尺之

異直升也今也廢尺於平地張云廢置也置一尺之

當為石下云餅重不下當為沛之譌無磅也畢云玉

石案石是其證重不下當為沛之譌無磅也畢云玉

蒲唐切跟磅欲行兒正字通以平地無旁空缺處也此解經

廢材案磅字之義與此文無會正字通尤俗册不足

據也張讀為旁亦難通此疑當為磅之形誤戰國策

云必有畸重者矣言廢石於平地則雖重而必不流

者以其無偏畸也故云無畸又案廢尺與廢材義同



而非釋經廢材若夫繩之引帖也是猶自舟中引橫

也張云以繩引車必從旁引猶舟中橫引岸上之物

橫闌木也此蓋以爲舟前橫木之名廣雅釋水云輪

謂之枕集韻十一唐云枕舟前木也切經音義云

枕古文橫同是二字音近字通言車梯之倚倍拒堅

引其帖與舟中引其橫皆藉引之力也倚倍拒堅

堅當作擊說文手部云擊固也又與牽通見

迎敵祠篇言相依倚相倍負相楷拒相擊引舳倚焉

則不正畢云唐宋字書無舳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

漢戚伯著碑邪作躬變牙爲身誰舳石索石耳難通

變邑爲呂與出相似因而致誤舳舳舳舳舳舳舳舳

畢讀誰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舳

鄒云此一段轉重法也案集韻十五青及類篇立部

並以舳爲舳之或體與此文義無會畢說近是而句

讀則非誰與唯通言唯石與石相合并重索則邪倚

而不正以其無挈引之故也若車梯前有挈引之力

則雖邪倚而引物升轉不患其不正而流也此釋經

下倚者不可正說在剌剌卽梯之譌夾寔者寔字省

車梯用以升重非正車制也畢說非夾寔者寔字省

文論議案說文六部寔籀文省人作寔此法也張云

又省又作寔集韻四十七寔云寔古作寔此法也當謂

匠人作室索石之法案張說未塙法疑當為柱說文  
木部云柱楹也通言之柱楹同析言之堂上兩柱謂  
之楹房室及牆序間依壁而立方石去地尺疑謂柱  
者謂之柱夾寢即謂夾寢室也  
張云石關石於其下關張云又一石以石為縣絲於其  
高尺也  
上張云絲使適至方石句不下句柱也爾雅釋言云  
住絲也膠絲去石張云膠著也去石縣挈也謂上提  
故不下膠絲去石而使去下方石也挈也謂其絲  
張云絲所以能縣絲絕句引也張云從下引之即絕  
石是有挈之者  
之必往說在廢材未變而名易句收也為依經下當  
推往即柱住之誤  
同言刀與羅輕重貴賤相買畢讀買刀羅相為賈說  
反張以此二句屬上節誤買刀句誤  
入部云羅市穀也刀輕則羅不貴句刀重則羅不易  
畢云刀謂泉刀  
張云易輕也刀輕則賤其羅以稱輕  
刀重則貴其羅以稱重所謂反賈  
王刀無變張云  
所鑄故羅有變句歲變羅則歲變刀則刀亦變案張  
日王刀羅有變句  
說是也此言羅之貴賤每歲不同則刀之重輕亦若  
隨而變依張楊說此釋經下買無貴說在飯其賈若



鬻子

張讀屬上節誤

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讐也

其下據下文亦當有

也

所字言其所以不讐者為予賈未盡其數也若盡其數則其所以不讐者盡去矣

其所以不

讐去句

則讐句

丑賈也宜不宜

謂讐者之正

丑欲不

欲

謂所讐者有欲不欲以意為正張云賈者賣者若相宜謂讐也賈者欲賤賣者欲貴是賈也亦通者

敗邦鬻室

國語越語云身斬妻子鬻

嫁子無子

疑申論無不讐之義依張說此釋經

下賈宜則

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死其生當作

讐說

在盡則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死其生當作

生或當作

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死其生當作

軍謂方出師而兵未接聞戰則聞其已接戰也

在前也

不懼

張云前

今也懼

張云今聞戰案依張楊說此釋

必之

或即邦域正字故下云謂此南北前經下云

誤

或即邦域正字故下云謂此南北前經下云

即宇域

知是之非此也

也詳前

知是之非此也

此也

張云有讀曰又案張說是也謂南北在彼在此

夫名實

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然而謂此南

在此也

則不謂也與此經名實義亦同

北即字南過而以已為然此謂以身所在之域為中  
之域轉謂之南自此以前每進益北則所過成南若  
由中過南則南轉成北所過亦然故云過而以已為  
然莊子天下篇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釋文引司馬彪云天下無方故所在為中  
即此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  
義也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  
而屢變即過而以已為然之義也依  
張說此釋經下或過名也說在實  
知而後非智無以也疑有挽誤依張說此釋經下知  
有論非智無以也  
經文亦謂句所謂舊本所為非今據  
有譌挽謂句所謂舊本所為非今據  
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張云狗犬  
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下牛字疑當為亦與上句文例  
春秋審分篇以牛為馬同張云牛牛馬之謂異楊云呂氏  
以馬為牛名不正也俱無勝句  
以相勝則不成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也則是  
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辯也亦無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  
辯即其義



當下有也宇今據道藏本吳鈔本刪張云既云當是  
勝也詒讓案言是非互見得其當則勝也依張說此  
釋經下謂辯無勝無讓者酒之謂凡賓主獻酬未讓句  
必不當說在辯

始也不可讓也依張楊說此釋經無不讓也不可說

始於形近而誤經同凡相近而不讓謂之始後文若

誤錯於彼與於石一也堅白二也張云堅而在石謂堅

說詳後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與張云堅而在石謂堅

於石體之中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顧云智即知

經所謂存也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顧云智即知

下疑說謂字以下智並與知通此謂石一而知堅者

不知白知白者不知堅文亦見公孫龍子堅白篇說

詳前依張楊說此釋經下於有指龍子有所指也公孫

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有指龍子有所指也公孫

非有非指之子智是句有智是吾所先舉句重張云

說與此似異子智是句有智是吾所先舉句重張云

日又案張說是也以下文校之疑當作子智是有智

吾所無舉是重先形近而譌子知是是其一又并

知吾所無舉是其重也吾所無舉即下文所云吾所

不舉是重與下文是一文亦正相麗重謂二名一實

下文所謂智智狗重智犬是也子智是若知狗則子

智吾所無舉若因狗知犬重則若狗犬同類也則子

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之先亦无是一對上重及下

唯知其一若知謂有智焉有不智焉可謂知其一二而

狗而不知犬猶上經云於一有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

知焉有不知焉也一有若智之則當指之所知矣兼指之以二也

智之張云若果知我知子之所知矣兼指之以二也

謂并吾所無舉者而指之若指之若指衡指之參直之也參

狗則兼指犬指一而所指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三

同經云二案案亦參之誤二參直為三也張云直當也

之則參相直以一兼二參直為三也張云直當也

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本有之字吾所

舉者一也所不則者固不能獨指或張云則下有脫字

舉者二與三也是或今以文義推之則下疑當挽指

字案張說未知是或今以文義推之則下疑當挽指

字言於此有二物或同類或同處今特指此物勢必

兼直彼物故不能獨指即經所謂不可逃也又莊子

天下篇云指不至至不絕疑亦即此節之義蓋若甲

乙同處欲指甲而勢不能不兼直乙既兼直乙則所

指不得謂專至甲亦不能與乙絕也故云不相傳詒讓

彪說殊誤馬所欲相不傳案張云所欲言不相傳詒讓



指者一物今兼直二三則不能明傳意若未校張云

其所欲矣與莊子指不至語意同張云有

也人快且其所智是也所知所不智是也張云有

則不能并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疑亦當有也字依

為一矣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張楊說此釋經下

有指於二而不可所春也未詳張云云云臧也今死

逃說在二以二案所春也而春也得文則春為人疑

不能其執固不可指也張云執疑當為執與勢同案

決說文新附云勢經典通用執禮是也執即古勢字徐鉉

說文執位也釋文云執本亦作勢後魯問篇亦以執為

勢今本並逃臣不智其處匿之其所狗犬不智其名

誤執可證也遺者巧弗能兩也張云皆不可指遺者義

也宋鶴盧遺者巧弗能兩也宜為失亡者巧弗能兩

未詳詒讓案兩疑當為網或作罔孟子公孫丑篇以

罔市利趙注云罔羅而取之罔與兩形近而誤言人

偶有遺物雖使至巧罔羅索取之不能必得也依張

說此釋經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馬貴者

案貴即智句智狗下衍者字重句智犬經說上云二

遺之謬智句智狗下衍者字重句智犬經說上云二

也義詳前則過既依經當作不智則過今本說二字張云不

重則不過說不重則名實迥異宜其不知故不過依張

重通問者曰通即經云通意言子知駢乎畢云駢當

省文詒讓案說文馬部云羸驢父馬母者也從馬羸

聲或从羸作駢此蓋從羸省聲而以台為西則傳寫

之應之曰駢何謂也彼曰駢施句則智之施疑當作

羸之名物張云若不問駢何謂徑應以弗智句則過

蓋即羸蟻繆若不問駢何謂徑應以弗智句則過

不問羸何謂而徑應以弗知則不知而復無求且應

知之意人將不復告是終於不知矣故謂之過

必應此義難通疑當作且問之時若應句長應有深

淺長疑當作其形近而誤耳問之時若應句長應有深

其誰大常中在疑當作人畢云据下文常當為堂

兵人句長所今本吳鈔本作常非此疑當作其人其所

室堂句所存也此謂其子篇云建旗其署曰某子旗



存者也此謂其人據在者而問室堂張云在當為存案在

惡可存也當作惡所存也上云堂室所存也下云主

或在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言問在室堂者為何人也是一主

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依楊說此釋

者於存與孰存案五合謂五行水土火疑當作木生

自相合者水土火金待火而合火離然此言火離木

傳云離麗也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靡則火鑠金

然張云火出於石而然於木離其本未塙則火鑠金

火多也金靡炭靡礪之段字說文石部云礪石礪金

多也張云所謂合之府水道藏本吳鈔本作木非畢

合案畢張說並未塙此疑當作合之成水言金得火

則銷鑠而成水莊子外物篇云金與火相守則流是

也木離木張云木必相離案張說亦難通疑當作木

麗乎土此釋經下五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

行毋常勝說在宜

惡無欲惡猶言無愛憎麋魚以其膳羞惟傷生損壽

說以少連說吳鈔本作設此義難通疑連當作適謂

氏春秋適音篇云和心在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

於行適高注云適中適也不有能傷也疑當作或者欲有不能傷也言多粟若

酒之於人也言酒無益於人且恕人利人恕下句仍作

恕愛也則唯恕弗治也徒知不足為益損或云唯與

雖通治疑當為給言知愛利人而力不可偏給亦不

足為益損也亦通依張說此釋經下無欲惡之為益

損也說損飽者去餘言損去其適足不害能害飽與

在宜而通害飽疑當作飽害言若食若傷麋之無脾也

適足不害於人而過飽乃為害若傷麋之無脾也

為脾少牢饋食禮云膳用麋又云膳不升鄭注云近

竅賤也古文脾皆作脾此與古文禮正同言麋以其

祭而脾不登於祭俎故傷麋雖無脾無且有損而后

害於為膳以其祭亦損而不害之意畢云虎即瘡省文

益智者疑術若瘡病之之於瘡也說文云瘡熱寒休



作今經典省凡此省一也一即爪字詒讓案廣雅  
釋詁云癰病也此癰或當為癰之省文下之字當作  
人言人患癰者以病損為益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  
此釋經下損而不害說在餘智以目見而目以火  
見而火不見公孫龍子堅白論篇云且猶白以目以  
神不見而見離彼文以目下蓋挽見目二字義與惟  
此正同莊子天下篇辯者曰目不見亦即此義也惟  
以五路智久不當未詳此釋經知而以目見下當挽  
若以火見火句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所言火雖熱而  
非以其熱莊子天下篇云火不熱此即其義淮南子  
詮言訓許注云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  
為論彼炭疑亦火之誤此釋經下必我有若視曰智  
熱說在頓必即火之誤下又挽不字  
智並與知通張云有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  
如視一物而曰知  
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張云取所知  
是兩智之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知其無句若無焉句  
則有之而后無后吳鈔本作後無焉為疑當作馬馬  
為物名必先有馬乃可言無馬也

無天陷句則無之而無張云天陷未詳或謂天所缺

戒人無失陷為虛言則先未有此而豫相救戒亦

可言無所謂不必待有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無不必

待有所說擢疑詳經下推無謂也詳臧也今死而春也

在所謂擢疑詳經下推無謂也詳臧也今死而春也

得文文死也可此義不可通春也與臧也對舉疑春

作得之大意似謂亡臧而得養略足相當但文尚有

謫稅不能盡解此釋經下擢慮不疑說在周頌載莪匪

推之且句猶是也此引申比況之義詩周頌載莪匪

誤疏云且亦今時此云猶是也與此今義相近張云

孔未然之辭亦方然故曰猶是也與此今義相近張云

亦且然句必然舊本作且且必然吳鈔本作且且必然

以下三句文義例之可知案王校是也張校同今據

正經說上云自前日且自後日已方然亦且此即方

然之義言且之為言雖尚未且已句必已句且用工

而後已者必用工而後已舊本必用工下挽而字王

案王校是也今據補用工猶言從事也此釋經下且

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宜歐疑當作害區



均句髮均縣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

絕舊本輕下說重字孫星衍云列子湯問篇云均髮

甚注云髮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

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

不絕也今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案

孫校是也畢亦據補重字今從之依張楊說此釋經

下均之絕不堯霍見此二字為下文發端篇中霍字婁

說在所均不堯霍見此二字為下文發端篇中霍字婁

於此文不合畢云据下文或以名視入或以實視人

作臙張從之未知是否

張云堯者實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臙也臙

名臙者實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臙也臙

當同上是以實視人也視與示通舉友之富商以告

作霍是以實視人也視與示通舉友之富商以告

是示以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張云名所義之實處

實也言堯之義施於當時不能及今即經異時之義

讓始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無不讓也。不可之。  
義凡古人行禮賓主入門必讓。若與人同人城門而。  
相殆則無為讓。藏為賤人不足與為禮。則不必讓也。  
荀子榮辱篇云。巨涂則讓。小涂則殆。楊注云。殆近也。  
此殆異於讓之義。又案殆與逮聲義相近。毛詩小雅。  
巷伯傳云。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殆於城門。即逮門。  
謂近而相及。狗句。狗犬也。謂之殺犬。可當作而殺狗。  
不爭先也。狗。不可莊子天下篇云。狗非犬。成玄英疏云。  
謂之殺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非犬也。狗同。  
狗異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然狗非犬也。實離則彼謂。  
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實離則彼謂。  
殺狗非殺犬也。亦有刪佚非其元文。然若兩魄未詳集韻。  
成引經語。亦有刪佚非其元文。然若兩魄未詳集韻。  
脂腠腫大兒非此義。腠疑當為肭。儀禮士喪禮。鄭注。  
云。肭肩頭也。說文骨部云。肭肩前也。楊云。肭疑脾字。  
之誤。案依楊說。則當亦髀之段。字見前。此言同一體。  
而有左右之異。以喻狗犬同物而異名也。依張楊說。  
此釋經。下狗犬也可說。在重使句。令使也。此與經說上使。  
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使句。令使也。此與經說上使。  
同張云。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此義難通。張云。殿自。  
訓使義。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此義難通。張云。殿自。  
言使不使。皆使案張改經。使殷美殷為殿。故其說如。  
此。然義甚牽強。恐不足據。審校文義。此我字或當經。



之美字疑並當為義蓋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  
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使使義不使亦使義言義  
者使令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為使以義不使  
之亦為使不使謂禁止之也末義字總釋上語不使  
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楊云經作殷說作殿張云殿  
字當經之殷字兩文似皆誤無可推校意必求之疑  
殿並當為假戈與美並當為義似云假義亦使假不  
義亦使假言假者假設之使非其正也以假設合義  
為使假設不合義亦為使也末假字亦總釋上語此  
凡說無可質證而前云不若敷與美敷美似亦假義  
之譌綜校諸譌文約略相類聊復著之依張楊說此  
釋經下使使躬荆沈句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  
美說在使使荆沈句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當  
為沈說文水部云沈大澤也徐鍇繫傳引博物志云  
停水東方曰都一名杭太平御覽地部引述征記云  
齊人謂湖曰沈水經巨馬河篇督亢澤注引風俗通  
云沈滌也言乎淫淫滌滌無崖際今本風俗通義山  
澤篇沈作沈又云沈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並形之  
誤漢書刑法志山川沈斥荀悅漢紀沈作坑坑與沈  
字正同蓋沈為數澤此荆沈即荆之沈澤荆之貝當  
作荆之有言沈在荆則沈即為荆之所有也然沈包  
於荆疆域之中則沈雖淺狹無害於荆之廣大故曰  
沈淺非荆淺依張說此釋經下荆之大其沈淺也說

在具案具若易五之一之猶與也下同張以楹之搏  
亦有之誤若易五之一以五字屬上非  
也見之搏即備城門篇之柴搏積搏蓋聚束柴木之  
不相其於意也不易蓋謂意度之則先智意相也先  
當也其於意也不易知其不當易之則先智意相也先  
以經下校之疑當作无智說文无古文奇字无與若  
先形近而誤无智即經云無知也相下疑有挽字若  
楹輕於秋秋當讀為秋釋文秋部云秋蕭也左傳伐  
與此義異而或作秋則可互證此其於意也洋然未  
亦喻輕重之失當與楹之搏同意其於意也洋然未  
此釋經下以楹為搏於以爲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  
無知也說在意楹即楹之誤段椎雖俱事於履可用  
也吳鈔本段作斷事作視並誤說文受部云段椎物  
大雅篤公劉取厲取破毛傳云破段石也說苑成繪  
襍言云干將鏤鄒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成繪  
屨過椎繪疑當為繪過當為遇下同說文糸部云繒  
與成椎過繪屨同句過件也件字書無此字道藏本  
當為舛異文張云依經當作件案張校是也件與悟  
同過經同亦當作遇史記天官書云逢倍化言說文



午部云語逆也又部云峯語也爾雅釋詁云蓬蓬遇  
選也漢書敘傳鄧展注引作寤逢遇也遇逢義同語  
選遇逆音並相轉件倍寤聲相近遇件猶言逢倍  
語亦猶言逆語也此謂縮爲作履履之材段雖爲  
作履履之器材與器兩者遇件以成履履相須一  
而爲用也此釋經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一  
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張云五析之則有一者  
以爲十則一有五者二是多於五也建一爲十累一  
爲二詒讓案十二焉疑當作十二五焉謂一十有二  
五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一少於二非斲半斲體此  
而多於五說在建案建疑進之誤二非斲半斲體此  
疑當作斲非半即約經云非進前取也非半而斲之  
半弗斲也而反辭以明其義進前取也則每斲前進  
也前則中無爲半言言半者必前後之中進前猶端也  
端即前也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所謂半猶端也  
者也此言雖取中斲之終必前極其端前後取則端  
中也即前後端之中斲必半毋與非半本吳鈔不可斲  
也盡其端則無半不復可斲莊子天下篇云一尺之  
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在故曰萬世不竭  
即此義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非半弗斲則不動說

在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張云給具也嘗已具之則當具之案  
端說未塙此以經校之疑當作已然則嘗然不可無也  
張說未塙此以經校之疑當作已然則嘗然不可無也  
也然與給艸書形近而誤凡事之言已然者即嘗然  
今雖無而昔之為有則審矣故云不可無猶經云不  
可去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可無也有之而不屬張楊並  
說在久有窮無窮此五字與上下一文皆不屬張楊並  
嘗然久有窮無窮屬此五字與上下一文皆不屬張楊並  
疑當在後民行脩必以此正九畢云一本作凡案顧校  
久也之下而誤錯在此正九季本亦作凡今以文義  
校之當是丸之形誤謂正圓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  
之丸下云搏即圓丸之形也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  
搏道藏本吳鈔本作搏非考工記云直者中縣正丸  
即立圓隨所轉側而其中綫必正直故云無所處而  
不中縣即經不可擔說在搏案擔即擔之誤經下正而不  
經下正而不擔說在搏案擔即擔之誤經下正而不  
偏舉聲區偏並字也字當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  
敷猶布也行者行者張云必先近而後遠依張說此  
詳經下誤重必先近而後遠釋經下字  
進無近遠近脩也先後久也遠下舊本有脩字俞云  
說在敷遠近脩也先後久也遠下舊本有脩字俞云  
先後久也相對為文以地之相去言日脩以遠近脩也  
去言日久案俞說是也今據刪脩吳鈔本並作修脩



段民行脩必以久也依張說此釋經下行循以久一

方盡類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

盡類猶方也舊本一方盡類並作一方貌盡合作台

貌字作兒張云台當為召王引之云當作一方貌盡類

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俱有法而不異盡類

猶方也隸書類貌相似故類誤為貌又誤倒於盡字

相類也隸書類貌相似故類誤為貌又誤倒於盡字

上耳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物之方者

雖有方之誤耳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其

台者字之誤耳石之異而不害其方之相合也者言其

法同則彼此盡相類亦猶方與方之盡相類也者言其

者上下錯亂又脫不字耳一方盡類云云則經下所

謂一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合也案王校改貌

盡並為盡類台為合是也今並據正呂氏春秋別類

篇云小方大方之類也即此一方盡類之義但俱有

法而異句似不必移蓋上言一方盡類明其方之同

也猶與由通言其所以物俱然此釋經下一法者之

盡相類者由於同方也物俱然此釋經下一法者之

合也說在方盡牛狂與馬惟異張云牛狂當作狂牛

下亦當有類字俞云狂與惟皆性字

之誤案張校非是俞校以狂爲性是也呂氏春秋塞  
塞篇云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云性猶  
體也俞謂惟亦爲性則非以公孫龍子校之當作牛  
性與馬雖異雖公孫龍書作唯並與惟通言牛馬性  
雖異然其所以異者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  
不在齒與尾也詳後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  
非馬也不可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爲別也是俱有云  
牛亦有尾馬亦有齒詒讓案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戴  
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蓋牛有下齒馬有  
後齒也公孫龍子通變篇謂牛無尾不偏有偏無有  
者以其有尾而短耳非實無尾也  
句曰盧云當之與馬不類句用牛有角舊本角上挽  
牛當爲牛有王引之云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  
角馬無角說牛與馬之不類故云曰牛與馬之不類  
用牛有角馬無角也是狂舉也下文若舉牛有角馬  
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以亦用也上文以牛有齒  
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  
可知但可用牛下挽有字耳案王校是也張校同  
今據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  
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公孫龍子亦有正舉狂  
舉之文以意求之蓋以



舉之當者為正不當者為狂此書經說通例凡是者  
曰正曰當非者曰狂曰亂曰諄義與公孫龍書略同  
此疑當作以是為類之同也是狂舉也今猶牛有齒  
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為狂舉矣  
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此言有齒之獸與牛相類或不得謂非牛而實  
非牛也若爾雅釋詁牛屬摩牛爆牛之類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疑當  
或非牛而牛也可言或有非牛故曰牛馬非牛也未  
而與牛相類則亦可謂之牛也  
可此言兼舉牛馬則不得謂非牛猶公孫龍牛馬牛  
子云羊言牛非馬張云曰牛馬豈得非牛  
也未可此亦兼舉牛馬既兼有馬則又不可則或可  
竟謂是牛張云曰牛馬豈得謂牛  
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言不可不可兩說未定則竟廣謂  
牛馬之為牛者未可亦非也張云有可者今且牛不  
但言未可是亦不可前三皆不辯其兼故不可  
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前云數牛數馬則牛馬則牛不  
非牛張云專馬不非馬張云專而牛馬非牛非馬句  
無難張云兼牛馬則非牛非馬是則無可難矣案張  
說云是也此即經云說在兼之義荀子正名篇云

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公孫龍子  
 通變篇云牛與羊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  
 也羊之非牛也未有不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  
 有角牛之非牛也未有不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  
 不同也羊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  
 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無尾故曰羊  
 而羊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無尾故曰羊  
 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鷄有羽謂鷄足一  
 數足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  
 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羊合羊非鷄非有以非鷄  
 也與馬以鷄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謂亂  
 名是狂舉即此書之義但兩書文義皆冗復與衍不  
 可盡通耳依張楊說此釋經下狂舉不可以知彼句  
 異說在有不不可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彼句  
 正名者彼此謂言當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張云定  
 此此止於此張云定此此為定此此為定此此為定  
 彼且此也疑當云彼且此也此亦且彼也彼此亦可  
 此言彼此在定無定之名無定故不可彼此亦可  
 云統言彼此則彼亦此故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  
 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此字吳鈔本不重張云



而彼彼亦且此此而彼彼故不可案張說未塙此  
似申上彼此亦可之義疑當作則彼亦且此亦且  
彼也今本掇三字公孫龍子名實篇云正其所實者  
正其所以名也其名不正則唯乎其不唯此焉謂彼而彼不  
唯乎其以當謂不當而亂也故彼乎此其謂行此則唯  
乎其以當謂不當而亂也故彼乎此其謂行此則唯  
以當而當也以此當而當正也故彼止於此此止於此  
可彼此而彼也以此當而當正也故彼止於此此止於此  
詰又莊子齊物論篇云物無非彼物無非此因彼又云是亦  
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又云是亦  
彼也彼亦是也彼之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又云是亦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亦與此義略同畢云唱無  
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案經有譌唱無  
過即下云唱而偶通下同無所周疑當為用之誤謂  
而當作遇遇與偶通下同無所周疑當為用之誤謂  
之意不和若稗別也此喻無所用若萬稗和無過云即下  
唱而使也謂人然不得已者之過唱而不和是不學  
也唱者為教則不和為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文楊云疑  
脫功故不和為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文楊云疑  
字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教少字詒讓案疑

當作智多而不教與上功適息張云我有知而不以告人則功息絕矣

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首句

疑挽一字此蓋喻不和不唱之無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唱和同患說在功聞在外者所

不知也謂在室者不知其人若何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

其色言告以在室者之是所不智若所智也以下智並與知

同所不知謂在室猶白若黑也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幕用綌若錫言問

其色白誰勝也勝猶言當上文云當者勝是若其色也

與黑是若疑到言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

告以色若是張云若正而言之色若此白者彼物必夫

智其白也白則知其色之若白可以知其白矣名以所明正所不智名吳鈔本作明不以所不智疑

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長言以所明正所不知若

之也畢張並讀外句親智也室中句說智也此與



上云知方不障說也身觀親也義同言在外之色為  
親見而知以室中之色若在外之色則聞人之說而  
後知也畢云已上釋經下聞所以詩以詩猶言以為  
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以詩詩即非也與  
下以當文不可也其言以人之言為詩者必出入之言  
義正相對不可也其言以人之言為詩者必出入之言  
可作以下文校之出入當是不諄則是有可也者即不  
得盡序之人之言不可句以當句必不審審疑亦當  
為詩不可為當是必不當也此即公孫龍子以當為當不  
當而亂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以言為盡諄詩說在  
其惟句謂是霍可並同說詳前唯應辭也此言段物  
言為名若謂之為虎也而彼應之曰唯則可上文云惟  
是當牛馬彼惟亦唯之段字與此義可互證經以非  
名為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云與己同則而  
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異於己為非非而  
猶之非夫霍也言彼雖非真虎而既唯我謂彼是是  
也謂所謂與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  
其名稱相應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  
謂彼猶惟乎其謂句則吾謂不行當作則吾謂行彼  
此衍一不字

若不惟其謂句則不行也此即公孫龍子謂彼而彼

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之義依張說無南者

此釋經下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飯

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案盧說非

也張讀屬上節亦誤此南即指南方無南猶言南無

窮也古者中國所治地南不盡南海又天官家不知

有南極故於四方獨以南為無窮莊子天下篇惠施

日南方無窮而有窮者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

蓋名家有持此義者

句有窮無窮未可智

智與知同則可盡不可盡不可

盡畢云此三未可智作有誤本人之盈之否未可智

次之字疑衍謂人而必人之可盡句不可盡亦未可

在四方盈否未知而必人之可盡句不可盡亦未可

智當作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

愛也疑當作而必人之不可盡愛也今本挽不諄言

此論者不可也蓋謂人不可盡愛人若不盈先窮當

則有害於兼愛之說故墨子非之

作無亦則人有窮也謂人若不能盈無窮既

無之誤則人有窮也謂人若不能盈無窮既

盡有窮



無難

張云我愛盡於有盈無窮

則無窮

盡也

則無窮盡也

謂人若盈

無窮

則無窮既可

盡有窮無難

以上六句皆難人不

此釋

經下無窮不

不二智其數

張云二衍案疑

愛民之盡文也

文當作之下同吳鈔本

或者遺乎其

問也

問舊本謬門今據道藏本正文慮所問有所遺

是謬

非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言於心若不智其數而

智愛之盡文也

無難依張說此釋經下不知其數而

問之

仁仁愛也

張校謂次仁字衍今案首仁字疑述

人也

古人

義利也愛利

此也言愛利心在於所愛

所利

句

彼也言所愛所利惠加於人明其同在內外愛利不相為內外張

俱所

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吳鈔本作內其為仁內也

義外也

為謂字通此見孟子公孫丑篇告子語舉愛

管子戒篇亦云仁從中出義由外作

與所利也偏舉所愛之在此故云內是狂舉也詳若

左目出右目入舊本說出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

云仁義之於人若二目不可分內外案張說是也但其本亦說出字又讀入字屬下學也並誤依張說此

釋經下仁義之為外內也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

也故告之也是張云告教也使智學之無益也智

與知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此言學或有益或

有否否則諄矣張云使知學之無益也而教則是以

學之無益教矣則諄也案張說是也依彼說此釋經

下學之益也說在諄者案經論諄謂諄議人宜論

益上當有無字諄疑諄之誤論諄其所諄之當否諄

之可不可句以理之可諄張云當雖多諄句其諄是

也句其理不可非王校作雖少諄句非也王引之云

之不可不可以理之可諄不可諄理之可諄雖多諄其

諄是也其理不可諄雖少諄非也今本論諄下衍諄

字以理之可諄下脫不可諄理之可諄七字其理不

可諄諄又譌作非案審校文義似無挽誤王校並未



篇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言誹有可否

誹者為非若短長各有所宜不可相論也依張說此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眾寡說在可非不誹

依經當作非誹謂非己之誹也言所誹者之非其好誹議人者非己之誹也非是謂非誹不非誹

句非可非也即上云以不可非也謂人實有非而我

非也我所非自當則是不非誹也言凡誹人而或議

人不可所非我為非矣其所誹不妄則不可非是非者為其有妄

誹實有可非也若所誹不妄則不可非是非者為其有妄

所誹也依張說此釋經下非誹者諄說在弗非諄諄

之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張云故莫短於是張云

甚短是之是也是即莫長於是莫短於是非是也者莫

甚於是言若非是者則不得為甚長甚短莫甚上疑

塙依楊說此釋經下取高下以善不善為度不若山

澤句處下善於處上句下所請上也請當作謂言因

上者但微高於下而已不必如山與澤之高下縣絕

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荀子正名

篇亦云山淵平並此意也此釋經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不是此約舉經文爲目不讀如否是

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

是文當作之下並同不下亦當有

字之

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

而文與是

此句與上云今是文於是而不於句正  
相對則而文與是當作而是文於是文

皆卽是之作而不之

之誤上文而不於是又當於是傳寫互有脫字耳

故文與是不文

同說也

此節文譌掇難通參互推校大意以是與不  
對舉是文與不文對舉凡不字前並當讀爲否

文字疑釋經下

並之字之誤餘並未詳依張楊說此  
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經亦有掇誤

經上篇旁行句讀

畢氏新攷定本今重校正 畢云本篇云  
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同已久也

體分於兼也

必不已也

知材也

平同高也

慮求也

同長以缶

古正相盡也



知接也

中同長也

恕知同畢悲揚本並作恕誤明也

厚有所大也

仁體愛也

日中而南也無說

義利也

直參也無說

禮敬也

圓一中同長也

行為也

方柱隅四謹當作也

實榮也

倍為二也

忠以為利而強低當作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

有閒中也

信言合於意也

閒不及旁也

耳自作疑當作此

繼繼間虛也

謂得作賺也

盈莫不有也

廉疑當作慊作非也

堅白不相外也

令不爲所作也

攫相得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似當作此有以相攫有不相攫

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次無間而不攫當作相攫也

力刑同形之所以奮也

法所若而然也

生刑同形與知處也

俱所然也

卧知無知也

說所以明也無說

夢卧而以爲然也

攸疑當作彼不可兩不可也

平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利所得而喜也

爲窮知而慊於欲也

害所得而惡也

已成亡



治求得也

使謂故

譽明美也

名達類私

誹明惡也

謂移說作命誤舉加

舉擬實也

知聞說親

名實合為畢張楊並合前為一經誤

言出舉也

聞傳親

且言然也

見體盡

君臣萌氓通通約也

合說作古誤舌宜必

功利民也

欲舌權利且疑衍惡舌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為存亡易蕩治化

罪犯禁也

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

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

同異交得放說作恕疑當作知有無

久彌異時也字彌異所也

聞耳之聰也說無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說無

盡莫不然也

言口之利也

始當時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說無

化徵易也

諾不一利用

損偏去也

服執說音利疑當作言利二字乃正文誤作小

注畢張楊以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爲一經誤

巧轉依說當作傳則求其故

大益說無



僂稭

說作僂昫民案當作環俱氏

法同則觀其同

庫

當作庫

易也

法異則觀其宜

動或從

當作徙

也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

此校語誤入正文楊云五

舌無非

畢張並以二字與上校語爲一誤

字當是後人所加適在舌無非三字之上列

經下篇旁行句

讀畢本無今依張氏攷定本重校正

止類以行人

疑當作之說在同

所存與

當有存字者於存與孰存

駟

疑當作四足異說張以三字屬下列孰存下

五行無常勝說在宜

疑非推類之難說在疑挽之名字之

大小

物盡

張以二字屬前經誤

同名二與鬪

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依說

當有說作暴字夫與履履

一偏棄說作去之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

無欲惡之為益損疑當作無益損也

一與二廣與循當作脩張以物盡同

說在宜

名以下四經合為一誤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損而不害說在餘

異類不叱此說在量

知說作智通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誤有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必熱依說當作火不熱說在頓疑當作觀

假必諄說在不然

知說作智通下同其所以不知說在

以名取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 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

在病

疑說在逢循遇過

張以三字屬下誤

擢疑當作推慮不疑說在有無

合與一或復否說在拒

無說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

在宜歐疑當作害區張以歐屬上列物一體

也誤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

同是

均之絕不不通說在所均

字或域正徙說在長字久

堯之義也疑當作任於今而處

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二張以此字屬下列所義下誤 臨鑑而立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

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

疑當

說在重

作區說在佳景二條後以

說景諸條類列疑皆傳寫

亂之張云此行當作無久

與字堅白說在因案張校

以下五經互易未知是否

姑箸之

以備攷

鑑位同景一少而易一大而

使殷美疑當作使殷義說在使

舌說在中之外內說在景之小大

條後亦傳寫之誤張云此

行當臨鑑而立景到多而

若少說

在寡區

鑑團景一無說下有挽字

不堅白說在下有挽字張并

荆之大其沈當作沈淺也說在

云此行當鑑位景一小而

易一大而舌說在中之外

內

具說作貝疑當作有



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張云此行

以檻

當作檻

為搏於以為無知

當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

也說在意

在諸其所然未者然

疑當作諸未然

意未可知

說無此義疑有說誤

說在可

說在於是推之

用過

當作遇

件說作件誤張以以檻為搏

以下三經合為一誤

景不徙說在改為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

疑當作進

住

疑當作位位立字通

景二說在重

非半勿漸則不動說在端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

端

嘗然

景迎日說在搏

疑當作轉

缶而不可擔

當作搯

說在搏

景之小大說在地

當作拖

缶遠

宇進無近說在敷

近

天依說當  
作大

而必正說在得

行

張以此字  
屬上經誤  
循依說當  
作脩

以久

貞依說當  
作負

而不撓說在勝

一

張以此字  
屬上經誤

法者之相與也

盡

依說當  
有類字

若方之相合也

說在方

契挈  
通與枝

當作  
收

板

疑當作  
或涉上行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說在薄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

兼

張并前為  
一經誤

倚者不可正

疑當  
作止

說在剝

當作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梯



推依說當之必往疑當說在作柱唱和同患說在功

廢材

賈無貴說在佞反其賈同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

說在告

賈宜則讐說在盡以言為盡詩說在其言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當作必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

佞

或域正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知之否之足用也詩疑當說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

明疑當者作問者

在無以也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

喪子者無說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疑當作殆

仁義之為內外也內疑當作非說

在仵顏有誤

於一有知說作智焉有不知

學之依說疑當有無字益也說在誹

焉說在存

依說疑當作誹者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誹之可否不以眾寡說在可

二索當作參

非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誤字也

非誹者諄當作諄說在弗非

逃臣狗犬貴說作遺者

知說作智通下同狗而自謂不知犬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過也說在重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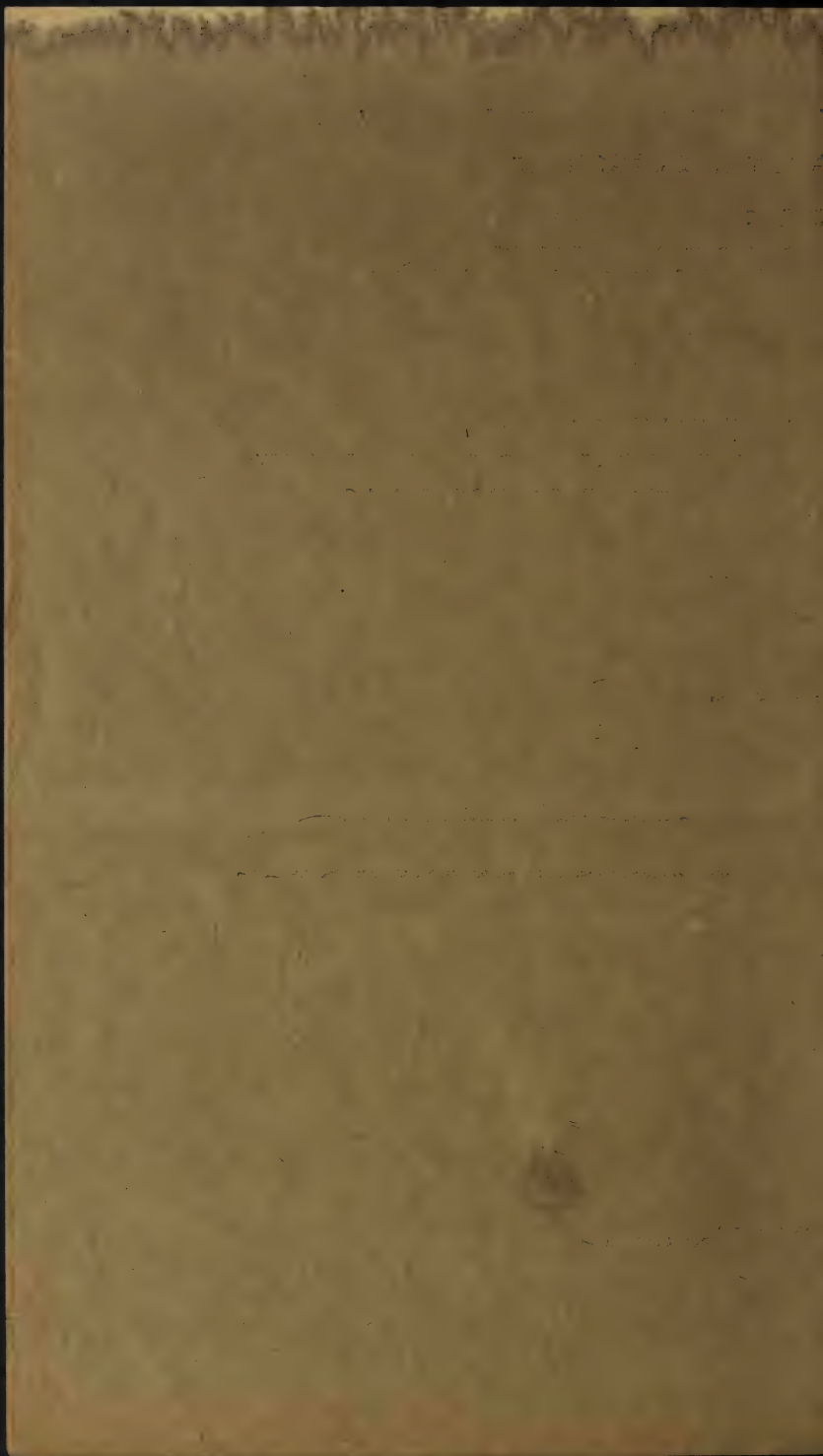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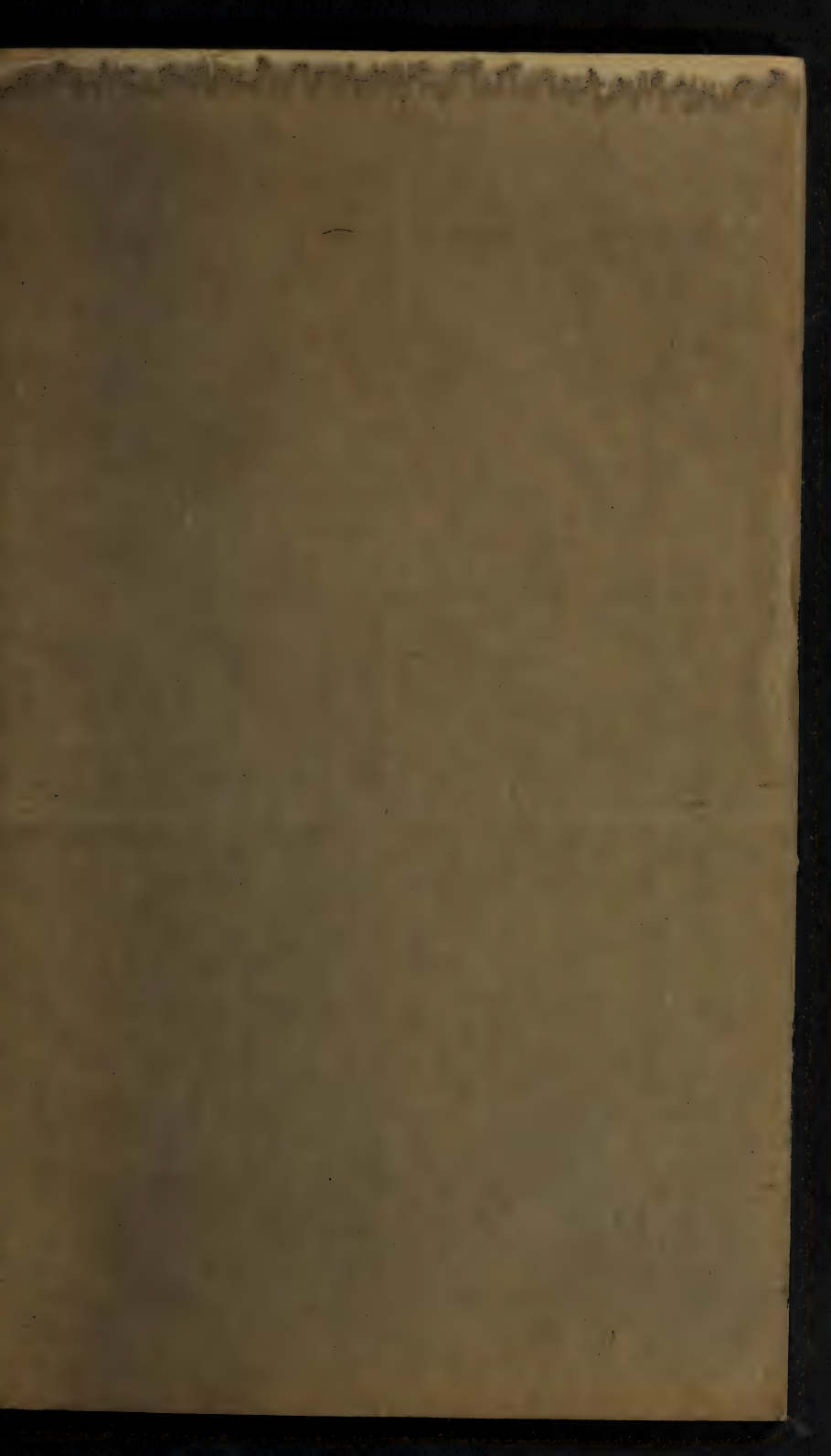
是是與是同說在不州有誤張并

前爲一經誤

永嘉王景義校校語續出







定本墨子閒詁





B  
128  
.M6  
S9  
V.5

墨子閒詁卷十一

瑞安孫詒讓



大取第四十四

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

親盛樂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墨經之餘論其名大取小取者與取譬之取同小取篇云以類取以類予即其義篇中凡言滅者皆指滅獲而言畢並以葬親為釋故此亦有厚葬節葬之說並謬此篇交多不相屬蓋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也

大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

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

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

小人之愛大人也

畢云言不如小人之姑息

其利小人也

吳鈔本無此字

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滅為其親也而愛之

畢云說文

云葬滅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顧云滅賤稱也篇內同義亦互見小取篇案顧說足正畢說之謬此滅即



臧獲之臧詳小取篇言臧非愛其親也非字疑衍此善事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愛其親也篇多以一是對一非相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吳鈔本為下有利字疑衍利之謂資給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樂謂音當有非字誤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疑當作非求其子也畢云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吳鈔本作於所體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注引尸子云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俞云當作非為非也衍一非字案誤無權正也經上篇云欲正權害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衍文權正也權利惡正權害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挽字正文舊作隆誤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也从手取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挽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畢云當為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言為人所持執

不能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淮南

子說山訓云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

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意本

於斷指與斷腕亦作挽案挽腕皆擊字之俗利於天

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  
當作非無擇也謂必舍死取生

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此對下是

天下爲文當作非殺人以利天下也一字涉上而衍殺已以存天下是殺已以

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

疑當作非爲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此疑當

可正而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句爲暴人歌天

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

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

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



性此文多譌挽為是也而性語前後兩見疑性並當作惟惟與唯通經下篇云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

是說云惟是當牛馬惟是亦即唯是謂言是不可正則應之也此義似與彼同而上下文仍難通

而正之上云權正也言於不利之中取大此節疑當

為義也下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

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

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謂上當重

策宋策高注云倫等也服問鄭注云列等比也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

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句親厚厚厚其近親親薄薄薄其遠親

親至薄不至言有至親無至薄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顧當為類

後云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即釋此節行謂德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

為天下厚愛禹此句厚字疑衍乃為禹之人愛也人愛二厚字疑到

禹之加於天下據下文之當有為字言所以厚愛禹者為其德加於天下畢云言禹之

厚德及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言所厚止於禹身不偏及天下若惡盜

之為加於天下言惡盜為其害及天下畢而惡盜不

加於天下言所惡止於盜身不偏及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

中言己亦猶是人也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

也言愛己亦可謂之愛人也荀子正名篇云聖人不愛己

此惑於用名也聖人惡疾病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為

人則不疑當作四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

避艱險正體不動疑當作四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

害也非惡人之欲存其身以利人聖人不為其室臧之

故在於臧此義難通畢云聖人不得為子之事似言

事親愛無窮而聖人之法死亡親亡忘通謂親死而

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句體渴興利喪此即節

疾從事之意畢云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



非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此下疑當接下語

經畢云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爲自厚其親語其案語

經者言語之常經也語經也當爲者畢云非白馬焉

此總目下文畢說非語經也同者非

龍子有白馬論詳小取篇執駒焉說求之畢云案列

公予牟日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

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馬

說求之無母即孤駒蓋名家常語所謂語經也說求

未嘗有母白馬孤駒論平案莊子天下篇云孤駒

之上疑說有字與下無舞說非也舞當從畢校爲無

說文相對畢說非其惜無說非也之誤而句讀則非

漁大之舞大疑當作殺犬之無大經下云狗犬也而

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非也所謂三物必具然後

類作鮫二形相近而譌非也無說三物必具然後

足以生類行也者句三物疑當接後以故生以理長以

之所由臧之愛己愛己節疑當接上文非爲愛己之人

也言臧自愛其身非厚不外己厚下當有人字上愛

爲愛己之爲人也厚不外己文云愛人不外己

無厚薄舉已非賢也

舉當作譽

義利不義害

句

志功為辯

志舊本作之今據道藏本吳鈔本

有有於秦馬

疑當作有

友於有有於馬疑當作有也智來者之馬也

詳未愛眾

眾世與愛寡世相若

兩世字畢竝以意改作也王校從之王引之云愛眾眾也下眾

字衍當作愛眾也與愛寡也相若又案下文凡學愛

人與小圈之圈云云文義不相屬疑當在愛眾也上

凡學愛人乃統下文之詞愛眾也云云則承上句而

詳言之也古書錯簡耳案此當作愛眾世與愛寡世

相若眾世寡世以廣陝言下文尚世後世以古今言

文自相對凡學愛人句亦非此處錯簡畢王校竝未

允兼愛之有相若又通愛尚世與愛後世

王云尚一

若今之世人也

王引之云今之世人當作今世之鬼

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王引之云鬼非人也寫者脫去人之二字

耳小取篇云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是天下之

其證案無人之二字義自可通今不據增

利驩

驩猶悅也天志中篇云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

子竭力單務以利之此疑當接上興利為已句



聖人有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說文人部云倪譬論

言云閒倪也案倪有閒訓此疑亦當與閒義同方言

云閒非也孟子離婁篇云政不足閒也倪閒蓋謂駁

難相非故下云乃客之言曰疑當作日或疑當

為儒者之言儒俗作偽與倪相似而誤亦通

之言也天下無人人子墨子之言也無人即兼愛之義

人如己矣子墨下舊無猶在似言害捨大取小然其

子字今據吳鈔本補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舊本重非欲之三字畢云

今據刪此即前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非殺臧也引

之義疑當在上文是害之中取小也下非殺臧也引

之云非殺臧也上有脫文以下二專殺盜非殺盜也

句例之當云專殺臧非殺臧也

凡學愛人學當為譽前云譽已非賢也後又云愛人

非為譽也此句或當接後利人也為其人

也小圖之圖與大圖之圖同方至尺之不至也方當

與不至鍾之至不異鍾當為千里二字之至當作之

為不至則同故下云遠近之謂今本千里二字誤合

為重字校者又益金為鍾遂不可通續漢書五行志

童謠以董字為千  
里草與此可互證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  
畢云說文云是玉也疑此與上字意璜非意木也意

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王引之云當作

人也意度也言所度者人之指非度意獲也說文犬

獵所也乃意禽也俞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

乃字不誤此與上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一律詒讓案

對言獵者之求獲欲得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即

謂求而得之功利人也為其人也畢云為一富人言譽

非為其人也倒一本舊二字有為也以富人言有所

富人治人有為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為鬼若祭祀之類為賞譽

利一人非為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當作無

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偏及人智親之一利畢云智未

為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為己之利於親也言雖不足



至於明知己之有智是之世之有盜也上之字當衍  
利於親而不為之吳鈔本無下  
之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  
盜作智是世之有盜也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  
盜也不盡是室之有盜也證案俞校未塙以文義推之當  
作智是世之有盜也盡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  
愛是世即兼愛之義也  
也不盡下以下文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畢  
也推之當有惡字二當為一詒讓案當作不盡  
惡是人此說惡字衍二字耳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  
其所在盡惡其弱也止一人然不能審知其誰某則  
盡惡其諸聖人所先為人欲名實欲疑效名實不必  
朋黨也名疑當作實不必  
苟是石也白句  
敗是石也為敗當盡  
與白同言白石之  
是石也唯大唯雖通吳  
不與大同言大小之中仍  
是有便謂焉也為便疑當以形貌命者  
必智是之某也貌吳鈔本焉智某也乃也  
不可以形

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

唯亦與雖通

智某可也諸以居

運命者

爾雅釋詁云運徙也畢云居運言居住或運徙

苟人於其中者皆是

也

人當作入是去非文正相對

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

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皆是

也智與意異

舊本挽異字今據吳鈔本補上文辨智意二者之文甚詳

重同

二名一實

具同

具當為俱經說上云俱處於室合同也

連同

國語楚語章注云連

屬同類之同

經說上云有以同類同也

同名之同

丘同詳經下篇

謂同區

鮒同鮒附通史記魏世家屈鮒說苑臣術域而處鮒同篇鮒作附周禮大司徒鄭注云附麗也

是之同

畢云一本然之同

同根之同

此四字疑當在下

此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正與上文有非是之同然之同相對明不當以此句廁其閒也

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

此下疑當接下長人之異短人之同一節

一曰乃是而然

吳鈔本作是

二曰乃



是而不然三曰遷昔是而今不然四曰強貌是而情不然子深其深

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為勑說文刀部勑

減也勑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

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李注引禮記

恭敬尊節今曲禮作擗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句次

節尊擗勑聲類並同此文挽誤不可校以意推釋兩次

察聲端名因請復此字疑皆當作次即盜之壞字一優

字二復字皆得之誤請讀為情請復即下文之請得

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室因指得次句

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

盡是室也言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

察盜之聲而得其名則因籍其情而得之也大指蓋

如是今本止此室為山比至而以字到著因下

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察遂正夫辭

無從疑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為揣之誤正夫辭

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或義同請亦讀為情下同此

以籍獄為喻也辭惡謂不受惡左宣二年傳趙盾為

法受惡柱注云為法受屈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

賤而不肯受屈必欲自明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

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不必以其請得焉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

故不能必得聖人之附瀆也附道藏本吳鈔本並仁其情實也

而無利愛而吳鈔本利愛生於慮謂以仁待人而無私

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為仁也經昔者之慮也非今日

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

也生於慮獲之利謂因賴其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

也臧獲異人故所慮與所利不同舊本無下慮獲之利

利四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

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為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言所愛雖異其

獲統於人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疑當作弗能

之內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蘇

一而利天下雖在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蘇

所愛不能不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云

牆疑當作臧俞云牆字不可通乃箇字之誤呂氏春

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箇先己篇箇其大寶高注



並曰嗇愛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案蘇說近是此下疑當

接後文藉臧也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正當

死而天下害句貴為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正當

作匹俞校同案顧校是也此書匹夫字多譌作正夫

詳節葬下篇此言利人之心貴賤所同蘇云正讀如

征二子事親此上疑當接上文義厚或遇孰或遇凶

孰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其親也相若言不以孰凶而

熟畢云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言不以孰凶而

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疑當作非彼外執無能厚吾

利者能執疑執之謬謂外物不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

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藉即假借字首句

據吳鈔本正持養義詳非命下篇言假合臧死而害

及天下則吾之持養之也當萬倍然為天下去害非

愛臧加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貌吳鈔本

厚也同俞云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

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

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

一故異並與此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首之人謂以首向人

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將并之借字說文手

部云并扶也挺拔也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

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敗疑亦當為取形近而誤此言不以量數舉者故若一人為百人亦為人故云取之盡是也

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王引之云故一

下衍人字一人之指上衍是字當作故方之一面非一指非一人也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

方也言方畧與方體不同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上當有夫辭

二字下文可證廣雅釋詁云故以理長以類行也者

二字當乙蘇云據下文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

當作辭以類行者也非顧云忘今人非道無所行義與理同此釋以理長之

當為妄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唯與通其困也可立而待也



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

浸淫之辭文選洞簫賦李注云浸淫猶漸升相親附之意也其類在鼓栗在

吳鈔本有於字此文有譌蘇云此下言其類者十有三語意殊不可曉疑皆有說以證明之如韓非儲說

所云者而今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畢云

已不可考矣追正迷惑案以下並釋以類行之義而文多難通或

畢以意說之皆不甚塙今無可質證姑存以備攷或

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畢云言其指相若其類在

譽石畢云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案畢說未塙疑當作譽石說文石部

云譽毒石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譽石可以毒鼠郭璞

注云今譽石殺鼠蠶食之而肥此言譽石害鼠而利

於蠶以況或壽或卒之利害不同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此疑釋

死而天下害其類在惡害畢云言意多所愛而愛二

一節之義畢云言意多所愛而愛二

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文二當為上字之誤說文古

世與尚世義同此釋上文愛尚其類在蛇文此文有

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調洪云

文當作玄玄卽蛇字之省莊子秋水篇夔愛之相若  
隣蛇蛇憐蛇亦取相愛爲義案洪說未塙愛之相若  
擇而殺其一人也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滅  
非殺一人以利天下其類在阬下之鼠今阮舊本誤院  
一節之義畢說失之其類在阬下之鼠今據道藏本  
吳鈔本正爾雅釋詁云阮虛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  
也得鼠則殺之爲其害物也  
大仁舊本作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人通其類在申  
此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也一節之義其類在申  
有謬凡興利除害也已上文云興利爲其類在漏雍吳  
本作厚壅疑漏之謬王云雍與甕同井九二甕敝  
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  
經晉水篇作縣甕漢紀孝成紀申徒狄蹈甕之河漢  
書鄒陽傳甕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甕之害在於  
漏去其漏則得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  
汲水之利也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厚厚之一節之  
義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學疑譽之誤上  
也此或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因  
釋其義愛人此釋上文爲愛人之親若愛其親此疑  
求利而愛人一人一節之義  
賞譽利一人一節之義



文以臧為其親也一節之義其類在官苟有兼愛相若一愛相若

言愛一人與兼愛眾人同一愛相若四字重出當是衍文此疑釋

其類在死也畢云一本作地案顧校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

察名實之理處利害國語魯語云智者處物韋注云

明白處之如玉石決嫌疑句焉說林訓云見之摹略萬物之然說文手部云

予本經訓高注云畧約要也俞正變云摹畧即今言

之模量古言之無慮俞云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

為狀因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經說上云舉告以

誤為然以辭抒意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別錄鄒衍曰辯者

意顏注云抒謂引而泄之也畢以說出故以類取以

云紀理疑比意為韻古四聲通

類予畢云故取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或也者不盡也

易乾文言云或之者疑之也

假者今不然也

畢云假設

是尚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

未行

畢云中則是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云

去聲

譬說古文云譬諭

舉也物而以明之也

畢云舉也也字

也諭古文云喻字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疑衍王云也非

衍字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故曰辟也

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書通以也為他說見備

城門篇案王說是也潛夫論釋難篇云夫譬喻也者

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荀子非相

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

以喻之譬稱以明之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說文人

齊等也謂辭義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

也說文手部云援引也謂引彼以例此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

所取者予之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推求也此云

者在彼取彼就此以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

得其同所謂予之也

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

不讀

率

遂同廣雅釋詁云率



述也率遂述古竝通用耕柱篇云古之善者不遂遂  
即述也明鬼下篇率徑月台作徑術鄭注謂即周禮  
匠人之遂徑辭之侔也畢云之侔一本作侔之有所  
竝其誼也案顧校季本亦作侔之有所

至而正疑當作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

以然不必同其然也同舊本挽上三字王引之云同

以然不必同其所以然也同舊本挽上三字王引之云同

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

脫去上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舊本無所字王引之

三字耳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云以上當有所字王引之

文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即承此言之也上文其然也

有所以然也文義正與此合寫者脫所字案王校是

也今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

據增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

侔援推之辭畢云譬也侔也援行而異轉而危俞云

為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遠  
作危是危詭古文通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

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

言多方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呂氏殊類異故則不

春秋必己篇高注云方術也

可偏觀也

偏與偏通下同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

一周而一不周

周舊本並作害王引之云兩害字俱當作周隸書周字與害相似故誤為

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或一是而一不

是也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

也非也

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也二字接或一是而一下其不可常用也以非

下三句則因上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所增蓋後人不知不可常用云云為衍文之隔斷正文者又

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作一句乃足以不

是也三字耳下文云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

應當據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畢云張湛注列子

以刪正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畢云張湛注列子

云白馬論曰馬者

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

非命形也詒讓案張本公孫龍子文

驪馬馬也

馬部云驪

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滅人也

愛滅愛人也畢云方言云滅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

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墮婢謂之滅女而婦奴謂



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  
或曰賊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  
之親舊本作視畢云當爲事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視  
兩親字上下相應猶下文云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  
美人也兩弟字亦上下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  
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  
船木也人船畢云當爲乘船蘇非人木也盜人人也  
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  
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世相與  
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衍一字愛盜非愛人也  
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  
云殺盜非殺人也此惑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  
於用名以亂名者也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

無也故焉

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焉當作

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焉

文正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

校是也

今據乙所謂內膠外閉謂內膠釋詰云膠固也與心毋

空乎

孔讀為孔列子仲尼篇文摯謂龍叔日子心六

也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舊本然作殺

為然一本作然蘇云然與煞字形相近遂展轉且夫

致訛案畢蘇校是也顧校季本亦作然今據正且夫

讀書非好書也疑當作夫且讀書非讀且鬪雞非雞

也畢云言人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

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

也據上文當亦有世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疑

重天

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

同類

舊本挽類字畢云據上當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罪非之

畢云据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即而非兩字之訛王說同案罪

疑當作眾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取共無也故

非之似非衍文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說耳

焉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据上文焉也當倒尤非所謂

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

然者也舊本挽不字王云上文白馬馬也以下但言

也以下言是又言非故曰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

書非好書也以下亦是非並言而以此三句承之則

亦當云此乃是而不然者也寫者愛人待周愛人而

脫去不字耳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

人矣舊本不周愛作不失周愛俞云周猶偏也失字

不愛人也有不偏愛因為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

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案俞說是也今據刪

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

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為不乘馬此一

周而一不周者也舊本不待周乘馬句挽為字下又衍而後

不乘馬五字王引之云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待

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不周也下文待周不

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為義而後不乘馬不上當有

為字猶上文云然後為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

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

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

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棘

實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問人之

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束部云棘小棗叢生者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

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人之鬼舊本挽人字

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鬼而言也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

寫者脫人字案王說是也今據補祭兄之鬼乃祭兄

也之馬之目盼顧云淮南說山訓作眇此作盼誤也

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

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目盼則謂之牛

黃於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也蘇云之馬猶言是

馬盼視也案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眇一目小也



馬目不可以言盼顧校近是之當從則為之馬盼畢

蘇訓為是前經說諸篇義多如此 則為之馬盼畢

為當 作謂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莊子天下篇釋文

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 之牛之毛黃

乃一是一非即襲此文而易馬為狗 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一馬馬也

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

也一馬馬也王引之云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已 馬或

白者畢云白舊作自以意改 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

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墨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荀

榮辱篇楊注云俞讀為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 子

愈勝也畢云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 墨子曰我將上大行大吳鈔本作太蘇云大讀為太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

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

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王云羊不可

當爲牛太平御覽地部五引此已誤作子將誰毆畢

羊藝文類聚地部及白帖五並引作牛子將誰毆云

子舊作我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說耕柱子曰將

文云毆古文驅从支藝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

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

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王云驥足以責本作

以驥足責言所以毆驥者以驥之足責故也此正答

墨子何故毆驥之問今本倒以字於足字之下則非

其旨矣類聚白帖御覽並作以驥足責蘇云言任毆

策子墨子曰畢云子墨二字舊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也王云本作我亦以子爲足責此正答耕柱子以驥足

責之語今本足責作足以責亦誤類聚御覽無以字

蘇云亦責備巫馬子謂子墨子曰畢云藝文類聚引

賢者之意子爲儒者也疑卽孔子弟子巫馬期否則其後詒讓

案史記孔子弟子傳云巫馬施少孔子三十餘歲計

其年齒當長墨子五六歲未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必得相問答此或其子姓耳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畢云藝

文類聚



襍器物部引之與聾瞽也畢云藝文類  
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畢云藝文類  
畢云昔者藝文類聚引作若後漢書注  
讓案治字不當有崔駰傳注蓋誤衍蘇  
漢人避諱使蜚廉折金於山川畢云  
而改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畢云藝文  
俱引蜚作飛蘇云此為夏之蜚廉論讓  
介部文選七命注並作飛又畢本折改  
据文選注改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  
書引多無川字非王云畢改非也折金  
書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  
也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  
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有  
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  
取之此言折金其義一也說文曰砮上  
珊瑚墮之從石折聲砮與折亦聲近而  
崔駰傳注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初學記  
御覽珍寶部九路史疏仡紀廣川書跋  
引此並作折金文選注作採金者後人  
義而妄改之非李善原文也又云山水  
然此自言使蜚廉折金於山不兼川言  
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  
則川字乃後人以意而陶鑄之於昆吾  
加之也案王說是也而陶鑄之於昆吾

吳鈔本無之  
字畢云藝文

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於昆吾吾文  
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  
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顯帝城內周回五十步  
高二丈即昆吾虛也王云陶鑄之於昆吾本作鑄  
鼎於昆吾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  
可言陶上言折金故此言鑄鼎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  
成若以陶鑄並言則與此言鑄鼎此言鑄鼎不合矣後漢書注  
文選注藝文類聚初學記並作鑄鼎則鑄鼎之於昆吾  
之路史作鑄陶玉海作陶鑄之則鑄鼎之於昆吾  
有陶字蓋唐宋閒人改之也詒讓案呂氏春秋君守  
篇云昆吾作陶高注云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  
終之予己姓也為夏伯制作陶治通典州郡篇云濮  
州濮陽縣即昆吾之虛亦名帝丘案濮陽故城在今  
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郎古昆吾國也夏啟使蜚廉  
就其地而鑄鼎故文選張協古昆丘命云銘德於昆吳之  
鼎吾吳字通濮陽古文亦名帝丘呂氏春秋應言篇云  
市丘之鼎宋本蔡邕集薦邊文禮是使翁難雉乙卜  
書作帝丘之龜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校改為  
於白若之龜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校改為  
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日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  
雉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者曰若  
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  
為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謬作白苦



之龜畢據藝文類聚改為目若之龜引爾雅以爲目  
若之證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以爲目  
並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詒讓  
案白若道藏本作目苦吳鈔本今本同未敢輒改詒讓  
引亦作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江淹集銅劍讚敘云  
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於昆吾  
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虞荔鼎錄文略同似皆本此  
書亦作白若而以爲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譌脫難  
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校長翁當作孫說文口  
部隘籀文作孫經與或段爲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  
孫作朕虞是也孫與翁形近節葬下篇哭泣不秩聲  
嗑喻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爲斷備穴篇劉以金爲  
斷斷今本亦譌難又經說上篇爲斷指斷脯斷並作  
皆形近譌易斷與斯音義同詳經下篇斷斷猶言斷  
雉卽謂殺雉也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  
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中央蓋以雉羊之  
血釁龜也乙當作己與以同言敢使伯益殺雉以之  
釁龜而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尙未譌今本又挽雉字  
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眞鄧書燕說不可究詰矣又  
博物志云昔夏啟筮徒九鼎啟果徙之似卽此事而  
傳聞曰畢本曰上增龜字云舊脫龜字据玉海增王  
小異曰云曰者翁難乙既卜而言其占也下文乙又  
言兆之由曰卽其證自鼎成四足而方以下六句皆  
是占詞畢依玉海於曰上加龜字非也龜曰二字義

不可通藝文類聚作使翁難乙灼曰若之龜成曰則  
日上本無龜字明矣案王校是也但此下文六句似  
是啟使益命龜之辭故辭終曰上饗明將鑄鼎以共  
祭高也下又言兆之繇乃是占詞王以下六句並為  
占詞鼎成三足而方王云三足之本作四足此後人習  
恐非鼎成三足而方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  
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王海引  
此皆作四足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  
皆屬無稽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  
量一秘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  
方如矩漢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  
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  
方其下則圓方其時古鼎引墨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  
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引墨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  
古鼎四足之證王引之云左傳莒之二方鼎服虔曰  
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則漢人說方鼎固知其形  
制者案二王說是也此書多古字舊本蓋作三足故  
謬為三後文楚四竟之田四今本亦謬三可證銅劍  
讚亦譌不炊而自烹畢云此言字俗寫玉海引作亨  
作三足不炊而自烹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詒讓  
案說文火部云炊爨也銅劍讚及鼎錄並云不炊而  
自沸論衡儒增篇云世俗傳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  
物自出漢時俗不舉而自臧案銅劍讚作不昇而自  
語蓋出於此



藏鼎錄亦作藏稽瑞引墨子曰神鼎不灼自熟不爨  
自沸不汲自滿五味生焉疑即此異文炊灼熟烹舉  
爨字形不遷而自行畢云太平御覽引作捲說文云  
並相近不遷而自行猶古文遷從手蜀則捲實古猶  
字後加爲捲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祭於昆吾  
以少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  
之虛舊本作墟今據吳鈔本正畢云此虛字俗寫括  
此卽漢書郊祀志說九上鄉畢云疑乙又言兆之由  
鼎嘗禱亨上帝鬼神也上鄉同尚饗乙又言兆之由  
畢云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據藝文類聚玉海改藝文  
類聚由作繇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繇讓案乙當  
作己由繇通言已卜又言其兆占也曰饗矣龜云上  
左傳閔二年杜注云繇卦兆之占辭曰饗矣龜云上  
饗此兆從之逢逢白雲逢逢盛貌莊子秋水篇云蓬  
蓬然起矣逢逢白雲蓬蓬盛貌莊子秋水篇云蓬蓬  
於北海一南一北一西一東御覽路史玉海並作一  
東一西王引之云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  
一南一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駢駢征夫之  
鎬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靡與東爲  
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也而諸書所九鼎既成遷於  
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三國

銅劍讚作定之國都疑誤畢云北國爲韻藝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

夏后氏失之

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此卽夏鼎也漢書郊祀志云禹收九牧之

金鑄九鼎象九洲皆嘗鬻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

于周此以禹爲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

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

桀傑通詳非命中篇謀舊本誤諫王引之云諫

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外而詔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

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

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

畢云智一本

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

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

與吳鈔本作於治

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

二人蓋並墨子弟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高何

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卽此縣子碩也蘇疑卽檀弓縣子瑱未塙爲義孰



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本吳鈔能築者築能

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云說文云擻舉出也與欣

牆無涉欣當讀爲睇說文曰睇望也呂氏春秋不屈

篇曰今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

下或操表掇以善睇望此云能築者築即彼所云操

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實壤即彼所云負畚而赴

城下也能欣者欣與睇同即彼所云操表掇以善

睇望也睇字從希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

古音在諄部諄部之音多與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

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

曹公子欣時漢書古今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

人表作鄒時是其證也然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

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

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功皆

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

此畢云說文云燎放火也舊於此二字一人奉水將

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於此

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

畢云摻即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

功皆未

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舊意

本作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曰畢云舊脫

墨子二字

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

耕柱子於楚

畢云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王云耕柱子上不當有荆字耕荆聲相近則荆

蓋耕字之誤而衍者魯問篇曰子墨子游公尚過二於越蘇云篇首但言耕柱子此多一荆字疑衍文

三子過之食之三升

三升蓋謂每食之數稊守篇云參食食參升小半日再食說苑

尊賢篇田需謂宗衛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

謂古量五當今一則止今之大半升耳莊子天下篇

說宋鉞尹文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此復少於彼明其更不飽

矣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

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

畢云智一本

可智也作知下同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



吳鈔本無於字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古者以一鎰  
爲一金鎰二十兩也史記燕世家正義引臣瓚云秦  
以一鎰爲一金公羊隱五年何注云古者以金重一  
斤文選王命論李注引韋昭云一斤爲一鎰俞云戰國齊  
同未使孰是畢云二十金當爲千金然則十金爲二百  
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  
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爲後生不敢死  
不豐畢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後生不敢死  
後生即弟子之稱非儒下篇云弟子後生畢有十金  
云稱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  
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  
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王云舊本脫曰子人不見  
而耶鬼而不見而富王引之云耶字也富讀爲福福富古字  
通而汝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鬼不見  
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汝也故下文曰而子爲之有狂  
疾也服與福爲韻蘇云耶當作取案王讀而子爲之  
富爲福是也耶疑助之譌王蘇校竝未埒而子爲之  
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畢云謂其一  
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

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

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

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

引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

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案今本無

佚篇中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

徒曰狗豨猶有鬪豨道藏本吳鈔本作豨下同說文

南處謂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

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舍今之人而譽先王畢云先舊作大是譽槁骨也譬

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智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

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

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畢云舊脫非字一本有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韓非子楚山和氏篇云楚人厲王使

王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之

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

又曰石也王又以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

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

其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案淮南子覽冥訓高

注以和氏所獻者為楚武王文王成王與韓子訓高

孰是隋侯之珠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隋侯傷斷以

藥傳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

蓋明月珠也畢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引隋作

隨三棘六異史記楚世家云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

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宋

翔鳳云棘同翮異同翼亦謂九鼎也爾雅釋器附耳

外謂之鈇翼鈇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翮即翮

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翮以象三德蘇林

曰足中空不實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聚引云莛文類

者名曰翮也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聚引云莛文類

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

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

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

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

良寶也又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  
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  
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  
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案周公申徒狄語當在  
佚篇與此文不可以富國家眾人民治刑政安社稷  
相冢也詳佚文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  
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  
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  
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  
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論語述而集解  
孔安國云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左  
定五年傳葉公諸梁杜注云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  
子高也莊子人間世釋文云字子高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  
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言待故舊如新無厭怠也畢云論語作近  
者說遠者來詒讓案韓非子難三篇亦云葉公子高  
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子貢問曰何



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子墨子聞之曰葉公

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

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畢云也而舊者新

是哉畢云一本無是字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

人之所不智告人畢云智一本作知以所智告之畢云舊以

如此故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

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畢云文選注云賈逵國語

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即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

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

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蘇云魯陽文君即魯陽

文子也國語楚語曰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

與之魯陽是文子當楚惠王時與墨子世相值論

讓案楚語韋注說與賈同文君即左哀十九年傳之

公孫寬又十六年傳云使寬為司馬淮南子覽冥訓

高注云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

今南陽魯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畢

陽是也

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閒  
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案道藏本季本吳鈔  
本並有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畢云言自勞其足  
字今據補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謂竹馬也案此直  
言童子戲效爲馬耳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  
不必竹馬畢說並非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  
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  
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  
以舉行者勿常畢云舊脫不不足以舉行者而常之是  
蕩口也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  
篇云霄盡蕩也即子墨子使管黔漱畢云疑漱字蘇  
消磨敵盡之義子墨子使管黔漱畢云疑漱字蘇  
相近當誤衍案畢說是也說文水部有漱字从水敖  
聲此借爲敖檀弓有齊人黔敖此墨子弟子與彼名  
同游高石子於衛魯問篇有高孫子呂氏春秋尊師  
否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畢云舊作卿一本如此  
下同案顧校季本作卿



荀子臣道篇楊注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

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現衛字今據道

藏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

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無吳鈔子本作毋

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云

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辭三公東處於商

蓋畢云商蓋當為商奄尚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王

故奄諷作益又諷作益韓子說林篇周公旦已勝殷

將攻商奄今本奄作益誤與此同昭二十七年左傳

吳公子掩餘史記吳世家刺客傳並作益餘亦其類

也顧蘇說同案王說是也左昭九年傳云蒲姑商奄

吾東土也孔疏引服虔云商奄魯也又定四年傳云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說文邑部

奄作都云周公所誅都國在魯史記周本紀索隱引

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又引鄭康

成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是商奄即奄單言之曰奄案

言之則曰商奄此謂周公居東蓋東征滅奄即居其

地亦卽魯也蔡邕琴操云有譜公於王者周公奔魯而死案蔡說奔魯與此書合但謂公死於魯則妄耳詩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爲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陷一本作處詒讓案苟陷人長疑當作苟陷人食陷陷聲同食長形近故譌說文口部云昭食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人厚與上文相應然義較短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卽禽滑釐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蘇云倍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同鄉向同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



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

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

未智人之先有蘇云此節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

荀子解蔽篇楊注云反倍也下反當為返之段字廣

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當有曰字蓋門人有倍墨子

言如是其我豈有罪哉吾反後雖反尙在其後吾

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謂戰敗失

不得與殿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云術同述

者同賞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

非儒篇所云君子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

子循而不作也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蘇

其當為甚字之誤下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疑當為

言次不君子可證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疑當為

聲誤下同俞云誅當為誅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

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誅術與誅並述之段字其

字並從尤聲故得相假借也若作今也善者不作云

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今也善者不作云

今也當為今世案也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

即之之譌蘇校未端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

畢云疑當爲述月合以遂爲術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

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

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畢

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

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

偏廢皆務爲其善而已述主乎因故以古言作主乎

意案蘇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巫馬子見前蓋巫馬期

說是也魯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鄒人家語弟子解作陳人非

也我與子異畢云子舊作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

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

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

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疾猶痛也說文手部云

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說文手部云



云舊不疾二字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云蘇

倒一本如此二句當有脫訛以下文語意攷之當言有殺彼以利

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有我二字疑衍俞云此當作故

無殺我以利彼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

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畢云一本吾將以

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而從之義一人欲殺

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

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

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

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

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

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常疑當作子此子墨子

曰子之言惡利也言惡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不言疑當作必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

此羊牛狗彘獐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

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為饕餮人之誤但割即祖割

第字之義而忘其本詒讓案雅維形近而誤儀禮公

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有雍人雍雛之隸變即饗

之食之不可勝食也道藏本無不可二字有食之二

無食之二字云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

案以文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並有今據增

之作餅畢云作舊作生皆據改案生字則還然竊之

還疑眾之借字說文曰舍余食畢云言捨以為余食

目部云眾驚視也蘇云舍余食者言舍

其芻豢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也案二說並非舍予

之段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余食猶言

與我不知日月安不足乎畢云或當云明不足乎戴

食也案日月疑耳目之誤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

言其見物而貪也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畢云四竟二字舊作曠

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三意據太平御覽改曠



蕪而不可勝辟畢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

評靈數千畢云說文評召也顧云靈合也戴云靈

之人數與上下文義並不貫殆非也此評靈當為呼

虛凡經典評召字多段呼為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小

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助注並云鬱呼文選蜀都賦李

注引鄭康成易注云圻呼說文土部云圻圻也呼即

之此段與上文並即公輸篇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之意非攻中篇云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

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與此文義正同虛靈俗

書形近而誤不可勝畢云下當脫用字詒讓

詳天志下篇不可勝案據非攻篇當脫入字見宋鄭

之閒邑閒邑言空邑與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

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

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蘇云季孫紹與孟伯常不見

之後與墨子同時者也詒讓案禮記檀弓悼公之喪

季昭子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

敬之武伯之子名捷此季孫紹孟不能相信而祝於

伯常當即昭子敬子之子若孫也

鼓社鼓舊本譌禁下同王云禁社乃鼓社之誤鼓與  
東方朔傳鼓珍怪師古曰鼓社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  
校是也洪說同今據正鼓社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  
和王引之云是猶弇其目畢云說文而祝於鼓社也  
俞云也當作日其下句即祝詞也上苟使我皆視豈  
文而祝於鼓社日苟使我和吳鈔本此與禽子同名曰吾  
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  
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  
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  
畢云度謂渡去也王引之云畢說非也與當為興度  
當為廢皆字之誤也廢度草書相似故廢譌作度史  
記麻書名察廢驗今本廢字亦今子聞其鄉有勇士  
譌作度興與廢好與惡皆對文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永嘉王景義校

校話  
續出

墨子閒詁卷十二

瑞安孫詒讓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子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子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子爲之乎必不  
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

王云何故則本作何則後人誤以則字下屬爲句故於何下加故字耳何則與何也同義辭過篇曰何則其所道之然也尚賢篇曰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一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或有刪節王校未塙

也貴義疑當作義貴畢云太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



淮南子泰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本此子墨子自魯

即齊毛詩鄭風東門之墀傳云即就也言過故人云畢

太平御覽引作謂子墨子曰畢云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

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

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

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王校亦今天

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八事部

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

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為義也如字古或

訓為何故止我畢云太平御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

獻惠王畢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

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間脫文蘇云獻惠

王即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謚詒讓案此文

挽佚甚多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

養賢人請過進曰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  
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  
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  
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  
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  
書社五里封又不受而去此與文選注所引合必是  
此篇佚文但余氏不明著出墨子文亦多刪節謬舛  
今未敢據增余書獻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書本作  
獻書惠王傳寫脫書存獻校獻惠王以老辭蘇云楚  
者又更易上下文以就之耳  
周敬王三十二年立卒於考王九年始癸丑終庚寅  
凡五十七年墨子之游蓋當其暮年故以老辭詒讓  
案渚宮舊事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余說疑  
本墨子舊注然則此事在周考王二年魯悼公之二  
十九也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  
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畢本成改誠云舊作成  
案顧校季本亦作誠王云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  
古或以成爲誠不煩改字  
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畢云藝文類聚子墨子  
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畢云藝文類聚草之本吳鈔本



下同蘇云草之畢云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天子食之以順其疾

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畢云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

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畢云粢常為齎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

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前文皆同此義習不若

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主君謂穆賀

記載蘇秦說六國君齊楚魏韓燕諸王皆稱秦為主

君索隱云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合從諸侯衰而

美之故稱曰主君案左傳昭二十九年齊高張唁魯

昭公稱主君杜注云比公於大夫然此小司馬所本

後魯問篇墨子稱魯君亦曰主君戰國策秦策樂羊

對魏文侯魏策魯君對梁惠王亦並稱主君則戰國

時主君之稱蓋通於上下小司馬昔者湯將往見伊  
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

尚賢中篇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吳鈔若君欲見之本若

君親爲庖人故曰天下之賤人吳鈔君若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本女

汝蘇云藥下今有藥此當脫於字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

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

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

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

與上文亦不相應上下似並有脫佚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

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

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

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

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

之舊本挽下不足二字王據上是蕩口也蘇云耕柱



文上遷字作復  
下二遷字作舉  
子墨子曰必去六辟辟僻之借字嘿則思

畢云默字  
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御舊本作使者三代御畢云

此言三世為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

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俞云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

者代御三者即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

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

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為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必

寫誤倒畢遂曲為之說謬矣案俞說是也今據正必

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俞云

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手足口

其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鼻耳疑提一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

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言於道不能無出入莊

者推移謂也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畢云排子

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犬一彘之宰宰即膳宰

燕禮禮記文王世子玉藻舊本挽一犬二字王不能

據羣書治要補云魯問篇亦云竊一犬一彘

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

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

也瞻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

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

而誤爲巨也黔者黑也吳鈔本黑作墨非畢云說文

可以爲證也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

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

也黑何若曰雖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

意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知吳鈔本作能以上文校

同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之疑當作不能知今本及

吳本並挽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

一字耳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

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

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

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周禮泉府鄭注云布泉商



下布字當作市言  
用一布市物也

不敢繼苟而讐焉

苟繼

義不可通疑  
云詬誤詬恥

也或作謫或从隹作謫楚辭九

荀子非十二

子篇云無廉恥而忍譏詢楊注云譏詬

亡節顏注云

作護詢漢書賈誼傳云頑鈍亡恥隼詬  
隼詬謂無志分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

草木雞狗鳥  
報人譙詬亦

獸不可譙詆遇之譙詆遇之則亦譙詆  
護詆之譎蓋譎詆本訓恥因以爲恥置

此人以市布爲引

申之人之蒙恥辱無決擇亦謂之義詭  
喻亦言不敢輕易無決擇而讐物也畢

云讐卽售  
字正文必

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

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

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

之成

吳鈔本  
義作治

而助之修其身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

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

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

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

是廢先王之傳也

王云遺字義不可通遺當為道此涉上文傳遺而誤也上文曰古之

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故此文曰今聞先王之子墨子南遊

使衛

遊吳鈔本作游畢云北堂書抄本作游畢云

關中載書甚多畢云關中猶云關中

關局音相近案畢說是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云局關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引服虔云

局橫木校輪閒蓋古乘車箱輶閒以木為闌中可皮物謂之局亦謂之關故墨子於關中載書矣弦

唐子見而怪之

廣韻一先云弦又姓風俗通云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

曰吾

夫子教公尙過曰

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作公上過高注云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

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上氏廣韻一東云衛大夫有公上玉尙上字通過疑亦衛人揣

曲直而已

說文手部云揣量也

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

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畢本無書字云本多作讀書百篇釋史同

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案道藏本吳鈔本並有書字今不據刪



夕見漆十士畢云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詒讓案唐岱嶽觀碑五經文字

石本七字並作漆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吳鈔本

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畢云北堂

書鈔引云相天下猶如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

易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孔疏云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歸於一蓋謂理雖同歸而言不能無誤然

而民聽不鈞吳鈔本作均畢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

心者數逆於精微周禮鄉師鄭注云逆猶鈞考也同歸之物既已知

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畢云言苟得其精微則無

用以書為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蘇云公良桓子蓋衛大夫詒讓案史記孔

子弟子列傳有公良孺陳人則陳亦有此姓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

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

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廣雅釋言云簡閱也飾車數百乘

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

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俞云吾當為必千若字之誤也

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

下當脫人處二字王云百人亦當為數百人上文曰

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

於後今作百人則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

為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畢云舊脫人

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引作子墨子弟所仕者至而

子仕於衛則疑仕於衛上說弟子二字

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畢云後作

荀子注引亦作

當疑審字近是曰待女以千盆女吳鈔本作汝盆畢

古無鑑字只作盆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

為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

四兩王云古鑑字皆作溢無作益者此言千盆五百

盆皆謂粟非謂金也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

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楊倞曰蓋當時以盆為量引

考工記曰盆實二鬴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盆授我



五曰盆則盆非益之謂也富國篇又云 授我五百盆

盆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鼓亦量名 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

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

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

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

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 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

無故字曰義也今為義之君子畢云之舊作也 據太平御覽改 奉承先

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說吳鈔 又從而非毀之 本作悅

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道藏

本也一作之畢云 一本脫此字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畢云

當為倍徙徙下同案畢 校是也徙徙字通 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

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徙

不可勝計然而不為則士之計利畢云則舊作財一本如此不若

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史記曰者傳集解云古人占候

卜筮通謂之日者索隱云名卜筮日者以墨所以

命論注引遇作過詒讓案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

於北方畢云事類賦而先生之色黑舊本生誤王今

季本不可以北淮南子要畧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南越皆謂之請龍案此日者以五色之龍定吉凶疑

即所謂龍忌許君請龍之說未詳所出恐非古術也

畢云北事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畢

類賦作往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曰者傳集解及事類

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焉又多二字淄水

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

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

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



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

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畢本此下增以戊己

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据太平御覽鱗介部一有之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鱗介部一有之

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為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若中央為四方之中則不得

言中方一謬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中不與焉二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

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之說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水經注引遁甲

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行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

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日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若用子之言則

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畢云舊脫天字之是圍心而虛

天下也蘇云圍心未詳圍或當作違吳玉搢云圍心即違心占圍違字通子之言不

可用也子墨子曰此上疑有挽文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

舍下亦當有吾是猶舍稊而櫟粟也國語魯語收櫟而丞韋注云櫟

字蘇云革更也

拾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云攆拾穗也以其言非吾

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

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即公明子孔子

明高曾子弟子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

與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儀即高正與墨翟

同時詒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衛公族有公孟氏左

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繫之後以字為氏說苑脩

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及曾子此君子共己

以待蘇云共讀如恭詒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

已也案此共已當讀為拱已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

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下篇述儒者之

則鳴弗擊不鳴即此畢云說文云扣子墨子曰是言

牽馬也破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



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

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之云身字義不

可通身當爲耳錄書身字或作耳見漢荊州從事苑

鐘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爲身管子兵法篇教其耳以

號令之數今本耳誤爲身所謂是言有三物者不扣

則不鳴者一雖不扣必鳴者二而公孟子但云不扣

今知其一耳今本耳誤爲身身下又衍也字又未知

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

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

吳鈔本所下有以字疑惑謂言之無益而有害若大

則君子遲疑不敢發此明不扣而不鳴之一物若大

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非儒

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君子之必以諫子下疑然而大

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蘇云此下有脫簡下文有之也君得之則若

人之利必用之矣十一字當在此案蘇校未謫

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

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

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

畢云僞疑

當為贖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

一字當在上文然而大人之利句下誤錯於此此文

當云欲攻伐無罪之國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案畢

校近是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籍毛詩大雅韓奕

箋云籍稅也節用上篇云其籍斂厚材出必見辱所

財字通籍稅贖材猶云籍斂貨財矣

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

扣必鳴者也

以上明不扣必鳴之二物畢云已上申明明知其一身失之

且子曰君

子其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

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

邪

謂上當有所字

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

畢云已上申明公又未知其所謂公

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

句

譬若良玉處

而不出有餘精

玉疑當為巫精舊誤精王校下文諸精字皆為精惟此未正今審校當與

彼同淮南子說山訓云巫之米用藉藉高注云精祀神之米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



爭求之行而自衒內則奔則為妾鄭注云奔或為衒

售畢云說文衒或字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

行之是也意林作人今子徧從人而說之徧舊本作徧

莫之娶今據正道藏本季本吳鈔本正作徧徧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

以徧為古徧字詳非攻下篇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

善者寡畢云言好德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

生於此善筮舊本筮調星一行為人筮者一處而不

出者行為人筮者此十一字舊說王與處而不出者

其精孰多精舊本誤精王云精當為精字之誤也莊

所字則當作精是精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郭璞

注南山經曰精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精糧也言

兩入皆善筮而一行一處其得米孰多也史記貨殖

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是其

證案王校是也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

今據正下同

子曰仁義鈞吳鈔本作均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

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畢云戴本多作義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戴士冠

禮記云章甫殷道也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

丈夫也論語先進篇鄭注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

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

服對曰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子儒者故亦

與服搢忽畢云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尚書

既夕木笏鄭注云今文笏作忽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

鄭康成注尚書作在治笏云笏者笏也忽笏字並

通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

其上備忽忘也荀子法行篇六章甫絢履紳而搢笏

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

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

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

扞身蔽日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

詒讓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未有用盾者盾疑亦習

之誤但木習非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



之衣牂羊之裘

牂羊道藏本吳鈔本並從牛誤

韋以帶劍

並詳兼愛中下篇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解冠組纓

說文系部云組纓屬

也其小者可以為冠纓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此朝服當為冠弁

服但組纓為常制不足為華侈與鮮冠絳衣博袍交

例不相應疑此組當為黼之段字荀子樂論篇云亂

世之徵其服組鮮絳衣博袍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褒

黼義詳節用篇絳衣博袍衣博哀王云哀十四年

公羊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絳舊

本作絳王引之云絳當為絳字之誤也絳與縫同集

韻縫或省作絳漢丹陽太守郭異碑彌絳袞口絳即

縫字字從夆不從夆縫衣大衣也字或作逢又作逢

洪範子孫其逢馬注曰逢大也儒行衣逢掖之衣鄭

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莊子盜跖篇

逢衣淺帶釋文曰搗本又作縫列子黃帝篇釋文向

秀注曰儒服寬而長大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冠進其

衣逢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楊倞注並曰逢大

也列子黃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縫絳逢縫字異而義

同絳衣與博袍連文絳博皆大也淮南齊俗篇作裾

衣博袍高注曰裾袞也袞亦大也汜論篇又云袞衣

博帶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絳衣即禮經修袂之衣周

禮司服鄭注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其袂

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博袍卽謂絳衣之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襦也彼燕居之服非聽治所用與此袍異也任大椿謂絳衣博袍卽漢晉以後之朝服絳紗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袍大誤

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剪髮文身南面而霸天下又云越人斷鬚許注云鬚斷也剪卽鬚之俗說苑奉使篇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以治其國其國

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

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畢云讀如

無宿諾請舍忽畢云舊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

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不一本

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而後相見然畢注以不爲句非案蘇說是也今據正

則行果在服也畢云言其意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句然後仁孟子告子篇荅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公孟子之言



同於彼但孟子兼重行而公孟子墨子曰昔者商王

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明鬼下篇作費箕子微

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

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

即管叔詳耕柱篇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

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

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

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

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

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

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

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畢

齒年也俞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蓋古有此喻案俞說是也蘇說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說文齒部云齟齬也非此義畢云齟同錯不可損益又曰

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

畢云葆言而去方冠也此字之譌刀即其字以意改

王引之云古其字亦有作方者玉篇方古文其是

證今本墨子其作亦則是方之譌非刀之譌也後凡

方譌作亦者放此案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

王說是也今並據正無祥不祥改非也公孟子之意以爲壽夭貧富皆有

命而鬼神不能爲禍福故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墨

子執非命之說以爲鬼神實司禍福義則降之祥不

義則降之不祥故曰有祥不祥有祥不祥乃墨子之

說非公孟子之說不得據彼以改此也顧蘇說同

子墨子曰古聖王古下吳鈔皆有者字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



禍福墨云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

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

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

子亦疑當作子子方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

書有箕子篇今亡孔晁作注時當尚在也方傲也

畢云以下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

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

死畢云後子三年喪服義詳節葬下伯父叔父兄弟

期族人五月族人上王校增戚姑姊舅甥皆有數月

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周禮大司樂鄭注弦

詩三百禮記樂記注云歌詩三百周禮小師注云舞

詩三百謂舞人歌詩以節舞左襄十六年傳云晉侯

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是

舞有歌詩也墨子意謂不喪則又習樂明其曠日廢

業也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

弦之舞之與此書義同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

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為禮樂

舊本挽國字王據下文補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王云下國

貧治與亂對富與貧對國亂則治之即上文所謂君

子聽治也國貧則從事即上文所謂庶人從事也非

儒篇曰庶人怠於從事則貧故曰國貧則子墨子曰

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

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下事字舊

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畢云猶云然後可

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

井也畢云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俞云晏子

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作譬之

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為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

字古作餽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師古曰餽古噎字

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

誤為噎案畢說是也



桀紂幽厲繇為聲樂

畢云說文云繇華盛言盛也或侈假音字

不顧其民

是以身為刑繆國為戾虛者

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虛當為虛戾魯問篇曰

是以國為虛戾身為刑戮也趙策曰齊為虛戾又曰

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為

虛厲身在此刑繆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小雅節南山

篇降此大戾大雅瞻印篇戾作厲小宛篇翰飛戾天

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

粒米狼戾鹽鐻論未通篇狼戾作梁厲莊子人間世

篇國為虛厲身為刑繆釋文李云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

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

畢云當為禮論讓案即五禮之吉禮

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

客禮即五禮之賓禮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說文網部云罟網也

之罟詩碩人孔疏引李

巡云魚罟捕魚具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

畢云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

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

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

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墨子曰子以三年

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殯者不恭也舊本倮作

藏本改吳鈔本又作倮畢云果當為倮說文云袒也

玉篇云倮赤體也殯當為殯說文云偁也一日跳也

洪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殯鄭注殯揭衣也謂袒衣與

揭衣其露體不恭一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吾譏晏子

猶訾倮而高殯者也其義與此同俞云畢謂殯當為

殯失之殯與倮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為喻內則不涉

不殯殯衣雖不恭然倮則更甚

故曰是猶果謂殯者不恭也

知有賢於人賢謂偶有一事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

之知有以賢於人本有以吳鈔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

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俞云吾下脫子字

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

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

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

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

知畢云眾經音義云倉頡

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



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

亦顧校季本作其

即愚之至

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

問於儒者

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

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

也

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入音總名引申為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

以室以為室難之樂記云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其所自成仲

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荀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即墨子所辟儒者之說子墨子曰

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

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

俞云避寒避暑為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

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為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目竝作宜

是也且誤為宜因誤為室矣案室當作宮辭過篇云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

為男女之別皆於避寒暑外分則子告我為室之故別言之此亦當同俞說未允

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

畢云舊脫為字据上文增

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

蘇云程子卽程繁也見三辨篇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

天爲不明畢云舊脫天字据下文增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

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

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並詳節葬下篇耳無聞目無見此

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畢本鼓作鼓云此鼓字从支與鐘鼓字異彼从支案

畢校非也詳兼愛中篇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

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不可損

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必不二字舊到今據吳鈔本乙與下文合

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

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

我言之若舊本作各王云此各當爲此若若亦此也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固有此四政



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子書則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

聞也

畢云言告所聞

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

迷之義不可通

疑迷當爲還之誤謂

墨子評程子令還也

反後坐

畢讀反爲句後又爲句云言惑於此說者請反

而後後留之王云畢說非也

後當爲復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後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

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

進復曰

王云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謂程

子進而復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

生舊本譌王今據吳鈔本

正下同畢云聞當爲閒案畢校是也

孟子云政不足與閒也趙注云閒非也

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

此因墨子言不能無毀譽也難之言人不能無毀譽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

孰辭猶云常語

議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辭不稱議而爲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日酬答不待稱議而後

對故下云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謂不可以習孰應對之語執以相難畢云孰當爲執亦

通

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

王引之云吾讀爲列禦寇之禦禦古

通作吾越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吾當爲國之省說文口部云

國守也

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

此即申應孰辭不必

稱議之惜畢云蛾同螳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

畢云稱程述孔子程

子曰非儒句

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

不可易者也

俞云亦當爲方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

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

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

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爲焉

王云云猶或也言鳥魚雖愚禹湯猶

或因之也古者云與或同義

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

畢云言孔子之言有必不

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据

一本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

良吳鈔本作梁後魯問篇



亦云強梁然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義似不同

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徇齊家語及大戴禮並作

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瘡齊蓋古字假借徇為瘡瘡深也義亦並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

說文人部云徇疾也徇即徇之誤莊子知北游篇云思慮徇達又借徇為之欲使隨而學

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意

引作暮年畢云同期年書期年字多作其詳節葬下篇而責仕於子墨子

子墨子畢云舊脫二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吳

本無夫字語魯有昆弟五人者父死畢云亦舊作

俱作其語讓案意方長子嗜酒而不葬方四弟曰子

與我葬畢云與舊作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

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吳鈔本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

末道藏本吳鈔本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

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予爲義我亦爲義豈  
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  
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  
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未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  
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畢云  
八字舊脫故不欲哉畢云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  
据一本增故不欲哉畢云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  
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不好美  
欲富貴者而不視人猶強爲之畢云此下舊接爲善者  
字今据文義移後一本此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  
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畢云必當爲不已上十六字舊脫  
以視人必強爲之畢云在則盜何遽無從下今据一本移  
正蘇云此勉之之詞必字不誤案依蘇說則當讀何  
以視人句斷下云必強爲之乃勉其爲義非責其不  
爲也考意林約引此文作強自力矣則馬總所讀似  
已如是然今以語氣校之竊疑必字當在視人上仍



為詰責之辭與上文不視  
人云云文例正相對也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

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為明知先生舊本譌先王今

又舊本神為二字到轉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王校乙正吳鈔本不到能為禍人哉福畢云人哉已

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据一本在此一本

又無知能為禍人哉六字案吳鈔本亦無知能以下

六字又畢本挽福字各本並有今增王云此當以能

為禍福連讀不當有人哉二字下文曰先生以鬼神

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是其證

今本禍福二字之間衍人哉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

說固是但疑當作能為人禍福哉人哉為善者富之

二字恐非衍文未敢臆定姑仍舊本與福同為暴者禍之舊本挽為今吾事先生久矣而

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王引之云意者疑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

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王云遽亦何也

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有刑乎

俞云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蘇說同

案此疑當作匿刑徒之有刑乎衍一之字刑徒又誤到耳蓋即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云為隱匿亡對曰未之得聞也畢云之法孔疏引服虔人之法是也對曰未之得聞也舊倒以意移子墨

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

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子能什譽之

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

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

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

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

問下吳鈔本有焉字先生以鬼

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

舊本挽為不善者字王校補為不善者

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

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

明

何上疑挽鬼神二字

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



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王云舊本

脫閉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

盜何遽無從入即本此文畢云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据一本移前

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

力所能至

吳鈔本作夫智者亦必量力所能至

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

人猶不可及也

畢云及

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

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

惡

顧云曰當為日蘇云告子曰之曰當作日或為口字之訛下墨子言告子曰之曰當作日或為口

然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答者當另為一人案曰字不誤此文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

甚惡蓋告子嘗以此言毀墨子而二三子為墨子述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告子毀猶

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挽墨子二字遂若二三子席告子行惡與下云毀皆不相應矣顧蘇說並未據又

案孟子告子篇趙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當學於孟子趙氏疑亦隱據

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為一人王應麟洪頤煊說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以蘇說為是請棄之子

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亡無有人於

此翟甚不仁經說下云仁愛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仲尼燕居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

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云不吾毀不字當是衍文告子

毀畢云二字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

勝為仁畢云文選注引無為字蘇云勝為仁者言仁能勝其任也或以勝為告子名未知然否案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李注引此文釋之則崇賢似以勝為告子之名蘇

引或說本於彼閭若據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塙證疑不足據子墨

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畢云跂舊

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鼓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

異隱以為廣畢云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言企足以為長仰身以為廣偃猶仰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

我下疑當有能字故

下墨子難之曰惡能治國政

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

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

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

畢云言子姑無若此語讓案姑亡亦見備梯篇

子之

身亂之矣

吳鈔本無身字畢云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續出

墨子閒詁卷十三

瑞安孫詒讓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畢云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蘇云此魯君自是魯國君故以齊攻爲患畢注非也俞云魯陽

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

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詒讓案蘇俞謂子墨子曰說是也以時代攷之此魯君疑卽穆公

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

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

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失天下

俞云怨字乃忠字之誤言

與忠臣爲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日吾願主君之上

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

禮四鄰諸侯

亟舊本誤作函今以意校正爾雅釋詁云亟疾也速也本篇亟字多誤爲函詳



後本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為者非此

願當為顧字之誤也顧願草書相似顧與固通願上

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為者也此字即指上數事

而言今本顧譌作願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

是也今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

據補正後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吳

越事詳非攻中篇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云山處曰棲西伐楚葆昭

王於隨葆保通左傳定四年吳人郢北伐齊取國子

以歸於吳舊本國下衍太字王云國太子本作國子

見春秋哀十一年淺人誤以國為國家諸侯報其讐

之國因加太字耳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諸侯報其讐

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戾虛戾義詳身

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

詳非攻中篇此三晉謂晉卿三家即智氏范氏中行

氏也故非攻篇云并三家以為一家與韓趙魏不同

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

身爲刑戮用是也

王云用是二字涉上文而衍上文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無用

是二字

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

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畢云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蘇云大當讀泰卽太公田和

也蓋齊僭王號之後亦尊其祖爲太王如周之古公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

伯晉之太叔皆是也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

矣猶直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案蘇俞

說是也據史記田敬仲世家及六國年表田莊子卒於周威烈王十五年子大公和立安王十六年田和

始立爲諸侯墨子見大王疑當在田和爲諸侯之後

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畢云卒字異文可作倅讀如倉倅

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



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

畢云言持刀之人

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放百姓

畢云舊作放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散

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案畢校是也說詳尚賢中篇

就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

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

而止之謂陽文君曰

畢云謂下當脫魯字

今使魯四境之內

畢云

謂魯陽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

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

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

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

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

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

道藏本吳鈔本亦並誤亦

魯陽文君曰先

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

其父蘇云父當作君據史記鄭世家云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三十年共

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貽是為繻公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

繻公是三世弑君之事也案黃式三周季編略亦同

蘇說黃氏又據此云三年不全以魯陽文君攻鄭在

安王八年即鄭繻公被弑後三年也然二說並可疑

攷文君即公孫寬為楚司馬子期子據左傳子期死

白公之難在魯哀公十六年次年寬即嗣父為司馬

則白公作亂時寬至少亦必已弱冠鄭繻公之弑在

魯穆公十四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已八十四年文子

若在約計始逾百歲豈尚能謀攻鄭乎竊疑此三世

並當作二世蓋即在韓殺幽公之後幽公之死當魯

元公八年時文子約計當七十餘歲於情事儻有合

耳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

藻云年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

不順成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

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

梁不材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莊子山木釋文云

彊梁多力也詩大雅蕩毛傳云彊梁禦善也



孔疏云疆梁任威使氣之貌

故其父答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

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

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

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

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

周禮司勛云戰功曰多畢云我多舊作多吾一本如

此案顧校季本亦作我多

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

狗豕食糧衣裘

畢云糧糧字俗寫

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

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

亦道藏本吳鈔本並誤亦

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

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

畢云爲謂字案吳鈔本作謂

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

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

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

吳鈔本無則字

是故世俗

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

此若畢改

爲若此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顧校季本同王云

畢改非也古者謂此爲若連言之則曰此若此若言

之謂也已見尚賢篇又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

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墨子書言此若者多

矣它書亦多有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吳鈔本語作謂楚之

南有啖人之國者橋

節葬下篇作炎人而以食子爲較沐國俗與此不同竊疑啖人

之名即起於食子

此篇是也橋未詳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鮮一

本作解詒讓案節葬下篇亦作解顧云作鮮者誤謂

古鮮解字或相亂殷敬順釋列子用鮮字訓非也

謂

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

後漢書南蠻傳云交趾其

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

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今烏潞人是也李注引萬

震南州異物志云烏潞地名也在廣州之

南交州之北則漢時尙相傳有是國也

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



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誅魯人

因說而用之

蘇云第二句君字當作人第子墨子聞三句人字當作君傳寫誤也

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

釋名釋典藝云誅累也今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

來首疑卽狸首史記封禪書云菴弘

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大射儀鄭注說狸首云狸之言不來也廣雅釋獸云狸狸也不來卽狸

狸方言云獬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狶關西謂之狸來狶字亦同蓋狸與來古音相近故狸首亦謂之來首

服謂服馬以來首從服言以狸駕車明其不勝任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

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

畢云類字俗寫

令之仰則仰處

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

之仰則仰是似景也

畢云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

道藏本無蓋明人妄增耳今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

也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君將何

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

之以諫微者臆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臆司也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顏注云微伺問之也此

微之以諫亦言伺君之閒而諫之也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爾雅

釋詁云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敢以告人也外匡其邪而入其善而吳鈔本

作以入其善謂納之於善也畢云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同而無

下比尚與上通舊本無同字王云此文今補是以美善在

上而怨讐在下舊本脫是字王據尚賢篇補安樂在上而憂感在

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舊本脫所字今據吳鈔本補魯君謂子

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

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

是也畢云與舊作與以意改案畢校是也而讀爲賞與句則非此當讀或所爲賞與爲是也八字句



與卽譽之段字言好學與分財或因求賞賜名譽而  
僞爲是不必真好也前大取篇云爲賞譽利一人非  
爲賞譽利人也是其證  
卽者之恭畢云釣字俗寫從  
賞譽亦見尙同下篇

釣案玉篇有釣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

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

凡秦以前書傳皆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

不改也詒讓案集韻三十四嘯云釣或作釣吳鈔本

作釣魚之巷疑誤顧校季本釣作釣莊子刻意篇釣

魚閒處釋文作釣云本亦作釣淮南子說山訓云釣

者使非爲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魚賜

人恭非爲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魚賜

挽一字耳道藏本吳鈔餌鼠以蟲畢云餌舊作餌非

本並有魚字今據增餌鼠以蟲畢云餌舊作餌非

讓案餌蓋餌之俗體集韻七志云餌釣魚食也蟲非

所以餌鼠疑當爲蠱字之誤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

蠱蠱毒是蠱有毒義餌鼠以蠱卽謂毒鼠故云非愛

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牢春秋解露竹林篇作蠱牢

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

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

說

言部云讓

相責讓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

死而子慍而猶欲羅羅讐則慍也

吳鈔本羅羅二字互易畢云售字正

作讐王云羅當為羅廣雅羅買也羅賣也故云是猶欲羅羅讐則慍也今本羅作羅則義不可通

不費哉

顧云費與拂同王云費讀為悖即上文之豈不悖哉也緇衣口費而煩鄭注曰費或為悖

作悖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案王說是也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

畢云太平御覽

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

子墨子曰

下當有字

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

之所謂義者

畢云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案吳鈔本顧校季本正作所謂

亦有力

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

勞謂為人任其勞也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益天下

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

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

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

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盛句之下王據下文乙正

然後當一農之耕

王云盛與成同下兩盛字放此謂耕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為成案

此云極盛不過當一農之耕也下並同王說未塙

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



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

籍吳鈔本作籍畢云籍籍字假音

其不能飽

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

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

以爲得尺布

舊本挽以字今依上文增

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

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

患下當依上文增矣字

盛

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

睹吳鈔本作覩說文目部云睹見也古文作覩

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

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

夫徒步之士

畢云次下當脫說字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

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

吳鈔本作修

故翟以爲雖不

耕而食飢

句

不織而衣寒

句

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  
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  
畢云舊脫不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  
字一本有  
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眾進戰與不鼓  
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  
眾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  
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  
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  
尙過說越王越大說畢云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  
今改正蘇云越王當爲句踐  
之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  
於上依下文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吳鈔本無方  
當有至字  
已亡入越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  
故曰故吳



車五十乘

說文束部云束縛也

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

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

越而教寡人

吳鈔本無於字

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

子子墨子謂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

志吳鈔本作意

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

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

奚舊本作不畢云本作奚是今據

正抑越不聽吾言

越下當有王字

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

我以義糶也

爾雅釋詁云糶賣也畢云糶舊作糶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翟

鈞之

糶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畢云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

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

之師苟有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

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

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子

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

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

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  
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  
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子墨子游魏越  
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為義難子墨子游魏越  
墨子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蘇云即子將  
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  
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  
洹吳鈔本湛作沈湛沈字通說文水部云洹沈於酒  
也史記宋世家云紂沈湎于酒初學記二十六引  
韓詩云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則語之非樂非  
不出者謂之洹畢云說文云熹說也  
命國家淫僻無禮僻吳鈔本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  
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則與上文同故曰擇務而  
從事焉舊本說攻故二字王據上文及子墨子出曹  
公子而於宋舊本出上有曰字王云此本作子墨子  
出曹公子於宋猶上文言子墨子游公  
尚過於越也今本衍曰字而字則義不可通俞云王  
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為士字之誤史記夏



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土是其例也土與仕通子

墨子士曹公於宋即仕曹公於宋也貴義篇曰

子墨子仕人於衛案王校是也蘇三年而反睹子墨

說同今據刪曹公亦墨子弟子三年而反睹子墨

子曰吳鈔本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畢云短从

禮案詳非藜藿之美舊本挽藜字之朝得之則夕弗

樂上篇藜藿之美字王以意補之朝得之則夕弗

得祭祀鬼神弗得二字言雖藜藿之羹尚不能朝夕

常給故不得今而以夫子之教句家厚於始也舊本

祭祀鬼神也今而以夫子之教句家厚於始也舊本

字又教作政王云此言吾始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

教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

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正俞政乃故字之誤蓋

子墨子仕曹公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

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有家厚此與上文

子之故致祿甚厚案俞說亦通有家厚此與上文

為享周書嘗麥篇云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家謹祭

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注云湛

猶漬也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

也

也

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壽祿則以讓賢

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柑肺之爲欲

哉王引之云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

柑肺蘇云季疑當作肝意言鬼神非徒貪嗜飲食

者也案王校是也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柑脅持也於

此義並無取竊疑擢當爲攫之譌呂氏春秋任數篇

云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曲禮云飯黍毋以箸

又鄭注云禮飯以手卽所謂攫也柑義未詳今子

處高壽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

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

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

於有怪之鬼此義難通據下文疑亦豈可哉魯祝以

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

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

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當重鬼神二字唯恐其以牛羊祀也



古者聖王事鬼神

吳鈔本無者字

祭而已矣

謂無所求也禮器云祭祀不祈

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

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

也彭輕生子曰

疑亦墨子弟子

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

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

籍亦藉之假字

則遇難焉期以

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

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

畢云駑古字只作奴本作駑說文無駑字

使子

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

曰焉在矣來

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蘇云知孟與矣相近而誤而知上更脫不字也

山譽王子閭曰

孟山疑亦墨子弟子

昔白公之禍詳非儒篇執王子

閭

左哀十六年傳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杜注云子閭平王子啟

斧鉞鉤

要

畢云此正字餘文作腰者後改亂之耳

直兵當心

直兵劒矛之屬晏子春秋內篇襍上

說崔杼盟晏子云戟拘其頸劒承其心晏子曰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春秋知分篇云直兵

造胄曲兵鉤頸高注云直矛也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

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

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畢云說文云遂亡也

从疋彖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

借爲彖字而忘其本彖从意也案左傳云子閭不可

遂殺之新序義勇篇同是子閭實死而非亡畢引許義與事不相應遂下疑當有死字王子閭

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

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

不受王句誅白公然而反王畢云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於

王俞云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

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

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勝綽墨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

魯地項子牛齊人見前三侵魯不知在何年以史記六國年表及田齊世家攷之魯元公十九年齊



伐魯葛及安陵二十年取魯一城穆公二年齊而勝

伐魯取郕十六年伐魯取最或即三侵之事與而勝

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高孫子亦墨子弟子

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畢云濟止今綽也

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

斬也畢云說文云斬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

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

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渚宮舊事越人作吳

越下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

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舊說而字王補

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句亟敗楚人舊本執亟

作執函王云執字函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為執執即今勢字此若執者此執也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墨子書多謂此為說見上文函當為亟讀亟稱於水之亟亟數也言越人因此水勢遂數敗楚人

也俗書函字或作函與亟相似案王公輸子畢云舊說是也渚宮舊事亦作勢亟今據正有日字  
一本無詒讓案顧校季本亦無曰字文選西都賦薛  
綜注云魯般一云公輸子魯哀公時巧人孟子離婁  
篇云公輸子之巧趙注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或以爲魯昭公之子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  
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云般若之自魯南游楚渚  
族多技巧者後公輸篇作公輸盤  
舊事云及惠王時案余說近是詳後公輸  
篇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焉始爲舟  
戰之器焉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具王云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月令  
日天子焉始乘舟晉語曰焉始爲令大荒西經曰開  
焉始得歌九招此皆古人以焉始二字連文之證  
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  
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詒讓案退者以物鉤之則不  
得退進者以物拒之則不得進此作鉤強無義凡強  
字並當從御覽作拒事物紀原引亦同備穴篇有鐵  
鉤鉅備高臨篇說弩亦有鉤距鉅距拒義並同故下  
文亦云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荀子議兵篇說  
楚兵云宛鉅鐵鉞疑宛鉅亦兵器之名楊倞注云大  
剛曰鉅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渚宮舊事作量  
短長而制爲兵  
恐非



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舊本

執亦誤執亟亦誤函今依王校正史記公輸子善其本

楚世家惠王時無與越戰事蓋史失之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

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

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揣亦當作拒鉤拒皆

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畢云舊脫一狎

校季本亦重狎字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

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

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

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說

鳥部易篆文作鵠畢成而飛之王云此當作削竹木

云太平御覽引作鵠今本少一離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

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白帖九十五並多一

辭三日不下諸宮舊事云嘗為木鳶乘之以窺宋城

注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淮南子齊俗訓云魯

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此皆以誰為鳶

又謂二人同為之蓋傳聞之異論衡儒增篇亂龍篇

說並同韓非子亦云木鳶詳後畢云文選長笛賦注

云案墨子削竹以為鵲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為誰也不如匠之為車轄王云舊

翟涉上下文翟字而誤今據太平御覽工須臾劉三

藝部九引改畢云太平御覽未有也字

寸之木說文車部云轄鍵也舛部云輦車軸端鍵也

有用木者淮南子繆稱訓云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

轄不可以驅馳又人閒訓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

以其要在三寸之轄文選七啟注引尸子云文軒六

缺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諸書說鍵轄之度畧同

抱朴子應嘲篇云墨子刻木雞以戾天不如三寸之

車轄此又以誰為雞與他書異畢云劉鑠字假音太

平御覽引此作豎王云畢說非也劉當為劉俗書劉字

或作劉廣雅曰劉斫也今本廣雅譌作劉俗書劉字

作斫故劉字亦作劉形與劉相似因譌為劉此言為

車轄者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鑠之謂



也而任五十石之重說文禾部云秬百二十斤也經典通借石為之五十石六百斤

也故所為功利用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畢云韓非

子外儲說云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

之巧也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

任致遠力多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

巧為輓拙於鳶與此異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

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

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

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

也畢云子一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天下舊本予作與今據吳

鈔本正與上文同

公輸第五十淮南子道應訓云墨子為守攻公

輸盤畢云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皆引

作般廣韻引作班論讓案世說文學篇劉注文選長  
笛賦七命郭景純遊仙詩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李注  
並引作般戰國策宋策呂氏春秋愛類篇葛洪神仙  
傳同呂覽高注云公輸魯般之號在楚為楚王設攻  
宋之為楚造雲梯之械成淮南子兵略訓許慎注云  
具也為楚造雲梯之械成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  
敵之城又脩務訓高注云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  
雲齊故曰雲梯械器也史記索隱云梯者構木瞰高  
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  
之樓櫓也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云公輸般為雲梯垂  
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  
輸般而止之似約此篇文但大山四起未詳其義史  
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左傳注云樓車所以窺望敵  
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案服以雲梯為兵車肥說不足  
據畢云張湛列子注將以攻宋畢云文選注引作必  
云雲梯可以凌虛將以攻宋取宋三字太平御覽  
云尸子云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蘇云呂氏  
春秋云聲王圍宋十月考墨子時世與聲王相值疑  
公輸為楚攻宋在是時案國策宋策鮑彪注以此事  
為在宋景公時於楚則謂當昭王或惠王與蘇說不  
同今攻鮑蘇二說皆非也墨子晚年逮見田和又得  
聞楚悼王吳起之亂其生蓋當在魯哀公之末悼公  
之初則非徒不及見楚昭王即宋景公末年亦恐未  
逾弱冠是鮑說與墨子之年不合公輸盤或謂魯昭



公子固未必塙然檀弓載季康子母死時公輸若方  
小而般與斂事則般必年長於若可知攷康子父桓  
子卒於哀公三年其母死或亦在哀公初年則般當  
生於昭定閒自昭公卒年下距楚聲王元年亦已逾  
百歲則蘇說與公輸之年又不合竊以墨輪二子年  
代參合校之墨子之止攻宋約當在宋昭公楚惠王  
時蓋是時楚雖有伐宋之議而以墨子之言中輟故史  
無其事耳渚官舊事謂公輸子南游楚在惠王時其  
說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畢云呂氏春秋愛行十日  
可信  
十夜而至於郢高誘云郢楚都也畢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  
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於郢王云世說新語文  
學篇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  
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  
魯往裂裳裹足七字呂氏春秋愛類篇曰墨子聞之  
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正  
與世說新語注所引同則其為墨子原文無疑淮南  
脩務篇曰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足  
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  
今本自魯往作起於齊又無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入  
字蓋後人刪改之也詒讓案神仙傳云墨子聞之往  
詣楚腳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見公輸盤公輸  
公輸般而說之與諸書所云又小異

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

殺之俞云有侮臣下脫者字公輸盤不說吳鈔本作悅子墨子曰請

獻十金畢云一本作千金是詒讓案公輸盤曰吾義

固不殺人宋本國策作殺王吳師道校注引別子墨

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畢云太平

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

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

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

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

然乎不已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詒讓公

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

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貴因篇云

墨子見荆王錦衣吹



笙疑即此時事蓋以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宋策救宋之急權為之也

錯之車也注云文軒文鄰有敝輦宋策神仙傳並作弊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畢云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鄰有

短褐而欲竊之短褌之借字詳魯問篇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

欲竊之此為何若人高云言名此為何等人也王曰必為竊疾矣

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子止楚師篇及宋策竝作必為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

亦曰有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

里畢云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顧云戰國策有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畢

太平御覽引敝作弊爾雅釋地十藪楚有雲夢郭注荆有雲夢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

是也案華容為今湖北監利石自二縣境犀兕麋鹿滿之畢云太平御覽

御覽疑依宋策改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

兔狐狸者也為宋策作謂字通畢云太平御覽狐狸作鮒魚王云作鮒魚是也無雉兔對上

文荆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荆有魚鼈鼈  
鼈言之若狐狸則與魚鼈鼈不相應此後人不曉  
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並作此猶梁肉之與糠  
鮒魚道讓案神仙傳亦作鮒魚此猶梁肉之與糠  
糟也道藏本及吳鈔本並作糠即荆有長松文梓梗  
枅豫章高云皆大木也畢云說文無梗字玉篇云鼻  
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櫟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縣  
覽引此亦只作梗案道藏本季本並作梗吳鈔本作  
梗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梗杞也似梓枅  
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說文木部梗  
為山枌榆與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梗枅異木

三事之攻宋也

畢云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

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顧云國策王吏與  
此文三事皆有誤疑當云臣以王之事攻宋也詒讓  
案三事疑當作三吏逸周書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  
三老三吏孔晁注云三吏三卿也左傳成三年晉侯  
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杜注云三吏三  
公也神仙傳作臣聞大王更議攻宋則似是王吏之  
譌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上畢云已



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顧云此十一字不當有戰國策無

輪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畢云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

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曷為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為後人所節與詒讓案御覽所引與淮南

子脩務訓文略同呂氏春秋愛類篇亦云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舊本或與

彼二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史書同

索隱云謂墨子為術解身上革帶以為城也牒者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也畢本牒改作襟云舊作牒太

平御覽兵部引作襟北堂書抄作襟案作襟者是也襟省為襟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襟玉篇云襟徒類

切禪衣也襟同又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縈帶為垣折箸為械則似以意改用之王云

禪衣不可以為械畢改非也史記孟子荀卿傳集解引此正作牒索隱曰牒者小木札也說文札牒也廣

雅曰牒版也故可以為械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引作牒洪顧煊說同俞云畢據太平御覽改作襟王氏又

以作牒為是其實牒襟皆段字也其本字當作挾挾與牒疊韻字玉篇久部襟挾也虫部蛺蝶也挾

之與牒亦猶挾之與襟蛺蝶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曰挾猶箸也以挾為

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曰挾猶箸也以挾為

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曰挾猶箸也以挾為

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挾鄭曰挾猶箸也以挾為

畢云文選注引有者字詒讓案史記集解引亦有

吾不言畢云文選注引有之



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

殺臣宋莫能守

畢云文選注有乃字是

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

滑釐等三百人

釐文選注引作釐陳琳書云翟釐即

案禽子名後備城門備梯篇亦作滑釐史記索隱云

禽滑釐者墨子弟子之姓字也釐音里呂氏春秋當

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釐音骨狸漢書古今人表

骨釐殷敬順釋文作禽屈釐音骨狸漢書古今人表

同惟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與此同

滑骨屈釐釐黎並聲近字通孟子告子篇魯有慎滑

釐或謂即禽子非也前耕柱篇有駘滑釐漢書有承

相劉屈釐疑皆同禽子名呂覽作釐字書所無當即

釐之譌說文釐部云釐彊曲毛可以箸起衣段玉裁

謂劉屈釐當本作屈釐謂彊曲毛若然禽子名亦當

作屈釐與已持臣守圉之器畢云史記集解引圉作國在宋城上而待

楚寇矣

舊本待作侍蘇云侍當作待是也今據正

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

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畢云請後漢書注引作楚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

引作也論讓案後漢書

子墨子歸過宋

墨子魯人此云歸過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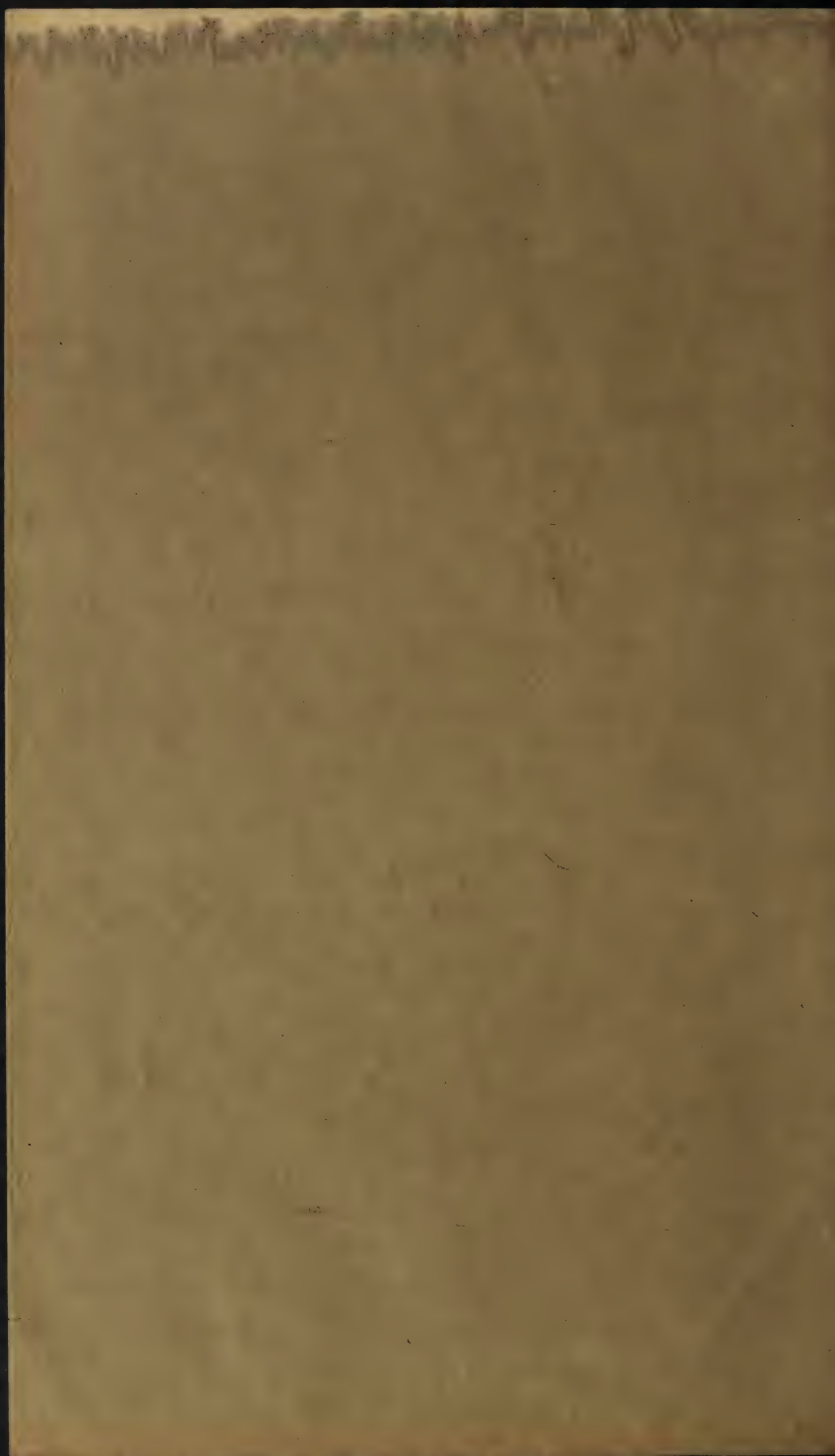
張衡傳注引與今本同

上云起於齊則亦歸齊也依文選注及呂氏春秋淮南子作自魯往則當爲歸魯自楚至齊魯皆得過宋也  
天雨庇其間中說文門部云間里門也畢云庇蔭守閭者不內也  
管子立政篇云置閭有司以時開閉周禮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守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畢云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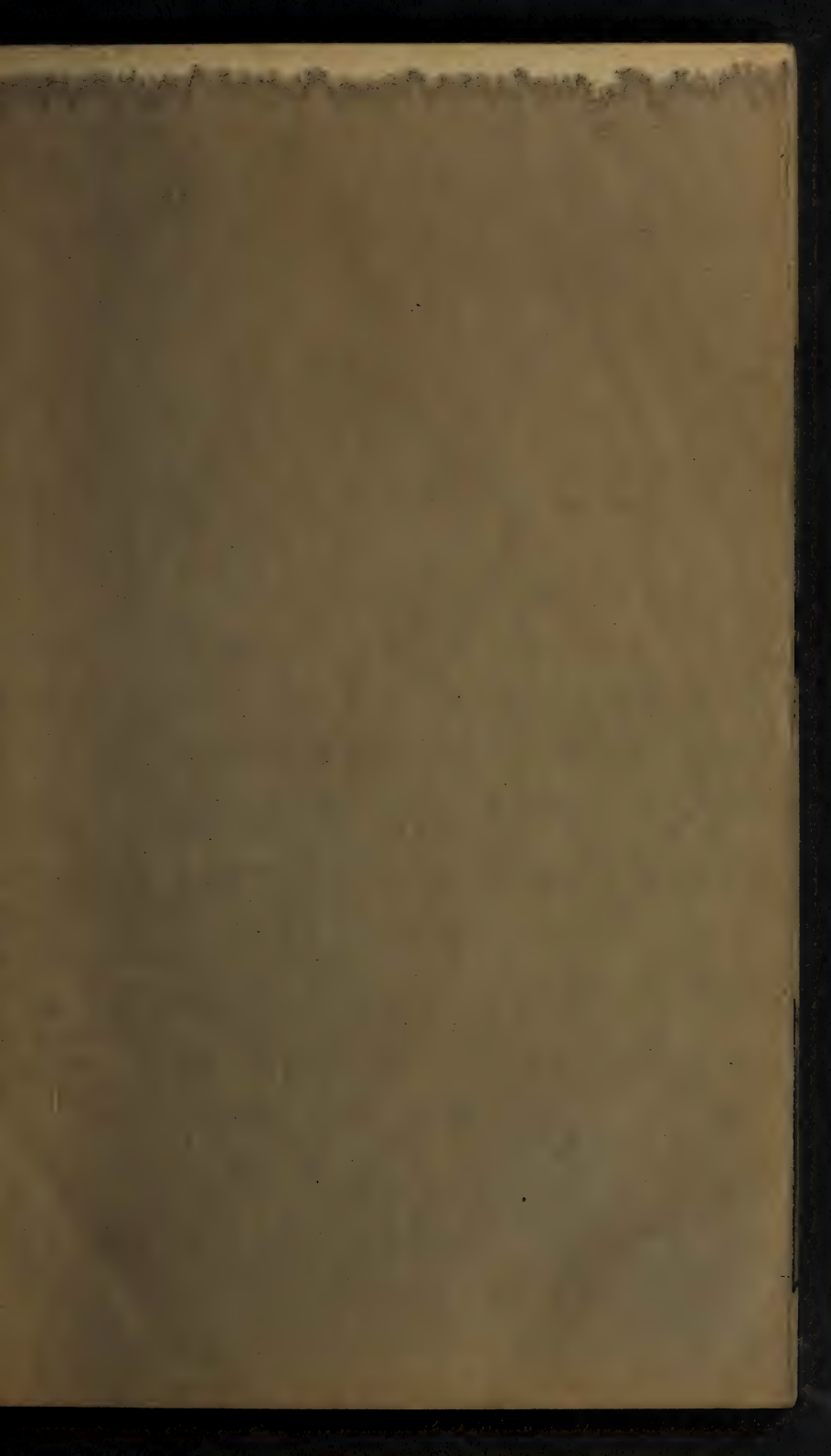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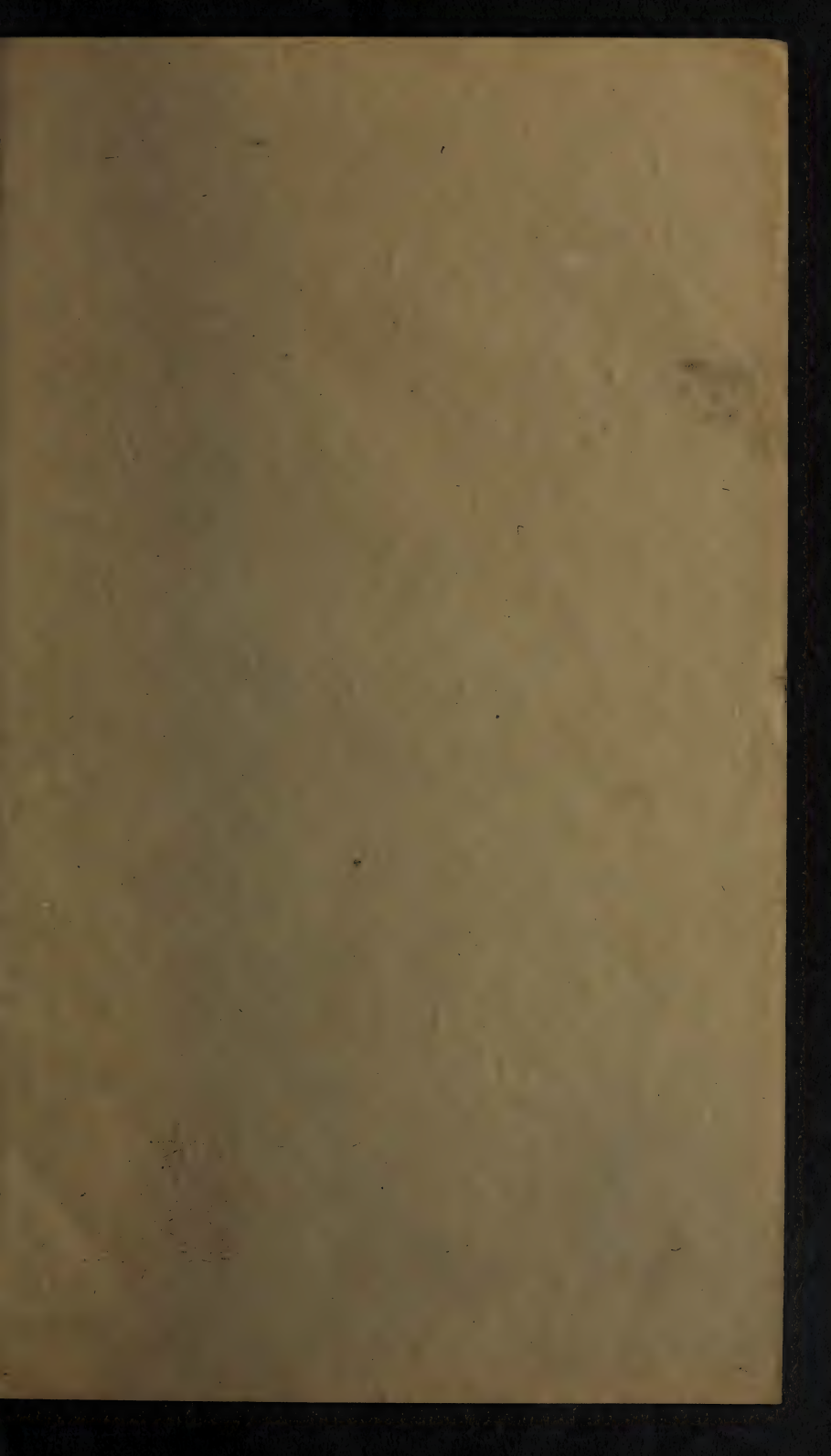






定本墨子閒詁





墨子閒詁卷十四

瑞安孫詒讓



備城門第五十二自此至獲守凡二十篇皆論備城之法也畢云說文

云備慎也荀具也經典通用備為荀具之字此二

義俱通詒讓案五十二吳鈔本作五十四則前當

有兩闕篇未知是否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

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即

指以下數篇言之六十六事別本陰經作五十六

事今兵法諸篇闕者幾半文字復多掇互與李筌

所舉事數不相應所記器械名制錯雜舛悞無可

質證今依文詁釋略識辜較亦莫能得其詳也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畢

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畢云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

皆天子之國言世衰而諸侯畔天子也畢訓殷為盛

孫訓殷為中皆非案蘇說是也此蓋通稱王國為殷

周之國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商周之國謀失於智令

困於彼兼愛中篇引武王告泰山辭云以祗商夏周

初稱中國為殷周辭例正相類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

B  
128  
.M6  
S9  
v.6



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

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畢云臨一詩傳

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

下之名論讓案後有備高臨篇云積土爲高以臨我

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又備水

篇竝船爲臨備蛾傳篇有行臨然則臨乃水陸攻守

諸械以高臨下之通名不必臨車也臨聲轉作隆准

南子汜論訓云隆衝以攻又兵略訓云攻不待衝隆

雲梯而城拔高鉤畢云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

注云隆高也鉤畢云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

鉤蓋卽魯問篇所謂鉤距之鉤備穴篇云篇又有鐵鉤

謂施長鉤緣之以攻城管子兵法篇云篇又有鐵鉤

鉤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趙主父秦昭王令工施

鉤梯上潘吾及華山皆是也詩皇矣孔疏云鉤援一

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墨子

稱公輪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馬瑞辰云墨

子分鉤與梯爲二則鉤非卽雲梯明矣六韜軍用篇

有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梯長六尺以上千二百

枚蓋卽詩之鉤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

又申之曰所以鉤引上城者非謂鉤卽梯也正義失

之案馬衝畢云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轆陷

說是也衝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

輟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  
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  
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韓正字衝假音詒  
讓案詩皇矣孔疏又云墨子有備衝之篇今佚定八  
年左傳云主人焚衝杜注云衝戰車六韜軍用篇有  
武衝大扶胥疑即此戰國策齊策云云百尺之衝荀  
子彊國篇又有渠衝楊注云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  
車也韓非子八說篇云平城距衝疑即荀子之渠衝  
矣逸周書小明武篇云具行衝梯莊梯畢云梯四案  
子秋水篇云梁麗可以衝城亦即此梯畢云梯四案  
案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後有備埋畢云埋五一本  
梯篇通典有作雲梯法詳本篇埋作埋案當為堙  
俗加土說文云堙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  
典云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  
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  
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距闔也鑿地為道  
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建柱積薪於其柱間而燒  
之柱折櫓部城摧詒讓案土山亦見太白陰經攻城  
具篇左傳襄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杜注  
云堙土山也書費誓孔疏云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  
闕望城內謂之距堙孫子謀攻篇作距闔曹操注云  
距闔者踞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尉繚子兵教下  
篇云地狹而人眾者則築大堙以臨之蓋堙與高臨  
略同惟以堙池為異此書今本備堙無專篇而本篇



後文寇闢池一節蓋即備埋之法又舊備穴篇亦有

救闢池之文今移人本篇雜守篇又作煙闢埋煙聲

同字水後有備水篇穴後有備穴篇突後有備突篇

云城百步一突門乃守者所為疑突與穴略同但穴

為穴地突為穴城二者小異耳襄二五年左傳鄭

伐陳宵突陳城杜注云突穿也三國志魏明帝紀裴

松之注引魏略載諸葛亮攻陳倉為地突欲踰出於

城裏郝昭於內穿地橫截之則突空洞說文穴部云

亦穴地矣未聞其審畢云突八空洞空竅也淮南

子原道訓高注云洞通也史記大宛傳云徙其城下

水空以空其城集解徐廣曰空一作穴此空洞當亦

穴突之類其攻法之異同今蟻傳傳舊本作附道藏

篇佚無可攷畢云空洞九蟻傳本吳鈔本並作傳

今案傳乃傳之誤後有備蟻傳篇即此諸本作附字

通而與後篇目不相應今校改傳畢云蟻附十蟻同

蟻孫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注賁輜畢云蟻輜十

云使卒徐上城如蟻緣城殺士也賁輜畢云蟻輜十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

邑則有蟻輜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輿服

襍事曰積糧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

城下說文云輜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

作輜輜輜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子又作粉輜通典

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育生牛皮蒙之下

可藏十人墮墮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  
所不能敗謂之輶輶車案畢引六韜據御覽文多譌  
挽今據軍略篇校正通典本太白陰經孫子謀攻篇  
云攻城之法脩櫓輶輶曹注云輶輶者其下四輪從  
中推之至城下也文選長楊賦李注引服虔云輶輶  
百二十步兵車可寢處說文車部云輶輶車也案備  
輶輶篇今佚後備水篇以軒車畢云軒車十二詒讓  
船爲輶輶與攻城之車異軒車案備軒篇今佚說文  
車部云軒曲輶藩車也彼謂卿大夫所乘車此攻城  
軒車未詳其制左宣十五年傳云登諸樓車杜注云  
車上望櫓此軒車疑卽樓車楚辭招魂王注云軒樓  
版也馬瑞辰云六韜軍用篇飛樓蓋卽墨子之軒車  
左傳之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  
巢車守器具推粟足推粟義難通推當爲樵之誤下云爲  
樵粟卽薪食也畢云薪樵挈又云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  
推粟言輶粟失之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  
此所以持也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蘇云持爲守字之訛非且守者雖善  
盧云此下當有而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舊本脫猶字  
君不用之五字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俞校以意改乎爲守  
則讀守者不能爲句



亦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

善而君尊用之蘇云尊用猶專用也俞然後可以守

也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厚上當有城字疑本作凡

圍譌為圍又移城字著之法上遂不可通後守法章

云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圍亦譌圍即其證

也蘇云厚上當壕池深以廣釋名釋道云城下道曰

脫垣墉二字非壕池深以廣壕起於壕凡池上必

人所翺翔祖駕之處也壕之義蓋起於壕凡池上必

有道也畢云玉篇云壕胡高切城壕也池舊本譌也

王引之云也當為池壕池深以廣為句其厚以高上

當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案王說是也今據

正畢云也字樓搯搯吳鈔本作搯畢云說文玉篇無

疑衍失之樓搯搯吳鈔本作搯畢云說文玉篇無

搯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洪頤煊謂搯即高磨

云搯當作搯通俗文欄檻謂之搯詒讓案搯當作

後文高磨磨亦即搯之誤但搯搯並當為脩古脩

循二字形近多互譌脩譌為循又譌為搯此即上文

城池修守備繕利繕吳鈔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畢

之義支舊作交以意改詒讓案此即上文守器具樵粟足

之義尉繚子守權篇云池深以廣城堅而厚土民備

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戰稱之此守法也人眾以選吏民和畢云民舊作

當有以字案此不必增以字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

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

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

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

也畢云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

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

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

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

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

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也

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論讓

案自凡守圍城之法以下一百十二字舊本錯在後

文長惟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其兩端三步一下今依

俞校移此顧校以此一百十二字及後文城下里中

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召三老左葆官中

者與計事得一百八十一字移著後此守術之數也



下非今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

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自此十四者具以下三十

在後文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下今依蘇俞校移

此俞云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

明大臣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無窮其為一事蓋大臣

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為

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十四事而言

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刀因誤作

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案此文固有譌然俞改

不宜上為宜其上則義仍未協且此云不宜上即管

子云此民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不字

必非誤竊疑當作則民死而不德其上矣死亦形近而譌

意德字通意字壞缺僅存直形與宜字尤相

似故譌蓋此語意全同管子但文略省耳

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畢云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

縣門不發杜注云縣門施於內城門又襄十年圍偃

陽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孔疏云縣門

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沈機

機而下之大白陰經云縣門縣木版以為重門

長二丈

沈疑當作浣淮南子齊俗訓浣準泰族訓作

管準浣管關字並通浣機即左傳疏所謂關

機也六韜軍用篇有轉關轆轤又疑沈當為沆之誤  
詳經說下篇沆與阬通下文云塹中深丈五阬即塹

也廣八尺蓋一扇之廣度為之兩相如謂門左右門扇數畢

門扇舊作間扇据令相接三寸說文戶部云扇扉也

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此門扇亦編木所為散文通也

施土扇上畢云舊土扇作土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

字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畢云說文廣比扇亦八尺

塹長以力為度俞云力字無義塹之末為之縣即縣

可容一人所門上縣客至客舊本譌容王引之云容

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所而誤客至謂敵入至

也蘇說同今據正據守篇作寇至義同月令孔諸門

疏云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

戶皆合鑿而慕孔畢本慕改幕云舊作慕据下文改

幕並即彼類此孔即彼竅亦即所謂鑿慕幕竝當作  
幕廣雅釋詁云幕覆也幕襍守作類則又幙之形誤



蓋鑿門爲孔竅而以物蒙覆之使外不得見孔竅也  
與備穴篇鑿連版令容矛略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云鑿門爲敵所逼先自鑿孔之改之下疑脫閒字蘇  
門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  
云孔字疑誤重禠守篇云寇至諸  
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與此合  
各爲二幕二一鑿  
而繫繩長四尺蘇云幕二之疑術雜守篇云各爲  
案蘇校是也此蓋言每門扇鑿二孔皆幕之一幕  
而更繫以繩蓋備牽挽以爲固也以上鑿幕門戶之  
法卽太白陰經之鑿門城四面四隅也城四面謂四正  
畢謂亦縣門之法非也  
風及考工記匠人賈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城高七  
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  
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是皆爲  
城隅高於城率二雉故匠人鄭注釋爲角浮思皆爲  
高磨斲王引之云磨當爲磨字書無斲字蓋斲字之  
說文之斲斲而義則不同磨斲蓋樓之異名也號令  
篇口他門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  
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二篇之意  
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卽此之高磨斲也洪謂卽上之  
樓斲据云斲當作斲廣雅釋詁斲磨也磨斲卽欄檻  
也俞云王說是也惟以爲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

字本云皆為高樓磨檣號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為高樓與此同義為高樓磨檣猶云夾為高樓也磨檣

即夾也案使重室子居方上舊本室下有乎字畢云疑衍王云方古其字案

畢校是也今據刪重室子謂貴家子也號令篇云富人重室之親又云使重室子方畢本皆作开今並從

王校作方畢云敵字假音候適畢云敵字假音視方畢云敵字假音能狀畢云敵字假音態畢云敵字假音能狀畢云敵字假音態畢云敵字假音

詳公孟篇畢云敵字假音候適畢云敵字假音視方畢云敵字假音能狀畢云敵字假音態畢云敵字假音能狀畢云敵字假音態畢云敵字假音

云態或與方進左右所移處蘇云進下失候斬為高

磨檣候適人為穴而來畢云穴舊作我亟使穴師選

適之法舊本亟作函畢本改木又迎作函王

本迎而穴之舊本亟作函畢本改木又迎作函王

篇亟急也選本當為選土隸書土字或作木因譌而

為本畢改本為木非匪當為迎草書字譌言敵人為

穴而來我急使穴師選善穴之土鑿穴而迎之也下

文云適人穴土急鄭城內穴方土直之又曰審知穴

之所在鑿穴迎之皆其證也案王校函改亟函改迎

是也今據正干祿字書匪通作迺故傳寫易譌本與

卒隸書亦相近後文城下樓卒率一步一人為之且

卒今本譌本可證王定為士之譌未知是否為之且

內弩以應之畢云且當為具詒讓案內弩即備穴之法





步一壘

壘疑當為壘孟子滕文公篇蓋歸反藁裡而掩之趙注云藁裡籠甬之屬可以取土者也

毛詩釋文引劉熙云藁盛土籠也釋文又云藁字或作櫟或作藁案櫟即櫟之省藁櫟之別體備蛾傳篇云土五步一母下二十畧畧亦即藁之省但彼文五

步而土母下二十畧則不止一藁矣疑此文當作五步有畧與下五

築有銑文例同五築有銑銑疑當作銑銑即夷也與

嶠夷史記說文並作銑國語齊語云惡金以鑄鉏夷斤櫟韋注云夷平也所以制平草地管子小匡篇云

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櫟尹知章注云夷鉏類也此作銑者形聲相近而誤畢引說文云銑鏹銑也案鏹

銑火齊也長斧柄長八尺此較彼長二尺故曰長斧非此義

六韜軍用篇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後文又云斧尿長三尺蓋皆斧柯之短

者也此亦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說文金部云鎌鏃五築所有

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六韜軍用篇云艾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

步一鬪畢說文斤部云斲斲也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

備蛾傳篇作斧方兩端難通備蛾傳篇說長椎無此

首長尺五寸



四字疑斧當為兌猶下大鉞云  
兌其兩末也此長惟亦十步一三步一自城四面四

三十字舊本錯在後五十二者十步而二下顧大鉞  
校移此今從之三步一似當屬下大鉞為句

前長尺此下至牆七步而一凡七百字舊本並錯入

鉞讀如麥秀鉞之鉞鄭司農云鉞鉞音義徒頂反論讓

說文云鉞銅鐵檠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論讓

案古兵器無名鉞者鉞疑前鉞之誤說交金部云鉞

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曠野草中方胸鉞矛千二百

具張鉞矛法高一尺五寸今本六韜亦誤鉞蚤長五

惟施氏講義本不誤後文別有連挺與此異蚤長五

寸說文又部云叉手足甲蚤即叉之借字今字兩鉞

通作爪蓋鉞未銳細如車輻及蓋弓之蚤也兩鉞

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如不平言置之必兩鉞平

等乃善若不平兌兩末畢云兌同銳詒讓案穴隊

則用之不利也兌兩末畢云兌同銳詒讓案穴隊

若衝隊隊又哀十三年越子伐吳為二隧杜注云隧道

也必審如攻隊之廣狹如當而令邪穿穴舊作雅

據下合穴廣必夷客隊毛詩出車傳云夷平疏束樹

文改合穴廣必夷客隊毛詩出車傳云夷平疏束樹

木合足以爲柴搏

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禮記月令鄭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

令東謂之柴周禮羽人百羽爲搏鄭注云搏羽數束名也又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鄭眾注云搏讀爲縛

一如瑱之縛謂卷縛革革而搏之鄭雅釋詁云縛束也此柴搏亦束聚樹木之名吳鈔本搏作搏後文積搏字

道藏本亦作搏 毋前面樹文冊部云毋今從畢校改說 長丈

七尺一以爲外面蓋以大樹相連貫植之於外而積柴搏於其內也 以柴搏

從橫施之從吳鈔本作縱 外面以強塗強塗謂以土之性強

禮草人上化之法有強槩鄭注云強堅者管子地員篇說五惑五纏之土潤澤而彊力皆所謂強土也

毋令土漏爲土疑當 令方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

上蓋積柴搏如城之高此亦當於 以柴木土稍杜之

畢云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數字云閉也以急爲故雅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爲數之假音

釋詁云 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

故事也 柴搏之上亦爲善塗方外令毋可燒拔也 以上爲柴



大城丈五為閨門依上文則大城高三丈五尺門之

小門故止高丈五尺與上塹深度同淮南子汜論訓

云夫醉者俯人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彼宮中小門

故高止七尺此城開小門度倍逾之畢云說文云閨

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詒讓案爾雅釋宮云宮

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閨此城廣四尺也亦一扇之廣度

間小門與宮中小門名同城廣四尺也亦一扇之廣度

尺此閨門為郭門此亦城之外門號合篇郭門在外

廣度半之為郭門有女郭與郭郭之門異郭門在外

為衡蓋橫木以兩木當門鑿方木維敷上堞敷與傳

繩穿鑿而繫之為斬縣梁斬塹之省呂氏春秋權勳

傳著城上堞也為斬縣梁篇云斬岸煙溪縣梁即於

塹上為之後云塞外酌穿疑即下斷城以板橋為連板

架之城塹以便往來下云木橋長三邪穿外以板次

丈六韜軍用篇有渡溝塹飛橋即此邪穿外以板次

之倚殺如城報正報當為執言板橋邪殺為之如城

之形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蓋為再重堞蘇云

執也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蓋為再重堞蘇云

誤案蘇鑿方開深丈五尺上鑿內外堞開為塹室以樵

說近是鑿方開深丈五尺上鑿內外堞開為塹室以樵

蘇云字寔也言以薪實之案室讀爲室聲同字通論語陽貨惡果敢而室者釋文引鄭注云魯讀室爲室偷蛾傳篇云室中以榆若蒸並以室可燒之以待適爲室蘇說非是爾雅釋言云室塞也畢云同敵詒讓案以上爲閨門郭門塹縣梁板橋內外堞之法令耳未詳或與襍守篇羊拾義同爾雅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陝而脩曲曰樓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堞與上內外廣丈二樓若合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疑當作佐守篇云籬石厲矢諸材器用皆謹部皆有積分數治裾諸治裾卽作薄也備薄之法備梯篇薄並作裾黃紹箕云裾當爲裾之譌釋名釋宮室籬以柴竹作之青徐之閒曰裾裾居也居於中也廣雅釋宮據也玉篇木部據藩落籬廣韻九魚據枯藩籬名說文無據卽裾之後出字案黃說是也廣雅以裾與藩籬落同訓地攔落卽羅落則裾亦卽藩地羅落之名六韜軍用篇說守城有天羅虎落漢書晁錯傳爲中周虎落顏注鄭氏云虎落者外藩也師古云以柴爲藩制並同蓋皆以延堞謂裾與柴木交互爲藩地也諸當爲者之段字延堞謂裾相連



屬

高六尺部廣四尺

依迎敵祠篇城上每步守者一人蓋卽每步爲一堞堞廣四尺

步各留二人爲旁之空闕此云部者謂城堞間守者所居立之分域號令篇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

當其隔部蓋亦皆爲兵弩簡格  
兵字舊脫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說文竹

部云簡所以盛弩也史記索隱引周  
成襍字云格歧閣也畢云簡同闕  
轉射機機長六

尺狸一尺  
狸道藏本作狸下同案狸狸之借字說文

狸備梯篇作狸段借字  
兩材合而爲之輻  
材舊本作枝

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互詳備穴篇輻亦卽備穴篇

之車輪輻也說文車部云輻臥車也非此義而別有

輻字云大車後壓也以此及備穴篇所說輻形制推

之似皆以重材爲鎮厭杜塞之用故以車輪等爲之

其字蓋當作輻前輻輻玉篇亦作輻輻是輻長二尺

其證也兩材謂木材亦合兩輪爲輻之類輻長二尺

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  
俞云此當作中鑿之爲  
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  
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襍守篇並云  
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並言夫長臂長  
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案此疑當作中鑿夫

二爲通臂臂長至桓諦釋此文輒蓋有跌有臂有桓  
跌足也臂橫材也桓直材也與渠荅制略同後文說  
渠云夫兩鑿中鑿夫二即兩鑿也夫與跌通即指鑿  
言之謂鑿夫之中爲二空以關射機之臂通臂蓋以  
一長木爲之猶後云通鳥夫旁爲兩直桓臂長接二  
之故又云臂長至桓也俞校增乙太多不可從

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舊本一令二字到今依道藏  
本吳鈔本乙正下句當云合

善射者佐之今本之字誤錯著善射下遂不可通一人皆勿離一人下有脫

幕云令一人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檀弓云三家視  
植謂之桓四植猶言

四楹也與戶植異植皆爲通鳥蘇云四植卽四柱  
鳥同碣柱下石也

詒讓案通鳥謂兩植同下高丈上九尺上云再重樓  
故上下高度

一鳥也鳥詳備穴篇同廣喪各丈六尺王云喪當爲表廣雅表長也案王  
校是也蘇云喪爲長字之誤非

皆爲寧畢云亭字詒讓案後  
文云城上百步一亭三十步一突九尺別有文

廣高之度此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王云  
表亦

當是長度也當爲表案王校是也蘇  
云表亦長字之誤非爲寧亦卽  
亭字城上爲攢火文選  
西都



賦李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太白陰經烽燧臺篇及  
通典兵守拒法並有火鑽又疑即備蛾傳篇之火梓  
也夫長以城高下為度夫疑矢之誤置火方末城上

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艾刈之借字國語齊

韋注云皆積參石蒺藜吳鈔本作藜洪云參石當是

刈鎌也書杜篤傳一卒舉礪千夫沈滯李賢注礪石也前書

城者下石擊賊曰礪案洪說是也蒺藜後文作疾犁

備穴篇又作蒺藜六韜軍用篇云木蒺藜去地二尺

五千二百具兩鐵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

二千具又軍略篇云設營壘則有行馬蒺藜本草陶

弘景注云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

而小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渠長丈六尺渠守城

敵路上亦呼疾藜言其凶傷也渠長丈六尺渠守城

繚子武議篇云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王引之云  
渠長丈六尺當作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  
日渠長丈五尺襍守篇曰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皆  
其證今本長丈下脫五尺廣丈四字則失其制矣案  
王引備城門夫長丈二尺舊作夫長丈無二尺二字  
篇即此文王校據下文改夫為矢王

引之云矢長丈當作矢長丈二尺備城門篇穰守篇  
並作矢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  
矣案夫當為跌之省王校改矢失之說詳後據增臂長六尺方  
狸者三尺樹渠母傳傳舊本謬五寸三丈畢云母傳同貫  
謂渠與渠相去五寸也備城門篇曰渠去渠五寸  
守篇曰樹渠母傳葉五寸葉與渠同皆其證今本傳  
作渠涉下渠字而謬五寸又謬作三丈則失其制矣  
畢改母為母讀與貫同大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藉莫通曲六兵六寸拒法  
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太白山陰經守城具篇說同說  
文中部云幔幕也帷在上曰幕則布幔當即此藉幕  
之遺制藉幕及下藉車義疑與備高臨篇技機藉之  
同藉長八尺廣七尺方木也蘇云木疑當作未案凡  
木亦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苴亦當為莫曲禮鄭注  
通上之詳後索方端適攻畢云適令一人下上之勿  
及經說下篇索方端適攻同敵令一人下上之勿  
離吳鈔本作一合人上下之勿離道藏本合一亦到  
蘇云離當為難之誤案勿離上下文屢見不誤



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當隊謂當攻

十五年傳云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隊隧通號合篇又

作當遂不用此數者當隧則所用多不定二十步一

備蛾傳篇云施縣障大數二十步

一攻隊所在六步一即此意也

城上三十步一

龍

龍字書無龍本作龍畢本作龍今從吳鈔本畢云唐宋

作龍龍龍皆字書所無畢疑龍字近是史記滑稽傳

云以龍龍為椽索隱引皇覽龍龍作龍突此龍當即

龍之誤說文火部云炷行龍也此龍

龍在城上為之以其火蓋即行龍也

持水者必以布

麻斗革盆持水舊本譌傳火斗譌什王云傳火當為

傳水火亦字之譌什當為斗即後所云持水麻斗革

盆救之也隸書斗字作什與什伍之什相似說文序

所云人持十為斗也斗與革盆皆所以持水案王說

是也今據正布麻斗蓋以布為器加以油漆可以挹

水者斗即料之借字說文木部云料勺也勺部云勺

所以挹取也喪大記云沃水用料革盆蓋以革為盆

可以盛水說文革部云鞣量物之鞣一曰抒井鞣古

以革徐鍇繫傳云抒井今言淘井鞣取泥之器案鞣

蓋即挹水之器

殆所謂革盆歟

十步一柄長八尺

謂麻斗之柄說文

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斗舊本並譌什末斗字又譌十俞云什十並斗字之

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案俞說是也蘇校同上斗字即料之段

字此革盆有柄以挈持又有料之容水其敝裕畢云料之容數則二斗以上至三斗不等也

云裕衣物饒也言敝衣物新布長六尺此蓋溼布亦以備火中

詒讓案裕疑裕字之誤拙拙拙之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詳城上十

步一鈇畢云舊从宀傳寫誤也說文水甌說文缶部云甌瓦器

左襄七年傳具纆缶杜注云缶汲器據容三石以上

下文則疑甌之誤畢云玉篇云甌同缶容三石以上

小大相雜小大舊本作大小今據道藏本吳鈔本乙

相雜與盆蠡各二財蘇云財當為具案蠡當即後文此文同

宀篇蘇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而使積燥處謂

校非城四面蘇云言陰雨不能舉火為乾飯以備也面當作而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

餐吳鈔本作滄說文食部云餐吞也或作滄廣雅釋



誤城內牒外謂內牒之置器備號令篇云為內牒內

外也上文有內牒外牒行棧置器備其土

殺沙礫鐵畢云殺礫省文說文皆為坏斗說文土部

燒土未令陶者為薄鉷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

三祕合束三祕無義疑當作彖施彖譌作堅為斗城

上隔吳鈔本作鬲案斗疑弋之誤後文說狗屍云其

大書版著棧棧交本為之不當刻末此疑當為代代

之其署隔棧亦即弋也後文云弋長七寸刻其末是

證其高丈二刻方一末蘇云一為閨門前見閨門兩扇令

可以各自閉也謂可閉救圍池者畢云圍以火與爭

鼓橐畢云舊作橐以意改案馮埴外內埴當為矩形

在女垣之外蓋垣牆之卑者漢書周繆傳顏注云馮

陪聲相近此馮垣亦言與女垣為陪貳也旗幟篇云

到馮垣到女垣號令篇云以柴為燔疑當為藩旗幟

女郭馮垣一人是其證以柴為燔篇先到藩後到

馮垣可證柴謂傳小木為之管子山國軌篇云握以

下為柴植公羊哀四年傳亡國之社撿其上而柴其

棚廣雅釋室云藩籬也蓋於馮垣外樹柴棧以為藩籬也下文云人居靈丁未詳疑榘三丈一火耳施之柴則不燔之可知靈丁之屬

火耳疑當作犬牙牙篆文作耳耳篆文作耳形近而誤後文說狗走云犬耳施之耳亦牙之誤犬牙施之言錯互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畢云內同納案上令相銜接也

內弩以應之此疑與彼同畢弩半弩疑當作柴為狗說未允內弩上下亦有挽文弩半涉上而誤

犀者環之狗犀疑即後文之牆七步而一畢云下有案以上救闔池之法疑備埋篇之佚文自大鈹以下七百字舊本錯入備文篇城壞或中人之下今依顧校移著救車火備蛾傳篇云車火燒門備梯篇作燾於此

上半相為烟矢射火城門上此謂敵射火攻城也烟近而誤為烟矢射火城門上矢當作標矢說文火部云標火飛也讀若標標誤作煙又從俗作烟遂不鑿可通孫子火攻篇云烟火必素具亦標火之誤

扇上為棧畢云說文云棧棚也詒讓案疑當作棧與作棧未塗之畢云涂字俗寫从土本棧以泥厚塗之敢輒改塗之作除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



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持水麻斗革盆救之本革舊

厚塗之防火箭飛火畢說非也升當為斗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為升草

草畢云麻一升草一益也王云草一益非救火所用盆當為革盆備穴篇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案

傳火當為持水什當為斗即所云持水麻斗革盆救之也革盆又見備蠅傳篇案王校是也門扇薄植畢

今據正王所引備穴篇文今移於前說文云構壁柱植皆鑿半尺蓋即鑿孔以琢弋然一

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不當云半尺疑有誤一

寸一琢弋琢舊本譌琢王引之云琢當為琢字本作聲是也通作琢周官壺琢氏注曰琢擊之是也琢弋

又見下文史記趙世家伐魏敗琢澤今本琢字亦誤作琢凡經傳中從豕從象之字多相亂案王校是也

今據正六韜軍用篇云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琢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俗本

六韜琢譌琢與此相類惟宋施子美講義本不誤弋長二寸舊本作尺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說文弋

太長後文亦云琢弋長七見一寸讓案即上文云寸畢云說文云織弋也此琢弋門上以持塗度不宜

亦云弋間六寸下文相去七寸之上云間一寸者謂一行

前後行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

去之數也下云垂水則不當各一垂水方言云鑿周洛韓鄭之

畢云垂此疑有誤文說火三石以上王云下火字義不

文云容斗以上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為容之壞字

無疑顧云火當作大蘇云垂所以盛水者火字衍或

即水字之訛案顧說亦通小大相雜火以上救車門植關必環銅植

門直木關持門橫木詳非儒篇說文金部云以銅金

錮鑄塞也畢云言局固之環與局音相近

若鐵鑠之畢云錮字疑衍說文云鑠鑠也此與鎔音

之誤下金字乃銅字偏旁之誤者備高臨篇云連弩機郭用銅門關再重鑠之以

鐵必堅義並難通形聲亦不相近畢校

未瑯竊疑梳並當為梳說文木部云梳充也也此梳關即謂鍵今之木鎖是也蓋門植關兩木橫

直交午之處別以木鎖控之以其橫互門閒故謂之

梳關下關字當是衍文二尺者梳關之長度淮南子

繆稱訓云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槩尋常房室之門槩止一尺此城門之槩故倍之若門



植與關則其長皆竟門必不止一二尺矣說文門部  
 云閉闔門也从門才所以距門也蓋才以十象植與  
 關橫直交午之形下一短畫則正象鍵橫梳關一覓  
 互之形參互審釋可見古鍵門之制矣  
 畢云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詒讓案管或  
 作莞與覓聲形俱近說苑君道篇楚莞莞呂氏春秋  
 長見篇莞莞作覓管即鎖也月令脩鍵閉慎管鑰鄭注  
 云鍵壯閉北也管鑰搏鍵器也孔疏以管鑰為鑰匙  
 鍵為鑰須二者不同通言之鎖亦謂之管鑰弓注鄭注  
 云管鑰也是又合管鑰為一此一覓與檀弓注義同  
 蓋於木鎖之外更加金鎖以為固故詳著之木鎖金  
 鎖同著於關植之上故爾雅釋宮郭注云植戶持鎖  
 植也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疑畢云貌及視關入桓淺  
 也  
 深入舊本譌人蘇云人當作入桓所以關也視其淺  
 深謹防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桓蓋門兩扉旁之  
 直木凡持門之木橫直相交而關又橫貫兩桓以為  
 固故視其入桓淺深恐其入淺則不固也畢云桓表  
 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錫椎變也已上言城關關  
 非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錫椎變也已上言城關關  
 鎖之法畢以為救城上二步一渠畢云高誘注淮南  
 車火之法非也  
 同塹案此渠乃守械以渠立程丈三尺工程當為程考  
 金木為之畢謂即塹謬

渠立程丈三尺  
 工程當為程考  
 工記輪人蓋

枉謂之程立程即渠之枉直立者也丈三尺當作冠

長十丈辟長六尺畢云前漢書注云墨子曰城上二

長六尺則丈當為長辟同臂案渠此篇及禩守篇凡

四見並不云長三尺漢書晁錯傳注引丈作長自是

今移前冠蓋渠之首臂其橫出之木也二步一答

畢云漢書注云蘇林廣九尺王云此當作二步一答

日渠荅鐵蒺藜也廣九尺荅廣九尺上文二步一

渠渠立程丈三尺與此文同一錯傳引此重荅字

則文不足意如洎注漢書鼃錯傳引此重荅字衰

十二尺畢云衰舊作表据前漢書注二步置連挺畢

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挺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

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挺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

上城敵人顧云挺當从手案此當從畢校後總舉守

城之備亦作挺从木太白陰經守城具篇說連挺與

通典長斧長椎各一物說文木部云椎擊槍二十枚

國語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鉏韋注云槍椿周置二步

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木兩端銳曰槍周置二步

中器之法禩守二步一木弩畢云通典守拒法云木弩



丈二尺徑七寸兩梢三寸絞車張之必射五十步以

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上及多為矢吳鈔本節母以竹箭楷趙據榆可當母

竹箭以楷趙據榆可母與無字通矢材以竹箭為佳

說文竹部云箭矢也爾雅釋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

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篠也書禹貢云惟箇簞楷釋

文引馬融云楷木名可以為箭方言云杠南楚之閒

謂之趙郭注云趙當作桃聲之轉也此趙或亦桃之

譌撰字書所無疑當為檣形近而誤檣柘之借字說

文木部云檣木出發鳩山山海經北山經作柘木廣

韻四十禡云柘檣同此謂即倉猝無竹箭則以它木

材為矢亦可母畢本作母蓋求齊鐵夫蓋當為益字

道藏本作母是也今據正蓋求齊鐵夫形之譌齊疑

當為齋同聲段借字鐵夫亦當為矢或云播以射

夫即鉄備穴篇有鐵鉄然與上下文不相應播以射

衛說文手部云播布也謂分布使眾射之畢云衛疑

之及櫛櫛欒從見後蓋亦攻守通用之器道藏本吳

法鈔本二字並从手下同畢云以上木弩之

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說苑辯物篇

鈞畢云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

千作中掘改案此見堅鐔傳注千並作十未知畢據

何母百盧云疑云母下百脫以亢疾犁周禮馬質鄭注云亢禦也

畢云此疾犁正字漢書注作疾黎黎非通典守壁皆可

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壁皆可

善方未詳畢云疑繕方論二步積苙畢本作筮云一

案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苙說文竹部云筮登無柄也

非守圍之械畢本非也苙當為苙之譌後文人擅苙

長五節是也彼五節當為五尺此長度倍之蓋苙東

韋為之有大小長短之異常時所擅用其小者其大

者則積之以備急猝夜戰之用故長度特倍於恒也

苙與苙形近故譌後文爵穴大容苙苙今本譌苙與

此亦相類舊本作苙艸形尙大一圍儀禮喪服鄭注

存畢校作筮失之彌遠矣

九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罍說文缶部云罍缶也蘇云

五十步而十是盛水有奚王云有奚下當有蠡字下

春注周官醫人曰瓢謂瓠蠡也瓠蠡奚蠡一聲之轉

蘇云奚下脫蠡字說文奚大腹也蠡音黎瓠瓠也漢

書東方朔傳以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

狗屍疑即上文之狗犀屍犀音近通用狗屍長三尺



喪以弟

畢云喪藏也案畢讀喪以弟爲句蓋以狗屍爲死狗故藏以爲然無當守園之用殆

非也今案

當讀喪以弟爲句然無當守園之用殆

因而致誤

狗屍蓋以木爲之而掩覆以茅所以誤敵

使陷擠不

得也 貧亦端而誤猶上文云長推斧其兩端斧

亦兌

之誤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搏舊本作搏道

據正搏

即束木之名 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

一竈竈有鐵鐮

畢云舊脫一竈字據太平御覽增鐮

大上小下

若甑曰甑讀若岑方言云甑大釜也一日鼎

自關而東

或謂之甑太平御覽引作鑊容石以上者

一容二石

以上爲湯 戒以爲湯畢云已上積石並

及持沙

母下千石 母減此言至少之數畢失其義

三十步

置坐候樓 畢云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

瞻視樓

出於堞四尺 畢云說文云堞城廣三尺廣四

尺

畢云當云下廣四尺俞云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

也下文言陞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板周三面

密傳之也蘇云傳即塗夏蓋亦上蘇云所以避日案顧

至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凡百二十五步一藉車畢云疑即

巢車巢藉音相近藉車必為鐵纂畢云說文云纂治

案畢說未塙詳前藉車必為鐵纂畢云說文云纂治

五十步一井屏王云畢斷五十步一井為句又云屏

得又言五十步一井此當以五十步一井屏為句下

文周垣之高八尺謂井屏之垣其謂井垣也旗幟篇

云其井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圍高丈是其證初學記

地部下引此正作五十步一井屏論讓案井屏即屏

廟非汲井也周禮宮人為其井匱鄭眾注云匱路廟

也旗幟篇圍字乃困之誤廟困不潔故以屏垣障蔽

之汲井有韓無屏亦不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

必為垣也詳旗幟篇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

俞云方者房之段字五十步置一房為守者入息之

所故必為關籥守之也尚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

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案俞說未塙方疑戶

字之誤下同後備穴篇云為之戶及關籥與此下文

略同可方尚必為關籥守之蘇云尚與上同五十步

以互證



積薪母下三百石善蒙塗母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

櫓 櫓

畢云舊  
从手非

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一面八尺後十

三尺

前後廣於前五尺

亦上稱議衰殺之畢云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

木樓樓廣前面九尺

此無後廣之  
高七尺樓鞠居站  
度疑有挽文

畢云勒疑吻帖疑字說文云帖屏牆也又或同帖  
漢書注如淳曰帖近邊欲墮之意案勒帖二字並字

書所無畢以姑爲姑近是以翰爲吻則無義疑翰當  
從左定九年傳載懿靈寢於其中孔疏引賈充上二

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左傳蔥靈卽函樞疑蔥有作  
輒者亦與函通樓輒卽樓函也或謂物當爲刪之爲

說文車部云輶兵車也後漢書出城十二尺吳鈔本作步

百步一井井十甕  
畢云舊作百步再冉十甕  
御覽收蘇云上既言五十步一井

則此一字或訛然太以木爲繫連蘇云繫連所以引

繫連疑當爲擊邊形近而誤  
水器容四斗到六斗者

蘇交星也合據王左傳襲九手家災蘭水器土柱

蘇林是也。批正。王作。羃力。全。完。參。能。刀。器。木。泚。

云益監

百步一積雜杆

說文禾部云稈禾莖也或作

一秉杆焉畢云一本作杆蘇云杆字誤

大二圍以上

者五十枚百步為櫓

畢云說文云櫓大盾也

櫓廣四尺高八尺

為衝術

衝術即上文之衝隊隊術一聲之轉禮記月

此下所為皆

百步為幽贖

俞云贖即寶字之誤其

以當衝遂

本從穴篆文穴字與隸書

肉字相似管子侈靡篇有鵠字即寫字之誤正與此

同可以為證詒讓案贖當為贖之誤說文阜部云贖

隸變形近易為與寶聲義並相近凡从阜从肉字

工記匠人竇其崇三尺鄭注云廣三尺高四尺者千

宮中水道幽贖猶言闇溝也

此為數太多疑非二百步一立樓立畢校改大云大

也或當為一之誤二百步一立樓舊作立据太平御

覽改王云畢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本御覽居處



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長二丈出樞五尺樞疑當作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也

之橫距出堞外者五尺也備高臨篇云臺城左右城出巨各二十尺拒巨並距之借字詳備高臨篇

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鬪四步者二丈四尺

也此言堞內地之廣度必如此乃俾倪廣三尺高二

尺五寸畢云說文云俾倪音義云二倉云俾倪城土小

垣也一云三倉作輓倪又作俾倪蘇云即睥睨

釋名云城上垣曰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一切也陞高

二尺五下文有寸字此亦當有說廣長各三尺遠廣

各六尺遠廣義不可通疑遠當為道謂城上下當陞

廣字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唐文選甘泉城上四隅童

賦李注引鄧展云唐道也則唐義亦通城上四隅童

異高五尺童異疑當為重婁與樓通備蛾傳篇云隅

為四尉舍焉尉蓋即下文所謂帛尉商子境內篇云

樓釋名云廷尉郡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

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

也畢云已上候樓井櫓樅木樓井襍杆櫓幽牘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

尺舊本說此字王據襍守篇補狸三尺畢云狸省文去堞五寸夫長丈

二尺畢云夫字俱未詳疑即扶字所以著手王云畢說非也夫當為矢隸書矢字或作去見漢泰山

都尉孔宙碑又作天見成陽令唐扶頌並與夫相似故譌作夫襍守篇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

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俞云畢王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為頡臤必以堅杖為夫

畢云夫同跌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跌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

不照耳襍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臂長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跌者視此案俞說是也

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疑當作內徑五寸此徑誤為後又衍長字遂不

可通備高臨篇說連弩車衡植左右皆圓內內徑四寸足相比例又上云門關薄植皆鑿半尺半尺即五

寸之徑也內柄古今字楚辭九辨云圓鑿而方柄兮夫兩鑿畢云兩舊作渠夫

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謂適相當也鑿渠鑿坎覆以瓦冬日

以畢云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夫當作矢下說城上之物有馬矢亦誤作夫寒疑塞之譌



皆待命言待命令而施之下文作若以瓦為坎此謂

以瓦為坎水甬亦云覆以瓦而待令長丈棄水者操表搖

之以告人慮五十步一廁畢云五下舊與下同圉畢

說文云圉廁也詒讓案上廁為城上之廁圉則城下

積不潔之處旗幟篇所謂民圉也蓋城上下廁異而

同之廁者畢云之往不得操畢云言不得有挾持城

上三十步一藉車蘇云上作五十步備穴當隊者不

用以上文校之此下城上五十步一道陞謂當道之

前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孔疑當

書相近而譌上文孔勇必重蘇屬下土字讀云孔

云樓斯循即此樓字之誤重土即重字之誤也當言五十步一樓

樓字之誤重土即重字之誤也當言五十步一樓

必再重即上文所云屬城為再重樓也今本樓再

外門發樓疑亦為縣門也左傳孔疏云縣門有寇則發機而下之後文縣梁又曰發梁亦其比

例左右渠之蘇云渠塹也所防踰越者為樓加藉幕畢云舊作幕以意改

詔讓案前作藉莫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母得有

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本也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盡

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畢云疑周道論讓案周道見後

舍量其州涂鄭眾注云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又考

工記匠人云環涂七軌杜子春注云環涂環城之道

此州道與州涂環涂義並略同百步一積薪母下三千石以上善塗

之薪舊本作藉王引之云積薪不知何物藉當為藉

善塗之者所以防火也上文云兩藉字而誤也積薪必

百石善蒙塗母令外火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彼

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之耳襍守篇亦曰塗積

薪者厚五寸已上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城

上十人一什長迎敵祠篇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

有什長二篇文異義同畢云通曲守拒法云城上屬

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屬



一吏士

疑為十

當

一帛尉

有譌挽疑當云百人一百尉

長又疑帛或當作亭篆文

二字形近畢云帛同伯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

高垣當作垣高論讓案疑

當作亭垣高即亭字之誤厚四尺為閨門兩扇此即

之門閨

令各可以自閉上開案後行棧內開亦作此字

門見前

詳

亭一尉

舊本挽一字王據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

後亭一帛尉矣蘇

故亭一帛尉矣蘇

厚舊本作有序二字畢云言以資格王云序亦當為

厚厚上當有重字人必重厚忠信然後可以任事故

口尉必取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號令篇曰葆衛必

取成卒有重厚者證今本厚作序序上又脫重字則義不

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說詳非攻下篇以上置

什長亭二舍其一井爨此即什長百尉所居舍也儀

灰康

吳鈔本康作糠俗字畢云說文云糠穀也此从米非

斲字假音通典守拒法有灰斲棟批馬矢案畢說未

塙杯當為秘之借字秘即稭也爾雅釋草云秬黑黍

秤一秤二米周禮春官敘官鄭注云秬如黑黍一秬  
二米詩大雅生民孔疏引周禮注秬作秠又引鄭志  
云秬卽皮其秬亦皮也是秬與秬字亦通說文木部  
云秬秬也檜檜也故墨子亦以秬與康批同舉也通  
典不知秬卽爲秬故以楚馬矢畢云舊作夫據太平  
易之與此書字不合也  
藏炙糠馬矢通典云  
擲之以昧敵目也  
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譖畢  
疑渠苔假音字譖與檐同淮南子汜論云渠檐以守  
高誘注云渠塹也一口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  
也檐檐所以禦矢也王云譖非苔之假音字渠譖與  
渠苔亦不同物畢說非也據高注前說以渠爲甲引吳語奉  
非檐類不得與檐並言之後說以渠爲甲引吳語奉  
文渠之甲猶爲近之今吳語作奉文犀之渠草注以  
渠爲盾是也盾與檐皆所以禦矢故並言之譖與檐  
字之誤齊策口百姓理檐蔽舉衡檐檐卽高注所  
云檐檐所以禦矢也故廣雅曰檐謂之檐檐與檐字  
異而義同案王說譖是也此書載渠制甚詳必非甲  
盾之名高韋說並非藉車前行棧後行樓疑卽上文  
是檐疑卽所謂藉幕藉車前行棧後行樓疑卽上文  
到劉後備穴篇又作劒與到形並相似詳耕柱篇誤作  
頡臯蘇云卽桔槔詒讓案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  
橋井上桿槔釋文作挈臯云依字作桔槔莊子



天地篇云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桿釋文云桿或作皋司馬李云枯桿也吳越

春秋句踐陰謀連挺長斧長椎前見長茲畢云茲疑外傳作頡橋

守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鎌案畢說非是長鎌已見前茲即鉞鉞也漢書樊噲傳贊雖有茲基顏注引張晏

云茲基鉞也國語魯語韋注云樽茲其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鉞茲其也說文木部云櫛斫也齊謂

之鉞鉞之省距疑即備穴篇飛衝即衝車韓非子八即鉞鉞之省距之鐵鉤鉞

者攻守縣口批屈縣下疑闕梁字縣梁見前批吳鈔通用之縣口批屈本作批前未詳顧校謂此下當接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一段今樓五十步一案彼乃上文錯簡顧說未瑯今不從

句堞下為爵穴畢云舊作內以意改王引之云下文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涉下文五十步一為句堞

衍蘇說同案王說非也此當讀樓五十步一為句堞而

下為爵穴又為句爵穴謂於城堞間為孔穴也後文

云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與此堞下為爵穴文足相

證三尺而一為薪皋疑即前頡皋二圍長四尺半必有

潔畢云當為挈案疑即前頡皋之頡瓦石重二升以

如畢說則與後文為薪樵挈義同

上王云升當爲斤隸書斤上畢云疑術城上沙畢云舊作

改以意五十步一積句竈置鐵鑕焉畢云舊作錯据同俱

沙同處上文說鐵鑕以爲湯及持沙故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

上善耿亦本耿疑聯之誤畢云言連其本亦舊作卞以意改名曰長從疑與

龍義同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母下五十此有說誤

下二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舊本復並譌後

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

復之復之即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

皆譌作後卒字又譌作辛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

與辛相案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

十盛水且用之方言云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

郊謂之食或謂之豐豐其通語也豐罌同史記韓信

傳以木罌罌渡軍是罌或瓦或木皆可以盛水也諸

篇說罌缶所容並以斗計此升疑亦斗之誤且用之

三字無義疑當作瓦罌大三字其讀當屬下以盛水



瓦罍大五斗以上者十字爲一句瓦與且大與之形  
並相近罍上从鼎與用亦略相類備穴篇瓦罍譌作  
月明與此亦可互證但舊五十二者十步而二蘇云  
本並同未敢輒改姑仍之  
字說當爲五斗者俞云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爲四  
古人書四字作三傳寫誤分爲兩二字遂移其一於  
上耳上十字當爲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  
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罍大者容  
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  
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  
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而十丁女  
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  
步而四與此數一律案五十二者十步而二當作五  
斗以上者十步而二大五斗以上者與上文容十斗  
以上者文例正同上字古文作二與二形近而譌又  
說以字遂不可通俞校以二爲衍文非也但十步而  
二卽五十步而十也此容量止得上之半則數不宜  
同或當從俞校作十步而四爲是耳又顧校以樓十  
步一至此一百二十六字爲上文夏蓋其上之下下稅  
文云當與言五十步次今案顧說可通然無由定其  
當次何句未敢輒移姑仍舊本又舊本此下有城四  
面四隅皆爲高磨礮云云凡二百三十二字顧俞兩  
校定爲上文稅簡並是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方左  
今依分爲二段移著於前

右前後如城上

葆吳鈔本作保字通此謂相保任也

城小人眾葆離鄉

老弱國中及也大城

也畢校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案也即古他字不必改說詳前

離鄉謂別鄉不與國邑相附者說文罷部云鄉國離

邑民所封也春秋縣露止雨篇云書十七縣八十離

鄉及都官吏葆亦與保通謂保守也淮南子時則訓

四鄙入保高注云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蘇云城

小人眾則不可守宜遣其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

老弱葆於國中及他大城編此蓋言先除附城寇在城下時換

吏卒署畢云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網屬詒讓案而母

換方養畢云糧也俞云畢說非是養即廩養之養宣

注曰炊亨者曰養案俞說是也吳子治兵篇云弱者

給廩養此言吏卒署雖時換而其廩養給使令者則

各有定署不得移養母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諸盆甕

畢云收舊作牧以意改詒讓案說文皿部云盆

城下

疑莠字

百步一積積五百

言五百箇城門內不



得有室為周官桓吏

畢云疑云周宮桓吏詒讓案疑當作為周宮植吏言城門之內

不得有室惟築周宮

置吏守之植即置之借字宮官

植桓並形近而誤備

穴篇云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周

宮者回環築都宮中

四尺為倪畢云陴倪也古只作

蓋但有房而無室也

此作倪者俗蘇云倪

上當挽俾字案畢蘇

以此為俾倪非也此倪當謂小

兒孟子梁惠王篇云

反其旄倪趙注云倪弱小繫倪

者也後漢守篇云

晚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

給事官府若舍此倪

即彼晚聲同字通彼五尺為年

十四以下已任署吏

此四尺又少於彼或亦合給事

周宮中與此下向有

挽文疑以上十六字或當在後

堂下周散道中應客

句上行棧內閉開即閉字疑當

四尺之童足任應賓

客也行棧內閉作閉王義之書

黃庭經閉字如此

二關一堞詳除城場外爾雅釋詁

作與開閭字異

謂城下周道旗幟篇云道廣三

十步於城下夾階者

各二也是也去池百步牆垣樹木

小大俱壞伐

俱吳鈔本作盡畢云除去之寇所從來

若昵道僎近

當作近僎僎與蹊字通釋名釋道云步

還僎於正道也

蓋正道為道閒道為僎昵近義同若

畢云說文云尼從

後近之僎即谿假音字失之

城場皆爲扈樓

皆舊本譌家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畢云禮記檀弓云母扈扈陸德明音

義云音戶

立竹箭天中

畢云天疑矢字案此竹箭當

之竹箭疑天中

守堂下爲大樓

謂守宮堂下中門之

此卽臺門之制

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

時召三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

漢書百官公卿表

教化後號令篇云三老守閭則邑中里閭亦置三老掌

管子水地篇云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史記滑稽

傳西門豹治鄴亦有三老漢書高祖紀漢二年舉民

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眾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

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復勿繇戍蓋亦放秦制爲之舊本在譌左宮譌官王

引之云左當爲在葆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

宮中者乃得爲侍吏是其證得下有挽文不可考各

本得下有自爲之柰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

篇之錯簡蘇云官當作宮王校同案王蘇校是也今

據正舊本此下有爲之柰何云云五十四字王俞兩

校定爲上文及備穴篇之錯簡是也今據分別移正

先當爲失屬上與計事得失爲行德計謀合乃入葆



德當為得古通用此冢上計事得失而言謂  
所行既得計謀又相合乃聽其入葆城也  
葆入守

無行城無離舍謂自外入葆者不諸守者審知卑城

淺池而錯守焉論語包咸注云錯置也錯守猶言置

謂交錯相更謂交錯相更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以上四字

代而守亦通舊本誤錯入葆守篇今審定與此上下文正相承接

移著於此卒歌疑鼓之誤兵法禁歌哭不當使卒

歌也末向有誤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釋名釋

壯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此城下不當隊者

則八人與下文城上城下當隊者人數並異四十人吳鈔本作四百誤畢云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

下樓卒率一步一人卒舊本譌本王云本當為卒謂

因譌而為本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

漢書游俠傳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竝譌作本案王

校是也今據正城下當為城上此言城上守樓及傳

堞者每步一人與上下文城下卒數不同上云城上

百步一樓則樓不得在城下明矣城上地陝故一步

止一人迎敵祠篇云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

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二十步二十人城小

百長亦城上每步一人之證

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

舊本作圍土云守圍二字

誤也守圍即守禦公輸篇子墨子守圍有餘淮南主

術篇瘖者可使守圍漢書賈誼傳守圍扞蔽之臣並

與守禦同案上

校是也今據正

客馮面而蛾傳之

畢云客舊作客以

案宕吳鈔本又作蕩非小爾雅廣言云

馮依也面謂城四面見上文非衍也

主人則先之

知畢云二主人利案此上下文疑皆備蛾傳篇之文

錯著

於此客適

疑當作客病

客攻以遂

畢云

十萬物之眾

物字疑衍畢云

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

一術隊

眾一本本作數

之轉皆謂攻城之道百舊本謬

今據吳鈔本正

蘇校是也

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

疑當作

廣五百步之隊可證

術百五

諸不盡百五步者

此即承上下術言之

主人

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

即上文之

丈夫千人

本舊



大令從王校改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畢云千皆當作凡

四千人舊作凡千人畢云當云四千人王引之云畢說非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

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為十而云

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

老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

文同矣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此城下當隊者備守之

卒十倍於前不當隊之數也商子兵守篇說守城分

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

軍與此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顧校移上文凡

法略同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守圍城之法至

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一段又城下里中

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時召三老在葆宮

中者與計事得一段著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

此下恐不塙今不從當術者不當攻隊者守事不城持出必為明填特當

即千人之將也見號令篇填疑當為旗形近而誤史記封禪書填星出如瓜索隱云填本亦作旗是其證

下並令吏民皆智知之王云此本作令吏民皆智知之

者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墨子書知字

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蘇云智當為習之誤案蘇說

亦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持亦當為將一

十人從人非方故人言非其故乃方積章也畢云乃

之誤上作填是填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

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案畢以乃為及是也餘皆失

之魏孝文帝弔比干文旗字作模故此譌作積前又

操旗章而非其所當建之形式也及非方旗章也言雖

及譌乃旗譌積又執非字遂不可通今本千人之將以

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道卒舊本誤率今據

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畢云當夫姦之

所生也不可不審也自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其左右

與前後文論守備器物數段者不同疑皆他篇文之

錯誤以先行德計謀合一段在雜守篇證之或故書

本皆在彼篇與王云各本此下有候望適人至穴十

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詒讓

案舊本此篇穴土之攻敗矣下又有斬艾與柴長尺

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字亦備穴篇文今並移

正城上為爵亢謂於城堞間為空穴小僅容爵也顧

云此以下是備高臨篇文釋技機藉



之也案顧說是也然未知下堞三尺廣六尺外蘇云此  
截至何句止姑仍其舊王引之云  
之法廣外則狹內令王引之云  
下母見上上見下也王引之云  
可通直當為莛字之誤也說文莛東葦燒也此云爵  
穴大容莛下云內莛爵穴中二文上下相應故知莛  
為莛之譌案王王引之云  
校是也蘇說同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  
畢云言視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王引之云自蓋  
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為疏數也隸書因字或  
作回與自相似而誤案適當讀如字言自稱地形為  
疏數必調適也備梯篇云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  
其中以適廣陝為度與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塞  
此適字義同畢王說非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塞  
為穿此言穿城外為塹而縣木為橋梁乃發以圍敵  
也若如今本作塞外塹則下不當云勿塹矣後文亦  
云去城門五步大塹之上為發梁與此可互證格即  
備戰傳篇之杜格旗幟篇之牲格也蓋於城外樹木  
為之以過敵人之傳城者或云格與落通城筵陝不  
六韜軍用篇漢書晁錯傳並有虎落即此城筵陝不  
可塹者勿塹舊本筵作筵王引之云筵字義不可通  
似而誤蘇云筵當與堦同地城上三十步一聳竈詳  
除也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畢云龔

人擅莛長五節

舊本人擅作入壇王引之云入壇二字義不可通入壇當

爲人擅擅讀曰揮說文揮提持也古通作擅人擅莛者人持一莛也備水篇曰臨三十人人擅弩又曰三十

十人共船亦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鞬督十人人擅苗是凡言人擅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擅壇字

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敵強篇云人操炬火炬卽莛之俗擅操義同長五節節非度名疑當作長

五尺節當爲卽屬下讀今本作節或尺卽二字合寫之誤

復鼓內莛爵冗中照外

蘇云內諸藉車皆鐵什畢云

錯音近說文云錯以金有所冒也諸藉車之柱長丈

讓案上文云藉車必爲鐵纂卽此七尺方狸者四尺

柱長丈七尺而狸者四尺則在上者丈三尺較下夫四分之三在上

爲微贏或長丈七尺七當爲六則於率正同下又云恒長丈二尺半

三丈五尺

夫跌馬頰長二尺八寸

說文頁部云頰面

兩頰骨表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

困困之借字說文

出之象

槩七也一日門柵也口部困古文作朱廣雅釋宮云

槩機闌朱也卽以古文困爲柵荀子大略篇云和之



壁井里之厥也晏子春秋襍上篇作井里之困困亦

車輪為柅者蓋失四分之三在上失當為夫亦藉車

夫長三尺依上文當作丈四二三在上當作四之三在上此

注之錯入正文者義疑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橫材旁出

三分內也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

不用言不及度治因以大車輪藉車柜長丈二尺半

柜即柜楹之柜與杜義同藉車蓋有四直木其二葬

者為柱二不葬者為柜上文柱長丈七尺葬者四尺

則不葬者丈三尺也此度胸五寸未詳如杜長當為

丈六尺則不葬者亦丈二尺柜贏五寸或為櫛以入

夫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復疑後之誤有疑左

水篇云城上為寇闌池來畢云闌疑當為衝或闌字

射儀疾佐之有救闌池之為作水甬水甬蓋漏水器月令角斗甬

交今移於前鄭注云甬今斛也中空可通者深四尺堅慕狸之畢本慕改幕云舊作慕以意改

前 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 瓦舊本作月畢以意改穴

鑿坎覆以瓦 是其證畢改月為 以木大圍長二尺四

分而早鑿之 早疑中之誤言鑿木中空之也上 置炭

火方中而合慕之 慕畢本亦改慕案當為幕謂 而以

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 備梯

疾黎投蓋亦 為機以投之 涿弋 涿以意改詒讓案代疑杙之誤

弋長七寸弋閒六寸 畢云弋舊作我以剡芥末 說文

剡也 銳狗走 畢云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曰狗走案畢

竊疑此本名狗棲 猶詩王風云雞棲棲聲又作狗屏

爾雅釋艸 瓠棲 詩衛風碩人作瓠屏可證棲或省

作妻與走形近故謫古蓋為闌棧以棲狗守城樹代

為藩似之故亦謂之狗 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

蚤爪同蓋剡犬耳施之 犬舊本誤大今據道藏本吳

銳其末詳前 鈔本正耳當為牙犬牙施之



謂錯互設之上文云靈丁三丈一犬牙施之犬牙亦  
誤作火耳與此義同以上並備闔池之法與上文錯  
入備穴篇救闔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  
池之文略同

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

挈爲人數畢云言卽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

之齒以記數也詒讓案挈與契字同十挈五挈謂刻契  
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爲

薪樵挈樵樵之俗集韻四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

力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力任蘇云吏當作使

使古字亦通此釋皆稱其任句義疑亦舊注錯入正  
文又雜守篇云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與此文

例相似疑此與彼數語當相屬或有錯簡也城中無食則爲大殺畢云殺

議案自子墨子曰至此一段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  
當在禡守篇斗食終歲三十六石之上而誤錯著於

此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此王引之云

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五  
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今本丈五尺譌作三

丈至下又挽泉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  
案王說是也上文亦云塹中深丈五  
施賊方中王引之云賊字義不可通  
賊當為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  
行樓說文棧棚也謂設棚於塹中  
上為發梁畢云梁橋也詒讓案巧  
之以以陷敵也詒讓上為發梁  
案賊疑亦代之誤也縣梁有機發  
可而機巧之巧蓋引之誤之比傳  
薪土顧云傳當作傳蘇校使可道  
行薪土如道以誘敵也同云傳義  
與敷同旁有溝壘母可踰越母吳  
鈔而出桃且比云疑桃達字旦達  
音之緩急王引之云當作而出桃  
戰且北敗也桃與挑同言出而挑  
戰且當作而出桃戰且北文曰適  
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備穴  
篇曰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  
逐且戰北言且戰北不可通畢改  
且為旦而以桃且為桃達言且戰  
北猶此言桃戰且北也今本脫戰  
字北字又譌作比則義不可通畢  
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大誤案王  
適人遂入人以意改引機發梁  
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畢云  
下

備高臨第五十三

吳鈔本作五十五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畢云適以臨

吾城周書大明武篇云高堙臨內日夜不解又云城

也薪土俱上以為羊黔畢云襍守作羊黔未詳其器

也也堙與上下兩城字為韻則作蒙櫓俱前櫓大盾詳

謂敵蒙大盾以蔽矢會遂屬之城國語晉語韋注云屬

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之守邪

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舊本挽之守邪羊黔五字畢注

之守邪雲梯者重器也力動移是難備梯篇曰問雲梯

問娥傳之守邪娥傳者將之拙者也皆與此文同一

今本脫之守邪羊黔五字則文足以勞卒王云本當

為卒是也今從之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

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臺城即行城也下備梯篇說行

城亦云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與

此制同巨當為距之段字說文足部云距雞距也儀  
禮少牢饋食禮俎拒鄭注云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  
脛中當橫節也此行城編連大本橫出  
兩旁故亦謂之距蓋與俎距義略同  
行城三十尺

強弩之技機藉之此有挽誤當作強弩射之校機藉

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技備梯篇又作披並形之誤  
校機疑即備穴篇之鐵校然其形制未詳藉當讀為

竿聲近段借說文矛部藉讀若竿即其例也  
說文竹部云竿迫也謂發機厭竿殺敵也  
奇器口

口之疑畢以奇屬上讀云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臨以

連弩之車備下舊本有矣字畢讀備矣句云備同備

矣而衍備臨以連弩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

臨也備蛾傳篇然則蛾傳之攻敗矣下云備蛾傳為

縣脾猶此云備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為句則

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不成義矣案王說是也今據

刪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陳音說弩射云夫射之  
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六韜軍用篇有絞車連弩又  
有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淮南子汜論訓云  
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高注云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  
之以刀著左右為機關發之日銷車文選閒居賦材

李注引漢書音義張晏云連弩三十索共一臂材



大方一方一尺舊本材作杖俞云杖當作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文云以材大圍五寸

蘇云方一誤重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俞云既為兩軸不

古三四字皆積輪居筐中筐疑謂車闌亦即車箱詩

車闌謂之筐猶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旁二植則左

車笮謂之筐與左右有衡植衡吳鈔本衡植左右皆圍

云樓四植內內柄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縛當以弦鉤弦

此義難通上弦字疑當作距即弩牙釋名釋兵云弩鉤弦

距誤作強與此相類距即弩牙釋名釋兵云弩鉤弦

者曰牙似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即下文之橫

齒牙也部云弩弓有臂者也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

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

臂為道路筐高八尺四尺也後稷守篇說輶車板箱

通所使也亦高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同當為

釋兵云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含括之口曰機言

如機之巧也亦言為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吳越

春秋云郭為方城守臣子也一石三十鈞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然則弩

機用銅凡五鈞為斤百五十也引弦鹿長如吳鈔本無長字畢云奴

當作鹿盧收云以磨鹿卷收筐大三圍半謂筐材圓左右有鈞距

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鈞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

尺鈞舊本作銅王云銅距當為鈞距字之誤也鈞距

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蚤爪同謂臂端刺有距亦謂

旁枝如鷄距也見上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管子禁藏篇

表也謂為有詘勝畢云即通典屈勝梯詒讓案亦見

表以發弩服虔注云蓋杠皆有屈勝可上下屈伸也屈詘字通

勝伸亦一聲之轉通志氏族畧申屠氏音轉作勝屠

氏是其例也今俗本陰經通可上下為武重一石武

典漢書注勝或作膝並非徑一寸五分有奇材大小似非

也上疑誤以材大圍五寸圍五寸以圓周求徑率算之止

二圍以上此疑亦當云以材大五圍寸字衍矢長十



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如不當重疑衍戈當爲

云雉者繁射飛鳥也詩鄭風女目鷄鳴孔疏云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周禮司弓矢云雉孔疏云以繩

諸弋射鄭注謂弗矢弩所用此矢蓋卽弗矢之屬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繳係雉仰射高鳥謂之弋

射以磨鹿卷收磨鹿吳鈔本作磨鹿不成字道藏本

舊作牧以意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磨鹿當爲磨鹿

上文云備臨以連弩之車則此謂車上之磨鹿轉之

以收繩者也故曰以磨鹿卷收磨鹿猶鹿盧語之轉

耳方言曰羅車趙魏之閒謂之輓輓廣雅曰羅車謂

之麻鹿並字異而義同案王說是也六韜軍用篇有

轉關輓輓此卷收卽冢上矢端著繩而言古弋射蓋

亦用此國策楚策云弋者修其

莽盧治其燿繳盧亦卽鹿盧也

無數出人六十枚出疑當作矢此謂大矢也用小矢無留疑數十

人主此車遂具寇具當作見寇舉一烽爲高樓以射道

疑當作適城上以荅畢云荅卽卞也音之緩急說文無幟

備城門篇羅疑當作案案羅一聲之矢云通典典守

拒法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  
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閣  
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氍毹置弩手五人  
備乾糧水火詒讓案通典本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畢云胼省面目

黧黑畢云黎字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

畢云其乃管酒塊脯塊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槐畢云

甚字字假音詒讓案此疑當作澄酒搏脯澄省作登與管

形近而誤搏與槐塊形亦相以春秋繁露求雨篇云

清酒搏脯澄即清搏即脯也釋名釋飲食云搏迫也

薄豚肉迫著物使燥也說文肉部云搏薄脯搏之屋

也上寄于大山非攻中篇大山即泰山此疑味菜坐之

畢云當為茅蒸味音同茅案畢說非也味菜當讀為  
滅茅晏子春秋諫下篇云晏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  
後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  
莫席而子獨舉草而坐之何也味茅猶言滅葭亦即  
舉茅而坐之也味當作昧與滅古音相近左氏隱元  
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公羊作昧即其比例說



文手部云械批也批粹也滅亦即械之借字若然味

茅卽是薙械茅草古書矛字或提作柔宋本淮南子

汎論訓云槽柔無擊說苑說叢篇云言人之惡以樵

痛於柔戟並以柔爲矛故此茅字亦作柔矣

禽子畢云當云以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言自關而西

哀之乃管酒槐脯云云殊無譙讓之意焦蓋醢之借

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酢曰醢故上文言酒脯

禽子再拜而嘆吳鈔本作歎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畢云亦

字之誤案亦字自通不必改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

曰姑亡姑亡姑亡言姑無問守古有術者內不親

民外不約治呂氏春秋本味篇以少閒眾以弱輕強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方慎之恐爲身薑畢云同僵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眾而勇煙

資吾池

王云煙當爲堙堙塞也備穴篇救闔池者闔

皆塞也堙煙填資亦皆字之誤俞云王氏讀煙爲堙

是也惟資字尚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茨淮南子秦族

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填滿之也是茨  
與堙同義古茨字或作資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  
茨本作資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即資字而省耳說  
文土部塗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塗通案俞說是也梯  
臨之攻蓋皆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木為床下置六輪  
兼用堙法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枕枕相去有  
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  
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攻備已具武士  
梯蓋其遺法大白陰經攻城具篇同又多爭上吾城  
畢云上舊作土為之柰何畢云池施  
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守邪守舊本闕王云此當作問  
守道又曰願遂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穴土之守邪  
備蛾傳篇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葆守篇曰子問羊圻  
之守邪皆其證今脫守字則文不據補雲梯者重器也亦  
成義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雲梯者重器也亦  
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方中俞云相見  
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畢  
見疑間字是其例也舊作慕母廣方處畢云度幕  
以意改母廣方處為韻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



謂高出於城上備高臨篇云行城三上加堞廣十尺

左右出巨各二十尺巨疑必有一誤高廣如行城之法

前云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即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

樓相見以環其中以脫襍樓兩字上文云守為行城襍

城之法此繼言襍樓故省其為爵亢輝侃爵吳鈔本作雀同

文曰襍樓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熏史記呂后紀戚夫人

去眼輝耳亦以輝為熏爵亢輝侃蓋亦城間空穴之意

名明其小僅容爵鼠也侃畢本改鼠云舊作侃以意

改案侃即鼠之變體不必改詩幽風七月穹窒熏鼠

此與彼義同蓋以火煙熏穴以去鼠因之小施荅方

空穴亦謂之熏鼠矣備穴篇有侃穴亦即此施荅方

外畢云言施檐蓋之案荅機衝錢城王引之云錢字

棧字之誤衝見襍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

棧即此所謂棧也城即行城見上文詒讓案六韜發

啟篇云無衝機而廣與隊等雜方閒以鐫劍說文全

破木鐫也釋名釋用器云鐫鐫也有所鐫入也廣雅

釋言云鐫鑿也劔與鐫異用並舉殊不倫疑當為斷

斷備穴篇亦謂劍可證斷持衝十人此城內之衝以

使十人執劍五人劍亦疑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

持之案按同爾雅釋詁云按止也謂止目注視欲其審

適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

日則射快許注云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以鼓發

準也此案目疑與金目義同畢云適同敵以鼓發

之夾而射之重而射之疑挽披機藉之披機當從備蛾

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畢云太平御覽引繁作

俗書灰字作灰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

皆細碎之物炭則非其類矣禠守篇亦誤作炭太平

御覽兵部五十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

五引此正作灰畢云故慮為韻蘇云言若此

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兵貴神速久則變矣

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為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畢云

施劍方面劍亦疑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

之行堞施斷蓋可以備城門霽亢三尺而一篇說同蒺藜投

破梯而不能當衝備城門



畢云據衛城必遂而立疑當作必以車推引之裾城

外裾上當有置字畢云裾城外四字下裾字俱作薄詒讓案

裾當為裾之譌詳衛城門篇下並同蓋於城外別植木為薄以爲藩柵也去城十尺裾厚

十尺伐裾畢云備蛾傳此小大盡本斷之畢云本備

以十尺爲傳畢云備蛾傳作斷此傳字當為劓之雜

而深埋之堅築畢云備蛾傳作母使可拔二十步一

殺殺蓋擁裾左右橫出爲之置裾如城之廣表二十

殺步則爲之殺如備穴篇置穴十步則擁穴左右爲

也殺有一鬲鬲備蛾傳篇作墟案當與隔通號令篇

以藏守圍之人及器具鬲厚十尺與裾殺有兩門蓋

又爲門以備出擊敵也厚同殺有兩門內

重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弗築令易拔施下疑

城希裾門而直築畢云備蛾傳作置搗王引之云城

築與楊同言城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楊也備蛾傳篇

成義案王說是也望裾門而置楬者所以爲識別以便出擊敵也縣火四尺一鉤櫟

說文木部云櫟弋也鉤一竈字据備蛾傳增案畢本說門字今據令適人盡舊脫

吳鈔本道藏本補備蛾傳篇亦有門字令適人盡

入輝火燒門畢云輝備蛾傳作車詒讓案輝亦讀爲

熏之縣火次之出載而立說文車部云載力廣終隊

兩載之閒一火畢云閒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据備皆

立而待鼓而然火舊本待譌持然作燃畢云備蛾傳

然此義較長不必改從彼說文云燃執也王云此當

依備蛾傳篇作皆立而待鼓而然火謂燒門之人皆

待鼓音而然火也畢謂持燃二字不必改又訓燃爲

執皆非也既執火則不能又持鼓矣案王說是也今

據即具發之具與俱通備適人除火而復攻王引之

義不可通除當爲辟辟與避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

敵入避火而復攻城也隸書辟字或作辟見漢益州

大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及益州大守高頤碑與除



謂敵屏除城上所下之火左昭十八年傳云  
振除火災備蛾傳篇作辟義同王說未塙 縣火復

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我死土 畢云舊挽土

增 左右出穴門擊遺師 畢云猶言餘師蘇云遺蓋潰

疑當為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 王引之云

遁之誤 賁當為者字之誤也隸書者賁二字相似說見

可通賁當為者字之誤也 隸書者賁二字相似說見

天志篇者與諸同秦詛楚文者侯即諸侯泰山刻石

孝悌鹽鐵論散不足篇者生無易由言漢書武五子

傳其者寡人之不及與並以者為諸上文已令死士

出擊矣故諸士及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即可勝

敵也號令篇有諸人士又云諸吏卒民案賁字不誤

賁與虎賁義同宋書百官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

虎之奔走也風俗通義正失篇云 又聽城鼓之音而

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是其義也 入因素出兵施伏 畢校改素為數云舊數作素伏作

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夜半

為數則義不可通備蛾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 城上四面鼓噪 畢云說文云譟

城上四面鼓噪 畢云說文云譟 適人必或 畢云有

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以號相得謂口為號也號

六韜金鼓篇云以若此畢云舊作則雲梯之攻敗矣號相命勿令乏音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詳備城門篇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

城地中徧下此當作城令耳方內畢云耳疑瓦字蘇

故曰甌牝瓦仰蓋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謂瓦溝詒

讓案耳疑當為巨篆文相近即渠之省此與備城門

篇令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畢云通典守拒法云

耳異步為一井井之內潛置則瓦井中畢云則視外水深

丈以上鑿城內水耳耳亦當為巨即水渠並船以為

十臨畢云言方舟以臨三十人戰國策楚策云舫船

此一船止三人擅弩計四有方方畢本作弓云擅與

十人與彼異揮同謂提持也說見備城門篇詒讓案備蛾傳篇云

令一人操二丈四矛誤作方則此方亦矛之誤有



疑當爲酋音近而誤韓非子八說篇云搢笏干戚不  
逮有方鐵銛有方亦酋之誤與此正同此文疑當  
云人擅弩什四酋矛或作什六人擅弩四酋矛什計  
艸書相近而誤號令篇云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  
六弩四兵蓋守法通率十人之中六人執弩主發四  
人執兵主擊刺此云什四酋矛即四兵也然則臨三  
十人蓋擅弩者十八人必善繕言勁也以船爲轆轤  
人擅矛者十二人與必善繕言勁也以船爲轆轤  
讀必善以船爲轆轤七字句畢讀恐非  
此與陸戰以車爲轆轤同詳備城門篇二十船爲一

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方二十人人擅有方

方畢本亦改弓王云有字疑衍案疑亦當作方十二

人人擅酋矛與上文什四酋矛文數正合今本十二

兩字誤到酋矛亦誤作有方劍甲鞬脊畢云說文云

遂不可通畢王兩校並未塙劍甲鞬脊鞬革履也晉

鞬字假音說文云鍍屬王引之云畢分鞬鞬爲二物

非也鞬鞬即兜鞬也兜鞬胄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

甲盾鞬鞬漢書楊雄傳鞬鞬生蟻蝨介胄被霑汗師

古曰鞬鞬即兜鞬也字亦作鞬鞬鞬漢書韓延壽傳被

甲鞬鞬十人人擅苗下八字舊本脫今據王校補案

皆其證十人人擅苗疑當作十八人人擅弩畢云苗

同茅山未塙先養材士爲異舍食方父母妻子以爲

質視水可決以臨轅輜決外隄城上為射儀畢本改儀云說

文云儀榦也言矢榦舊从手非今改案儀即表儀之

正字爾雅釋詁云儀榦也與說文義同然此下云疾

佐之則不得立表儀以射竊疑當為射機備城門篇

有作射機之法彼下文又云二十步一令善射者佐

之與此文亦可疾佐之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

互證畢校未塙疾佐之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

者載以弓弩揪纓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校而出

潛往斫營決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

遺法

### 備突第六十一 此篇前後疑有挽文

城百步 畢云後漢書注引無 一突門 此城內所為以備敵者六韜突戰篇

云百步一突 突門各為窰竈 窰竈詳後 竇入門四五

尺為方門上瓦屋 亦字吳鈔本無 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

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 亦舊本作其吳鈔本亦今據

校改 維置突門內 此即備城門篇之輜也凡輜皆以車輪為之而維以繩故備蛾傳篇



蘇云斬維而下之使度門廣狹狹俗字它篇並作蘇云維繫也陝此疑亦當同令之

入門中四五尺畢云之後漢書注引作人置窰竈畢云窰後漢書注引作窰非

門旁為橐畢云舊作橐下同据後漢書注改又韓非

充竈伏柴艾畢云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

則唐本寇即入下輪而塞之舊本輪誤輔畢云後漢書注引作輪王云輪字

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是其證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備城門篇說攻具十二穴在突前

也其舊也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古王校改適

守道云乃適之壞字今改正案備梯篇說穴土而入縛

柱施火縛舊本作縛以壞吾城商子境內篇云穴通

通典兵門說距闔謂鑿地為道行於城下攻城建柱

積薪於其柱圍而燒之柱折城摧即古穴攻法也

城壞或中人

此下舊本有大鋌前長尺云云七為之

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

以謹

王引之云自為之柰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舊本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

說同今據正以謹屬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

非常者

畢云言以所若彭有水濁非常者畢云水濁者穴土之

驗王云若猶與也彭與旁通

此穴土也急塹城內

畢云玉篇云塹同塹穴亦

土直之

畢云亦舊作內亦以意改穿井城內五步一

井傳城足

畢云傳舊作

高地丈五尺

畢云言視城足之高於地丈五

尺者穿之案此言高地則以下地得泉三尺而止

本

無下字王引之云當作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下地令

與高地對文今本脫下字案王校是也今據補

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固順義難通順

當作幘冥頁巾川隸書相近而誤說文巾部云幘幔也亦作幕廣雅釋詁云幕覆也固幘之以薄鞞革謂



以革堅覆罌口也文選馬旂督誅李注引作幕罌幕  
卽幕之誤李所舉雖非元文然可推校得其沿誤之  
由也畢云卽通典所云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也  
蘇云唐韻輅盧各切音洛說文云生革可以爲縷束  
也詒讓案薄輅革輅罌蓋與冒鼓相似呂氏春秋古  
樂篇云帝堯命質爲樂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彼置  
當作冥卽幕之段字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  
可證通典如鼓之說

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舊本鑿穴之穴譌作內王校改穴云篆文穴字作內  
因譌而爲內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畢云文選注引云  
若城外穿地來改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罌內  
井使聰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以薄甕內  
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改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甕內  
井中使聽聰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  
此微異通典守拒法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云各深  
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  
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  
之云云卽令陶者爲月明王引之云月明當爲瓦罌其法也  
以上是其證隸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長二尺  
明者罌之壞字耳案王校是也蘇校月字同  
五寸六圍王引之云六圍上當有大字中判之合而  
備城門篇木大二圍卽其證

施之穴中穴舊本譌內偃一畢云覆一下疑當接後

柱之外善周塗方傳柱者勿燒畢云亦傳以意改柱者

勿燒畢云四柱善塗方竇際縫也畢云勿令泄即下文云

也兩旁皆如此與穴俱前畢云允舊作內以意改詒

前猶下云令穴者與版俱前也讓案言為穴柱與鑿穴俱

四字並說穴柱與上下文不相豕疑當在後文無柱

與柱交者下然首尾文義亦不下迫地此文不屬疑

甚相接未敢輒移附識於此

覆一句蓋謂施壘置康若灰方中畢本灰作矢云康

穴中其下迫地也舊作疾以意改下同王引之云畢改非也疾乃灰之

誤非矢之誤備城門篇爨灰康祗即其證康灰皆細

碎之物故同置於穴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灰疾

本作疾二形相似又涉下文疾鼓橐而誤耳案王校

是也今勿滿句灰康長五竇五疑互之誤說文木部

據正言竟滿其竇猶下云戶內左右俱雜相如也襍猶市

有兩蒺藜皆長極其戶竇也即今竈字正文令答七

篇上穴內口為竈令如窰畢云說文云窰燒瓦令答七



八員艾

員卽九也論衡順鼓篇云一九之艾

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

淮南子本經訓云鼓橐吹唾高注云橐治鑪排橐也

穴且遇

畢云舊作愚据下改

以韻臯

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

畢云習舊作翟以意改

勿

令離竈口

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卽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

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韃袋鼓之卽其

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

陝吳鈔本作狹蘇云陝與狹同案陝正狹俗詳

備城門篇

令穴者與版俱前鑿方版令容矛

畢云舊作參

分方疏數

此言版上鑿空之數蘇云參與三同數讀爲促

令可以救竇穴則

遇

蘇云則以版當之

畢云版舊作攸以意改以矛救竇勿令塞

竇竇則塞引版而却

畢云引舊作弓以意改卻卻字俗寫案王改卻廣雅釋言云卻

退也過一竇而塞之

過王校作遇

鑿方竇通方煙煙通疾鼓

橐以熏之從穴內聽穴之左右

從舊本作徒畢以意改徙王引之云畢改

非也敵人穴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穴可徙不得言徙穴也徒當為從謂從穴內聽之也隸書從字作徙與徙相似而誤漢書王莽傳司恭司從司明司聰今本從譌作徙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穴下舊本挽之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急絕方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

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

畢

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王引之云自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舊本亦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以謹候望適人六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為備穴篇之文甚明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移正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疑有應寇句急穴句穴未得慎毋

追似言未得敵穴所在則勿出城追敵畢云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

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言穴廣與高等鑿如前讀如

為而言穴向前鑿也步下三尺謂每步則下三尺然所十步擁

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舊本重高字畢謂兩高字疑當為隔蘇云高字



疑誤重案道藏本吳鈔本竝無下高字是也今據刪

殺上疑當有為字此言凡穴直前十步則左右橫行

別為方十尺之穴謂之殺以備旁出也

備梯篇說置裾城外亦云二十步一殺

城畢云理同埋詒讓案備城門置板方上

聽畢云理此作理並聽之段字

步一井也蘇云井聽疑用掘若松為穴戶

誤創當作井五步一密即上文所謂

鼎古文從台者或兼從司省今所見彝器款識公姑

散始字作𠂔是其例也此掘字亦當從木說文木部

柎末端也此疑段為梓字說文梓楸也從木宰聲與

柎音同部得相通借墨書多古文此亦其一也蘇

云掘或桐字戶穴有兩蒺藜作穴當作戶內蒺藜藜

之訛非是

詳備城門篇

吳鈔本作藜皆長極方戶戶為環蓋著環以壘石外

塹吳鈔本作厚畢云塹即厚字說文云屋古文厚从

厚后土此又俗加案外厚義難通塹疑塹字之誤玉

篇土部及集韻十九鐸字並作塹蓋即郭之異文與

塹字別漢書尹賞傳云致令辟為郭顏注云郭謂四

周之內也此云壘石外塹亦謂壘石高七尺加堞方

為穴外周郭即下文云先壘窰壁也

上勿爲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

此皆備敵人之集

中勿爲陞階出入者繼而上下也

具鑪橐

畢云萬

橐以牛皮鑪有兩

甌以橋鼓之百十

畢云橋桔臯也詒讓案百千似言橋之重百上疑挽重字十當爲斤

斤譌作什又挽其偏旁耳下文可證

每亦熏四十什

亦畢本作刀道藏

文義審之此當作母下重四十斤

然炭杜之

畢云然

母每下亦重熏斤什並形近而誤

滿鑪而蓋之母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

乃吾字之訛下言吾穴是也

穴高若下不至吾穴

言客穴與內穴不正相直也

卽以伯鑿而求通之

伯吳鈔本作百疑當作倚倚邪也詳備城門篇言穴不正相直

則必邪鑿之乃可通也後文云內去竇尺邪鑿之

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

母逐

蘇云圍與禦同言與敵相持勿逐去之

且戰北

疑當作戰且北言戰而詳北以誘敵

使深入

以須鑪火之然也卽去而入壅穴殺

壅卽擁

穴中也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者也

有佩隄

畢云俱鼠字之誤案疑卽後鼠



穴然鼠字不當重畢說未塙下一字疑卽竄之異文  
變穴形爲阜耳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从鼠在穴中鼠  
竄猶云爲之戶及關籥獨順此亦謂殺也關籥當讀  
鼠穴矣爲之戶及關籥獨順爲管鑰管卽鎖鑰卽匙  
也與備城門篇門植關異說詳彼獨順義不可通鑿  
疑當爲繩帳二字屬關籥爲句繩從獨順義獨一  
相似史記倉公傳肝氣濁而靜集解徐廣云獨一作  
鼯此繩謠作獨與彼相類帳順二字此書亦多互譌  
前帳嬰帳字今本亦作順是其證也關籥繩帳以爲  
門戶啟閉繫蔽之用備城門篇云諸門戶皆令鑿而  
竅孔孔之各爲二幕一鑿而繫繩長四尺亦見襍守  
篇是繫繩幕鑿乃守門戶之恒制也或讀獨順屬下  
句失得往來行方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卽有人  
也斬艾與柴長尺畢云柴舊作此以意改詒讓案此  
以也爲他之以爲志皆其例也備突篇亦云充竈伏  
柴艾自斬艾與柴長尺至男女相半凡三百九十四  
字舊本錯入備城門篇畢本同王云以下多言鑿穴  
之事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爲止案王  
校甚是而未及移正蘇謂此錯文當截至諸作穴者  
五十人男女相半爲止是也本篇下文五十人三字  
前後文義不相屬卽錯簡之輒乃置窯竈中先壘窯  
迹未盡泯者也今據移著於此

壁迎穴為連

王引之云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之  
上文曰連版以穴高下廣狹為度是其

證

鑿井傳城足三丈一

上云五步一井六尺  
為步五步即三丈也視外之

廣狹而為鑿井慎勿失

句

城卑穴高從穴難畢云二

俱作內以意改蘇云  
言高下不相值也

鑿井城上

俞云城上無鑿井之  
理城上當作城內即

上文穿井城內之事  
詒讓案疑當作城下

為三四井內新新井中

斬當為  
之誤

畢云當  
為新

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

以上文校之審  
下之字疑衍

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材為夫

畢云同跌  
如足兩分

也舊本材作杖俞云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  
之堅者為頡臯之跌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以利

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以不潔十餘

石

畢云若糠  
矢之類

趣伏此井中

畢云伏舊作狀以意改趣  
同促詒讓案此當為柴上

文斬艾與柴柴亦作此備突篇亦以柴  
艾並舉故此下文云置艾其上皆可證

置艾乃上七

分七分義不可解疑當作七八員三字上文云  
穴內口為竈令容七八員艾是其證盆蓋



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韁韁韁同上

當有為字以車輪為韁猶備城門篇云兩材合而為之韁下文云以車兩走為蓋也韁即韁之別體文省

作蓋正字當作輓詳備城門篇畢云下文作蓋即蓋省文說文云蓋積也失之一束樵染麻

索塗中以束之染舊本作梁畢云疑梁字蘇云梁為染之誤染麻索以塗者所以避燒案

蘇說是也備城傳篇云染其索塗中今據正鐵鎖六韜軍用篇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又有環利

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此鐵鎖端亦有環與彼制合漢書王莽傳云以鐵鎖琅當其頸畢云當為瑱

說文無鎖字據縣正當寇穴口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鐵鎖長

三丈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桔槔縣鐵鎖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

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鑿聽端環一端鉤言鐵鎖有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

為環一端為鉤據通典說鐵鎖蓋以環繫於桔槔而鉤則以束柴葦焦草而燃之者也後文又有鐵鉤

鼠穴高七尺鼠畢本改鼠云舊作鼠以意改案前及備梯篇並作鼠宜從舊本鼠穴猶鼠穴

亦即備梯篇之熏鼠也五寸廣柱間也尺也疑亦七之誤謂穴牆兩旁各為柱其間

七尺二尺一柱此謂穴牆一邊柱下傳引許叔重云

楚人謂柱碣曰礎畢云張衡西京賦云雕楹二柱其

一員十一員十一義不可通下文兩言員士疑十一

為負土周禮豕人賈疏云隧道上有負土此為穴亦

為隧道故有負土蓋以板橫載而兩柱直樁之故云

二柱其一負兩柱同質畢云碩古字如此詒讓案此

通略同橫員士謂負土之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

無柱與柱交者似謂柱橫直相交然無字必誤上文

其附柱者云云三十四穴二窠皆為穴月屋王引之

字疑此下之錯簡詳前穴月屋當作皆為穴門上瓦屋謂於穴門上為瓦屋

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為窠竈竇入門四五尺為門

上瓦屋是其證隸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又

脫門上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為

置吏舍人各一人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舍人親近左

小史官必置水蓋以備飲塞穴門以車兩走畢云即車輪



篇作車兩輪備蛾傳篇亦云車兩走然車輪不當云走義未詳為蓋蓋亦即輜字畢云蓋省文失之

塗方上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入穴中四五尺維置

之此亦見備突篇案蘇校是也今據正當穴者客爭

伏門畢云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案道藏本客字不誤門疑門之誤轉而塞之為

窰容三員艾者畢云客舊作客以意改令方突入伏尺畢云亦

作亦突人以意改一本無伏尺二字詒讓案伏疑即

上文之密二字音近如必義必或作伏顏之推家訓

書證篇謂俗作密是其例伏傳突一旁畢云傳舊作付以意改以二橐守之

勿離穴矛畢云舊作內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此疑即後文所謂短矛

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未詳畢云舊凡矛字作予俱以意改內去寶

尺內亦當邪鑿之上穴當心方矛長七尺謂穴高則用長矛

穴中為環利率穴二六韜軍用篇亦有環利鐵鎖然其義未詳鑿井城上

疑亦當為下詳前俟方身井且通王云身者穿之壞字也隸書身字或作牙見漢處士

嚴發殘碑與穿字  
下半相似而誤  
居版上畢云居同倨案疑  
當如字畢說未塙而鑿方

一徧徧意改徧非下同  
徧徧之借字畢已而移版鑿一徧頡臯為兩夫

亦同而旁狸方植而數鉤方兩端數鉤義難通吳鈔  
本數作敷疑當讀

為傳謂傳著鉤於頡臯之兩端也方舊本數作敷疑當讀  
諸作冗者五

十人男女相半自斬艾與柴長尺至此三百九  
五十

人之贖字今本上文義不屬蓋即上文作穴者五十人  
刪去

耳攻內為傳士之口受六參蘇云士當作土口字  
誤蓋言器之盛土者

詒讓案內亦當為穴之誤傳疑當為傳備城門篇云

比傳薪土又或當作持此書凡言容儲物多云持備

城門篇云持水持沙此下文云持壘持醢皆是也備

城門文舊本錯入此篇者持水字又譌作傳火竊疑

此傳士亦當為持土之譌參疑當為案形近而誤備

城門篇參石即礪石可證彼篇又云五步一壘備蛾

傳篇云土五步一母下二十畧案畧壘壘

並即藁之段字藁盛土籠亦詳備城門篇約桌繩以

牛方下可提而與投蘇云桌繩麻繩也牛義未  
已則

詳疑糾字之誤與當作舉



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方中蘇云廡古文

見儀禮注方言云罍難穴難當為新二字形近古文

周魏之間謂之鬴下竝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疑當作取城外池脣

同什形近斬方穴當作塹亦內上文云急塹城內是深

而誤泉舊本誤作界王引之云界字文義不明界當

到泉為泉備城門篇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隸

書泉字或作泉見漢鄒陽令曹全碑界字作界見衛

尉卿衡方碑二形相似而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難近穴為鐵鈇說文金部云金與扶林長四尺疑當

作鈇枋枋柄通周禮財自足財舊本誤則據道藏本

太宰八柄外史作枋財自足吳鈔本正史記孝文紀

見馬遺財足索隱云財字與纔同漢書揚雄傳財足

以奉郊廟顏注云財讀為纔同管子度地篇云率部

校長官佐財足財自客即穴即若也畢云即就也非

足數適足不過多也亦穴而應之為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鉅與距通

篇所謂穴徹蘇云徹通也案蘇說是也畢以鉤客穴

宛鉅讀穴上屬云纔與穴等也非

者蘇云此言為短矛短道藏本短戟短弩矢蓋亦

短矢也方言云箭其三鑲長尺六者謂之飛李注引東

觀漢記光武作飛矢疑亦即飛也廣雅釋財自足

徹以鬪蘇云矛戟弩以金劍為難此義難通疑當作

書或作劉前魯問篇又譌作劉說文刀部劍籀文作

劍二形相近新譌難與前同說文斤部云斲斲也斲

其器之名斲即斲指其刃之故以金為之斲斲斲也斲

伐為用故通長五尺蓋并刃及尿之度後斧長為斲

畢云說文云斲斤斧穿也案經木尿廣雅釋詁云尿

典文凡以穿為孔者此字假音木尿柄也畢云說文

玉篇丑利切也尿有慮枚慮疑鑪之省說文金部云

齒若鑪錯枚未詳又疑慮枚以左客穴左佐古今字

當作鹿盧收見備高臨篇

字戒持罌容三十斗以上畢云容舊作客以意改詒

讓案上文錯入備城門篇



者云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斗舊本譌斤王云斤當為斗隸書斗字或作斤因譌而為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狸穴中畢云狸舊作丈一井五步一又云三丈一三丈即五步也此云丈一與彼不疑以聽穴者聲為今疑丈上當有三字而傳寫脫之疑當作善為傳埴即穴高八尺廣脫尺數善為傳置疑當作善為傳埴即柱者具全牛交橐畢云疑焚橐案畢校非也具全牛之義具全牛交橐交橐疑當作具鑪牛皮橐上云具鑪字偏旁金形之誤皮與交形亦相近皮及埴疑當瓦缶缶去形近俗書或增益偏旁作埴又譌作法遂不可通上文云鑪有兩頭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畢云鄭君注公倉大夫禮云藿豆葉也說文案蓋當為益此書益字多譌為益詳非命篇益陳霍及艾言多具此二物也蘇云蓋當如上文戒持罌之戒令也穴徹熏之以吳鈔本無以字案此當作以熏失之者遂疑為衍文而刪之耳上文說鐵鉤鉅云穴徹以鉤客穴者又說短矛等云穴徹以闢並與此文例同互證斧金為斫斫字斫亦即斧刃屎長三尺考工記車

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鄭注云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案此屎卽柯斫卽首也屎長三尺與彼制同六韜軍用篇亦云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衛穴四為

壘疑當為壘見衛穴四十屬四屬屬之省卽備城門篇

斧鋸鑿鐮吳鈔本作鑿畢云說文云鑿大鉏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鑿案六韜軍用篇云槩鑿刃

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但鐮似與鑿不同畢說未塙玉篇金部云鑿局虞切軍器也說文新附亦有此字鈕樹玉謂書顧命一人冕執瞿孔傳瞿戟屬

瞿卽鐮但此鐮與鑿類舉似非顧命之瞿疑卽韓詩之鍊鐮鍊一聲之轉詩幽風破斧毛詩傳云鑿屬日銜木屬日鍊釋文引韓詩云鍊鑿屬也財自

足為鐵校衛穴四引說文本部云校木四也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

校蓋鑄鐵為闌校以禦敵此為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

備鐵傳篇有校機疑卽此備城門篇云百步為

十丈半於度太高疑丈當作尺備城門篇云百步為

櫓櫓廣四尺高八尺廣與此同而高差二尺半彼蓋與疑當作大櫓小櫓下疑有說文蓋具橐

泉財自足以燭穴中蓋當亦益之誤道藏本作蓋則



蘇云稟臬可然以為燭

蓋持醢

蘇云據文義當作戒持醢醢或

詒讓案此亦當作益持醢蘇改蓋為戒非廣韻十二  
齊云醢俗作醢此醢即醢之誤下並同醢蓋可以禦  
煙春秋錄露郊語篇云人之言醢  
去煙今本解露醢作醢亦字之誤  
客即熏以救目救

目分方鑿穴

畢云鑿即鼓蘇  
云疑鑿字之訛

以益盛醢置穴中

蘇云

盆字

文盆母少四斗

文道藏本吳鈔本  
作丈今案當作大

即熏以自臨

醢上

自當及以泔目

畢云玉篇云泔大水也未詳俞  
云泔疑油之壞字詒讓案泔當

為酒說文水部云酒泔也西都舊文西  
作泔故譌作田形酒目即以西都舊文西

備蛾傳第六十三

子前備城門篇蛾作蟻俗蠅字孫

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周書大明武篇云俄傳

器槽俄亦蛾之誤畢云蛾同蠅說文云蠅蚍蜉也

蛾羅也又云蠅蠶化飛蟲也經典多  
借為蠅者音相近耳傳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

斷王云斷斬也號令篇曰不從令  
者斷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

以為浩程

畢云城  
程為韻

王云涵者法之誤言敵人蛾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  
以此為法程也呂氏春秋慎行篇曰後世以為法程  
說苑至公篇曰犯國法程漢書賈誼傳曰後世以為  
萬世法程篆書去字作忒缶字作缶二形相似隸書  
去字作去缶字作缶亦相似故從去從缶之字傳寫  
多誤案王說是也涵即俗法字隋鄧州舍利塔銘法  
作涵與涵略同呂斬城為基說文金部云鑿小鑿之省  
覽高注云程度也

掘下為室前上不止

畢云上舊作止以意改

後射既疾

畢云室疾為韻

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之

忿者也

忿舊本作忽洪云孫子謀攻篇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蛾傳即蟻附禮記蛾子時術之釋

文本或作蟻古字通用忽即忿字之譌案洪校是也今據正

守為行臨射之即高臨詳

前校機藉之

備穴篇有鐵校亦詳備高臨篇

擢之

舊本擢作擢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擢爪持也審校文義當以作擢為正

太汜迫之

太汜當為火湯備梯篇云

薪火水湯以濟之

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

備蛾傳為縣脾

畢云疑脾字

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



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為下磨車

磨當為磨周禮遂師鄭眾注云抱磨磨下

車也當即此下磨車亦即備高臨篇之磨鹿蓋縣重

物為機以利其上下皆用此車故周禮王葬以下棺

此下縣牌亦用之下轉徑尺六寸蘇云轉當作輪詒

云為之機亦即此也轉徑尺六寸讓案圓徑尺六寸

則其周四尺八寸強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畢云疑牙字案畢校

夷牙三尋鄭注云八尺日尋此即夷牙也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璫鈔

本作璫皆無鎖璫見前畢云說文無鎖字此璫數縣二脾

與璫皆無鎖璫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璫縣二脾

上衡數傳通謂鐵璫傳著縣繫縣脾之上衡也為之

機令有力四人上下之弗離離舊本作難俞云難乃

一旁以二橐守之弗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施縣

佐一人皆弗離並其證案俞校是也今據正

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

蘇云此言設縣

疏數視敵為之為累畢云當

荅廣從丈各二尺王引之云從

廣從丈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當為各丈言荅之廣

從各丈二尺也蘇說同案王校是也下文云荅廣丈

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索大徧之疑當作以大染其索

塗中為鐵鑲畢云据上文當為鉤其兩端之縣六韜軍用

篇云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客則蛾傳

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寸以上六百枚抄大皆救之作沙火當以

城燒荅以覆之連筵畢云義抄大皆救之抄大皆救之

車兩走即備城門篇之輜也車兩走即兩輪此及前

塞突門用車兩輪並以車兩輪為兩走備突篇云吏主

以木束之塗其上軸閒廣大以圉疑當作圍犯之有誤

其兩端畢云融未詳廣雅有種字云大也疑此即矜

釋詁云種刺也玉篇矛部云種刺矛也經典从矛字

或變从鹵爾雅釋詁矜苦也釋文矜作齡是其例也

融其兩端猶上云二以東輪以下疑徧徧塗其上蘇

徧字誤重詒讓案下徧字疑當作室中以榆若蒸室

編上云以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以待敵室亦作室

為室徧城門篇云室以熱可燒之以待敵室亦作室

說文艸部云蒸析麻中幹也周禮甸師鄭注云木大



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王引之云燒傳湯三字義不相屬燒下當有荅字而

今本脫之上文兩言燒荅是其證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荅案傳湯即以車兩走所作械名自可燒不必

增荅也王校未塙備突篇說輪輜並云維置之故必斬維乃可下也令勇士隨而擊之

以為勇士前行當作以勇士為前行號令城上輒塞

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錢杖長五尺說當作銳同聲段借字說文金部云

錢銳也代舊本作找王引之云找當為杙備城門篇曰杙間六寸刻其末此亦云刻其末為五行行間廣

三尺故知找為代之謬案大圉半以上云委環鐵杙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長三尺以上三百皆刻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狸

枚畢云圉疑圍皆刻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狸

三尺大耳樹之大耳疑犬牙之為連受長五尺說文

云受以杙殊人也誤見備城門篇為連受長五尺受部

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積竹八觚大十尺受不得

必有誤疑大十當作大寸十即寸之譌尺挺長二尺

當為大屬下讀備城門篇有大挺即此挺長二尺

畢云挺舊俱大六寸索長二尺即備城門篇之連挺

从手以意改凡連受連挺蓋皆以

索係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備城門篇長椎長六尺頭長尺斧柄

長六尺御覽兵部引備衛法用斧長六尺亦與此同備城門篇長斧柄長入尺此短二尺與彼異

刃必利皆葬字書無葬字疑當作皆築見備城門篇其一後未詳荅廣丈

二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

魚鱗三蘇云雜守云入柴勿積魚鱗簪畢注疑慘字假音竊謂此處三字亦慘字假音也案蘇說是也言為荅之法以本兩端相銜著其後行前有前

接以尺為度不可鱗次不相覆也當作後衡上下文有中央木繩一木疑當作大長二丈六

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蘇云會猶合也牒當為牒案說文片部云牒札也廣雅釋

器云牒版也謂以數暴乾畢云說文云暴晞也荅為格令風上

版塞壁隙蘇說非疑壞者疑壞謂未壞而先狸木十尺

下此亦未詳其義堞惡疑壞者疑其將壞也

一枚一此字疑衍節壞當作即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唐畢云

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爰即斲字慮字盧薄漢書

衍文案押未詳慮即盧字之誤衍畢校得之



王莽傳為銅薄櫨顏注云柱上枨也表八尺表疑表

畢云說文云櫨柱上枨也薄壁柱表八尺之誤疑表

云表當作長非廣七寸經尺一蘇云經徑同詒讓數施一擊

而下之擊疑即桔槔之桔詳備城門篇下為上下鈞

而斫之畢云說文云宋兩刃面也或从金或經一疑

作徑疑當作鈞上禾樓禾疑當作木備羅石羅疑

一尺鈞疑有說字禾樓城門篇有木樓羅石當作

索聲之轉索石即縣荅植內母植外謂縣於荅樓之

植即柱也杜格狸四尺杜格義難通疑當作杜格國

植格也杜杜形近而誤周禮雍氏鄭注云樓杜鄂也

矣釋文引李頤云削格羅落置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

鄂削格蓋皆并獲之名旗幟篇有杜格疑即此高者

十丈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蘇云兌而外內厚塗之蘇

外內疑當作內外或為前行行棧見備城縣荅隅為

作外向案外內無誤為前行行棧見備城縣荅隅為

樓樓必曲裏吳鈔本作禮蘇屬下土讀云曲裏土疑

再重二字之誤備穴云為再重樓是也

案曲裏卽再重之譌說詳土五步一母其二十畧

備城門篇土當屬下讀案字詒讓案土五步一蓋謂積土也母其二十畧疑當作母下二十畧此書其字多作亦與下形近故互

通用盛土籠也見備城門篇舊古字齊穴十尺一齊穴制

門下堞三尺廣其外堞舊本譌壞吳鈔本又譌壞蘇

校是也轉牖城上畢云牖卽傳字詒讓案字書無

今據正轉牖城上牖字與傳形聲並遠未詳其說

及散與池散疑當革盈見備城若轉疑當作若傳攻

卒擊其後煖失治煖當爲緩言不急車革火未詳此

上下文義不相屬疑有譌挽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蓋

城外植木爲藩蔽薄備梯篇作裾裾當爲裾之誤畢

云薄疑卽構字所謂壁柱黃紹箕云說文艸部薄林

薄也一日蠶薄荀子禮論篇楊倞注云薄器竹葦之

器此書所云裾蓋卽編木爲藩柅裾爲古聲孳生字

薄爲甫聲孳生字二字同部聲近義同案去城十尺

黃說是也亦詳前備城門篇畢說失之

薄厚十尺伐操之法畢云操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



為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母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壙

當作隔畢云方言云羹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案畢說非是

厚十尺畢云備梯云殺有殺有兩門門廣五步畢云

一門字据備梯增步備梯作尺詒讓案門不當有三丈之廣當从尺為是薄門板梯狸之

勿築畢云舊脫勿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王引

搗字義不可通搗當為揭字之誤也揭杙也希與睢

同望也言望薄門而立杙也備梯篇置揭杙作直架置

直揭架並通廣雅揭杙也爾雅雞棲於弋為架縣火四尺一椅當作機畢云

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畢云舊作車

火燒門車備梯篇作輝此疑縣火次之出載而立畢

舊脫出字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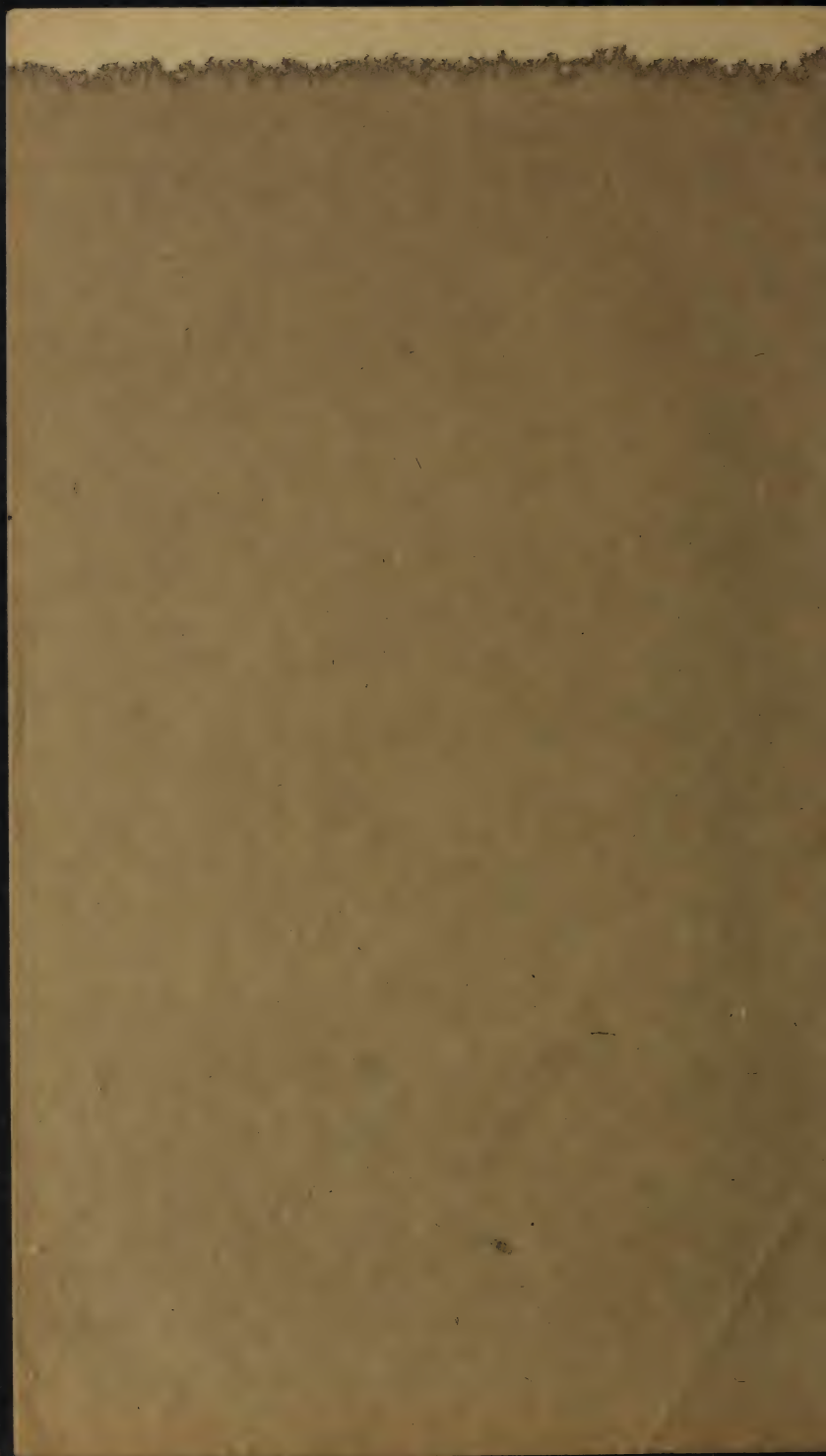
而然畢云待舊作侍以意改詒讓案舊本作燃俗字

今據吳鈔本正蘇讀待字句云鼓音上當有聽非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也小爾雅廣言云辟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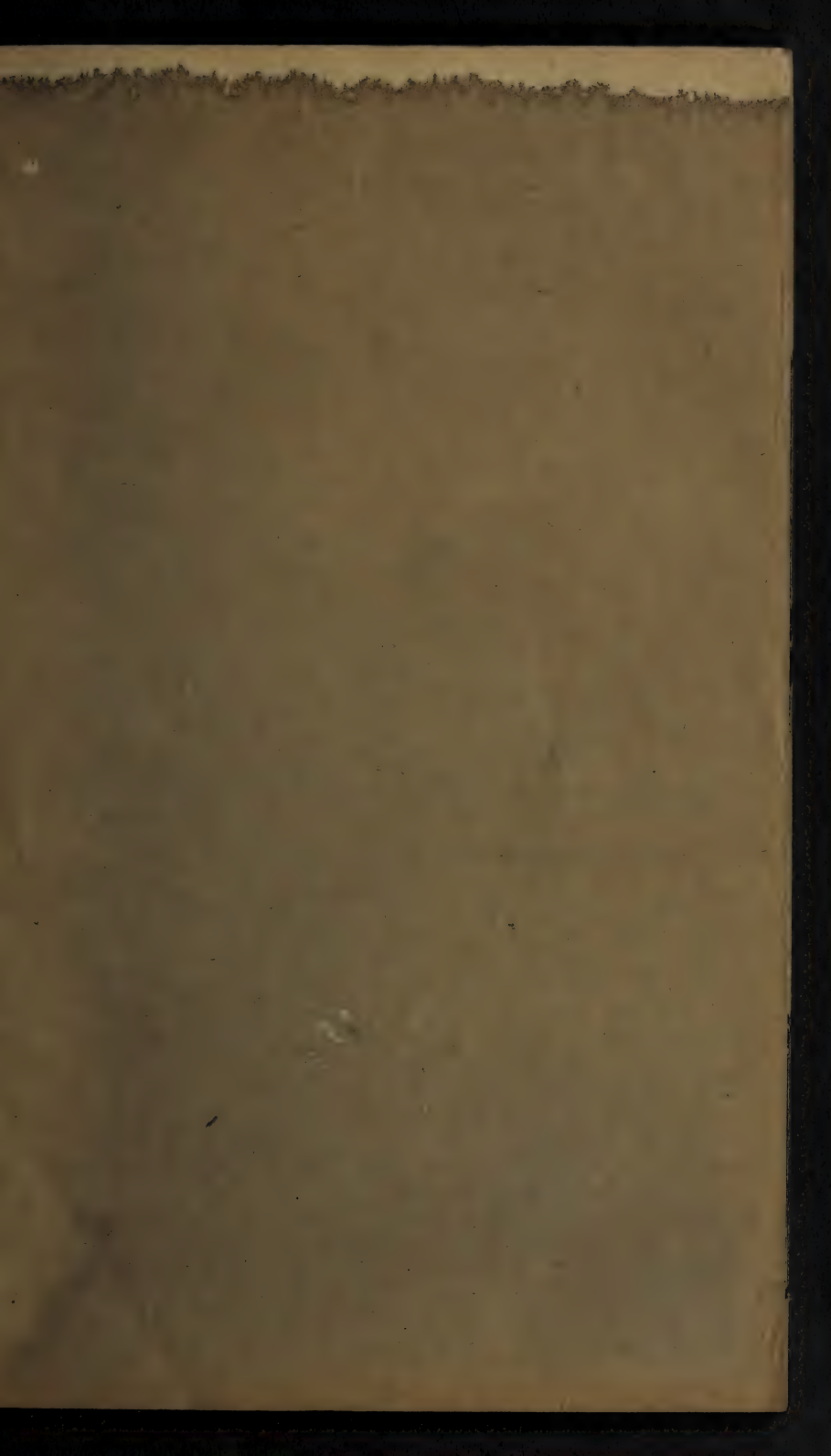
發之火復從舊隧而來改故下云縣火復下也備梯  
篇作除火與此義正同王引之讀辟為避蘇讀同並  
非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榆畢本作去云  
据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俞云哭當作師說文而部  
師古文作零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為哭也案俞說近  
是榆去音不甚近疑當為逃之借字古兆聲俞聲字  
多互通如詩小雅鹿鳴示民不佻毛傳云佻偷也可  
證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遣師遺當作遁蘇謂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賁士即奔士也王  
即諸之省末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  
蘇云素當作數案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必或  
素不誤詳備梯篇畢云人舊作之据破軍殺將以白衣為服畢云舊脫  
備梯改或與惑同白字据備  
增以號相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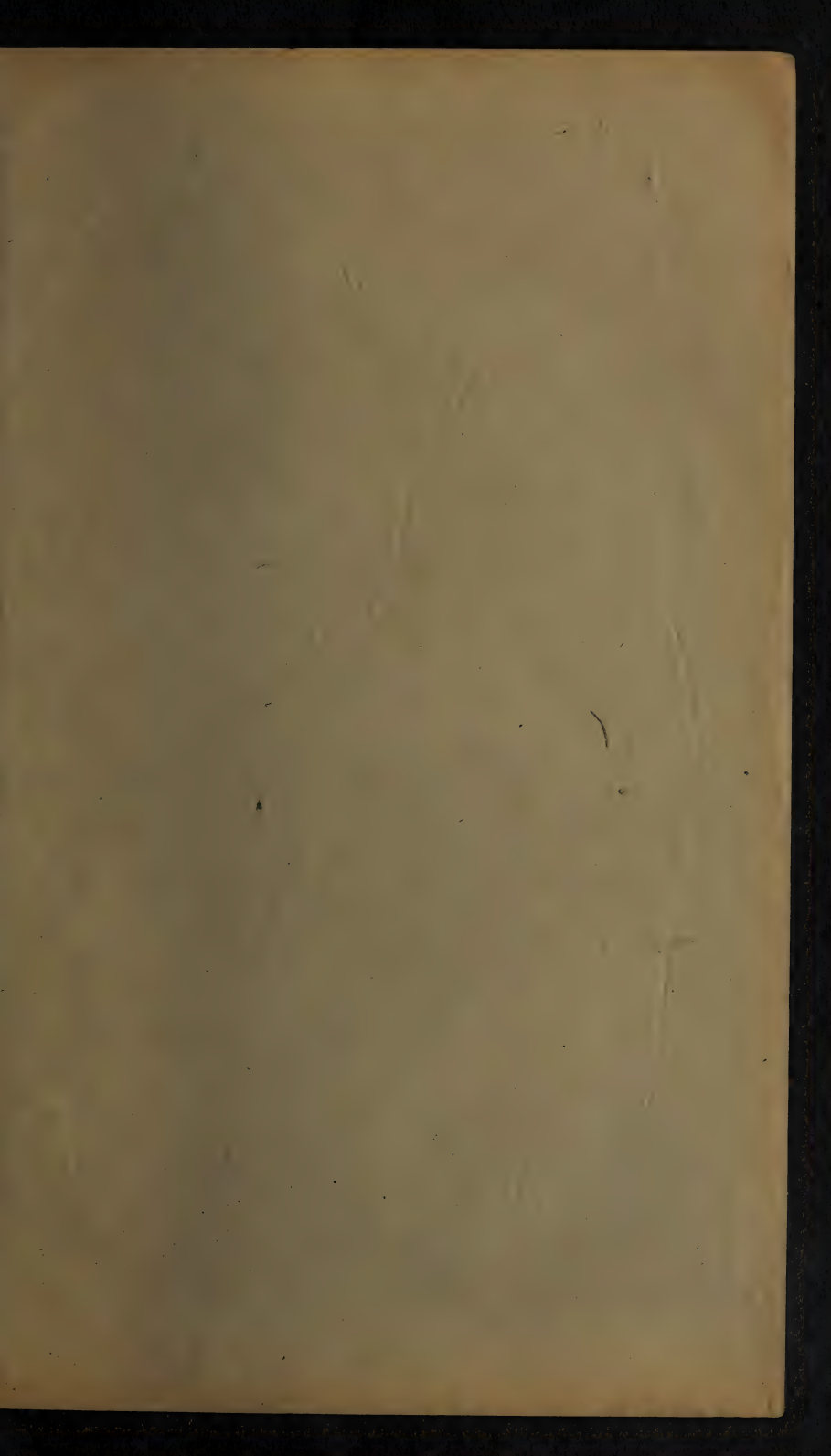






定本墨子閒詁





B  
128  
M6  
S9  
v. 1  
墨子閒詁卷十五

瑞安孫詒讓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

月令鄭注云木生數三成數八

密八

蓋堂為多角形爾雅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引尸子云不知堂密之有美樅俞云密字無義

疑當作突說文穴部突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突密相似因誤為密矣下並同

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

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

月令注云雞木畜

敵以南方來迎

之南壇壇高七尺

月令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

堂密七年七十者

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

服必赤其牲以狗

賈子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云南方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此

與彼合月令犬屬秋注云犬金畜與此異

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



尺月令注云金生數四成數九

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

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

羊賈子云西方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令羊屬夏注云羊火畜與此異敵以

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月令注云水生數一成數六堂密六

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

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月令注云饒水畜畢云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

見北堂書鈔詒讓案孔叢子儒服篇孔子高對信陵君問祈勝之禮云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為壇

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即本此從外宅諸名

大祠從當作徙形近而誤謂城外居宅及大祠大祠寇至則徙其人及神主入內也靈巫或禱

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茅坤本有有中將氣四字有小將氣

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畢云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禘古也能得明

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謂巫醫卜居各

長句長具藥醫之長掌宮之疑當作宮養之今本脫

亦通長具藥備用宮之疑當作宮養之今本脫

先以候為始得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

輒宮養之可證茅本請作諸守上當依王校增報守獨智巫

以請守字案巫卜下亦當有望氣二字守獨智巫

卜望氣之請而已三略中略云禁巫祝不得為吏士

下畢云智知同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王云請

皆讀為情墨子書通以請為情此文當作巫卜以請

報守守獨智巫卜望氣之請而已智與知同言巫卜

以情報守巫卜望氣之情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

人知也號守獨知則義不可通其出入為流言驚駭

以請上報守獨知則義不可通其出入為流言驚駭

氣之二字又誤校同今據乙其出入為流言驚駭

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其出入為流言驚駭

恐吏民謹微察之王云說文黷司也司今作伺黷字

使人微捕得李牧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斷罪不赦

賊處師古曰微伺間之也案亦詳號令篇斷罪不赦

說文斤部云斷截也車部云斬截也又首部云警截

也三字同訓此斷蓋即警字亦即斬也商子賞刑篇

云晉文公斷顛望氣舍近守官府官謂守所治官牧賢



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牧當為收之舉屠酤者

蘇云酤與沽通賣酒也置廚給事弟之畢云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案弟疑當

為酤之省酤與秩同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周禮地官有縣

言廩食之畢說未允師上士二人若有軍旅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

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

器以帥而至於侯國蓋亦有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薦此官戰國時猶沿其制也

文云柎一作荐築荐通塗謂雍塞通達之塗也脩城

百官共財蘇云共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吳鈔本視

作施脩設守門蘇云門下疑脫一二人掌右闔舊本

三俞云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

門之啟閉皆四人守之啟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人

掌右闔二人掌左闔也案俞說是也茅本正作二人今據正曰二

人掌左闔闔闔之借字猶耕柱篇商奄作商蓋說文

蘇讀掌右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左文十二年傳云裹

掌左句誤

誤

誤

糧坐甲荀子正論篇

云庶士介而坐道俞云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案百字不誤城下門百甲城上步一甲文

正相城上步一甲一戟樓城門篇云城上其贊三人

對小爾雅廣詁云贊佐也三人為甲戟士之佐五步有合之五人而分守五步非一步有五人也

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即衛城門篇旁有大

率即旗幟篇四面四門及中有大將即旗幟篇皆有

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移中不可

多卒之誤蓋城上每步一甲城下每門百甲此外多

餘者為多卒猶言羨卒也旗幟篇云多卒為雙免之

旗商子境內篇云國澤急而奏之畢云言居中者澤

尉分地以中卒隨之擇俞云畢校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蕭相國世

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

向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還舊本作還蘇云還

還謂矢之所及也下同案王校壞其牆無以為客菌

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菌猶言翳也周書王會篇有菌鶴孔注云菌鶴可用



城外有牆是令敵人得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

障蔽以避矢宜急壞之水無入內之理當為木上又說材字薪蒸細木材木

大木也木也禱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是其證

狗彘豚鷄食其寢畢云寢字異文斂其骸以為醢

謂之醢說文酉部云醢肉醬也爾雅釋器云肉腹病者以起

呂氏春秋直諫篇高注云起興也謂病瘳而興起但

審校文意似謂肉醢等當以養病者則病者當為守

圍受傷之人不宜專舉腹病此似有譌字竊疑腹或

當為腴即鷄之正字屬上醢腴為句於義較通也

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逕舊本亦作還皆為之涂

菌蘇云涂菌所以令命昏緯狗纂馬擊緯後漢書張

二云纂繫也說文手部云擊固也大戴禮記夏小正農

緯厥未傳云緯束也言緯纂必堅固蘇云緯束也擊

苦閑切音慳固也又牽去也與牽通言夜必防閑狗

馬勿令驚逸詒讓案擊牽古通然此擊當讀如字似

無牽靜夜聞鼓聲而諺畢云諺字異文詒讓案周禮

義鄭注云所以闔客之氣也畢云闔所以固民之意也

課謹也畢云闔所以固民之意也

故時諺則民不疾矣

凡守城之法以下至此祝史乃

告於四望山川社禩

祝史謂大祝大史也周禮大宗伯鄭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案山川蓋謂中小山川在竟內者

先於戎

先於戎未詳疑當作先以

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

蘇云其人疑當作某人案

蘇校是也孔叢子

不脩義詳

脩吳鈔本作修唯乃是

王

疑當作唯力是正力乃正王形

曰予必懷亡爾社

稷

蘇云懷疑當作壞案

滅爾百姓二參子尙夜自厦

畢云當爲厲蘇云參卽三下參發義同尙下當脫夙

字或尙卽夙字之訛詒讓案孔叢子云二三子尙皆

同心比力死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

兼下疑挽一字

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

茅

畢云左右助也太作大中太廟侯國太祖之廟也儀禮聘禮賈疏說

諸侯廟制云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

皆別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

斗畢云疑刀斗字案



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此乃升與乃下鼓

文正相對公舍在太廟右則升殆即格於廟與

于門鼓畢云門舊作問以意改詒讓案孔叢子云乃大

廟用兵於敵也依彼文右置旂左置旂于隅練名謂

則上斗字當作大未詳

左右隅一置旂一置旂也畢讀右屬上鼓於門為句

誤說文糸部云練陳繒也名銘古今字謂以練為旂

練旒九儀禮士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帛繆

半幅積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鄭注云銘明旂

也今文銘皆為名周禮司勲云銘書於王之大常是

凡旂旗之屬通謂之銘此作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

與禮今文正同說文亦無銘字

備五兵詳節乃下出挨畢云當

用上篇乃命鼓俄升公羊桓二年何注云役司馬射

可升望乃命鼓俄升俄者謂須臾之間

國郊乃命鼓俄升俄者謂須臾之間

自門右名役司馬蓋官蓬矢射之茅參發

言束茅而弓弩繼之校自門左校蓋軍部曲吏管子

射之誤

商子境內篇云軍爵自一級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

操士戰國策中山策云五校大夫高注云五校軍營

也又秦策云亡五先以揮不著其兵木石繼之祝史

校校下疑左傳哀二十四年杜注云宗人禮官也案

宗人告社即周禮大小宗伯侯國及都家並有之

覆之以甌說文瓦部云甌甌也此蓋厭勝之術未詳其義

旗幟第六十九畢云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

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眾期其下也熊虎為旗

詩織文鳥章傳云徵織也陸德明音義志云又

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

幟並為職云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幟

篇內放此案幟正字當作識號令襍守二篇微職

字並作職者段借字也王校甚是但司馬貞立應

以相承已久未敢輒改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

旗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金為白旗土為黃旗案畢

據明陳禹謨改竄本書鈔不足焉景宋鈔本無水

為黑旗食為菌旗自倉英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菌

茅蒐也茅蒐可以染絳字或作菹左死士為倉英之

定四年傳績校襍記鄭注引作菹施



旗蘇云倉英當即蒼鷹俞云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  
英即滄浪也在水為滄浪在竹為蒼筤並是一義  
此又作倉英者英古音如央竟士書度訓篇云揚舉  
故與浪同聲案俞說是也  
力竟亦以竟為競畢云猶為雩旗畢云虎字假音王  
云彊土蘇云猶言勁卒為雩旗畢云虎字假音王  
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此為虎旗上  
脫二字而虎字則不誤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銳卒  
舉熊虎旗隸書虎字或作而見漢穀多卒為雙兔之  
阮君神祠碑陰與雩字相似而誤  
旗五尺童子為童旗以下詳襍守篇女子為梯末之  
旗蘇云梯未詳疑當弩為狗旗戟為莖旗莖疑即旌  
作枯楊生梯之梯當弩為狗旗戟為莖旗字月令季  
秋載旌旆淮南子時則訓旌作莖莖莖皆旌之譌隸  
書旌或作旌形相近周禮司常九旗析羽為旌畢云  
北堂書鈔劍盾為羽旗蓋即司常九旗車為龍旗畢  
引作林旗  
舊作璽据北堂書鈔改車彼作輿詒騎為鳥旗單騎  
讓案舊鈔本書鈔仍作車與今本同騎為鳥旗單騎  
亦見號令篇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  
而歸孔疏云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  
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  
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

劉炫謂此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  
案單騎蓋起於春秋之季而盛於六國之初故此書  
及吳子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  
並有之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句之足而下旗  
俞云下  
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  
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複者當  
刪詒讓案之當作二即物之重文物足而下旗  
言致財物既足其城上之用則偃下其旗也凡守  
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營茅有積茅吳鈔本作茆  
說文艸部云菅  
茅也陸璣毛詩艸木疏云菅似茅而滑菅葦有積  
澤無毛柔韌宜為索茆茅古字亦通  
艸部云葦蘆也葦大葭也葦部云葦小葦也音義並  
別此葦當為葦經經典省作葦或提作葦非是周禮司  
几筵葦席唐石經初刻亦誤作葦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  
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  
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  
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金錢金布帛又曰粟米布  
帛錢金襍守篇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井竈有處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引此正作金錢



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  
木檠拯板舉蒼旗須灰炭稭鐵舉赤旗須樁木樵葦  
舉黃旗須沙石甄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  
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驚旗須皮  
羶麻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鏃  
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畢云言  
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  
驗荀子性惡篇云辨合符驗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  
士判書鄭注引故書別判並作辨聲義並相近法令  
各有貞員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又疑或爲輕重分數各  
有請誠通員之主慎道路者有經慎循之說非輕重分數各  
有請誠通員之主慎道路者有經慎循之說非輕重分數各  
注云經謂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篇之帛尉即衛城門  
爲之里數敵祠篇之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畢云太平御覽引  
百長也廣半幅案史記高祖紀索隱引墨翟曰幟帛長丈五  
廣半幅一切經音義五云墨子以爲長丈五尺廣半  
幅曰幟也並即據此文是唐本已如此御覽不足據  
後文城將幟五十尺以次遞減至十五尺止亭尉卑  
自當丈五尺不宜與城將等也又者大畢本据惠士  
奇禮說改爲有大屬下寇傳攻前池外廉爲句案者

字不誤大當為六二字形近下文大城大又譌六可  
互證六即亭尉幟之數蓋每亭為六幟以備寇警緩  
急舉踣之用下文舉一幟至六幟解如數踣之並以  
六為最多故此先著其總數也惠畢並誤改其文又  
失其

句讀寇傳攻前池外廉

廉邊也詳

城上當隊鼓三舉

一幟到水中周

周州聲近通用俗又作洲說文川

鼓

四舉二幟到藩

吳鈔本作藩蓋池內屋岸編樹竹

柴為藩即此雜守篇云牆外水

鼓五舉三幟到馮垣

中為竹箭明水在外牆在內矣

蓋卑垣在外

鼓六舉四幟到女垣

女垣即堞說

者詳備城門篇

城上女垣也阜部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此女垣在

馮垣內大城外蓋即號令篇之女郭備城門篇之外

堞也備城門鼓七舉五幟到大城

篇別有內堞

以意改下同鼓

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

卻解輒部幟如進數



之必高舉之踣與舉正相反故寇來則舉識寇去則  
踣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識數而遞減之識之數  
以六為最多故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退則自六  
而遞減之也畢以部為部署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  
字案王而無鼓蘇云言夜以火代幟鼓城為隆長五  
十尺城為隆疑當作城將為絳幟絳降隆聲類並同  
是其證此以隆為絳猶尚賢中篇以隆為降也隆下  
又挽幟字周禮司常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城  
將即大將見號令篇尊於四面四面四門將長四十  
四門之將故幟高於彼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  
尺號令篇云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其  
臣及死事之後重者戴云將疑牆字聲誤非其  
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  
高無下四十五尺此四字衍高無下十五尺即冢上  
也城上吏卒置之背王引之云卒字涉下文吏卒而  
置之背也又案頭上也肩也背也曾也皆識之所置  
也說文微識也呂絳帛箸於背張衡東京賦戎士介  
而揚揮揮同微薛綜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證今不  
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挽文耳案王說是也此置

背等並謂吏卒所著小徽識與上將旗不相冢下文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異衣章徽令男女可知十八  
字疑卽此節首之說文傳寫誤錯著於彼而此小徽  
識遂與上旗識淆混不分矣尉繚子經卒令說卒五  
章前一行蒼章置於首次二行赤章置於項次三行  
黃章置於胷次四行白章置於腹次五行黑章置於  
要又兵教篇云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  
軍章右肩中軍章胷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此上文  
五十尺至十五尺卽謂將異旗以卒於頭上城下吏  
下乃言卒異章之事二書可互證

卒置之肩

畢云舊作肩据禮說改下同

左軍於左肩

畢云左軍舊作在他据禮

說改王云下當有右軍於右肩五字而今本脫之案吳鈔本亦作在他道藏本作在也以字形審之疑當作左施於左肩

中軍置之胷

畢云此俗字當爲匈或胷

各一鼓中

軍一三

未詳疑當作中軍三言鼓多於左右軍一術文

每鼓三十擊之

三十擊之

謂或三擊或十擊多少之數不過此也號令篇云諸中軍疾擊鼓者三又云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諸

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

鼓

舊本作不當應而不應鼓王云此當作當應鼓而不應鼓不當應鼓而應鼓今本上下二句皆脫一



鼓字蘇云下句當云不當應而應不字衍案蘇校是也道藏本吳鈔本應鼓上正無不字今據刪王校增字太多未塙未鼓主者斬畢云言罪道廣三十步於字或當屬下讀

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確於道之外畢云說文

也王引之云弓曲之義與鐵字不相屬且井旁亦非置弓之處竊謂確乃雍字之譌雍讀若甕備城門篇

云百步一井井十甕為屏屏所以障困開元占經廿

故曰其井置鐵甕為屏氏外官占甘氏云天溷七

星在外屏南注云天溷廁也外屏所以障天溷也史游急就篇云屏廁清溷糞土壤三十步而

為之園亦當高丈為民困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

道者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周道必為之門畢云

詳備城門篇言巷術通周道者必為之門必舊

作心以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自

意改術周道者至此並與旗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

章微王引之云荷字義不可通荷當為辨辨異二字

連文周官小行人曰每國辨異之隸書辨字或

作辨見漢李翕析里橋鄩閣頌因譌而為荷王念孫

云衣章微當作衣章微職說文微識也墨子書微識

皆作微職見號令禡守二篇章亦微識之類也故齊策云變其徽章徽亦與微同此言男女之衣裳微職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微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職爲名則當有職字明矣今本辨譌作荷微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案王令男女可知此十八校是也蘇引類篇曰蔓莠也非令男女可知此十八在上文城上吏卒置諸守牲格者牲格蓋植木爲養之背之首錯簡在此諸守牲格者牲格蓋植木爲養象之因以爲名備蛾傳篇云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疑亦卽此彼杜格當爲柞格或此牲亦當三出却適畢云却玉篇守作柞牲杜柞形並相近

以令召賜食前守卽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予大旗

予畢本以意改矛屬上讀蘇云予與通用畢誤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

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尉繚子兵教上篇云乃爲之賞法自尉吏

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

勸之心左哀十三年傳云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

之旗也

也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

俞云表乃表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

表二尺王氏訂表爲表之誤正與此同

斬卒中教解



前後左右

斬疑當作勒尉繚子有勒卒令漢書晁錯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蓋謂部勒兵卒將居中而教其前後左右

解字疑誤

卒勞者更休之

休舊本作修今據吳鈔本茅本正

號令第七十

蘇云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祠篇言

公誓太廟可證其為當時之言若號令篇所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蓋出於商鞅輩所為而世之為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倘以為墨子之言則誤矣案蘇說未塙令丞尉三老五大夫等制並在商鞅前詳篇中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

禮記禮器鄭注云道猶從也

地得其任則功

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倘不先具者

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

言責在將與長

也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王公

畢云公舊作功一本如此案茅

本亦作公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功此對上將長為文疑當作王公下文云出粟禾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

公有之是其證傳寫誤到耳畢讀以王字屬下句亦通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

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

率疑卒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

其樹木惡則少用言材木不足其用田不辟畢云關假音字少食荒田

農脩則無大屋草葢少用桑畢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為蔭一本作乘

非案桑道藏本茅本並作桑俗桑字說文艸部云葢

苦也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葢曰茨茨次也次比草

為之也草葢謂以草葢屋少用桑當作少車乘乘乘

形相近車用涉上而譌言室惡民貧則不能畜車乘

馬牛也畢沿多財民好食下有為內牒牒疑牒之誤

誤為說殊謬多財民好食誤為內牒內牒見備城

門篇畢引說文云內行棧亦見備城門篇置器備其上城上

牒札也非此義養即廩養之養公羊宣七年何注皆為舍道

吏卒養云炊亨曰養蘇云養謂糧食誤內各當其隔部吳鈔本作步太白金陰經司馬瓌直云

城上吏卒什人所守分地皆有隔以別其疆界養什



二人十八人爲什言每卒十人則有養二人吉天保孫

兵十八人亦十步卒爲符者曰養吏一人養吏吏掌養

辨護諸門辨護猶言監治也亦見周禮大祝山虞鄭

河圖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案辨即今

護諸門亦謂辨治監視諸守門之事與中候注義小異畢云辨即今辨字正文門者及有守

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止其旁舊本重稽字又

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畢云心當爲必或衍一稽

爲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留而止其旁也隸書止心

刻茅本校云心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但舊本作

且字千丈之城千茅本作十下文仍作千雜守篇云

五里有奇蓋邑城之大者尉繚子守權篇云千丈之

城則萬人守之戰國策趙策云今千丈之城萬家之

邑相望也齊策亦云千丈之城拔必郭迎之舊本迎

之尊俎之間畢云千當爲十失之

云當為迎之案畢  
校是也今據正 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

之居曲  
畢云言所居曲隘諡讓案曲部曲又疑與之誤 眾少而應之此守城

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  
心疑當作

以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為上  
亟舊本譌函今據王校正說詳魯問及備城門

篇畢云言 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  
倭本

校云至 不能此  
蘇云不疑當作必 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

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  
畢云當為令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今

召五官百長而命之也  
下文曰輔將如今賜上卿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

有城將即大將有輔將即四面四門之將地治之吏  
有守有令有丞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

守令主之並詳後如令猶言若令  
盡召五官及百長

下文如今亦如令之譌王說失之  
五官蓋都邑之小吏周制侯國有五大夫因之都邑

亦有五官韓非子十過篇云趙襄子至晉陽行其城  
郭及五官之藏此即都邑之五官殆如後世吏有五

曹之類後文吏有比丞比五官則五官卑於丞也又



左傳成二年晉軍帥之下有司馬司空與師侯正亞旅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別立軍尉而無亞旅成二十五年傳又謂之五吏淮南子兵略訓說在軍五官有司馬尉候司空與與晉制同竊疑此五官亦與彼相類後文有尉都司空侯以富人重室之親舍或即五官之名與亦詳節喪篇

之官府府舊本譌作符王引之云符當為府言舍富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是其證篇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通此涉上文諸符字而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俞云故猶事今據正

密為事也備梯篇以靜為故備完篇及傳城及傳舊以急為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乃傳用也俞云乃傳乃傳畢云言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上此云及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即蛾傳篇日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為故讀之殊不可通案俞校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守下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有城字是也今據正

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

重者蘇云重者即重室子也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謂他小門

他門之上

畢云舊脫門字以意增

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

女郭馮垣

一人一人

守之女郭即女垣以其在大城之外故謂之郭釋名釋宮

室云城上垣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與丈夫也旗幟篇云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

鼓七舉五幟蘇使重室子室舊本誤字畢云言重室云一人疑誤重

子即重室子之譌案王校是也蘇五十步一擊文選

校同今據正重室子見備城門篇賦李注引韋昭云古文隔為擊此

擊疑亦署隔之名蘇云擊當作樓因城中里為八部

部一吏城內為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畢云

為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詒讓案此術與旗幟篇巷術及後術衝義同與備城門篇衝

術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有挽字王引

之云父老下不當有小字蓋涉下文老小而術舉讀為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謂里中父老不與守

城及會計之事者案王說亦通蘇分里以為四部此

云小當作少謂人少不敷用也非於一里之中部一長每里以苛往來不以時行周禮



鄭注云苛謂詰問也蘇云苛譏訶也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

四人以上有分者此即八部每部之吏也王引之云此即八部每部之吏也王引之云

義不明分守謂卒之分守者也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

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是其證大將必與為

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

蘇云號即伯長以上輒止之伯百通即夜間口號伯百通即以上輒止之伯百通即以聞大將畢

告大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

以上舊本挽以字皆逕父母妻子同產舊本逕作還

逕謂罪及父母妻子同產也下文云歸敵者父母妻

子同產皆車裂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

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疑當云諸男子衛城門篇云

二十人老小十人此男子即丈夫也下文別云丁女子則此不當兼有女明矣什六弩四兵

蘇云十人為什兵戎器也言十人之中弩六而兵四

之案蘇說是也六韜軍用篇云甲士萬人強弩六千

戟櫓二千矛楯二丁女子老少人一矛蘇云丁女子

千與此率正同猶言丁女見

蘭城卒有驚事驚讀爲警文選歎逝賦李注云警猶驚也蘇云言猝有警急之報中

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達也皆

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

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

一徇畢云當爲徇眾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徧也蘇云而字衍詒讓案而一二字疑皆衍文此二句皆

冢上文而箸其刑不從令者斬即不從男行左女行右之令也離守者即不離其守者也與下文離守絕

巷救火者斬義同但無故離守罪重於不從令者故不惟斬之且肆其尸三日所謂三日徇也義亦詳後

而所以備姦也蘇云而字衍案而乃此字之誤非衍文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

也是里舌與皆守宿里門里正即上文里長每里四

其證者下文常見畢云吏行其部至里門舌與開門內吏

當爲與守皆未塙蘇云內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閒無人之處舊本

讀如納字俞云閒上脫幽字幽閒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間

毋人憫即閒之段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即閒之



壞字案俞說是也今據增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畢云說文云斬截也

從車从斤斬法車裂也案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轅鄭注云謂車裂也此刑與斬別畢引說文未當丑

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除畢云舊脫得字據下文增

案茅本得字不挽又賞之黃金人二鎰鑑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

法唯得罪人則除大將使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人上云謹令信人

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短夜三

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

者斬諸竈必為屏畢云舊必作火屏作并据藝文類聚改火突高畢云火

突火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突从宀从

火从求省玉篇有煠字徒忽切云竈煠魯仲連子竈

而五煠也未詳突突誰是案案突音相近今人猶呼

火窗為煙窗疑突義為強案說文本云突竈突廣雅釋室云竈竈謂之煠煠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畢云

突字同與突別畢說非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

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

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論議案端似

此言失火所始以為事者據下文當作以為亂事者

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譁畢云說文云同畢云言同伍不舉罪之得

火者斬畢云絕言亂蘇云言守絕巷者毋其舌及父

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此當作者二字草書

即城中八部部一吏官尊於里部吏亟令人謁之大

將畢云部吏二字舊倒据下移案吳鈔本不創亟舊

本譌函今據茅本正王校同蘇云人乃入之誤案

人字不誤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

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

事者如法漢書淮南厲王長傳圍城之重禁以上備

敵人卒而至蘇云卒嚴令吏民無敢謹囂三最並行

王引之云最當為最與聚通謂三人相聚二人並



最字相似故諸書中最字多為作最案王相視坐泣

流涕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云相指相呼相摩道

本吳鈔本茅本作曆畢云舊作歷以意改詒讓案詩

大雅無羊云麾之以肱說文手部云摩旌旗所以指

麾也麾俗摩字然作歷義似亦可通廣雅釋詁云相

踵說文止部云踵跟也踵即相投說文手部相擊相

摩以身及衣謂以身及衣相切靡莊子馬蹄篇喜則

柔相摩韓注云相訟駁言語畢云說文云駁獸如馬

切摩也靡摩字同駁駁言語駁馬色不純据此義當

為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

尉繚子伍制令云伍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

而弗揭全伍有誅又云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

下皆相保也有千令犯禁者揭之伍人踰城歸敵伍

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伍人踰城歸敵伍

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伯百人也隊吏即與吏

歸敵隊將斬隊將即四面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

車裂先覺之除

蘇云言先覺察者除其罪也

當術

畢云說文云術邑中道也案術

隧通作術即備城門篇之當隊謂當敵

攻城之道也下云却敵於術同畢說非需敵

需讀為需考工記轉人馬不契需鄭眾注云需本作舒

讀為畏需之需需敵謂却敵也蘇云需待也非離地

斬畢云言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敵

離其所

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賜上奉

畢云玉篇云俸房用切俸

祿也此作而勝圍

戴云而讀為城周里以上封城將

奉古字

三十里地為關內侯

畢云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

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為關內之侯又云

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韓必為關內侯也詒讓案戰國策

魏策王與竇屢關內侯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賞功

勞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顏注云言有侯號而居京

畿無輔將如令賜上卿

之次者猶裨將也今當為令

案蘇說是也今據正輔將即上文四面四門之將也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皆有丞尉史記商君傳

云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秦本紀在孝公十二

年國策趙策載趙受上黨千戶封縣令則縣有令蓋



七國之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表

通制矣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時

有五大夫戰國策趙魏楚策亦並有之則非秦制也

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畢云二字舊十人及城上吏

比五官者蘇云十人疑士人之說案蘇說是也下文

即人士也城上吏蓋即百尉皆賜公乘漢書百官表

之屬上云盡召五官及百長顏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九章算術衰

墨子號令篇以爵級為賜蓋即指此文女子賜錢五千此亦謂男女老

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先當作無說文無古奇字

分守者與上文有守者正相對以其本無分守故止

人賜錢千與上有守者男子賜爵女子賜錢五千輕

重異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漢書高帝紀蜀漢

也勿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紀又云此所

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注云與讀曰豫此所

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

曹無過二人

襍守篇云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畢云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

治事者从日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杜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

曹非也 勇敢為前行伍坐蘇云謂五人並坐 令各知其左

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說苑尊賢篇宗衛相齊罷歸召門尉

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漢書高祖功臣侯表有門尉祗跡蓋亦沿戰國之制尉吳鈔本作衛誤莫

畢云說文云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莫日且冥也

名蘇云參猶驗也 鋪食皆於署畢云此鋪食字義當作舖說文云舖日加

申時 不得外食蘇云言不得離署而他食也 守必謹微察視謁者

國策齊策王斗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漢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賓贊受事應劭云謁請也白也孫

子用閒篇云必先知其守將 執盾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執楯親近陛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執盾史記高祖功臣侯衛也高祖功臣侯表有執盾中涓

閭澤赤繒賀孔叡某襄張說中涓 表史記高祖功臣侯云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者國語吳語涓人時

韋注云涓人今中涓也史記楚世家作涓人韋昭云



今之中涓是說苑奉使篇云縹北犬敬上涓人史記萬石君傳正義如涓云中涓主通書謁出入命也漢書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注應劭云涓人如謁者曹參傳顏注云中涓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之類涓潔也及婦人侍前者侍舊本謁待蘇云待主居中掃潔也當作侍是也今據正

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蘇云請讀如情及上飲食必令人

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蘇云上句請讀如情下句如字謂詰問也詒讓案皆疑若

之誤末句當作繫而詰故守有所不說吳鈔本茅謁謂囚繫而詰問其事故也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斷即斬也詳迎敵祠篇

衝之衝與撞通說文手部云撞凡擣也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

斷必時素誠之必吳鈔本作不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

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畢云佑舊作估非此右字

俗加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

侵侮人者一此謂察諸門下侍從吏人之事然五日既太疏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

又不宜限以人數於文義終難通疑當作日五閱之  
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名閱與官艸書相  
近日五誤到下挽之字名又譌作一葆守篇說守諸  
大門者二人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是其證也  
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謂旗章符節之屬畢  
將依義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  
當為牂

門守乃入舍

門當為聞言先告守將乃入舍也下文云候以聞守是其證

為入下

者常司上之

畢云司即伺字王引之云司古伺字也之讀為志墨子書或以之為志字見天

志中下二篇言為人下者常伺察上人之志

隨之而行也蘇云司上之當言伺上所之隨而行

松上不隨下

王引之云松讀為從學記待其從容鄭注從或為松是其例也言從上不隨下

也必須口口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

客卒

客卒謂外卒來助守者主人謂內人為守卒者二者使互相守察防其為姦謀也城中

成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

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錄

謂存視之也蘇云此即守客卒之事蓋戍卒之入衛者或其鄉邑已為敵人所取則必謹防其卒恐生內



變也以同邑者弗令其所守與階門吏為符階吏即已通用

有司守之是也篇所云城上當階符合入勞入舊本作人今據道藏本正符不合

牧守言蘇云牧當作收謂收治之案蘇校是也此當作收言守謂收而告之守也後云亟以疏傳

言若城上者城上吳鈔本茅本作上城衣服他不如令者下有宿

鼓在守大門中周禮脩閭氏鄭眾注云宿謂宿衛也謂夜戒守之鼓莫令騎若

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龜此字誤前耕柱篇白若之龜龜舊本作龜疑此

亦當為龜之誤但執龜義亦難通疑當作執圭說文上部云楚喬有執圭圭龜音相近而誤此謂使操節

閉城者必以有爵者亦慎重其事也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蘇云上

擊門閉即此行者斷必擊問行故擊亦繫乃行其罪晨見

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

籥蘇云籥同鑰詒讓案說文門部作闔月令鄭注云籥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籥以鐵為之似樂器之

管籥措於鑲內以搏取其鍵也周禮司門掌授管有鍵以啟閉國門鄭司農注云管謂籥也鍵謂牡

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

有讀爲又言樓鼓五下又周徧

鼓以警衆也

雜小鼓乃應之

尉繚子勒卒令云商將鼓也小鼓伯鼓也

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

人隨省其可行不行

人舊本譌入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正可字疑衍言凡出令

必以人隨而省號

句

夕有號

倭本校云夕一作各失

號斷句

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

蘇云程式也

置署街街

衢階若門

當作術街衢後文云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蘇云街字誤重非

令往來者

皆視而放

蘇云放依倣也詒讓案放疑當爲知

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

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

非其分職而擅取之

取之舊本倒王引之云擅之取當爲擅取之與擅治爲之對文

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

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正若非其所當治而擅

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



畢云舊作以屬都司空若候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牧以意改

涪云都司空主水及罪人說文狀部云獄司空也復說獄司空此候為小吏與後候敵之候異都司空候

疑即五官之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二說詳前

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畢云當作歸敵脫歸字以令為除死罪

二人城旦四人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反城事

父母去者事疑當為弃去者之父母妻子王云此下有悉脫文不可考

舉民室材木瓦若蘭石數瓦舊本誤凡王引之云凡字義不可通凡當為瓦字

之誤也隸書瓦字作凡與凡相似若猶及也與也謂民室之材木瓦及蘭石也材木瓦蘭石即備城門篇

之材木瓦石蘭石又見襍守篇漢書鼂錯傳曰具蘭石布渠苔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漢書鼂錯傳注服虔

云蘭石可投人石如涪云蘭石城上雷石也李廣傳作壘石說文从部云詹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

槌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敵

卒茅本作率案各葆其左右葆吳鈔左右有罪而不上當有吏字

智也

畢云智同知

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

皆構之

顧云構讀為購說文購以財有所求也蘇云構與購同謂賞也

若非伍而先

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

言城內外

守與令分任之令即

令丞尉亡得入當

凡守人亡其

縣令守即太守也

當受譴罰者使得別入當以自贖即下云必取寇虜

是也尉繚子束伍令云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

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又說亡長得長當之

亡將得將當之彼法本伍亡而得別伍之人則相抵

當免其罪亡長亡將亦然與

此入當之法小異而大同

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

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

蘇云言免諸

取當者

蘇云當謂其值

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

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

以字疑當

卒以賈予

蘇云賈平其值也詒讓案此當作以平賈予稷守篇云皆為置平賈可證平與隸書卒或作本相近而誤今本又

不可通

遂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



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

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蘇云稽留謂不以

通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亟舊本誤函下同

校同漢書蘇武傳顏注云疏謂條錄之蘇云函謂封進防漏洩也非吏卒民欲言事者

亟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畢云諸縣各上

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畢云其大夫之家居者

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者

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間賜爵至大夫者

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

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

如周官之大夫重厚口數多少畢云重厚官府城下

也案畢說近是重厚官府城下

吏卒民家家吳鈔本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

說文火部燔曼延燔人謂延燒他人室蘇云曼同蔓

云燔燕也燔曼延燔人案說文又部云曼引也五部

云延行也系部云縱絲曼延也是曼延字古止作曼

蘇說非此燔人對白燔為文止謂延燒他人室廬畢

讀燔曼延為句燔人為句則斷句諸以眾彊凌弱少

及彊姦人婦女畢云玉篇云姦同姦俗案吳鈔本作強姦以謹譁者皆斷

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周禮司關有節傳鄭

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釋書契云過所或口

傳傳轉也轉移所求執以為信也崔豹古今注云凡

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未知周制同否疑謂

疑其矯偽也若無符皆詣縣廷言廷舊本誤延今據茅本

也縣廷令所治後漢書郭太傳李注引風俗通請問

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其所使請亦當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

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蘇云令下三老守閭三

詳備城令厲繕夫為答當作令繕厲矢為答礮守篇

門篇疏引鄭注云礮磨刀刃石也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

入里中蘇云此句有錯誤當作若三老不得入家人



人家疑到或作入家傳令里中有以羽蘇云有羽在人家謂入平民家也

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倭本校云官一作家蘇云三下當脫老字而差字即

老字之訛誤倒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也官當作宮

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

苛止畢云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

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傑吳鈔本

作桀案備蛾傳篇亦作桀洪云傑古通作揭字周禮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鄭注揭之若今

時為書以著其幣傑揭義同蘇云傑疑隔字之訛下言著之其署隔是也案洪說是也傑即桀段字爾雅

釋宮云雞棲於弋為傑傑即桀之著之其署同同當從下

俗桀與揭通詳備蛾傳篇蘇說非

文作隔蘇云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疑同字之訛非

尊日上疑脫三字後云葆官三日一發席尊蘇云言互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

發相稽察

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

次司空詳  
稌守篇

勿令得

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

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間視病有瘳

畢云說文云  
瘳疾痼也

輒造

事上

謂病瘳即造  
守所共役也

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

畢云辟同  
避言詐為

廢疾以

族之

謂夷三  
族詳後

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

舊說  
今據

道藏本

吳鈔  
本茅本增

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

史記封  
禪書冬

塞禱祠

索隱云塞與賽同

賽今報神福也漢書郊祀

志顏注云塞謂報其所祈也管子禁藏篇云塞久禱

韓非子外儲說石上篇云秦襄王病百姓

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畢云塞即賽正文

守以令益

邑中豪傑力鬪諸有功者

畢云益字疑衍蘇云益字  
誤或當為賞案畢蘇說非

益猶言加賞也商子境內篇云能得爵

首一首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

必身行死傷

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

往勞

亟舊本亦譌函今據茅本正王  
校同蘇云勞讀去聲謂慰問也

舉有功及死傷



者數使齋祿使下疑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

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保上下文皆若欲以

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

與同罪蘇移此二十六字著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

城下里中畢云里舊作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

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

捕告者及道藏本吳鈔本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

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使當為吏吏卒上文常

在城上者不得擅下也欲疑效之誤微職即微識之

借字詳後和旌謂軍門之旌周禮大司馬職云以旌

為左右和之門鄭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

旌以為之孫子軍爭篇云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曰

和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蘇云非擅失令者斷

倚戟縣下城下舊本譌作不蘇云不疑當作下案蘇

校是也今據正倚戟縣下城言下城不

由階陞倚戟上下不與眾等者斷無應而妄謹呼者

斷而茅本總失者斷總疑當為縱縱失譽客內毀者

斷畢云言稱敵而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

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畢云舊作鄰

案說文官部云隔障也署以意改詒讓守必自謀其先後謀字誤

又云令掘外宅林謀多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

少謀疑皆為課之誤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

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

赦人舉而藉之藉與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

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謂廝養詳譽敵少以

為眾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

與言及相藉蘇云藉客射以書無得譽無吳鈔本作



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外示內以善無書案俞校是也蘇云譽即譽敵也非

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

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畢云說文云梟到晉

到縣梟字今多用梟者說文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

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

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國策趙策說韓靳難趙馮亭並云太守吳師道謂當

時已有此稱以此書證之信然畢云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

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沆案此書亦云

大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

守者及操節人守人臨城下文云守入城先以候爲可餘皆禁之

始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請當

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周禮地官調人鄭眾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

報移徙之是漢以前有吏以令爲民解怨之法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與籍亦通卽穰守篇所云札書藏之也蘇云藉謂記其姓名也孤之畢云孤舊作狐以意改詒讓案謂不得與其曹伍相聚而處皆防其爲亂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畢云史記云秦文公之罪然家語云宰子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於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說文言言部云請謁也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讀爲饌廣雅釋詁云饌具也食也蘇云具謂供具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謂質其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王引之云親屬也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爲親戚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



內言父母妻子者多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  
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即父母也案王  
說是必尊寵之若貧人食此字衍或當為不能自給

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王亦以父母二字為後人所加

是皆時酒肉王云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

賜衣食酒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

肉是其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

周質宮即下葆宮畢云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

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

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舉當讀為

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為沛主史掾集解漢書音義云

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

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索隱應劭

云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  
也漢書蕭何傳作文母害顏注服虔云為人解通無  
嫉害也蘇林云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  
勝害之者師古云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案無害  
又見史記漢書酷吏趙禹張湯減宣杜周諸傳及續

漢書郡國志眾說舛異通校諸文當以漢書音義公平吏之義為是續漢書劉注說亦同其飲食

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

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茅本釜作

防其踰越使人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者諸通蘇云此

關古通用書中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

厚者葆衛謂葆宮請擇吏之忠信者請疑謹之誤以

當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疑

稅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吳鈔本無門字門閨者謂

門篇云大城丈五為閨門廣四尺公羊宣六年傳云

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孫

子用閒篇亦有門者詳前非疑當為并言吏卒衛葆

宮之門閨者并令衛司馬門猶上文云門將并守他

門也漢書元帝紀顏注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漢



國策趙策云武安君過司馬門趨甚疾則戰國時國

君之門已有司馬門之稱此司馬門則似是守令官

府之門又非公門賈子等齊篇云天子宮門曰司馬

門諸侯宮門曰司馬門是漢初諸侯王宮門亦有是

稱蓋沿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

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史舊本作吏今據吳鈔本必以

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舊本作報守上今據王蘇校

守獨知其請而已畢云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

情上報守故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王引之云無即

獨守知之也蘇云望驚恐民斷弗赦度食不足句食民各

同而誤蘇云望氣下當有者字

自占家五種石升數倭本校云下食恐令誤案所校

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

名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於官也蘇云五

種謂五穀詒讓案周禮職方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

氏鄭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

訾茅本期其二字互易尊害疑當作簿者簿古簿字

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貲量也蘇云訾謂罰也誤

期盡匿不占占不悉令吏卒散得舊本占不悉作占

云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款得當作令吏卒散得

散與黽同說文黽司也黽字亦作微上云守必謹

微察迎敵祠篇曰謹微察之言使民各自占其家穀

而為之期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

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

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役入緡錢即用墨子法也

今本脫不字散字又譌作款則義皆斷有能捕告賜

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什三賜案下又亦作賞收粟米布帛錢金舊本收誤牧

云牧字義不可通牧當為收字之誤也收粟米即承

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

之耳

本收字並譌作牧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正義收

俗本作牧案王校是也布下王又增帛

字蘇校並同與襍守篇合今並據補正

出內畜產蘇

出內即

皆為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

字到王引之

云主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

襍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

賈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事已皆各以

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乙



其賈倍償之

畢云古償只作賞此俗寫

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

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

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

出舊本誤士王引之云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謂

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有罪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許之是其證隸書出土二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譌作土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以令許之

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

宮舊本作官蘇云當作宮是也今據正

以與其

親

與吳鈔本作予

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

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

積粟百石

蘇云此卽自占其石升之數也

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

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愼無令民知

吾粟米多少

無吳鈔本作毋以占收民食之法

守入城先以候爲始

蘇云候謂訪知敵情者

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

爲異宮

吳鈔本作官

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

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

小爾雅廣詁云閒隙也

守宮三難

爲雜禘守篇云塹再雜此三雜猶言三而也上亦云葆宮之牆必三重禘訓而詳經上篇外環隅

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

蘇云復與複通

上下有道故曰復

葆不得有室

衛城門篇云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宮若然葆宮亦無室

唯爲周宮也

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

上

未詳其用

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

奉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

同所

廣雅釋詁云員眾也

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

反相參審信

蘇云參猶驗也信謂其言不妄

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

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

商子境內

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云二百石之吏下又有三百石之吏蓋秩視小吏韓非子外儲



說右篇云燕王收吏璽自守珮授之印畢云佩字其俗寫从玉其

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祿上疑當有爵字

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以令許之下有能人深至主

國者王國都問之審信賞之倍他侯其不欲受賞而欲

為吏者許之三百石之吏為吏舊本作為利三百石

藏本茅本侯又作侯王云利當為吏上文云不欲受

賜而欲為吏者即其證吏利俗讀相亂故吏譌作利

王引之云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文云侯三發

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此文能深入至主國者賞之

倍他侯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能捕告者封之

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

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晚百字吏字又為

作侯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利正作

吏今並扞士受賞賜者左傳桓二年杜注云扞衛也

據補正扞士受賞賜者國策西周策高注云扞衛也

蘇云扞士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

能卻敵者蘇云其親之三字誤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即

守之任上蘇云其親之三字誤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即

守之任上所謂守身尊寵明白貴之者也詒讓案止

文云城外令任城內守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故云守之任但義仍難通

蓄祿罪人倍之王引之云罪人二字與上下文不相屬蓋衍文案罪人上當有贖出二字

王以爲衍文非出候無過十里出舊本謬土王引之云土亦當爲出謂出候敵人無過十里

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之是其證蘇云此候謂斥候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斥與候不同詳後

及禱守篇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舊本

比謫北王云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比及也顧蘇說同案茅本正作比不誤今據正王引之云三表當

爲五表說見後與城上烽燧相望畢云說文云烽燧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燧燧表上亭

守燧火者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燧如覆米箕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卽燔然之也

此二字省文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

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言城小不能自守又盡葆不能自通於大城也

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

之至堞謂傳城也傳城慎無厭建建讀爲券聲近字通考工記轉人左



不鍵杜子春云書鍵或作券鄭康成云券今倦字也  
又襍守篇作唯弁逮則疑建即逮之形誤逮與怠音  
近古通非儒篇立命而怠事晏子春秋外篇怠作建二義並通未知孰是  
春秋外篇怠作建二義並通未知孰是

百人此人數與上不日暮出之畢云据上文為微職  
同未詳其說

畢云即微職微當為微說文云微微也絳帛著於  
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微者公徒東京賦云戎

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即  
微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微為之詒讓案正字當作

微識周禮司常鄭注作微識以微微為空隊要塞之  
微職為識皆同聲段借字詳前旗幟篇

人所往來者蘇云隊當作隧要塞謂險隘之處也令  
之人二字誤倒詒讓案隊隧字通

可口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王引之云此當作人  
所往來者令可以迹

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言人所往來者令可以迹  
可以迹其迹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迹之

也襍守篇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是其  
證今本可下掇以迹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

通周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各立其表城上  
襍守篇曰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

應之候出越陳表陳表襍守篇作田表田陳古音遮  
相近字通田表謂郭外之表也

坐郭門之外內

國語晉語候遮扞衛不行韋注云遮

部云遮遏也案遮禡守篇謂之斥此候與遮二者不

同候出郭十里迹知敵往來多少遮則守郭門不遠

出候遮各有表與城上相應蓋郭立其表令卒之半

外候者置表郭內遮者置表與

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

舊本半作少無可知也王引之云

此當作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

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其卒之多少也

禡守篇云卒半在內令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

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

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義不可通案

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正作無可知也不誤今據正

即有驚畢云即舊作節以見寇越陳去畢云說文云

越而來詒讓案陳城上以麾指之畢云麾即摩字省文

表即候所置表

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摩也

从手靡聲玉篇云摩呼為切

麾所指畢云禡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

文作遮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當從上

當從禡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作遮與上述者為候不同擊舌茅本作繫垂疑誤下  
交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遮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  
所指謂遮者既見寇則具戰備從城上旌麾所指進  
退而迎敵此遮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  
其異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從望見寇舊  
守篇改戰備為備戰尤誤說互詳禠守篇望見寇本  
冠舉一烽入竟舉二烽今據補舉一垂入竟蘇云竟  
舉二垂狎郭畢云狎近俞云狎郭狎城兩狎字並當  
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  
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  
言甲郭甲城禠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案俞  
說是也但甲狎字通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甲毛傳云  
甲狎也釋文引韓詩甲作狎則舊本舉三垂入郭舊  
作狎於義得通不必定改作甲也  
狎郭字王舉四垂狎城舉五垂王引之云垂字義不  
據上文補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可通垂當為表上文  
言候者各立其表則此所舉者皆表也又此文曰望  
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  
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則垂字  
明是表字之譌隸書表字作表丞字或作垂見漢魯  
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譌作垂通  
典兵五曰城上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

步卽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卽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襍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蓋一本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書者誤合之淺人不知垂爲表之誤又妄加手旁耳俞云王非也垂者郵之懷字郵卽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畷鄭君說此未明郵表畷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界之地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畷郵與旒通畷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畷郵今長發篇作綴旒是知郵畷卽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畷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畷所以名也墨子書多古言襍守篇捶表卽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案

夜以火皆如此五表之數如去郭百步牆

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

王引之云外空井當作外

宅井謂城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故下文云無令可得汲也襍守篇云外宅溝井可實塞是其

證若空井則無庸塞矣無令可得汲也

舊本脫令字王云案下文

外宅二字襍守篇屢見無令可得汲也

日無令客得而用之今據補外空室盡發之

空室茅本作室



屋王引之云外空室當作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禰守篇云寇薄發屋伐木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之作室則又涉上文盡室之而誤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但室聲類同古多通用備城門篇云室以樵彼以室為室聲類同古證非誤字也漢韓勅修孔廟碑室字亦作室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

內城中

蘇云內讀如納

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

蘇云當作事已案蘇

說是也以與已

同言守事畢也

各以其記取之事為之券

舊本各下

云各當為名蘇云各下脫以字事為之券當作吏書為之券叟古事字與吏近也案蘇校是也今據補書

其枚數當逐材木不能盡內即燒之

畢云遂同術王云遂與隧同道

也內與納同舊本材誤枚即誤既王引之云枚木文不成義枚當為材既燒之當為即燒之言當道之材

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即燒之無令寇得而用之也禰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燒之無令寇得用之是其

證今本材作枚涉上文枚數而誤即字又誤作既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亦同今據正當遂即備

城門篇之當

隊畢說非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

署忠有司出其所治

忠疑當為中之誤

則從淫之法其罪射

畢云謂貫耳俞云古不名貫耳為射射疑則字之誤案說文耳部云耿軍法以矢貫耳也射正字作孰與

耿形近畢隱據許書義亦通韓非子難言篇云田明辜射舊注云射而殺之案射殺不當云辜彼注未腐

務色謾舌

蘇云此句有誤疑當作務色謾言案舌即正字茅本作正謂欺謾正人不必改為言

淫囂不靜當路尼眾

畢云尼止舍事

畢云言舍其事後就舊本有

藏本茅本無今據刪言

踰時不寧

謂不謁告也漢書高帝紀注李斐云

休謁之名吉

其罪射謹囂賊眾

畢云賊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皆駭陸德明

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戒其罪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為駭則賊本成之俗加也

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

蘇云次字有誤詒讓案疑當為刺

其罪殺無

敢有樂器弊騏軍中

弊騏疑奕棋之誤說文収部云奕圍棋也

有則其罪

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

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



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眾失法殺

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俞云去乃代之服罪

代舊本誤伐王引之云伐字義不可通伐當為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使之聞誓令則

當代之服罪矣案王說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此句有誤

疑當作死三日徇徇徇古今字死與尸聲近義通謂陳尸於市三日以徇眾也周禮鄉士云肆之三日左

襄二十二年傳楚殺觀起三日棄疾請尸是戮於市者皆陳尸三日也上云離守者三日而一徇亦足互

證三與古文上作二相似日日徇謁者待令門外為行形並相近傳寫譌舛遂不可通

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鋪當為舖下並同詳前蘇云更代也言舖食則遣其

曹更代勿門下謁者一長王引之云長下當有者字而令本脫之下文曰中涓

一長者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文選藉田賦李注引

是其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字書云

督祭也

二人夾散門外坐

四人二人亦謂謁者

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

上侍者名

舊本謂民令依道藏本茅本正上文云上通者名

守室下高樓室

不得為樓室當為堂之誤高上疑當有為字

備城門篇云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即此

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

道亦從也詳前

及城中非常者輒

言之守守以須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

驗之

舊本須誤順蘇云順為須之訛須待也雜守篇云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

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

畢云言傳其言

中涓二人夾散門

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

衛說

行部云四達謂之衢

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隄

畢云隄當為倪

立初雞足置

此上下文有脫誤初疑勿之誤公孟篇

如雞足之形後葆守篇云入柴勿積魚鱗簪又前夾

備蛾傳篇云相覆勿令魚鱗三此

文例與彼正同夾

挾視葆食

此有脫誤疑當作卒夾

而札書得必謹案



視參食者王云參食當為參驗禕守篇曰吏所解皆

此驗為食耳節不法為節當正請之正請亦當屯陳垣

外術衢街皆樓茅本無街字屯陳即上文高臨里中

樓一鼓聾竈樓有一竈者夜以舉火即有物故句

鼓有事故猶言事故言吏至而止止舊本謬正今據茅

吏至鼓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

圉備城門篇云城上五十步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

請亦當為令杼廁利之畢云似言罰之守廁蘇云利

諸之誤議案杼當為杼左傳文六年杜注云杼除也開元占

經甘氏外官占引甘氏讚云天涸伏作杼廁糞土利

禕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眾而勇輕意見威輕意義難通意疑當

為竟之謬竟競古字

通與旗幟篇竟土義同輕竟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

言輕關猶下云重下輕去矣

為羊圻茅本作圻今積土為高以臨民畢云句蒙櫓俱前

遂屬之城畢云民城為韻詒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

墨子曰子問羊圻之守邪舊本脫之字羊圻者攻之

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圻之政蘇云政遠

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城當作攻害並當為圍圍與

遠攻則遠禦之近攻則近禦之也公孟篇云厚攻則

厚吾薄攻則薄吾彼吾亦圍之省語意與此異而義

同不至城畢云句脫一字詒讓案此當作害不至城

轉害此句首害字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疑

即備城門篇之兵弩簡格望以固畢云句厲吾銳卒

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畢云舊作云以意養

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王云多執數少義不可



大半僅存小字因譌而為少言我之卒能多執敵人

者數賞之則卒乃不怠也下文正作多執數賞卒乃

不怠蘇卒乃不怠畢云舊脫卒字据下文增倍作士

不休兵士當作土即上文之積土也商子不能禁禦遂

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梯臨之法

畢云煙同重詒讓案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

槔之王引之云槔字義不可通槔當為槔字之誤也說文打撞也廣雅曰槔撞刺也槔與村同謂以

木撞其堙左百步右百步茅本右繁下矢石沙炭以

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審賞行

罰審賞舊本誤到王云當為審賞行罰今本審賞二

校是也茅本正作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畢

審賞不到今據乙生舊作主以意改案茅本正患瘧高憤茅本作慎誤

恨也愚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為愚王引之云畢以瘧

為愚之誤是也患當為患字之誤也患與養古字通

憤與奮同上文云養勇高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

不怠畢云舊乃不二字倒以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

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畢云埋舊作矢長丈二尺蘇

備城門篇矢作夫詒讓案當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

尺蘇云弟與梯同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傳葉五寸

畢云葉即堞字蘇云備城門梯渠十丈一梯渠之有

篇言去堞五寸與此言合梯渠十丈一梯梯者謂

之梯渠但渠廣丈六尺則不得有十丈若據設渠處

言之則城上二步一渠其廣丈二尺二十步而十渠

則十二丈也與此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

數皆不相應未詳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

二十九蘇云備城門篇言城上二步一渠又言二步

百五十八步里字不誤今本挽一步字耳里法本二

百步而云二百五十八步者蓋就設渠荅之處計之

所餘四十二步或當門隅及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

樓閣不能盡設渠荅故不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

其甚害者為築三亭蘇云此言險隘宜守害亭三隅



亭三二字舊本乙織女之畢云當云織如之織古織字

到今據茅本乙象織女處隅之形案陳說是也上

策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案陳說是也上

不言織則不當云如之畢校未塙此言亭為三隅形

如織女三星之隅列猶下文云為擊三隅之也六韜

軍用篇云兩鏃蒺藜參連織女是古書多以織女擬

三角形令能相救諸距阜畢云距舊作詎以意改山

之證林溝瀆丘陵阡陌畢云古只郭門若閭術可要塞說

門部云閭及為微職畢云同織案可以迹知往來者

里中門也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

大小調處葆民即外民入葆者計度城內葆者或欲

從兄弟知識者許之識字舊本挽王引之云知下當

完號合篇曰其有知識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

兄弟欲見之是其證

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事急不及致

令暫積門內取易致也此下舊本有候無過民獻粟

五十云云十四字乃下文錯簡今移於彼

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號令篇作皆為平直其價疑置

平亦平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畢

直之誤長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畢云職皆其所喜天下事

為韻畢云喜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畢云數具為韻蘇

備畢云喜為韻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云此八句與前後

疑有錯簡不倫築郵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侍

為倚言邪殺為梯也備城門篇云倚殺為辟梯辟畢云

如城執可證蘇云侍當作持殺滅也非為辟梯辟即

臂梯兩臂長三尺亭高三丈以上則梯長不連門三

尺報以繩連之連門疑當槩再雜為縣梁槩當為槩

備城門篇再雜猶聾竈當作聾竈詳備城門篇亦言

言再而詳經上篇聾竈每亭為一聾竈號令篇云樓

一鼓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言舉烽有此三等傳火

以次應之至主國止畢云舊作其事急者引而上下

之謂引烽而上下之烽著桔槔烽火以舉王云以輒



五鼓傳又以火屬之

畢云火舊作又以意改

言寇所從來者少

多

廣雅釋詁云言問也

旦弁還

旦茅本作且疑當為母弁建即

號合篇之無厭建後文又作唯

弁逮則疑還或為還之誤此書

還多誤還還逮同詳非攻下篇

去來屬次烽勿罷望

見寇舉一烽入境

畢云號令舉二烽射妻

疑要之

妻疑要之

云要塞下文又云有要有害可證射要謂急趨要害

周禮野廬氏鄭注云徑踰射邪趨疾越渠隄也畢云

當是女垣謫字案此方入境尚舉三烽一藍舊本脫

未郭會安得至女垣畢說非

據道藏本茅本補王校改一為三畢讀藍郭句云藍

爾聲相近言爾郭也謂近之案畢失其句讀不可從

郭會

謂寇

舉四烽二藍

改二王校

城會舉五烽五藍

之云藍字義不可通蓋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

艸誤為甘中取誤為卧下且誤為血遂合而為藍字

此文當云望見寇舉一烽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

妻舉三烽三鼓郭會舉四烽四鼓城會舉五烽五鼓

上文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

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

是有烽即有鼓也今本舉一烽舉二烽下脫一鼓二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

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作二唯下文舉  
五峰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足見烽鼓相  
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鼓皆可次第而  
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謂如五烽五鼓之  
數則藍為鼓字之誤甚明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  
藍蘭聲相近而以為誤躡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為鼓  
甚塢惟依舊本則前二烽皆無鼓三烽一鼓四烽二  
鼓鼓數與烽亦不必盡相應依王說鼓數各如烽則  
增改字太多不知塢否今未敢輒改夜以火如此數  
蘇謂二字及五藍二字並衍失之  
王引之云號令篇夜以火守烽者事急此下疑候無  
皆如此亦謂如五表之數  
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倉逮寇至葉隨去之舊本  
畢以意改葉為棄王云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隨  
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葉時即去之也號令  
篇曰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葉上則義不可通今  
本去下脫之字又升隨字於葉字上則義不可通又  
云葉與堞同上文樹渠無傳葉五寸亦以葉為堞案  
王校是也今據乙增又此十四字舊本誤錯入上文  
事即急則使積門內下今移於此號令篇云遣卒候  
無過五十人客至葉去之慎無厭逮逮急通號令篇作  
百人日暮出之為微職與此上下文正同則其為錯  
簡無疑矣唯倉逮亦當作無厭逮逮急通號令篇作



無厭建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

平明而迹句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王引之云此本作平明而

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言迹者之

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應之也號令篇

云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

是其證今本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祇存無迹二字

城上應之又為作下候出置田表田表祇存無迹二字

城之應則義不可通田表祇存無迹二字置田表田表祇存無迹二字

田下云田者男子以戰備斥坐郭內外立旗幟蘇云

從斥即郭外耕田之民也田表祇存無迹二字置田表田表祇存無迹二字

篇云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文校此

為優田與陳通詒讓案斥遮義同淮南子兵略訓斥

闔要遮高注云斥候也此斥為遮卒半在內令多少

與候異幟俗字上文微職並作職卒半在內令多少

無可知即有驚驚警同詳舉孔表孔疑當作外艸見

寇舉牧表牧疑當為次亦艸書城上以麾指之斥步

鼓整旗旗蘇云步當作以備戰從麾所指備戰當從

戰備即兵械之屬言斥各持戰備從城上旌麾所指

而迎敵也下云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義同舊讀以

備戰三字屬上句誤指舊本爲止今田者男子以戰

據道藏本茅本正蘇云號令篇作指田者男子以戰

備從斥謂從斥女子亟走入茅本舊本作亟今據正

即見放放當爲寇到傳到城止止舊本誤正王引之

當爲止鼓傳到城止見下文上文又曰烽火以舉輒

五鼓傳蘇云上到字誤術正爲止字之訛案王說近

是茅本止字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蘇云號令

不誤今據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篇言表三

人守之與此合捶號令篇作垂案捶表俞守數令騎

謂即郵表是也王校刪捶字非詳號令篇守數令騎

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蘇云旁當作訪上爲字

言偏視又疑當作行視其曹一鼓言守表者每望見

旁旁謂城之四面也斗舊本譌升畢云疑斗食俞云

寇鼓傳到城止斗食以下文推之則升爲斗字之誤

無疑案畢俞說是終歲三十六石蘇云據下言斗食

也蘇校同今據正終歲三十六石食五升又言日再

食是一食五升再食則一斗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

以終歲計之當三十六石也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

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挽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

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

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挽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

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

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挽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

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

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挽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

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

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挽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

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

食終歲十八石舊本食上挽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



終歲十八石然二十下尚當有脫字據下言參食食  
參升日再食則六升以終歲計之當得二十一石六  
斗四食食二升半日再食則五升以終歲計之當得  
十八石也俞云此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  
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  
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  
字當據下文補四食者四分斗而五食終歲十四石  
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  
四斗舊本作五食終歲十四石升盧云疑十四石五  
升否或升字衍俞云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  
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  
四石升蓋誤斗為升又脫四字耳盧說於數不合非  
也案俞校是也蘇六食終歲十二石俞云六食者六  
說同今據補正  
也故終歲十二石也蘇云下言六食一升大半是  
每日食三升有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二石也  
食食五升上斗字舊本亦譌參食食參升小半四食  
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此  
析上文斗食以下日再食每食之升數也故未又云  
日再食以總釋之俞云此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  
者每日一斗今則為五升矣參食者每日六升六半  
今為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

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  
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  
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卽於  
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  
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案俞以此爲民食不足  
依前數而各減其半非墨子之惜而謂參食食參升  
下當有小半二字則甚塙今據增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

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一升也日三升者每

食一升有半也日四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

升者每食二升也約謂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亟舊本譌函今

危約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據茅本正王校  
同雜鄉當作離鄉言城外別鄉器物皆收入城內也

備城門篇云城小人眾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大城  
及他可以左守事者顧云左助也蘇云先舉縣官室

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蘇云凡字誤  
通書中其多作立案凡數猶言大總計卽急先發句

數也周禮外史云凡數從政者蘇說非

寇薄謂蘇云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句入柴爲內



勿積魚鱗簪

畢云疑簪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罾案畢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

本作罾高注云罾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罾讀沙簪

幽州名之為潏也說文作罾云積柴水中以聚魚也

備蛾傳篇說答云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三即

參亦即簪之省也爾雅釋器云簪謂之潏郭注以為

聚積柴木捕取魚之名小爾雅廣獸云潛簪也潛潏

字通蓋通言之凡積聚柴木並謂之簪簪潛參簪聲

並相近通典兵門說束械云皆去鑽刊以束為魚鱗

次橫檢而縛之杜即依此書也太玄經禮次六魚鱗

差之乃矢施之魚鱗簪猶言魚鱗次魚鱗差也細繹

此與備蛾傳篇文似並謂勿如魚鱗簪而杜佑之意

則謂束械當為魚鱗次依其說則此文勿積當隊令

當略讀與備蛾傳篇語意不同未知是否

易取也

當隊即當隧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

得用之

商子兵守篇云客至發梁徹屋給徙徙之積

不給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與此同

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

作大小茅本城四面外

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鼻

畢云言為之紐乃

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

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都司空蓋五官之一詳號令篇大城四人候

二人候亦五官之一詳號令篇二茅本作一縣候面一四面面亭尉次

司空秩蓋次於縣尉次司空亦次於都司空也亭亭尉即備城門篇之帛尉號令篇之百長其亭

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畢云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案財足疑當屬上

讀財纔通言吏侍守所者纔足應用無定數也財父足見備城門篇它篇亦多云財自足畢讀恐非是

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

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守疑當作侍號令篇云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

過二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蘇云趣疾行也各四

戟夾門立此言夾門別有持戟者四人也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

之上逋者名池外廉廉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曰廉

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行

旗職篇曰大寇傳攻前池外廉皆其證隸書外字或

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與水相似而譌史記秦

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字一作水案王校



是也今據正蘇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者

射之謀其疏者蘇云言要害之處亦不可不預為謀也俞云

疑人蓋束草為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牆外水中

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案俞說是也即旗幟篇之藩疑為竹箭讓案茅本並作箭蘇云箭

當從舊作箭漢書有此字竹箭蓋竹籤也削竹而布

書引漢書王尊傳箭張禁字如此作攷漢箭尺廣二

步言插竹箭之箭下於水五寸下於二字舊到雜長

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蘇云於下二字誤

五寸言藏之水中令人勿見也雜長短使之不齊也

前亦當作箭外廉者廉其外令有鋒銳也行讀如杭

鄉讀如向案旗幟篇云前池外廉前外廉三三十步

行謂前池之外廉列竹箭三行也蘇說非一弩廬廣十尺表丈二尺弩廬即置連弩車之廬

臺制與此略同而步隊有急當改隊極發其近者往

尺數異詳備高臨篇

佐王引之云古字極與亟通極發即亟發也莊子盜  
出入甚極又曰反覆其天貴而安之並云極讀為亟急也  
淮南子精神篇隨其天貴而安之並云極高注云亟急也  
也案王說是也極下其次襲其處漢書楊雄傳顏注  
道藏本有急字疑衍其近者往助之近者守節出入使主  
軍有危急則發其近者居之以為接應也  
既發則移其次者節小吏掌符節者與號令篇主券相  
節必疏書類周官有掌節屬地官蓋都邑亦有之署  
其情令若其事之疑著而須其還報以劔驗之王云  
亦當為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譌為僉又譌為  
劔耳隸書參或作參僉或作僉二形相似而誤案王  
校是也蘇說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  
同參驗見後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  
畢云言操節人即百步一隊上疑有閣通守舍門部  
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上疑有閣通守舍門部  
云閣門旁戶也爾雅釋宮云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  
小閭謂之閭茅本作閣非  
墉墉善其上蘇云善與繕通案蘇說未塙此善下有  
善塗亦竇際此疑亦當云善蓋其上或云善塗其上  
又此下舊本有先行德至用人少易守凡四十三字



當為前備城門篇之取疏畢云此正字令民家有三

年畜蔬食通蓄字以備湛旱王云論衡明雩篇日久

水與歲不為王云畢以歲字絕句不為屬下讀案不

旱非歲不為為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以歲不為

連讀湛旱水旱也言令民多畜蔬食以備水旱歲不

為也晉語注曰為成也歲不為猶王藻言年不順成

也賈子孽產子篇曰常令邊縣豫種畜荒芸鳥喙祿

歲適不為是其證蘇云荒魚毒也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

葉出故以為名芸香草也可以辟蠹鳥喙鳥頭別名

祿葉未詳詒讓案說文艸部云荒魚毒也太平御覽

藥部引吳氏本艸云荒華根有毒可用殺魚本艸經

云鳥頭一名鳥喙廣雅釋艸云蕉奚毒附子也一歲

為莢子二歲為鳥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鳥頭五歲

為天雄芸非毒艸當為芒字之誤爾雅釋艸云葇春

草郭注云一名芒草山海經中山經云葇山有木曰

芒草可以毒魚朝歌山作莽草周禮翦氏及本艸經

同本艸字又作藺並聲近字通芒與荒皆毒魚之艸

蓋亦可以毒人祿茅本作株疑當為株與椒同急就

篇云鳥喙附子椒荒華皇象本作烏喙付子株元華

芒芸株字形並相近鳥喙茅本作烏喙亦與皇同

株與鳥喙荒華等皆藥之有毒者故此書及史游並

兼舉之葉不審何字之誤通典兵守拒法云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外宅溝井可寘寘寘舊本作寘畢云同

說文穴部不可句置此其中畢云言此數物有毒可

云寘塞也左氏傳秦人毒涇上流案顧說是也不可置此其中

言井溝可寘塞則寘塞之不可寘塞者以上所蓄毒

艸置其中毋使敵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

戶令皆鑿而類竅之類備城門篇作幕畢校改幕案

隸書形近類因又誤作類也各為二類一鑿而屬

正字幕變體義並詳彼篇下同

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畢云

云鴈鵠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

家故人令豎子為殺鴈鵠之亦見莊子新序東奢云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批無得以粟皆即鵠也今

江東人呼鵠猶曰雁鵠王云畢說足也烏非家畜不

得與牛羊雞狗鵠並言之烏當為鳧此鳧謂鴨也亦

非弋鳧與鴈之鳧廣雅鳧鵠也鳧與鴨同晏子春

秋外篇君之鳧鴈食以菽粟是也收其皮革筋角脂

故曰殺牛羊雞狗鳧鴈蘇說同



萌羽畢云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兔皆剝之王引

之云彘與皮革筋角脂羽並言之亦為不倫兔字當

吏檀桐自吏疑使之誤下有挽字檀疑檀之誤說文

誤自畢云茅本作為鐵錐之錐郭璞注云江東呼錐箭蘇

云錐賓彌切音卑厚簡為衡枉厚疑當為后與後聲

之誤前篇城門篇亦有兵弩簡格即蘭格也事急卒

不可遠令掘外宅林疑當作材下同言事急守城之

木納城內以備用又疑或當作事急卒謀多少當為

課詳號若治城口為擊一擊也城下疑缺上字三隅

之言擊之形為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

棧重五斤以上謂材木之小者畢云說文云棧海中

作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

案蘇校是也論語公治長集解引馬融云編竹木大

者曰戢小者曰桴方言云箴謂之筏通典兵門云槍  
十根爲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卽成一  
械此後世法不知墨子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  
所謂一筏數幾何也

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王引之云步界

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  
部界號令篇云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  
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  
故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  
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  
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  
佐同蘇云上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  
謂聞之於上

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士號

令篇屢言信人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  
亦或誤爲使人

人者蘇云上句善下疑脫一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

名乃內之蘇云應名言名實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

吏所解謂民相應也內讀如納札舊本譌作皆札書藏之禮王引之云



禮書當為札書古禮字作札與札相似札譌為札後  
 人因改為禮耳札書見號令篇莊子人閒世篇名也  
 者相札也崔譌曰札或作禮淮南說林篇烏力勝日  
 而服於雖札今本札譌作禮蘇云禮當作謹備城門  
 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周禮調人云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  
 注云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以須告之至以參  
 姓名辯本也此札書與彼義同

驗之告下疑當有者字 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  
吳鈔本挽至字

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蘇云睨者二字傳寫錯誤或為  
兒童之訛意言弱小未堪為卒

唯給使令而已詒讓案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倪弱  
 小繫倪者也說文女部云妮擊妮也廣雅釋親云妮

兒子也此睨即妮之段字或云睨者小疑當作諸小  
 妮者即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管

子乘馬篇云童五尺荀子仲尼篇云五尺豎子論語  
 泰伯篇可以託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賈疏引鄭注

云六尺年十五以下然則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  
 舍謂守者之私舍號令篇云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

內蘭石見號 厲矢諸材畢云舊作林以意改蘇云器  
諸與儲同詒讓案諸如字

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號令篇云輕重 為解車以枹  
分數各有請

城矣說文木部云枹末端木也案枹即考工記車人  
卽梓之段借字枹籀文从梓作梓與梓聲類相近也  
備穴篇用枹若松爲穴戶枹疑卽輶車據下文是言車  
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卽輶車據下文是言車  
之載矢者城矣二字或卽載矢之訛下以字衍案蘇  
說近是但下以輶車輶音瑤立乘小車也輪帖本茅  
以字非衍  
本帖作帖帖亦見經說下畢云此輶字異文無疑廣  
雅云帖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畢說未瑤帖疑卽  
車前胡字形又與軸相近詳經說下廣十尺必無十  
篇輪與帖不得同度疑亦有抗誤  
尺此亦足證畢說之非但胡卽輶前下垂柱地者亦  
不得有廣度疑指車前軌當胡處而言下箱與韓等  
亦長丈則軌長廣正方矣若爲軸韓長丈此蓋直韓  
則當云長不當云廣未質定也  
大車同長文當爲韓出箱前者之度下云箱長與韓  
等則并當箱與箱前二者計之韓通長二丈也車人  
凡爲韓三其輪崇此輪六爲三輻三輻疑當作四輪  
尺而韓二丈贏於彼也  
兩軸四輪亦廣六尺  
誤作三輪  
度爲板箱長與輶等  
同



參分柯之二鄭注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高

云牝服謂車箱此車箱長丈蓋長於大車二尺也

四尺舊本作四尺蘇校是也今據乙正善蓋上治合可載

矢舊本挽中字今據道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

大人少一不守也畢云舊作者以意改城小人眾二

不守也人眾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

積在外富人在虛蘇云虛同墟言五不守也率萬家

而城方三里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地肥境而立邑建

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

三里則可守詒讓案方三里者積九里爲地八千

百畝也以萬家分居之蓋每宅不

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墨子目錄一卷

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

隋志別爲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

法儀第四

治要引篇目同

七患第五

治要引篇目同

辭過第六

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後人所分

三辯第七

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七篇題曰經蓋宋人所加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治要引篇目同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作上賢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漢書顏注  
引作上同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中興館閣書目云一本自親士  
至上同十三篇即此黃震宋濂

所見別本以上六篇  
題曰論亦宋人所加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漢書顏  
注引同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道藏本  
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漢書顏注引同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引作明鬼神  
漢書顏注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治要引篇目及漢書顏注引並同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晉書魯勝傳墨辯注敘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卽此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畢云舊云十三同卷者梵本分帙如此  
論議案此明人編入道藏所合并非古

本也畢謂  
梵本亦非

貴義第四十七

治要引  
篇目同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口口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明吳寬鈔本無目錄其當卷  
篇目以備城門為五十四備

高臨為五十五册未吳氏手跋云本書七十  
一篇其五十一之五十三五十七五十九之

六十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闕當訪求古  
本考入云是吳所據舊本實如此則當闕五

十二五十三二  
篇未知孰是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  
臨第一鉤第二則此篇疑當為

備鉤

□□第五十五

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  
此篇疑當為備衝詩大雅皇矣

孔疏引有備衝篇  
蓋唐初尚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  
五則此篇疑當為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十二攻具水第六穴第七突第  
八空洞第九蟻傳第十今唯關

備空洞一篇其次又不當列水  
突之閒豈為後人所賈亂與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十二攻具穴在突後此篇次與彼不合

備蛾傳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十二攻具賴輶第十一軒車第二十二則當有備賴輶備軒車二

篇其次當在此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幟俗字王念孫校改職

號令第七十 九章筭術哀分篇劉徽注引篇目同

礫守第七十一

畢沅云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

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

詒讓案馬本梁庾仲容子

鈔見高似孫子略

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

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

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

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

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

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

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

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

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

詒讓案荀子修身篇楊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



當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然詩正義引備書即有闕佚篇數已與今本同也

衝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

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詒讓案御覽多本古

類書不足證北宋時此書尚有完本也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

臺曾注之即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

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讓

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所載別本書錄解題亦著錄黃氏日鈔諸子云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稱

者多衍復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又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五引兼愛中篇楚靈王好士細腰數語云

今按墨子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是陳直齋黃東發吳正傳所見墨子

皆止十三篇本也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

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

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尚同各三篇文

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据以意求之

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讓

案南宋別本不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

如是畢說非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

詒讓案此說亦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

至明尚存詒讓案鄭焦二志卒亦不傳何也若錢

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

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

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上至雜守凡七

十一篇內闕有題八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

解題稱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



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

有題八篇闕文在宋本已後讀書叢錄論讓案

有題八篇宋本蓋已闕洪說未塢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敘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今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庾仲容子鈔

見高似孫子略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為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

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



十三篇明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据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眾人自易而難彼親士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

禮哀為本焉修身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

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詒讓案張海鵬本舜染許由桀

染干辛干舊作子說苑作干莘原有紂染崇侯也所染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

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

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訛能詒讓案張本不訛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三寸作蔽形

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通於泉流不發

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已為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

不得恣已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為政有

天舊有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脛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

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

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耆



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乎有

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

若送葬我當為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

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

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

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

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

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為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論讓案今本公

篇之前闕第五十一篇以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

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

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

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罕而先於孟子者歟

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

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

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

非子顯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范書言墨

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

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

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

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

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

孔庭其以此歟詒讓案此條於墨子篇目及馬

氏書均無涉姑錄之以存畢考之舊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畧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後又三卷樂臺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志不載  
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

亡九

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詒讓案此卽中興館閣書目王氏所

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

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

衛本作上

同爲說云

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

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誅行與楊

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

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



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嘉注

四庫全書總目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

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

則曰墨子姓翟母夢鳥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  
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  
所出未足爲據也

詒讓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瑯嬛記

宋館閣書目

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  
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  
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  
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  
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尙存六十三篇

詒讓

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

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

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  
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  
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



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  
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  
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  
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  
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  
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  
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  
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  
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  
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  
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

詒讓案畢本在焦竑國  
史經籍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別錄而劉歆七畧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



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  
索隱按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  
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  
也此卽劉錄之佚文攷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  
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  
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  
曰君子有鬪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  
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  
亦足考劉班著錄之異同謹附記之

劉略入兵技  
巧家者蓋卽

備城門以下  
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

畢沅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

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詒讓案見樂論篇然似約舉非樂篇大意畢以爲佚文未埒

孔子

子字皆鮒所更墨本用孔子諱

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

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

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

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

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

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

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

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

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詒讓案二條並見



晏子春秋外篇或  
墨子亦有是文

堂高三尺

索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詒讓案後漢書趙典傳注首有堯舜二字韓

非子十過篇亦有此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文即索隱所據也

詒讓案後漢書文選魏都賦注

食

詒讓案後漢書注作飯

土簋

作斲又

文選東京賦注引作刊

食

詒讓案後漢書注作飯

土簋

啜土刑

詒讓案後漢書注作歆土鉶

糲梁之食

詒讓案後漢書注作飯

藜藿

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

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

篇文

詒讓案此司馬談約引墨子語似未必即節用中下篇佚文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

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云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

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論衡

是應篇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以

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選注疑並據史記展轉援引

非唐本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

詒讓案畢本作思今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校正慮無

不徇通矣

見裴駟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

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

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

俗本

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

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

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

案舊本挽盧文弼據御覽八百二十校補今從之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

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

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

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

之二王者以詒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

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



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見說苑疑節用下篇文  
諸篇無與弟子問答之語畢說未鳩  
論讓案節用

吾見百國春秋

見隋李德林重荅魏收書

論讓案

下畢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收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審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為句畢氏失其句讀遂并史字錄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為仁太山之上

則封禪焉培塿之側

太平御覽作沈

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

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

故翟以地為仁

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

見藝文類聚

論讓案此即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并為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見文選注

貴義篇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疑即獻書惠王之誤又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



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與李所引正同彼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著所出書今不據補錄詳貴篇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

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轆車

我作轆鐵轆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轆頭適到速以轆串轆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

而射自然敗走案杜蓋即本墨子遺法而以後世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

石隨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

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

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

口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

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詒讓案此  
文當在佚篇中今書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棘  
六異之文然非申徒狄對周公語畢說非也通志氏  
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狄夏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  
說同莊子外物篇云湯與務光務光怒申徒狄因以  
蹄河此即應說所本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則云申徒  
狄殷末人也史記鄒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殷之  
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  
釋文亦云申徒狄殷時人案依韋說則此周公或為  
東西周君御覽八百二引有和氏之璧語又韓詩外  
傳一及新序士節篇並云申徒狄曰吳殺子胥陳殺  
泄治而滅其國則狄非夏殷末人可知疑韋說近是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  
案此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諸條似多誤  
以它子書語為墨子不甚足據也今亦未及詳校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

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

詒讓案疑當作禽子

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蠲

詒讓案當作黽

日夜而鳴舌乾澀然而不聽

一引作口乾今而人不聽之

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

走千里手制兇虎

見太平御覽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詒讓案

神機陰開剖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

業

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剗彼作剗此誤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

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

詒讓案此淮南子說山訓文

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

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

神明作規矩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

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翫

翠璫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

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詒讓案此淮南子秦族訓

文夫至巧不用劒大匠大不斲詒讓案此淮南子說林訓文下

術大字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

能斲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

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剗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

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詒讓案末條淮南子

秦族訓文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

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金城湯池水經河水二酈道元注

釜巨水經濟水注云陶巨墨子以爲釜巨也



使造

下疑挽物字

三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

廣弘明集朱世

卿法性自然論

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為玉楮葉章有此文或本墨子語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為之耕

劉賡稽瑞

禹葬會稽鳥為之耘

稽瑞

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二篇佚文然說舜葬處與節葬

下篇不合未詳

五星光明苕豔如旗

稽瑞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敘

魯勝墨辯注敘

晉書隱逸傳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  
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

孫星衍校改刑

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

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當作名必

有疑說形察疑說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

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

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

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

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

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亾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

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



此也

畢沅墨子注敘 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寶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

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

等篇

詒讓案此即余有丁子彙本

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

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弢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

詒讓案此論不塙詳非儒篇

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

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

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

詒讓案墨子蓋



生於哀悼閒較之七十子尙略至孟子始云能言距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

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

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

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

詒議案此非政中篇

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祖不屠何明人不攷中山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

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寔六

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

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

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

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

詒議案文選長笛賦注

若史記

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

漢書作子丹不知子丹是何人文穎日子丹子罕也

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



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并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并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并音任善曰未詳

詒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穎爲文子并音任亦有誤

沅亦不能定

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濫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斂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

遂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寔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敘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旣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



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  
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  
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  
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  
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明鬼是  
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  
襍天下之川腴無胈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  
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  
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  
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  
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

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

當爲月

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日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日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

當爲月

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

墨始法之矣

詒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

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

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叙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

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  
襍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  
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  
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  
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  
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  
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  
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  
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  
者不謀同時其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  
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

衍撰



孫星衍經說篇跋 經訓堂本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

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  
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  
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  
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  
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案經下云過件景不從說在改  
爲論讓案過件不當屬此讀孫亦襲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  
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尙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  
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  
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  
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  
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  
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述學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

敘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

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

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

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

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數有論

諫淮南子主術訓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

春秋傳惠伯文十晉荀偃襄十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

后子昭元及左邱明宣十竝見引重遺書二篇論讓

作十二篇今據漢書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

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天下篇

可謂知言

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呂氏春秋當染篇

其淵源所漸固可

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

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

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竝孔

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



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詒讓案墨在昭公世不得及景公汪誤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詒讓案墨子必不及見孔子汪說誤執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亾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竝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

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旣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脩身二篇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辨相訾以舛偶不忤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



其徒誦之竝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  
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  
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  
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  
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  
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  
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詒讓案吳起之亂墨子  
似尙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  
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襍篇倣劉向  
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  
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  
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  
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

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  
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  
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  
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  
卷非墨子今亡孔  
叢詰墨偽  
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  
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  
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  
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  
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  
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  
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  
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



子爲墨子皐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厯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竝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

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韓

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孝武之世猶

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

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

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因敦淦月選拔貢生江都汪

中述詒讓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

此敘揚州刻本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

校本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旣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  
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  
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  
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



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  
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  
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  
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  
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  
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  
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  
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  
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  
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  
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  
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

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旣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器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土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尊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



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  
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  
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尙  
或殮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  
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  
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  
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  
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  
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  
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  
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  
天下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

篇

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

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志敘讀書雜誌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  
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  
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  
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  
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  
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  
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  
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  
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



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  
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佗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  
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  
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  
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此  
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  
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亨字篆文作𠂔隸作享  
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  
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行而享廢矣  
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尙作享說文苟讀若  
乘屋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  
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尙作

苟說文但裼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

唯耕柱篇羊牛掬豢雍

與養同今本雍譌作維

人但割而和之

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辜今經典皆以郭代辜郭行而辜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辜之借字知高爲辜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尚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詭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敖又譌作傲也

說詳本篇說文佚反

送也呂不韋曰有佻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



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  
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  
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  
衛及櫓縱衛衝形相似知衛爲衝之譌也衛謂是書  
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尚賢中篇故不  
本也故降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政下篇天誠  
與胡同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誠  
作情又作請尚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君子中  
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即  
義求爲上士情請並與誠同拂作費兼愛下篇即  
下文費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志作之子墨子之  
作拂下智字與知同  
有天之下之字與志同天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  
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宇作野榭邃野之居野與  
宇佗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  
同佗作也之也物即佗佗俗作他  
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管作關耕柱篇古者  
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與聯同周公旦非關

叔公孟篇關叔爲天下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作松號令篇松上不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鄧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兗地論讓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



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

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

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

詒讓案魯問篇

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

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

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呂

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

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

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

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

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

詒讓案此說亦誤詳魯問篇翟在魯

睠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

詒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歐

國事齊此於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

事勢亦不合

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

詒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

故太史公一云



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  
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  
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  
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旣與  
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厯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  
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  
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據其時地  
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  
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  
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旣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

授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  
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  
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  
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  
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  
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  
孟子後是以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  
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眾  
矣而孟子獨距文編作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  
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  
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



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  
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  
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  
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  
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  
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  
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  
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  
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  
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尙同節用者  
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  
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

文編有他  
說之三字

諄于理不安

于心

文編有者字

皆從而和

文編作則

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

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

文編無被此二字

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正與

許周生互相闡釋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

二家校本今未見并志之以俟訪錄

小正名燕周生名宗彥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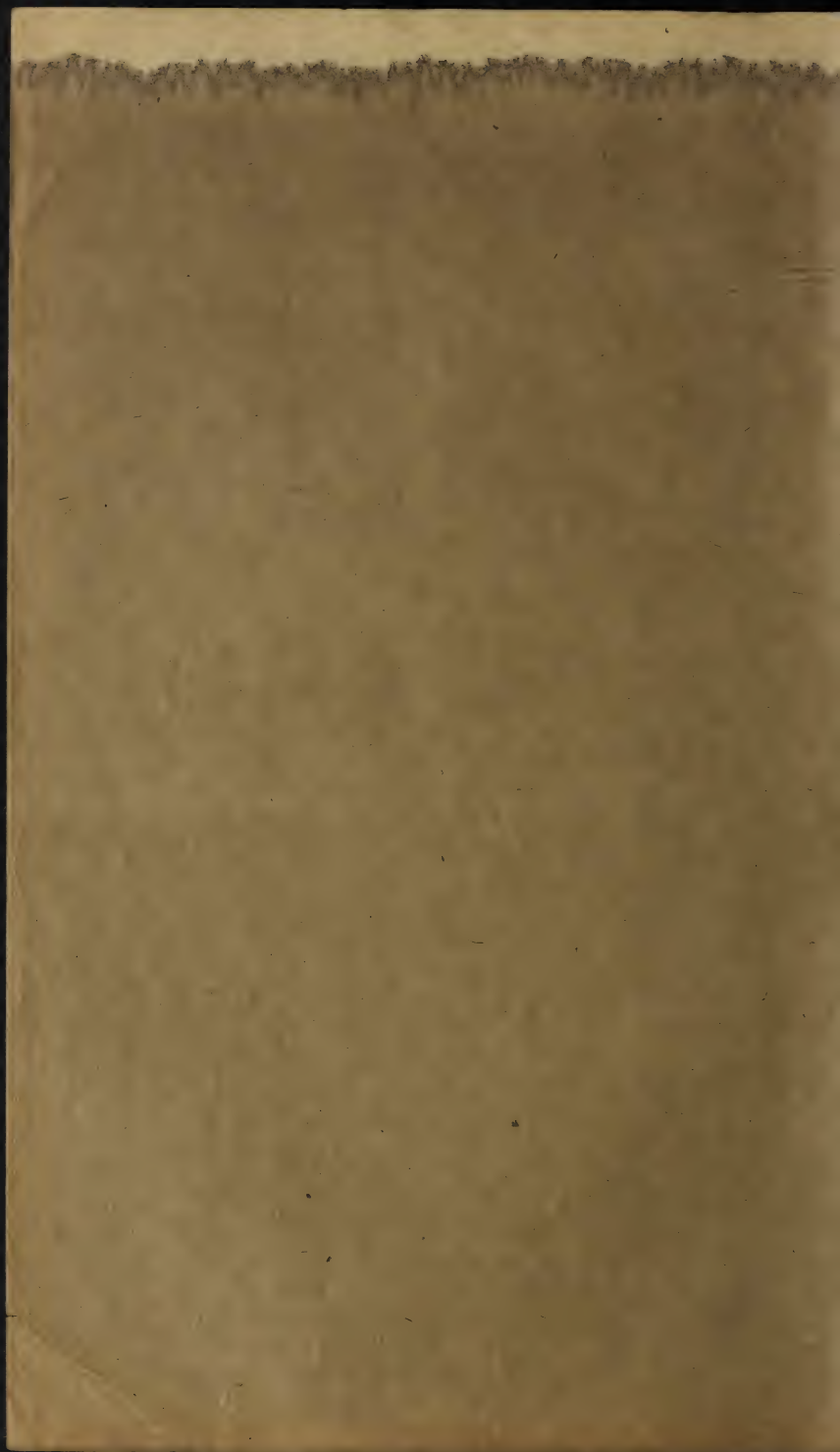
德清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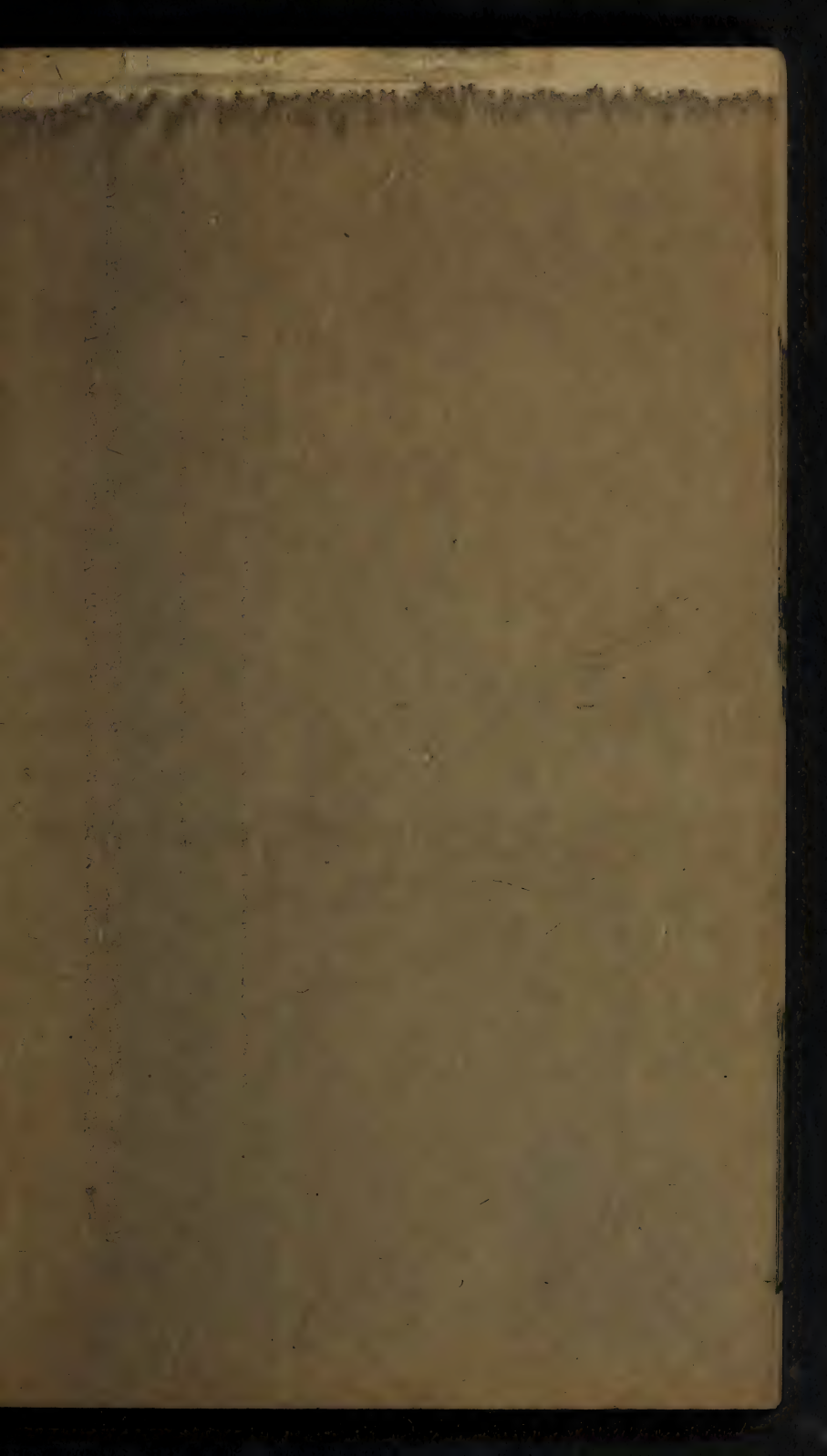


永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







定本墨子閒詁





B  
128  
.M6  
S9  
V.8  
墨子後語上

孫詒讓

墨子傳略第一 墨子年表第二 墨學傳授第三



墨氏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指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喜故史記擲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縣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闕



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  
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  
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  
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偁墨子無煖

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

班固亦云墨突不黔

文選答賓戲又趙岐

孟子章指云

墨突不及汗斯其諗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

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

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

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

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

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

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

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  
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  
宜輕相排竿彼竊耳食之論以為詬病者其亦可  
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

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

五德

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

墨魯人

呂覽當染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

脩身篇楊注

慎大篇注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

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為宋大夫遂以為宋人以本書攷

之似當以魯人為是

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為公尚過東

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

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

公輸般為雲梯欲以攻宋

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

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

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

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

墨子為魯人之塙證



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

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鉞

則

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宮舊事載

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

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

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

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卽尹佚之後也

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

爲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

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又下篇

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淮南子以爲儒者禮煩擾而

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

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

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禱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

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

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跣屣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

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又下篇

道堯舜韓非子又善守禦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



徒屬弟子充滿天下

呂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

主術訓

今攷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

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

子所刪同引尙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

範呂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

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而於禮則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

法夏紂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

南所言非其事實也

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

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

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

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

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

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本書魯問篇案魯君

楚惠王後然無端證以前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

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

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

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

功而觀焉同上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渚宮

舊事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

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

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

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



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 浩宮舊事 在止攻宋前今故次於此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

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  
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  
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  
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  
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輦而欲竊之舍其糟糠而欲竊之此爲  
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  
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  
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  
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  
文梓梗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  
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



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公輸篇

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

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子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子子

天下

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

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

詳年表

惟渚宮舊事載

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

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

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

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尙

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

王五年圍宋時事

墨子刊誤

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

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

通明矣

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



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

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

諸宮舊事

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

二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

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

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

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

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

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

本書貴義篇

魯陽文

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

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

疑當作封五百里

之不受而去

渚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

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

舊事一亦云惠

王之末墨翟重蘭

趨郢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

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  
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  
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  
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  
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  
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

本書魯問篇

墨子

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



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

翟之意

呂氏春秋  
高義篇

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

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為哉

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羅

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本書魯問篇  
案疑王翁中晚

年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

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

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

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

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

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

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

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本書耕柱篇

魯陽文君將攻

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

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而言

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

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

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

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

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為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為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

史記孟荀列傳漢書疏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

戰國策宋策注非也

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

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

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

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

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

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

景公時審矣

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



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

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本書貴義篇案此

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爲宋大宰皇喜重於

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

說疑

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

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專其政司城子罕當卽皇

喜

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

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

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

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  
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  
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  
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攷宋有兩昭公一在魯  
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  
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  
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  
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  
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  
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  
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

李斯韓嬰淮南王  
書並云劫君劫亦

卽謂  
逐也

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



宋辟公被弑

見索隱引紀年

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

漢書作子毋不知子毋是何人文穎云子毋子罕

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毋注引文穎

說同又云毋音任善云未詳

毋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並

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毋音任也

新序三亦作子毋蓋皆子

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

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

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

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

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

之曰我受其不祥

本書魯問篇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

北堂書鈔八十三

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

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

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

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

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

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

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

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

過必反於國

同上

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十九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

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



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

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墨子或即卒於安

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葛洪神仙傳載墨子

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

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為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

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

並非

墨子年表弟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

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

後漢書藝文志蓋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

圖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眾說舛舛無可質定

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為六國時人至周末猶

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

謂仕宋得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

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遂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

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

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

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

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見貴義魯問而公輸諸篇

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為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

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三年



十一 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

後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

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

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

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諸謀

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

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

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

其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

則云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殺宋

君內儲說上子罕與喜當卽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

而史失載墨子之囚殆卽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

聞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

經傳然尚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既撰不足據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著之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嘗使衛年代無攷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為四大國時燕秦尚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雖不能詳塙猶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

周 魯 晉 魏韓趙 齊 田 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事

定王哀公出公七平公十昭公聲公惠王王句親士篇越王句踐遇吳王

元 廿七魏桓子田成 元 卅三 廿一 踐廿之醜而從攝中國之賢君



趙襄子

八

亦見所樂兼  
愛非攻公孟  
諸篇

二悼公八

十四二

卅四卅二廿九

元

三二九

十五三

卅五廿三卅

四三十

十六四

卅六廿四卅一

五四十一

十七五

卅七廿五王鹿

鄧元

六五十二

十八六

卅八廿六二

七六十三

十九七

哀公廿七三

元

八七十四

廿八

二廿八四

九 八 十五 廿一 九 三 廿九五

十 九 十六 廿二 十 四 卅六

十一 十 十七 廿三 十一 五 卅一 王不

壽元

十二 十一 哀公元 廿四 十二 六 卅二 二

十三 十二 二 廿五 十三 七 卅三 三

十四 十三 三 宣公元 十四 八 鄭 卅四 四

魯問篇鄭人  
三世殺其君  
哀公即其一  
也

十五 十四 四 魏韓 二 田襄 十五 共公 卅五 五

非攻中篇智  
伯攻中行氏  
范氏并三家  
以爲一家

智伯分  
范中行  
地

十六 十五 五 智伯 三

十六 二 卅六 六

非攻中篇智  
伯圍趙襄子



韓園趙襄子於晉陽魏韓趙反殺智伯

於晉陽韓魏趙氏擊智伯大敗之亦見魯問篇

十七十六六

四

十七三

卅七七

十八十七七

五

十八四

卅八八

十九十八八

六

十九五

卅九九

廿十九九

七

廿六

四十四

廿一廿十

八

廿一七

卅一王翳

元

廿二廿一十一

九

廿二八

卅二二

滅蔡

魯問篇公尙過說越王越王使公尙過迎墨子於魯疑爲王翳中晚年事非攻中篇蔡亡於吳越之間

元	考王廿八十八	廿八廿七十七	廿七廿六十六	廿六廿五十五	廿五廿四十四	廿四廿三十三	廿三廿二十二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廿九十五	廿八十四	廿七十三	廿六十二	廿五十一	廿四十	廿三九
	冊九	冊八	冊七	冊六	冊五	冊四	冊三

魯問篇公輸  
 般至楚為舟  
 戰器亟敗越  
 人墨子與論  
 鉤拒公輸篇  
 般為雲梯將  
 攻宋墨子至  
 郢見楚王乃  
 不攻宋諸宮  
 舊事並在惠  
 王五十年以  
 前附記於此



二 廿九十九 十七 卅 十六五十七

貴義篇墨子  
游楚見惠王  
王以老辭渚  
宮舊事惠王  
以書社封墨  
子不受而歸

三 卅 幽公元十八 卅一十七五十一

四 卅一二 十九 卅二十八五二十二

五 卅二三 廿 卅三十九五三十三

六 卅三四 廿一 卅四廿 五四十四

七 卅四五 廿二 卅五廿一五五十五

八 卅五六 廿三 卅六廿二五六十六

九 卅六七 廿四 卅七廿三五七十七

十 卅七八 廿五 卅八廿四簡王十八

非攻中篇莒  
亡於齊越之

元滅  
莒  
間

十一元公九

廿六

卅九廿五二

十九

元

十二二

十

廿七

四十廿六三

廿

十三三

十一

廿八

卅一廿七四

廿一

十四四

十二

廿九

卅二廿八五

廿二

十五五

十三

卅

卅三廿九六

廿三

威烈六

十四

卅一

卅四卅七

廿四

王元

二七

十五

魏文

卅二

卅五卅一八

廿五

侯韓武  
子趙桓

三八

十六

趙獻

卅三

卅六幽公九

廿六

魯問篇魯陽  
文君將攻鄭



侯

元武韓  
子伐  
鄭殺  
幽公

曰鄭人三世  
殺其父疑當  
作二世殺其  
君即指哀公  
幽公被殺也  
詳本篇

四  
九  
十七  
卅四  
卅七  
繻公  
十  
廿七

元

五  
十  
十八  
卅五  
卅八  
二  
十一  
廿八

六  
十一  
十九  
卅六  
卅九  
三  
十二  
廿九

七  
十二  
烈公元  
卅七  
五十四  
十三  
卅

八  
十三  
二  
卅八  
五一  
五  
十四  
卅一

九  
十四  
三  
卅九  
五二  
六  
十五  
卅二

十  
十五  
四  
卅  
五三  
七  
十六  
卅三

十一  
十六  
五  
卅一  
五四  
八  
十七  
卅四

十二十七六	冊二	五五九	十八卅五	
十三十八七	冊三	五六十	十九卅六	
十四十九八	冊四 莊田	五七十一	廿卅七	魯問篇齊項 子牛三侵魯 地此攻葛及 安陵或卽三 侵之一
十五廿九	冊五 伐魯 取都 田和	五八十二	廿一王翳	齊伐魯取都 或亦三侵之 一
十六廿一十	冊六	五九十三	廿二	
十七穆公十一	冊七	六十	十四廿三	魯問篇魯君 謂墨子曰恐 齊攻我疑卽 穆公
元				
十八二	十二韓 景卅八 田和 侯趙烈伐魯取 邠	六一	十五廿四	齊伐魯取邠 或亦三侵之 一



十九三

十三

冊九

六二十六聲王五

廿四

十四  
魏滅中山

五十

六三十七二

六

所染篇中山  
尚染於魏義  
偃長案中山  
尚疑即中山  
桓公為魏文  
侯所滅

廿二五

十五

五一

六四十八三

七

廿二六

十六

康公元六五十九四

八

呂氏春秋召  
類篇注子罕  
殺昭公史記  
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  
疑昭公實被  
弑囚墨子即  
其幸年事  
公輸篇公輸  
般為楚造雲  
梯將攻宋墨  
子至郢說止

廿三七

十七  
魏文侯

悼公廿

五九

年  
魏景

元

十月

侯六年  
趙烈侯  
六年始  
命為諸  
侯

之當在惠王  
時蘇時學謂  
即此年聲王  
圍宋時事非  
是

廿四八

十八  
魏  
廿三

二

廿一六  
十

三韓  
七  
趙七

安王九

十九  
魏  
廿四

三

廿二悼王十一

元

四韓  
八  
趙八

元

二  
十

廿五  
韓  
廿五  
九趙九

四

廿三  
二  
十二

三  
十一

廿一  
魏  
廿六

五

廿四  
三  
十三

六韓  
烈  
侯元趙  
武侯元



四

十二

廿二

七

六

廿五

十四

趙七韓二

五

十三

廿三

八

七

廿六

十五

趙八韓三

六

十四

廿四

九

八

廿七

十六

趙九韓四

鄭人弑繻公

魯閭篇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繻三君然與文君年不合

七

十五

廿五

十

休公康公七

十七

韓五趙五

元元

八

十六

廿六

十一

二

二

八

十八

趙一韓六

魏卅魏卅最伐魯取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塙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九十七廿七魏十二三三九十九

二韓七趙七

十八孝公元十三四四十四廿

魏卅三韓八趙八

十一十九二魏卅四韓十四五五十一廿一

九趙九

十二廿三五魏卅五韓十五六六十二廿二

十趙十

十三廿一四魏卅六韓十六七七十三廿三

十一趙十一

十四廿二五魏卅七韓十七八八十四廿四



十二趙

十五廿三六

魏卅八

十八

九

九

十五廿五

十三趙

十六廿四七

魏武

十九

十

十

十六廿六

韓文侯太公和  
元趙敬元年始  
侯元命為諸侯

魯問篇墨子  
見齊太王即  
太公和新序  
亦載齊王與  
墨子問荅即  
田和也

十七廿五八

魏二

廿田齊

十一

十一

十七廿七

齊伐魯或即  
魯問篇三侵  
魯地事

趙二

魯破之

十八廿六九

魏三

廿一田齊

十二

二十二

十八廿八

趙三

桓公元

十九廿七十

魏四

廿二田齊

十三

三十三

十九廿九

趙四

二

廿 廿八十一魏 廿三田 十四 十四 廿 卅

韓五趙三

廿一 廿九 十二魏 廿四田 十五 十五 廿一 卅一

韓六趙四

悼王 薨羣 臣殺 吳起

親土篇吳起之裂其事也

廿二 卅 十三魏 廿五田 十六 十六 肅王 卅二

韓七趙五

元

廿三 卅一 十四魏 廿六公 十七 十七 二 卅三

韓八趙齊七 田齊六

非樂上篇齊康公與樂萬

廿四 卅二 十五魏 田齊威 十八 十八 三 卅四

韓九趙 王元

以後時事本書無所見疑墨子之卒即在安王末年

廿五 卅三 靜公元二 十九 十九 四 卅五



魏十韓  
哀侯元  
趙十

廿六其公

一魏十三  
一韓

廿

廿

五

卅六

元

二趙十

墨學傳授攻弟三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

篇

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

數當染

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

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

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

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

篇云仲尼為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

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

踵

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

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

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  
韋所述信不誣也曠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  
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  
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勾  
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再傳弟子三人  
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  
三人襍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  
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漸滅  
與艸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悽已

###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

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  
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

呂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釐尊師篇作滑釐列子楊朱  
篇作骨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



書儒林傳作滑鼈疑正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

字當作屈鼈詳公輸篇

史記儒林傳

後學於墨子

呂氏春秋當樂篇

盡傳其學與

於子夏

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傳

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

具酒脯寄於太山據茅坐之以醯禽子禽子再拜而

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

衛梯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

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

之柰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

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傳輶輶軒車敢問

守此十二者柰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

十六事

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篇皆其儒

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

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圍

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

本書公輸篇

禽子

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般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般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



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  
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  
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  
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  
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  
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  
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  
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  
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  
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  
子曰善

說苑反質篇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

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

黍苗莞蒲水生龜鼃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

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

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

禽子問曰多言

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黾日夜而鳴舌乾澀然而人

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

言之時也

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

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

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荀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

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

淮南子泥論訓禽子

與之辯論

荀子注列子釋文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

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

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

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

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  
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  
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  
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  
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楊朱  
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  
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  
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聞之曰端木  
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激游高石子於衛衛  
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  
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  
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  
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管之借字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

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

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

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

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爲苟昭

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

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

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呂覽碩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

曲學於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

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就爲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



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

欣讀為踰

然後牆

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

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本書耕柱篇

公尙過

呂氏春秋高義篇尙作上

墨子弟子

呂覽高義篇

墨子南遊使

於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

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

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

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

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

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

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

何怪焉

本書貴義篇

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語墨子

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尙過日子之師苟有至越而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

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

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

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

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

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

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

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

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

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

可呂氏春秋高義篇  
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  
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歐耕  
柱子曰將歐驥也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  
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  
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  
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  
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  
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  
曰果未可知也

本書耕  
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  
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  
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

國家嘉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

曰擇務而從事焉

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

漢書藝文志

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隋名巢無據詒讓案

隋經籍志隨巢子

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為名

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

其術

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

著書六篇

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

廣韻十一

模云胡非復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為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

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

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為名

墨子弟子著書三

篇

漢書藝文志

管黔漱墨子弟子

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

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

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本書公  
子墨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壽祿而

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指肺  
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  
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  
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  
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

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  
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  
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  
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

本書魯

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



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  
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  
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  
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  
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

本書魯  
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  
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  
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  
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  
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  
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

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

本書貴義  
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  
謹附綴於此以備攷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

呂氏春秋  
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

人呂氏春秋  
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

案屈爲楚公族著姓  
屈將子疑亦楚人

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

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



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

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攷附鉅子

田俅子漢書藝文志俅一作鳩鳩俅音近馬驢梁王繩並以爲一人是也齊人

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

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

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

日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

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譌

令今據盧文弼  
顧廣圻校正

明將也而措於屯伯

屯韓子譌毛今  
據顧校正下同

公孫亶曰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  
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  
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  
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  
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  
之備哉韓非子  
問田篇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  
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公子令晉爲之飾裝晉疑魯  
之譌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  
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  
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  
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



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

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

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

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

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

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篇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休子三篇

本注云先韓子蓋班固亦謂即田鳩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名勤莊子天下篇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司

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為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

少子李連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李連立孫相里勤

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謀家之妄說恐不足據南方之墨師也莊子疏為三

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著書七篇姓纂引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也著書七篇案韓子無

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攷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

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案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

氏焉據此則鄧亦三墨之一韓非子有箸書姓纂云鄧陵子

著書見韓子案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

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己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己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

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



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卽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卽相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

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

莊子天下篇作不苟於人

不忮於眾

此宋劉尹文之墨

劉當從莊子作鉏卽孟子之宋桎也

裘褐爲衣跂

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

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

此亦

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脫誤邪

此苦獲己齒鄧陵

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三墨與韓非書殊

異

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卽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庠後記云入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

公本意

攷莊子本以宋鉞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

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

鬪雖與墨氏相近

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鉞並稱

而師承實迥

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

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鉞書漢書藝文志

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

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

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

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

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

徑爲墨徒誤與羣輔錄同

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

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

元和姓纂引風俗通

爲墨子之學著書二篇

漢藝



文志顏注引  
劉向別錄

纏子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修墨子之業

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

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

辭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

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

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

年桀紂不天死論衡福虛篇著書一卷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

冀得為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

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

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蘄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

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

非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

王薨

案卽悼王

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

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



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不舊本譌當畢校正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詳親上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

其爲鉅子豈卽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盍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

人屬鉅子於田襄子

呂氏春秋上德篇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衛君

問田讓語疑卽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蘄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子之



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

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姓子通稱腹

之稱腹也畢沅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襍家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

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

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

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

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滕文

篇公上

謝子

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



之道

呂覽高注

說苑襍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繩呂

編

唐姑果

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

秦之墨者

淮南子高注云

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

淮南子說

苑並云惠

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

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淮南子作

其為人

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淮南子作固權

王因藏

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

淮南子云後日謝子復見逆而弗聽

不說遂辭而行

呂氏春秋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

釋文云裘氏地名

祇三年而

緩為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

自殺

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媚賢自營違墨氏尚賢尚同之旨鄭人  
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  
學襍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  
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  
一人淮南子人間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  
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  
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  
攷





墨子後語下

孫詒讓

墨子緒聞第四

墨學通論第五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墨子緒聞第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尠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擯絀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澁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

韓非子外儲說上左蓋孟荀之議

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



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襍真贗糅莠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確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

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  
引新序案齊王當卽齊太王此與

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說苑反質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人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眾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



威人以眾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

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

與元槧本譌與據盧文弼校正公曰然則何若敝曰請卑辭重幣

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

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

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人

而失在為己元本說在字據孫星衍校增為人者重自為者輕景

公自為而小國不為與為人而諸侯為役則道在為

人而行在反己矣黃以周云行故晏子知道矣春秋

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橫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

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說誤

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本牧譌收據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公知窮矣晏子

春秋內篇雜上

右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旣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



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

此為竊疾耳

汪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

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

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

無雉兔鮪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

梓梗枿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

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藝文類聚

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

般為蒙天之階

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

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

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

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王唐武

公輸般曰吾

后入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

義固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  
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  
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  
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弊輿而欲竊之舍  
其錦繡鄰有短褐鮑彪本短作複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  
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  
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  
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  
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  
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櫟枏豫樟鮑本  
作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  
攻宋臣宋本作惡黃云卽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

臣宋本作惡黃云卽  
惡字案惡武后臣字



哉請無攻宋

戰國策  
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  
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  
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  
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王曰其不得宋且不義  
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  
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  
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  
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  
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

舊本挽公輸般三字畢沉據御覽三

百二十

校補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

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愛類篇 案呂

氏春秋慎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  
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  
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輪攻  
墨守惟此在更有輪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  
此於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

舊本  
說王

念孫據北  
堂書鈔補

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

裂下舊本衍衣  
字王據書鈔刪

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

將宋攻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臣聞大王舉兵

本作  
忘

頓兵剄銳

劉舊本作挫  
今從宋本正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

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

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

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

為字舊本脫  
據宋本補

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



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

兵輟不攻宋

淮南子  
脩務訓

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已乎曰旣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裸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

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

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諸宮舊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

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

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

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

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

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

量舊校云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

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

云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畢云兩翟字當是翟字之誤雖於中



國亦可

呂氏春秋高義篇  
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

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此上下進曰百種疑

作進粟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下挽辭

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

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

余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

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母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

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諸宮舊事二

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本書佚

文略同見附錄右墨子遺事

墨子為木鸛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鸛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

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

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

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

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

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說公

輸子削竹木以為誰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張注云墨子作木自謂

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

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列子湯問篇

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

之所致也淮南子秦族訓案主術訓又云孔丘墨

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

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

役者不過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為其

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

異之  
千里也  
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哭衢涂蓋傳聞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淮南子說山訓 史記鄒

迴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尚

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

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

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  
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

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

而問焉呂氏春秋 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

聽也文選七命李注引尸

子  
右墨子瑱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腳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



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  
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  
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  
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  
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  
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  
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  
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  
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  
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

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閒有誦書聲者墨子卧  
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  
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  
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  
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  
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  
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  
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  
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  
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  
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葛洪神仙傳  
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



家安撰墨子爲地仙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

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五行變

化墨子五卷

隋志並云梁有今亡案抱朴子內篇

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

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行變化即五卷之全

書要記即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

有墨子枕中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

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卽是書抱朴子神仙

金灼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

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

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卽此術也蓋卽葛傳所

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練形而七十

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

可究詰魏晉之間俗尚浮靡嫁名僞冊榛蕨編錄

此亦其一矣

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段託

稚川之傳惟與公輸

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臆造不足論以其晉人

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端  
至於年代彌遠詭說日孳生有夢烏之徵伊世珍  
瑯嬛記  
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  
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  
亦無是書蓋卽終以服丹而化陶弘景真誥稽神  
世珍所肥撰也  
金丹而樞篇云墨狄子服  
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 墨學通論弟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  
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旣非儒儒家亦  
闢楊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  
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人閒世篇况夫樹一義以爲藥楬而欲以易舉  
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



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嬀一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叟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嘗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逕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

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息講學家  
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  
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  
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  
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汎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難節  
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  
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  
人善治之則畝數盈一歲而再獲之楊注云獲然後  
讀爲穫

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盈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  
後六畜禽獸一而剗車楊云剗與專同  
言一獸滿一車鼃鼃魚鼈鰓

鱸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鳬鴈若烟海然後昆  
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



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  
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  
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  
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  
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  
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  
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  
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  
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  
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  
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  
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

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

楊云敖讀爲熬

墨子雖爲之衣褐

帶索賢菽飲水惡能足之乎

楊云賢與啜同

既以伐其本竭

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

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

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

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錙琢

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楊云錙與彫同

必將芻豢稻粱五

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

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

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

楊云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

作是于也

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

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

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

如河海楊云汭讀為游水多貌也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

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為泰優泰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

嗶管磬琯琯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

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墉云管磬琯琯元刻作磬甕將將故墨術誠

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楊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

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楊云

率與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慴莫懲嗟

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右難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

謝朓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乃認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弗然向本作認崔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本亦同

心

謝云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

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

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



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

足以率一道

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千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謝云禮記

齊作儕

記

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

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

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



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鞬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

謝云

元刻作簫管  
與禮記同

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

旋有似於四時

謝云元刻周旋作隨還

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

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

於樂

謝云宋本作美善相樂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

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



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

謝云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

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

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

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

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

王孫勝以爲白公

宋咸注云史云二年此云十年

是時魯哀公十五

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

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

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

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

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

學不可以導家

非儒篇作眾此疑誤

公曰善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卽

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

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

晏子荅以禮云晏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

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

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

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

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鵲夷子皮於田

常之問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見非儒下篇詰

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旣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

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

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慳以亂衛陽虎

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

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如

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今本書無畢沅云疑非儒上篇佚文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



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作而非聖賢之行上

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宋本作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

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

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

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

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

儒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

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

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

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

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  
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  
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  
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  
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篇作父之孝  
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尚晏子春秋門  
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  
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  
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若  
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  
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喪宋本作哀哭泣甚哀公曰豈



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

詰之曰

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

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

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

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

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情廉隅不修則

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

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

上

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

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矣不疑矣

孔叢子詰墨篇右難非儒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

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

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尙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賈誼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上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註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  
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墨家之議自違其

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  
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  
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  
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  
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  
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

王充論衡薄葬篇  
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

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  
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  
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  
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  
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  
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  
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  
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論衡案  
書篇

右難  
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  
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

何焯校云  
而下疑脫

不皆弁於私也

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  
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貴柔孔子



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  
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案呂覽云  
墨子貴廉廉疑即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篇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告子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以崔本作渾

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

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本作悅為之大過大成本作太

己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案成本作循疏云循順也作為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

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  
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  
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  
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雖然歌  
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  
死也薄其道大穀郭注云穀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  
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  
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小本或作交流  
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舂脰



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釋文應作橐崔云橐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

本亦作鳩聚也橐崔云橐或作朵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

曰雜也崔本甚作橐音淫詒讓案此當從橐為是釋

文本非成本亦作橐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機往來九

州雜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言鳩

雜川谷以導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而也成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情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為極釋文云李云麻曰屨木曰曰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觝偶不忤之辭

相應以巨子為聖人釋文云巨子皆願為之尸冀得

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

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腠脛無毛相  
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  
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莊子  
天下

篇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聖白同異之

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莊子駢  
拇篇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  
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鉞也

荀子非十  
二子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  
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  
頓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以是  
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



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

之所謹守也荀子王霸篇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

而不見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楊注云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

上同則政令何施也荀子天論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跋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

之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楊注云下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楊注云

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

俗當為欲嫌與嫌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

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

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  
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  
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  
上此蔽塞之禍也

荀子解蔽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  
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道藏

本良作梁聖賢羣輔錄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有孫氏之儒

顧廣圻云卽荀卿案顧說是也

羣輔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

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

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  
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  
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



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  
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  
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  
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  
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  
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  
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捉今據盧文昭顧廣圻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  
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  
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  
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

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宋本賢右

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汎論訓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

悅

許注云悅易也王念孫云當爲悅

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

事

王云當云久服此稅久字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

水禹身執殯畱

今本譌垂據宋本正

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

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

擯孺不給訖死陵者葬澤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

閑

宋本作間服焉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

曰在其後

史記孟子荀卿傳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

集解徐廣曰一作甗

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

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

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

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史記自序司馬

談論六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

仁以博施濟眾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韓愈昌黎集讀墨子右通論

### 墨家諸子鉤沈弟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為第六漢志箸錄六家自

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為墨學所從出

史佚書漢以後

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為二篇之佚文今不錄

胡非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

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為墨學者

我子

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

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



緒七錄尚箸錄唐初已亡

見隋志

隋經籍志唐經籍

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

見意林及高似孫子略

馬總意林

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

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

盡亡

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尙存崇文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

使非墨子本

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悌也田俅以下四

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

田俅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

及馬本

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都爲一

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閎悒然田俅盛陳符瑞

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

亦復乖謬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

鬬與七十一篇之悒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

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  
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  
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桴而錄之  
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  
廢乎

墨家諸子箸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

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

先韓子

我子一篇

顏注

引劉向云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

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

墨翟弟子

墨

子七十一篇

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  
右鬼即本書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  
明鬼三篇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以孝  
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  
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  
命上同等諸篇故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  
志歷序其本意也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廣弘明集三

案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  
俅子一卷隋志云梁有即通為四帙一十九卷與  
都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隨巢子一卷

巢似墨翟弟子胡

非子一卷

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休子一卷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剪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二部凡一

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

類三家三部一十七卷

馬總意林

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

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

崇文總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並詳畢氏鄭樵通

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攷證

今並不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朱篇張

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孰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

曰聖也

疑當作賢於聖也

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

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

不謂賢於聖人

意林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

同上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未二句作

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

憚明而功者

荀子王霸篇楊注爲切畝田卽圃田

案功疑並當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

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史皇產而能書

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碨石啟生於石

藝文類聚六十一

太平御覽五十一

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禹生石碨碨石疑即石組也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慙

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

生啟

馬驥釋史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

御覽九百五此與本書非攻下

篇文同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

夜出晝日不出

劉恕通鑑外紀帝舜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

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

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玄宮三字有大神人面鳥

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宮案此與非攻司祿益

身降而福御覽八百八十二作富之下篇文略同司祿益

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御覽作實司命益年而

民不天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四方歸

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闢土以王類聚

引至神民不違御覽八百八十二又八百八十二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

方歸之瑞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史記周本飛拾滿野史記周本天鬼

不顧亦不賓滅同上不饗殷自發未生至紀武王日維天

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

民三百有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集解徐廣曰此事



出周書及隨巢子索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是隨巢子蓋全用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與本書非政篇文略同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書鈔九十六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案此與本書

非政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奚祿山壤天賜玉珎於羿遂以殘其身以

此為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珎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

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云胡非子為言五勇屈將

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

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

關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即劫之謗

御覽而下無將字馬本依釋史引補胡非子曰吾聞

勇有五等夫此意林無負長劍赴榛薄析御覽作折

豹搏熊罷此御覽無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

文選注引作淵御覽作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

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鵠御覽立四望顏色不變

此陶缶之勇也缶御覽作匠案說苑善說篇林既對

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齊景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

也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剽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

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

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



血濺君矣

意林作曹沫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聞之

三字馬互

桓意林無

公懼不知所措

御覽無

管仲乃

勸御覽作

與之盟而退

意林無而

夫曹劌匹夫徒步

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

柔疑當為臬形近而譌

唯無怒一怒而

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

也

太平御覽別引云大曹劌正夫一怒而卻齊侯之

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

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士布衣

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

晏嬰正夫一怒而沮崔

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

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

太平御覽

七

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

文選王子

淵聖主得賢臣

李注引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

龍五句

善為吏者樹其德

北堂書鈔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藝文類聚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

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

而教之射

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俅子佚文

黃帝時

稽瑞有常字

有草生於帝

稽瑞無此字

庭階若佞臣入

朝則草

稽瑞有屈而二字

指之名曰屈軼

稽瑞下有草字

是以佞人

不敢進也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

稽瑞

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為山澤鬱鬱葱葱焉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于曲阜韃韃毛人獻其羽裘

御覽六百九十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

御覽作白鷺一衛羽

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

藝文類聚九十九  
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為天子莫莢生于庭為帝成麻也

文選張平子東  
京賦注又張景

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

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為天下平也出庖廚為帝去惡

稽瑞蓬蒲  
注引平也

二字  
有誤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為帝帳

白孔六帖九十八  
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

毛作尾為上有以字

稽瑞獬豸  
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為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御覽六百  
九十四

商湯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

湯庭

類聚九  
十九

殷湯為天子白狐九尾

稽  
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

駟稽瑞文犀駭雞注引章駟疑當作犀駭未又說

雞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

論衡福虛篇

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譌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為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

庖人

太平御覽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



能應林意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淵

明雜詩李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

也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

明矣文選班孟堅荅賓戲注案以上三條並董子難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

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

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

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

纏子天賜秦穆公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

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為纏子如孔穿與公

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

子纏

輯本  
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

唐舊經籍宋諸史志並一卷並入儒家晁公武讀書志

云吳祕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

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

焉是纏子與董子埒爲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

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子著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

書也館閣書目謂纏子屈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

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秦儒家遺籍入墨家

爲非其實其書明時尚有傳本見陳第世善堂書目今則不

復可得佚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指也



永嘉王景義校  
續出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  
之後其敘錄偁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  
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  
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  
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纂孟荀孔  
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埒之言其  
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  
初憤文勝之極敝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  
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  
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  
尚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



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  
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  
公敘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  
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  
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  
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今  
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  
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  
可見任宏因楊僕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  
著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  
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明鬼非  
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字有訛誤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  
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  
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者也然西人覃思藝事期

於便已適用爲閎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并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碑覽日眾況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迭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槧俗書重賤性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旨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



本未觀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  
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  
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  
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  
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  
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  
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  
其閒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  
宋文例以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  
發故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  
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  
表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

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  
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  
末也黃紹箕謹跋









